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禅修指南、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开启智慧，增长福德，成就菩提！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 语译卷一
一、圣众云集，波斯斯匿王请佛。
二、阿难平等行乞，遭遇摩登伽女之难
三、文殊领命救护，世尊征询心目所在
四、阿难对自心的七种错误认识
五、超越生死轮回，心须认清的两种根本
六、妄想识心非是真心，乃生死流转之根本

七、借盲人有心而喻灯同眼，直指见性是心非眼八、借客人不住而喻尘摇，现验见性常住无动
卷二
一、色身虽变而观河之见无改，显能见的自性，不会随着身体的死亡而断灭
二、众生颠倒，妄认外物为自已，不知身心世界，都是真心所幻现
三、真心自然没有生灭去来，而你的能见自性，同样也没有可还之处
四、外境有大小、内外、远近之分，而见性却不会随着外境而有伸缩变化
五、所有一切都是自性真心所幻现，没有谁是真心、谁不是真心的问题
六、能见的自性，不是自然而有，也不是因缘所生
七、众生轮回世间，都是两种妄见所致：别业妄见与同分妄见
八、能见的自性，不是合和而有，也不是不合和所生
九、五阴元本就是自性真心如来藏的微妙真如
卷三
一、六入元本是自性真心如来藏的微妙真如
二、十二处元本是自性真心如来藏的微妙真如
三、十八界元本是自性真心如来藏的微妙真如
四、地水火风空见识等七大种性，同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五、阿难说偈赞佛
卷四
一、把本觉妙明的体性妄立为所明的对象，就妄有了世界、众生、业果等三种颠倒的相续

二、世界万象本是虚妄，实无生灭去来，更无相容与不相容、以及是心非心之说三、妄生本无因，妄灭亦无所从，但断三种相续之缘，狂心停歇就是正觉真心四、发菩提心的第一种决定义理：应当审观因地发心，与果地觉为同为异，认清身中的五重浊乱，令见闻觉知，远契如来常乐我净五、发菩提心的第二种决定义理：汝等当弃捐诸有为相，审详烦恼根本，认清六根是众生与世界缠缚在一起的结系，使六根清净，伏归元真六、闻性不会随着声尘的生灭而有无，如果能弃生灭守真常，常光显现，就是无上正觉
卷五
一、根尘同缘，脱缚无二，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就是无漏的涅盘
二、六根之结开解，一根之说亦亡，就能返归为清净的真心
三、二十四位大弟子各自陈述所修行的法门
卷六
一、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
二、文殊师利对二十五圣所修法门的评述
三、断除杀盗淫妄，摄心入三昧
卷七
一、建立楞严道场的规则
二、佛宣说楞严咒
三、楞严咒的功德
四、众生颠倒、世界颠倒的成因
卷八
一、修证三摩地，灭除颠倒的成因，必须经过的三种渐次
二、从凡夫到成佛所要经历的五十五圣位
三、内分外分的妄习，决定了众生在六道中升坠
四、十习因与六交报是地狱的成因
五、十种鬼道的众生
六、十种畜生道的众生
七、十种人道的众生
八、十种仙道的众生
九、欲界六天
卷九
一．色界天
二、无色界天
三、阿修罗道的众生
四、总论七趣
五、魔众扰乱修行者的原由
六、色阴区宇不应执着的十种境界
七、受阴区宇的十种错误认知
八、想阴区宇的十种天魔
卷十
一、行阴区宇的十种外道邪见
二、识阴区宇的十种偏差

三、五阴的根本与灭除次第
四、受持楞严经的功德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一唐朝中天竺国（印度）沙门（出家人）般剌密谛 主译乌苌国（北印度）沙门（出家人）弥伽释迦 译语菩萨戒弟子 前正议大夫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清河县人 房融
执笔记录（楞严经，原藏于龙宫，胜龙菩萨到龙宫说法，见龙藏中有此经，披阅之下，叹为希有，遂默诵而出，录呈印度国王，国王视其为国宝，严禁外流。般剌密谛尊者，弘法愿深，两次冒险，思送中国以求宏扬，不幸皆为关卡查禁。尊者乃费数年时间，以蝇头小字书于腊纸之上，剖膊藏于肉中，方得过关航海而来，于唐神龙元年抵达广州，随被房融请于制止寺，并将此经译成华文。

大佛顶：楞严经又称大佛顶悉怛多般怛罗无上宝印，佛顶光聚悉怛多般怛罗就是楞严咒，是一经之最要，故取大佛顶三字，领一经之名题。又佛顶最尊无上，喻此经之尊贵。如来密因修证了义：成就如来的秘密因地，修证成佛的究竟明了的义理。诸菩萨万行首楞严：诸菩萨的上万种的行持法门中，最为究竟坚固的、颠扑不破的至理。经：契理契机的经典，由凡夫到成佛的路径。）
一、圣众云集，匿王请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室罗筏城只桓精舍，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无漏大阿罗汉，佛子住持，善超诸有，能于国土，成就威仪。从佛转轮，妙堪遗嘱。严净毗尼，弘范三界。

应身无量，度脱众生。拔济未来，越诸尘累。其名曰：大智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拘絺（chī）罗、富楼那弥多罗尼子、须菩提、优波尼沙陀等而为上首。
如是我闻：

有一段时间，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城（在今印度北方邦北部，拉普底河南岸）的祇桓精舍（据说舍卫城富商给孤独长者，用金钱铺地的代价购得祇陀太子在舍卫城南的花园，作为释迦牟尼在舍卫国说法、驻留的场所，祇陀太子又将园中的林木捐献给释迦牟尼，故又称为祇树给孤独园），与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丘（指年满二十岁，受过具足戒的男性出家人。比丘有五种意译：乞士、破烦恼、出家人、净持戒、怖魔。）在一起，这些大比丘都是已经彻底断除了生死烦恼的大阿罗汉、使法脉流传住持于世的佛法之子，他们超越了世间一切生死烦恼的束缚，而在十方的国土上，成就了庄严的威仪，他们随从释迦牟尼佛宏扬佛法，教化众生，有着不可思议的智慧和能力，堪能完成佛的各种嘱托，他们严格遵守佛制定的戒律，身心清净，为三界众生树立了学习的楷模，他们应化无量的身形，去度脱苦海中的众生，又能救拔济度未来的众生，使所有众生都能超越尘世的劳累，他们是以大智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拘尺罗、富楼那弥多罗尼子、须菩提、优波尼沙陀等为首的弟子。

复有无量辟支无学，并其初心，同来佛所，属诸比丘休夏自恣。十方菩萨咨决心疑，钦奉慈严将求密义。即时如来敷座宴安，为诸会中，宣示深奥，法筵清众，得未曾有。迦陵仙音，遍十方界，恒沙菩萨，来聚道场，文殊师利而为上首。

另外又有无量多的辟支佛（从佛世尊，闻法信受，观四圣谛而出离生死的声闻乘，与观十二因缘，觉悟真空之理，而出离生死的缘觉乘，统称为辟支佛），以及断惑证真，已在无学位（学无所学）的大阿罗汉，还有一些初发心学佛的人，都一同来到佛的祇桓精舍，随从大比丘们一起结夏安居（印度夏季有三个月的雨期，正是万物萌发生长之时，为了避免僧尼外出时会在无意之中伤害了草木小虫，所以规定在雨期必须居于精舍修行，自恣’是三个月圆满后，即七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为自恣日，大家说出自己的过错，以便忏悔，互相劝勉、互相警惕），并反省自己的过错。十方的众菩萨，为了决断心中最后的疑惑，也来钦敬奉事慈悲而又庄严的世尊，希望求得成佛的密义。这时佛铺设座具，安详自然的坐下，为众人宣讲深奥的道理，身心清净的信众都饱餐了佛法的盛筵，听到了前所未有的妙法，和美的法音，传遍了十方世界，以文殊菩萨为首的恒河沙数那样多的菩萨，都聚集到了祇桓精舍。

时波斯匿王，为其父王讳日营斋。请佛宫掖，自迎如来。广设珍羞无上妙味，兼复亲延诸大菩萨。城中复有长者居士同时饭僧，伫佛来应。佛敕文殊，分领菩萨及阿罗汉，应诸斋主。
唯有阿难，先受别请，远游未还，不遑僧次，既无上座，及阿阇黎，途中独归。

这一天，正好是波斯匿王父亲的忌日，波斯匿王为救度已故的父亲，而准备了斋饭，并且亲自出宫，迎请佛陀到他的偏殿用斋。桌上摆满了珍贵的菜肴，以及无上的妙味。众大菩萨也被请来一起受供。城中又有其他长者和居士们，同时也准备了斋饭，站在门口等候佛和弟子们来受供吃斋，佛便命文殊菩萨分派其他的菩萨和罗汉们，到各家去领受斋供。众比丘中，只有阿难一人，先是接受了特别的邀请，由于路途遥远还没有回来，没有在文殊菩萨的这次分派之中，所以既没有德高望重的比丘，也没有阿阇黎（纠正弟子行为的轨范师）和他同行，阿难独自一个人走在返回祇桓精舍的路上。
二、阿难平等行乞，遭遇摩登伽女之难。

其日无供，即时阿难，执持应器，于所游城，次第循乞，心中初求最后檀越，以为斋主，无问净秽、刹利尊姓、及旃陀罗，方行等慈，不择微贱，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阿难已知如来世尊，诃须菩提及大迦叶，为阿罗汉心不均平，钦仰如来，开阐无遮，度诸疑谤。

这一天没有人供奉食物给阿难，到了吃饭的时候，他就自已拿出饭钵，准备在他所经过的城中，挨家挨户依次乞食。阿难心中想：最终能够布施给他食物的人，就是他的斋主，而且不论是干净还是污秽、高贵还是下贱，他都要以平等心，不加选择地接受，从而使任何人都有机会因布施而得到无量的功德。因为阿难知道，以前佛曾批评过须菩提和大迦叶，他们虽然已成就了阿罗汉的果位，却不能以平等心对待众生（须菩提，专化有钱的人，认为有钱的人应该多种福，来生才能得到福报，所以他就舍贫乞富。大迦叶思想和他相反，认为穷人太苦，应该多代他们种福，做善事，使他们来生能得到富贵，如果不帮他们种福，那么，来生岂不是更加贫苦？所以他就舍富乞贫），阿难非常佩服佛对他们的公开批评，因为这同时也解除了大家对平等心的模糊认识。

经彼城隍，徐步郭门，严整威仪，肃恭斋法。尔时阿难，因乞食次，经历淫室，遭大幻术。

摩登伽女，以娑毗迦罗先梵天咒，摄入淫席，淫躬抚摩，将毁戒体。如来知彼淫术所加，斋毕旋归。王及大臣长者居士，俱来随佛，愿闻法要。

过了护城河，阿难慢步行过城门进入城内，便调整身心，严肃而恭敬的依着求斋的方法（道侧而行，左手持钵，次第乞食，得食不喜，不得亦不忧）进行乞食。这时阿难因为挨户依次乞食，而进入一户人家，被大幻术迷惑了。摩登伽女（‘摩登伽’翻译为下贱种，是其母名。此女名钵吉谛，译为本性，意思是她虽为淫女，但本性仍未失。娑毗迦逻译为黄发，是外道之一种，专修一种邪咒）用娑毗迦罗先梵天咒，迷惑了阿难，使他心意恍惚，进了摩登伽的室内，摩登伽女以她动了淫心的身体，亲抚阿难，阿难的戒体马上就要被她毁掉了（杀生、偷盗、邪淫是佛家的根本大戒，受戒后就得清静戒体，一但破戒，就好像生命断绝一样）。

这时佛已知阿难遭遇摩登伽的迷惑，因此用罢斋饭马上就向回走。波斯匿王和他的大臣，以及这些斋僧的长者、居士，也一齐跟佛回到祇桓精舍，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三、文殊领命救护，世尊征询心目所在。

于时世尊，顶放百宝无畏光明，光中出生千叶宝莲，有佛化身，结跏趺坐，宣说神咒。

敕文殊师利将咒往护。恶咒消灭，提奖阿难，及摩登伽，归来佛所。

这时世尊头顶上放出像百宝光色一样，朗照一切而强有力的光芒，光中现出千叶宝莲，莲华当中有一尊化身佛，结跏趺坐，口里宣说出秘密神咒，并命文殊菩萨，持此咒前往救护阿难。一时间，摩登伽女的恶咒消灭，阿难和摩登伽羞愧难容，在文殊菩萨的劝说鼓励下，他们一同来到了佛的住所。

阿难见佛顶礼悲泣，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全道力，殷勤启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于时复有恒沙菩萨，及诸十方大阿罗汉、辟支佛等，俱愿乐闻，退坐默然，承受圣旨。

阿难见到佛，一面向佛顶礼，一面悲伤的哭泣，痛恨自己久远以来，生生世世，一味地偏重多闻，而不注重实际修行的功夫，所以定力不够，一遇着摩登伽女的邪咒就被迷惑了。因此殷切诚恳地求佛宣说，十方如来是怎样修持才得成正果，证得菩提（无灭无生，不变不迁，无净无染）正觉的道理？奢摩他（止，收摄心念不再追逐外境，心如止水、无取无着）、三摩地（观照，观一切法幻化不实）和禅那（止观双运，定慧等持），他们最初开始修行的方便？当时又有数不尽的菩萨，以及十方世界的大阿罗汉、辟支佛（声闻乘、缘觉乘）等，都愿意听佛宣讲这个道理，于是退归本位而坐，默然静听，恭敬地领受佛陀的开示。

（圆觉经云：善男子，无上妙觉，遍诸十方，出生如来与一切法，同体平等，于诸修行实无有二，方便随顺其数无量，圆摄所归，循性差别，当有三种。

善男子，若诸菩萨悟净圆觉，以净觉心，取静为行，由澄诸念，觉识烦动，静慧发生，身心客尘从此永灭，便能内发寂静轻安，由寂静故，十方世界诸如来心，于中显现，如镜中像，此方便者，名奢摩他。

善男子，若诸菩萨悟净圆觉，以净觉心，知觉心性及与根尘，皆因幻化，即起诸幻以除幻者，变化诸幻而开幻众，由起幻故，便能内发大悲轻安，一切菩萨从此起行，渐次增进，彼观幻者非同幻故，非同幻观，皆是幻故，幻相永离是诸菩萨所圆妙行，如土长苗，此方便者，名三摩钵提。

善男子，若诸菩萨悟净圆觉，以净觉心，不取幻化及诸静相，了知身心皆为挂碍，无知觉明，不依诸碍，永得超过碍无碍境，受用世界及与身心，相在尘域，如器中铿，声出于外，烦恼涅盘不相留碍，便能内发寂灭轻安，妙觉随顺寂灭境界，自他身心所不能及，众生寿命皆为浮想，此方便者，名为禅那。

善男子，此三法门，皆是圆觉亲近随顺，十方如来因此成佛，十方菩萨种种方便一切同异，皆依如是三种事业，若得圆证，即成圆觉。善男子，假使有人修于圣道，教化成就百千万亿阿罗汉辟支佛果，不如有人闻此圆觉无碍法门，一刹那顷随顺修习。

海仁老法师则谓：阿难殷勤启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佛全未提三

妙观名，反问阿难发心本因，征其心目所在，似答非所问。实则，向下佛所开示，皆方便中方便，务令阿难及大众，先开圆解，获得修三妙观之最初方便也。）佛告阿难：汝我同气，情均天伦。当初发心，于我法中，见何胜相，顿舍世间深重恩爱。

佛对阿难说：“你和我同是释迦族的子孙，都可以在家中尽享天伦之乐，但当初你却发心随我出家，那么你在我的佛法中，见到了什么殊胜的美妙景象，才使你断然舍去世间的深恩重爱？

阿难白佛：我见如来三十二相，胜妙殊绝，形体映彻犹如琉璃。常自思惟，此相非是欲爱所生，何以故？欲气粗浊，腥臊交遘，脓血杂乱，不能发生胜净妙明紫金光聚，是以渴仰，从佛剃落。

阿难对佛说：“我见到佛有三十二种美妙庄严无与伦比的形象，身体澄彻透明如琉璃一般。

我自己心里时常思惟，这种美妙庄严之相，决不是世间男女情欲之爱所能产生的，为什么呢？

男女交合，粗浊不堪，腥臭交织，脓血杂乱，决不能生出这样明净无暇，像紫金光色聚集一样的身体，因此无限渴仰而随佛剃度，落发出家。”

佛言：善哉阿难，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汝今欲研无上菩提，真发明性，应当直心酬我所问，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直心（按起信论：菩提心有三种，一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深心，乐集一切诸善法故；三大悲心，广度一切诸众生故）。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诸委曲相。阿难，我今问汝，当汝发心缘于如来三十二相，将何所见？谁为爱乐？

佛说：“很好！阿难！你们应当知道一切众生，从无始久远以来，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相续不断，都是因为不知道不生不灭的常住真心、清净无染而又灵妙光明的心性本体！平常都被思维意识的妄想心所支配，妄想心并非是常住的真心，所以众生都在生死苦海之中，轮回流转，不能停息。你今天既然要想研求至高无上的成佛之道，真实明白地显发你灵妙光明的心性本体，希望你直指心性，回答我的问题，你要知道，十方世界所有诸佛，也都是直指心性这同一条道路出离生死轮回的，直指心性了，就这样从初发心一直到最后成佛，自始至终你的修行就永远不会产生丝毫的曲折。阿难！我现在问你，你当初发心出家学佛，是因为见到我的三十二种形象，那么你是用什么看见的？ 感到喜爱快乐的又是谁呢？”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是爱乐，用我心目，由目观见如来胜相，心生爱乐，故我发心，愿舍生死。

阿难对佛说：“世尊！这个喜爱快乐的心情，是用我的心和我的眼睛产生出来的，由眼睛看见如来殊胜的相貌，再由心里产生出喜爱快乐的感情，因此我发心出家修行，誓愿出离世间的生死轮回。”

四、阿难对自心的七种错误认识。

佛告阿难：如汝所说，真所爱乐，因于心目。若不识知心目所在，则不能得降伏尘劳。譬如国王，为贼所侵，发兵讨除，是兵要当知贼所在。使汝流转，心目为咎，吾今问汝，唯心与目，今何所在？

佛对阿难说：“象你说的那样，这个喜爱快乐的心情，真的是由于心和眼睛所产生的，但假若你不知道心和眼睛在什么地方，那你永远不能降伏尘世的烦劳。比如国王被贼人侵犯，想要发兵去讨伐，一定要先知道贼人藏在什么地方，同样使你在尘世的烦劳中流转的，是你的心与眼睛的过错，那么我现在问你，你的心和眼究竟在什么地方？

阿难白佛言：世尊，一切世间十种异生，同将识心居在身内。纵观如来青莲华眼，亦在佛面。

我今观此浮根四尘，只在我面。如是识心，实居身内。

阿难对佛说：“世尊！一切世间十种不同种类的众生（卵、胎、湿、化、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等十二类众生中，除了无色以及非无色类众生），都认为他们能够识别的心，在身体以内，能够看的眼睛，长在他们的脸上，纵然是佛陀您青色莲花般的眼睛，也是长在您的脸上，现在再看我这地水火风四大所组成的肉眼，也只是长在我的脸上，而能知能觉的识心，实在是在我的身体内。”

佛告阿难：汝今现坐如来讲堂，观只陀林今何所在？世尊！此大重阁清净讲堂，在给孤园，今只陀林实在堂外。阿难，汝今堂中先何所见？世尊，我在堂中先见如来，次观大众，如是外望，方瞩林园。阿难，汝瞩林园，因何有见？世尊，此大讲堂，户牖（yǒu 窗户）开豁，故我在堂得远瞻见。

佛问阿难：“你现在坐在如来的讲堂内，看祇陀林，究竟在什么地方？”

阿难答道：“世尊！这座广大的重阁清净讲堂，在给孤独园内，祇陀林就在这座讲堂的外边。”

佛又问：“你现在讲堂中，先看见什么？”

阿难答道：“世尊！我在堂中先看见如来，然后才看见大众，再向外望出去，才看见外面的林园。”

佛又问：“阿难！你能够看到外面的林园，是因为什么才看见的呢？”

阿难答道：“世尊！因为这座大讲堂，门窗都是开着的，因此我在讲堂中，能够远远看见讲堂外的林园。”

尔时世尊，在大众中，舒金色臂，摩阿难顶。告示阿难及诸大众：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汝今谛听。阿难顶礼，伏受慈旨。

这时佛在大众中，伸出了金色的手臂，摸着阿难的头顶，告诉阿难和在座大众：“有一种三摩地（观照），叫大佛顶首楞严王，包括了一切的修行法门，十方世界所有的佛，都是通过这一条微妙庄严之路，而超出生死轮回得成无上佛果的，你现在就仔细听着！”阿难立即伏下身子顶礼世尊，领受佛陀慈悲的教诲。

佛告阿难：如汝所言，身在讲堂，户牖开豁，远瞩林园。亦有众生在此堂中，不见如来，见堂外者？阿难答言：世尊，在堂不见如来，能见林泉，无有是处。

佛对阿难说：“如你所说，身在讲堂，门窗洞开，能远远看见外面的林园。但是否也有众生，在讲堂内看不见我释迦牟尼佛，而只能见到讲堂外的东西呢？”

阿难答道：“世尊啊！在讲堂中，而看不见如来，却只能看见外面的林园和泉水，没有这个道理。”

阿难，汝亦如是。汝之心灵一切明了，若汝现前所明了心，实在身内，尔时先合了知内身。

颇有众生，先见身中，后观外物，纵不能见心肝脾胃，爪生发长、筋转脉摇诚合明了，如何不知？必不内知，云何知外？是故应知，汝言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无有是处。

佛说：“阿难，你就是这样的啊！你灵明了知的心，对当前一切事物都明明了了。假若你所明明了了的心，确实存在于你的身体里面，那么就应该先知道身体内部的一切，但又有哪个众生是先看见自己的身体内部的一切，然后再看见外面的景物呢？纵然不能看见自己体内的心肝脾胃等，那么指甲头发的生长、肌肉脉搏的动转与跳动，总应该明明了了吧！为什么又不知道呢？既然对身体内的事物一无所知，何以又能知道身体外的事物呢？因此应当知道，你刚才所说能知能觉的心，在身体内部，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阿难稽首而白佛言：我闻如来如是法音，悟知我心实居身外，所以者何？譬如灯光然于室中，是灯必能先照室内，从其室门，后及庭际。一切众生，不见身中，独见身外。亦如灯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是义必明，将无所惑，同佛了义得无妄耶？

阿难点了点头对佛说：“听到佛这样的分析，已明白我的心其实在我身体的外面，为什么呢？

譬如灯光，灯在室内点燃，这灯光必然先照亮室内的一切，然后透过房门,再照到外面的庭院。一切众生，不能看见身体内部，只能见到身外的景物，也正如灯光点亮在室外，便不能照亮室内一样，心在身外这个道理，我完全明白没有疑惑了，这和佛的正确看法相比，大概没有什么不同吧？”

佛告阿难：是诸比丘，适来从我室罗筏城，循乞抟食，归祇陀林。我已宿斋。汝观比丘，一人食时，诸人饱不？阿难答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是诸比丘，虽阿罗汉，躯命不同，云何一人能令众饱？

佛告阿难说：“现在这些比丘，刚才随我到舍卫城乞食行斋（食有四种：物有形质，能用手执取而食者谓之段食或抟食。鬼神吸取食物之气味精华，而得饱满谓之触食。四禅天人，思惟禅定，身心怡悦，谓之思食。四空天人，禅定深入与八识相应，身心愉快，谓之识食），现在回到祇陀林，我已经用过斋饭了，你再看这些比丘，假如一个人吃饭时，众人肚子能不能饱呢？”

阿难答道：“不能啊，世尊！为什么呢？这些比丘虽然是阿罗汉，但各人有各人的身体，怎么能够一个人吃饭，众人的肚子都会饱呢？”

佛告阿难：若汝觉了知见之心，实在身外，身心相外，自不相干。则心所知，身不能觉。觉在身际，心不能知。我今示汝兜罗绵手，汝眼见时，心分别不？阿难答言：如是，世尊。佛告阿难：若相知者，云何在外？是故应知，汝言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无有是处。

佛对阿难说：“假若你能知能觉的心，确实在身体外面，那么身体和心各就在一处，自然互不相干，心所知道的事，身体就不能感觉的到，在身体上的感觉，心就不能知道。我现在把我棉花一样柔软的手伸给你看，当你眼睛看见时，心是不是会分别出来呢？”

阿难答道：“是的，世尊。”

佛告阿难：“眼睛看见时，心就能知道，可见身体和心是相知相干的，怎么能说心在身体外面呢？所以你应当知道，你所说的能知能觉的心，住在身体外面，是不正确的！”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不见内故，不居身内。身心相知，不相离故，不在身外。我今思惟，知在一处。佛言：处今何在？阿难言：此了知心，既不知内，而能见外。如我思忖，潜伏根里。犹如有人，取琉璃碗，合其两眼。虽有物合，而不留碍。彼根随见，随即分别。
然我觉了能知之心，不见内者，为在根故。分明瞩外，无障碍者，潜根内故。

阿难对佛说：“世尊！就向佛分析的那样，由于不能见到身体内部的缘故，心不在身体内，又由于心和身体可以相知，身心不能分离，可见心并不身体外边，我现在再仔细考虑，已经知道心在一个地方了。”

佛说：“在什么地方呢？”阿难说：“这个能知能觉的心，既然不能知道身体的内部，却能看见身体外面的景物，就象我考虑的那样，这个心一定潜伏在眼睛里（眼根是指眼睛能看的性能，不但指肉质的眼球），如同一个人拿琉璃碗（琉璃是透明的浅绿色宝石）盖在眼睛上一样，虽然盖住了双眼，然而并不形成阻碍，眼睛随便看见什么，心随即就能辨别是什么，同样我能觉能知的心，不能看见身体内部，也是因为心潜伏眼睛里的缘故。能清清楚楚看见外面的景物，而没有阻碍，也是因为心潜伏眼睛里的缘故。”

佛告阿难：如汝所言，潜根内者，犹如琉璃。彼人当以琉璃笼眼，当见山河，见琉璃不？如是世尊，是人当以琉璃笼眼，实见琉璃。佛告阿难：汝心若同琉璃合者，当见山河，何不见眼？若见眼者，眼即同境，不得成随。若不能见，云何说言此了知心，潜在根内，如琉璃合？
是故应知，汝言觉了能知之心，潜伏根里，如琉璃合，无有是处。

佛对阿难说：“如你所说，心潜伏在眼睛里，就象琉璃碗盖着眼睛一样，但当这个人用琉璃碗盖着眼睛时，应当能见到山河大地，那么他能不能看见琉璃碗呢？”
“是的，世尊！这个人当他拿琉璃碗盖着眼睛时，实际上他是能见着琉璃碗的。”

佛对阿难说：“既然你的心潜伏在眼睛内，就像被琉璃碗盖着眼睛一样，当你的心见到外面的山河大地时，为什么你的心不能见到自己的眼睛呢？假若心能看得见自己的眼睛，那么你所见的眼睛就等同于外在的景象，就不能说心随着眼睛起分别觉知作用？假若你的心不能见到自己的眼睛，那么又怎么能够说能觉能知的心，潜伏在眼睛里，像琉璃碗盖着眼睛一样呢！

因此你应当知道，你所说的能觉能知的心潜伏在眼睛里，就像琉璃碗盖着眼睛一样，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今又作如是思惟，是众生身，腑藏在中，窍穴居外，有藏则暗，有窍则明。今我对佛，开眼见明，名为见外。闭眼见暗，名为见内，是义云何？

阿难对佛说：“世尊我现在又有这样的想法，众生的身体，五脏六腑藏在身体内，眼耳鼻口显露在外面。深藏在体内的即是黑暗的，显露在体外的则是光明的。现在我面对着佛陀，睁开眼睛看见光明，就是看见外境，闭着眼睛，看见黑暗，就是看见内脏。这个道理对不对呢？”

佛告阿难：汝当闭眼见暗之时，此暗境界，为与眼对，为不对眼？若与眼对，暗在眼前，云何成内？若成内者，居暗室中，无日月灯，此室暗中，皆汝焦腑。若不对者，云何成见？若离外见，内对所成，合眼见暗，名为身中，开眼见明，何不见面？若不见面，内对不成。见面若成，此了知心，及与眼根，乃在虚空，何成在内？若在虚空，自非汝体。即应如来今见汝面，亦是汝身。汝眼已知，身合非觉，必汝执言身眼两觉，应有二知，即汝一身，应成两佛。是故应知，汝言见暗名见内者，无有是处。

佛对阿难说：“当你闭眼看见黑暗的时候，这个黑暗的景象，是和你的眼睛相对的，还是不相对的呢？假若这个黑暗的景象，是与眼睛相对的，那么这个黑暗的景象，是在眼睛的前面，又怎么会成为你的内脏呢？假若说这就是你的内脏，那么你处在暗室中，没有日月灯光时，这室内的黑暗，不就都成了你的脏腑了吗？假若这个黑暗景象，不和眼睛相对，那么你的眼睛又怎么能看见呢？假若说离开相对的由外而见的道理，不相对的事物也能够相互看到的理论成立，闭着眼睛见到的黑暗,就是身体的内部，那么睁开眼看见外景时，为什么不能看到自己的面孔呢？如果不能看到自己的面孔，那么不相对的事物也能够相互看到的理论就不能成立！假若眼睛真能看见自己的面孔，那么你能觉能知的心和你的眼睛一定是挂在空中的，怎么会在你的身体内呢？如果你的心和眼都在空中，那自然就不是你的身体，如果还是你的身体，那么现在我看到了你的面孔，我也就成了你的身体，你的眼睛已经知道了，身体应该不会觉察到，如果你硬要说：身是身、眼是眼，是两种感觉，那么你就有两个知觉，阿难一个人将来就应该成就两尊佛了？因此应当知道，你说闭着眼睛，看见黑暗，就是看见身体内部，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阿难言；我尝闻佛开示四众，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法生故，种种心生。我今思惟，即思惟体，实我心性，随所合处，心则随有，亦非内外中间三处。

阿难说：“我常听佛对四众弟子（四众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即男居士、优婆夷即女居士）说：由于众生的心动了，所以种种的法（法：一切事、一切理的通称），种种的现象就出来了；又由于种种现象的产生，又使我们产生出种种的心念。我现在想，这个能够思考的思维本体

，就是我的心性。心性与境界相合之处，就是心之所在，心并不一定在身体的内、外、或者中间三处。”

佛告阿难：汝今说言，由法生故，种种心生，随所合处，心随有者，是心无体，则无所合，若无有体而能合者，则十九界因七尘合，是义不然。若有体者，如汝以手自捏其体，汝所知心，为复内出，为从外入？若复内出，还见身中。若从外来，先合见面。阿难言：见是其眼，心知非眼，为见非义。

佛对阿难说：“就象你刚才说的那样，因为种种现象的产生，以致种种心念也随之而生，心性与境界相合之处，就是心之所在。假如你的心没有自己的本体，就不能与任何事物相合。

假若没有自体也能与外物相合，那么岂不是十九界是由七尘合和而成（佛家有十八界、六尘之说，至于十九界、七尘本无其名，何况其实），因此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假若你能知能觉的心，是有自体的，那么当你用手摸一下自己的身体时，你的知觉之心是从体内出来的呢？

还是从外面进入你的身体内的呢？假若这个知觉是从身体内出来的，那么当他回到身内时，应当能见到自己的五脏六腑，假若这个知觉是从身体外而来的，就应当先见到你的脸面。”

阿难说：“能看见东西的是眼睛，能够知觉的是心而不是眼睛，你说心能够看见东西这是不对的。”

佛言：若眼能见，汝在室中，门能见不？则诸已死，尚有眼存，应皆见物，若见物者，云何名死？阿难，又汝觉了能知之心，若必有体，为复一体，为有多体？今在汝身，为复遍体，为不遍体？若一体者，则汝以手捏一肢时，四肢应觉。若咸觉者，捏应无在。若捏有所，则汝一体，自不能成。若多体者，则成多人，何体为汝？若遍体者，同前所捏。若不遍者，当汝触头，亦触其足，头有所觉，足应无知，今汝不然，是故应知，随所合处，心则随有，无有是处。

佛说：“假若说能看见东西的是眼睛，那么你在室内时，这个房子的门能不能看见东西呢？

那些死了的人，眼睛都还在，都应当能看见东西。但假若死人能看见东西，又怎么能说他是死人呢？阿难，再说你能觉能知的心，假若确有自体存在，那么你这个心，到底是一个自体还是多个自体呢？现在这个能知能觉的心在你的身上，这个心到底是遍满你的身体呢？还是不遍满你的身体呢？假若心是一个自体，那么你用手捏痛你一只胳膊的时候，你的另一胳膊和两条腿都应该同时感觉到痛了，但假若你四肢都感觉到痛，那么你就不能知道什么地方被捏痛了。假若你能知道是那一部份被捏痛了，那么你能知能觉的心是一个自体，这个道理自然就不能成立。假若心是多个自体，那么你就成了若干个人了，哪一个人才是你呢？假若说，心是周遍全身的，就同捏痛你的胳膊的道理一样了，一捏就应当遍体皆痛，假若心不是周遍全身的，那么当打你的头的同时，又打你的脚，你的头感到痛了，脚应该是没有知觉的，但是现在你并不是这样，因此你应当知道，思维体与境界相合之处，就是心之所在，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亦闻佛与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时，世尊亦言，心不在内，亦不在外。如我思惟，内无所见，外不相知。内无知故，在内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义。今相知故，复内无见，当在中间。

阿难对佛说：“我也曾听佛和文殊菩萨等那些佛法的王子，在一起谈论心性真实体相的时候，世尊也说过，心不在体内，也不在体外。我现在再仔细考虑，心在体内却见不到脏腑，在体外身心又不能相互知觉。在体内却见不到脏腑，所以心不会在体内。身心能够相互知觉，所以心在体外也是不对的。现在身心能够相互知觉，但又见不到体内的脏腑，那么心应当在中间？”

佛言：汝言中间，中必不迷，非无所在。今汝推中，中何为在？为复在处？为当在身？若在身者，在边非中，在中同内。若在处者，为有所表，为无所表？无表同无，表则无定，何以故？如人以表，表为中时，东看则西，南观成北。表体既混，心应杂乱。

佛说：“你说中间，中间必定不是模糊不清的，一定有他固定的所在。现在你所谓的中间，中间在哪里呢？是在某一个地方，还是在你的身体上呢？假若在身体上，在表层皮肤上不能说是中，在身体中间，那就是在体内了。假若在某一个地方，那这个中是能够标示出来，还是不能标示出来？如果你标示不出来，就说明没有这样一个地方，要是能够标示出来，那么你所标示的地点就不会是一个固定的地方，为什么呢？譬如有人把某一个地方，标示为中间时，那么从东方看去他就是西，从南方看去他就是北，既然所标示的中间混乱不清，心的处所也就杂乱不定了。”

阿难言：我所说中，非此二种。如世尊言，眼色为缘，生于眼识。眼有分别，色尘无知，识生其中，则为心在。

阿难说：我所说的中间，不是这两种意思。如你过去所讲的，能见的眼睛和所见的外物互为因缘，就产生了中间的知觉意识。眼睛有分别外物的特性，色尘的外物无知无觉，知觉之心就产生于眼和外物之中，这就是心的所在。

佛言：汝心若在根尘之中，此之心体，为复兼二，为不兼二？若兼二者，物体杂乱，物非体知

，成敌两立，云何为中？兼二不成，非知不知，即无体性，中何为相？是故应知，当在中间，无有是处。

佛说：“你的心假若是存在于能分别的眼和无知觉的外物之中，那么你所说的心体，是兼具眼和外物二者呢？还是不兼具二者呢？假若心体兼具二者，那么物体和心体就相互混杂了，外物是没有知觉的，而眼睛能够分别觉知，那么你的一颗心就成了两个敌对的部分，一半有知觉一半无知觉，那你又把什么当做中间呢？心不能兼具两者，既不是眼睛的分别觉知，也不是外物的无觉无知，那么心也就没有了自己的体性，你所说的中间又是个什么形相呢？因此你应当知道，心在中间，这个道理是不对的。”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昔见佛，与大目连、须菩提、富楼那、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转法轮。

常言觉知分别心性，既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俱无所在，一切无着，名之为心。则我无着，名为心不？

阿难对佛说：“世尊！我从前看见佛与大目连、须菩提、富楼那、舍利弗四位大弟子一起宣讲佛法时，常常说：能够觉知分别事物的心性，既不在体内，也不在体外，更不在中间，不在一切地方。一切都不执着，就叫做心，那我什么都不执着，这是不是叫做心呢？”

佛告阿难：汝言觉知分别心性，俱无在者，世间虚空水陆飞行，诸所物象，名为一切。汝不着者，为在为无？无则同于龟毛兔角，云何不着？有不着者，不可名无。无相则无，非无即相，相有则在，云何无着？是故应知，一切无着，名觉知心，无有是处。

佛对阿难说：“你说能够觉知分别事物的心性，不在一切地方。那么世间山河大地以及虚空，还有水中游的、陆地上走的、空中飞的，这些所有的物象叫做为一切，你所说的不执着之心，是在这一切物象之中呢？还是不在这一切物象之中？如果这一切物象之中没有一个心存在，那就同乌龟身上的毛，兔子头上的角一样，本来就没有还说什么不执着呢？如果这一切物象之外，还有一个不执着心存在，那就不能说他是没有的，如果这个不执着的心，是无形无象的，那就同龟毛兔角的无相同。如果不执着的心不是无形无象的，那他就必定是一个物象，有物象就一定有处所存在，有存在就有所着，又怎么能说不执着呢？所以你说的一切都不执着就是觉知之心，是不对的。”

五、超越生死轮回，心须认清的两种根本。

尔时阿难，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是如来最小之弟，蒙佛慈爱，虽今出家，犹恃骄怜，所以多闻未得无漏，不能折伏娑毗罗咒，为彼所转，溺于淫舍。当由不知真际所诣，惟愿世尊，大慈哀愍，开示我等奢摩他路，令诸阐提，隳弥戾车。作是语已，五体投地，及诸大众，倾渴翘伫，钦闻示诲。

此时阿难在大众之中，立既从座上起来，偏袒着右边的肩头，右膝跪在地上，双手合掌恭敬的对佛说：“我是佛最小的弟弟，一向得到佛的慈悲爱护，虽然现在出了家，但仍然依持着佛的怜爱而骄傲放纵，以至于虽然听到很多佛法，但没有证得无漏的智慧，断除一切烦恼，所以不能够降伏娑毗罗咒，被邪咒迷惑，沉溺于摩登伽女的淫室内，这都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真心在哪里的结果，现在只希望世尊，以大慈大悲怜悯之心，为我和在坐的大众开示修习奢摩他的正确途径，也使那些不信佛法、善根断灭的众生，破除他们的错误见解。”把话讲完后，便五体投地，和在座的大众一起，以无比饥渴的心情，翘首伫立，钦敬期待着听闻佛陀的教诲。

尔时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光。其光晃耀，如百千日，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如是十方微尘国土，一时开现佛之威神，令诸世界合成一界。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皆住本国，合掌承听。

这时世尊，从他的面门上放种种颜色的光芒，光芒闪耀犹如百千个太阳，诸佛世界都产生六种震动（晃动、涌现、升起、震动、吼叫、击打），十方微尘一样多的国土霎那间显现出来，并在佛的威力和神通下，合成为一个世界，这些世界中的所有大菩萨，都在自已的国土上，双手合掌，敬听释迦牟尼佛的教诲。

佛告阿难：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如恶叉聚。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及成外道、诸天魔王、及魔眷属，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习。犹如煮沙，欲成嘉馔，纵经尘劫，终不能得。云何二种？阿难，一者，无始生死根本。

则汝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二者，无始菩提涅盘元清净体。则汝今者识精元明，能生诸缘，缘所遗者。由诸众生，遗此本明，虽终日行，而不自觉，枉入诸趣。

佛对阿难说：一切众生，自无始久远以来，迷真心逐妄想，而有种种的颠倒错误，迷已为物，造下种种恶业，自然形成痛苦烦恼的种子，如同疯长而聚集的枝杈，从一个根本发生，愈长愈多，那些寻求解脱之道的人们，不能得成无上的正知正觉，而是成为声闻、缘觉，甚至成为外道、诸天的魔王以及魔子魔民，这都是因为不知道两种根本，盲修瞎练，修来修去就象在蒸煮砂石，想使之成为美味的饭菜一样，纵然经过象尘沙一样多的大劫，最终也不能成就，是哪两种根本呢？阿难！第一种是无始以来的生死根本，就是你现在和一般众生，把追逐外境，而攀取不舍的攀缘心，当成是你的真心自性。第二种是无始以来不染不着的菩提正觉之心（不染不

着的正觉之心曰菩提。无生无灭心性本体曰涅盘），元本就不生不灭的涅盘清净妙体，就是你现在识知之心精纯无染正觉妙明的本元，他能够生起一切的能缘与所缘，但又超越了能缘与所缘之外的那个心性本体。由于这些众生，认识不到本来就光明寂然的心性自体，虽然终日应用，却不能自已认识到，以至于认假为真，枉受六道七趣的轮回之苦！

六、妄想识心非是真心，乃生死流转之根本

阿难，汝今欲知奢摩他路，愿出生死，今复问汝。即时如来举金色臂，屈五轮指，语阿难言：

汝今见不：阿难言见。佛言：汝何所见？阿难言：我见如来举臂屈指，为光明拳，耀我心目。

佛言：汝将谁见。阿难言：我与大众，同将眼见。

阿难，你今天要想知道修学奢摩他的正确道路，愿意出离生死苦海，我现在再问你。于是如来举起金色的手臂，屈握着他那带有五幅轮纹的手指，问阿难说：“你看见没有？”

阿难答道：“看见了。”

佛说：“你看见什么？”

阿难说：“我看到如来举起手臂，屈指握成光明拳，照耀着我的心和眼睛。”

佛说：“你用什么看见的？”

阿难说：“我和大家一样，都是用眼睛看见的。”

佛告阿难：汝今答我，如来屈指为光明拳，耀汝心目。汝目可见，以何为心，当我拳耀？阿难言：如来现今征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穷寻逐，即能推者，我将为心。

佛对阿难说：“你现在答复我，如来屈指为光明拳，照耀着你的心和眼睛，你的眼睛是看得见的，那么你又以什么为心来接受我拳头的照耀呢？

阿难说：“如来现在追问心在哪里，而我就用这个心仔细地推求寻找。这个能够推求寻找的，就是我的心。”

佛言？咄！阿难，此非汝心。阿难矍（jué惊惧、急切）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当名何等？佛告阿难：此是前尘虚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无始至于今生，认贼为子，失汝元常，故受轮转。

佛厉声喝道：“乱说！阿难！这不是你的心！”

阿难迫不及待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双手合掌对佛说：“这不是我的心，那他应该是什么呢？”

佛对阿难说：这是你对眼前外境所生出的虚幻妄想,它迷惑了你真正的心性，使你从无始以来直到今天，以此幻相为真实，认贼为子，迷失了你原本常住的真心，所以枉受生死轮回之苦。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佛宠弟，心爱佛故，令我出家。我心何独供养如来，乃至遍历恒沙国土，承事诸佛，及善知识，发大勇猛，行诸一切难行法事，皆用此心。纵令谤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若此发明不是心者，我乃无心同诸土木，离此觉知，更无所有，云何如来说此非心，我实惊怖。兼此大众，无不疑惑。惟垂大悲，开示未悟。

阿难对佛说：世尊啊，我是佛最宠爱的弟弟，因为心中敬爱佛陀的缘故，才使我发心出家，现在我的心不只单独供养如来一人，乃至于象恒河沙一样多的国土上的所有的佛和善知识，我都以广大勇猛无比的决心，去承侍和供养，经受种种严峻的考验，行人所不能行，忍人所不能忍，都是用这个心，纵然是我做出诽谤佛法，永远退失善根之事，也是用这个心，如果您说这不是心的话，那就等于我没有心，如同草木土石一样了，因为我离开这个觉知之心，就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您说这不是心呢？我实在是惊恐万分！而且在座的大众，也没有不疑惑的，还是请您老人家大慈大悲，给我们这些没有悟道的人讲一讲这个道理。

尔时世尊，开示阿难及诸大众，欲令心入无生法忍，于师子座摩阿难顶，而告之言：如来常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阿难，若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至草叶缕结，诘其根元，咸有体性，纵令虚空，亦有名貌，何况清净妙净明心，性一切心，而自无体。

这时，佛希望阿难及在座大众都能接受真心自性本来就不生不灭的这个真理（于无生之法，忍可于心，不动不退，是名无生法忍），于是坐在狮子座上（狮子为百兽之王，佛说法如狮子吼，破一切邪见），摩着阿难的头顶对他说：“我常常说一切境界现象的产生，都不过是自心所显现，一切的因果、整个的世界、甚至是一粒微尘，都是因为心而形成体相。阿难！所有世界的一切所有的东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草一叶，一丝一缕，一根一结，若追究它的根源，都有它们各自的体性，即使是虚空，也有虚空的名字和相貌，何况清净灵妙、光明圣洁、能够生起一切万法的真心，又怎么会没有自已的本体呢？

若汝执吝，分别觉观，所了知性，必为心者，此心即应离诸一切色香味触诸尘事业，别有全性。如汝今者承听我法，此则因声而有分别，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幽闲，犹为法尘分别影事。我非敕汝，执为非心，但汝于心，微细揣摩，若离前尘有分别性，即真汝心。若分别性，离尘无体，斯则前尘分别影事。尘非常住，若变灭时，此心则同龟毛兔角，则汝法身同于断灭，其谁修证无生法忍？

假若你一定要坚持认为，用你的意识分别知觉，所能了解到的这个性能，就是你的真心，那么这个心就应当离开了色、香、味、触等一切你所面对的境界之外，单独有一个完全独立的体性存在。比如你现在听我说法，这是因为听见声音，你才有分别意识的知觉产生，但即使你现在能够灭掉一切引起见闻觉知的外在境界，在内只守着一个幽闲空洞的境界，这也不过是意识分别心所造作的一种影像而已。我并不是强迫你认为，这些都不是真心，但你对这个心，应该自己仔细揣摩一下，假如离开眼前的一切境界，仍然有能分别的自性存在，那么这就是你的真心了。假如这个能分别的性能，离开了眼前的境界就没有了自己的体性，那就不过是外境显现的一种影像而已。外在的现象不是永远存在的，当现象灭亡的时候，那你的心就等于是乌龟身上的毛、兔子头上的角，这样你自性的本体也就同时断灭了，又有谁来修证本心自性是不生不灭的这个真理呢？”

即时阿难与诸大众，默然自失。佛告阿难：世间一切诸修学人，现前虽成九次第定，不得漏尽成阿罗汉，皆由执此生死妄想，误为真实，是故汝今虽得多闻不成圣果。

这时阿难和在座大众，都默不作声，无能发问，不知所措？佛对阿难说：世间一切修行学法之人，纵然能修成九次第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无边、识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灭受想定），也不能断除一切烦恼习漏成而为阿罗汉，都是因为他们执着有生有灭的妄想，误认为就是真实不变的心性，所以你如今虽然听到很多的佛法，但还是不能成就圣人（大阿罗汉、菩萨、佛）的果位。

七、借盲人有心而喻灯同眼，直指见性是心非眼阿难闻已，重复悲泪，五体投地，长跪合掌，而白佛言：自我从佛发心出家，恃佛威神，常自思惟，无劳我修，将谓如来惠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代，失我本心，虽身出家，心不入道。譬如穷子，舍父逃逝。今日乃知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与不闻等。如人说食，终不能饱。

世尊，我等今者，二障所缠，良由不知寂常心性，惟愿如来，哀愍穷露，发妙明心，开我道眼。

阿难听了以后，又再次悲伤地流出了眼泪，五体投地，然后长跪合掌对佛说：自从我追随佛陀发心出家以来，倚仗佛的威德神通，常常自己这样想，不用自己辛苦地去修行，将来如来一定会把三摩地赏赐给我，却不知道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身心，本来是不能互相代替的，而且迷失了我本有的真心，身体虽然已经出家，但心与道还不相应，如同一个穷孩子，舍弃自己富有的父亲，远逃到他方乞讨一样。今天才知道，我虽然听到很多的佛法，但如果不依法修行，就等同于完全没有听过法，这就象一个人只是说说食物，始终不能把肚子说饱一样。世尊！我们现在被这二种障碍（一是不知生死根本，用攀缘心为自性。二是不识菩提涅盘净体）所缠缚，确实是因为我不知道本来就寂然常住的真心自性的缘故，希望如来可怜我和在座的大众，彻底地揭示出灵妙光明的真心，打开我们的见道之眼。

即时如来，从胸卍（wàn）字，涌出宝光。其光晃昱有百千色，十方微尘，普佛世界，一时周遍，遍灌十方所有宝刹诸如来顶，旋至阿难及诸大众。

这时如来从胸前“卐”(万德庄严、万行圆满之意)字中，涌现出种种宝光，光明闪耀，有成百上千种颜色。十方所有微尘数那样多的诸佛世界，都被这光明所同时照亮，这光遍灌十方所有世界中众如来的头顶，又回旋到阿难以及在座大众。

告阿难言：吾今为汝建大法幢，亦令十方一切众生，获妙微密，性净明心，得清净眼。阿难，汝先答我见光明拳，此拳光明，因何所有？云何成拳？汝将谁见？阿难言：由佛全体阎浮檀金，赩（xì赤色）如宝山，清净所生，故有光明。我实眼观，五轮指端，屈握示人，故有拳相。

佛对阿难说：我现在为你树起佛法的大旗帜，也使十方世界的一切众生，获得微妙秘密难知的清净妙明心性，得到清净的智慧之眼。阿难！你以前回答过我，看见我的光明拳，那么这拳的光明，因为什么而有呢？是怎么成为拳头的？你又是用什么看见的呢？

阿难说：由于佛的全身就像阎浮檀金（须弥山南有阎浮檀树果汁入水，沙石成金，此金最胜，一粒置常金中，尽皆失色，放於暗室，光耀如白昼）一样，金光赤焰犹如一座宝山，这都是由清静心所生，所以就有光明，我实在是用眼睛看见的，世尊屈握五轮指给人们看，所以有拳的形相。

佛告阿难：如来今日实言告汝，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开悟。阿难，譬如我拳，若无我手，不成我拳。若无汝眼，不成汝见。以汝眼根，例我拳理，其义均不？阿难言：唯然世尊。既无我眼，不成我见，以我眼根，例如来拳，事义相类。

佛对阿难说：如来今天真真切切地告诉你，那些有智慧的人，也需要用譬喻才能使他开悟。

阿难！譬如说我的拳头，如果没有我的手，就不可能有我的拳头，如果没有你的眼睛，你就什么也看不到，以你眼睛的观见，来比喻我的拳头形成的道理，其含义是不是相同的呢？

阿难说：是这样的，世尊。如果没有我的眼睛，就什么也看不到，用我的眼睛来比喻如来拳头

的形成，事实上是同一个道理。

佛告阿难：汝言相类，是义不然，何以故？如无手人，拳毕竟灭。彼无眼者，非见全无。所以者何？汝试于途，询问盲人，汝何所见？彼诸盲人，必来答汝，我今眼前，唯见黑暗，更无他矚。以是义观，前尘自暗，见何亏损？阿难言：诸盲眼前，唯睹黑暗，云何成见？

佛对阿难说：你说是同一个道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比如一个没有手的人，他的拳头毕竟是不会有的，但那些没有眼睛的人，就不是什么都看不见！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试着到路上去问问那些盲人，你看见什么了吗？那些盲人必然会答复你说，我现在眼前只是一片黑暗，再也看不见其他的东西。以这个道理来看，眼前的境界显然有黑暗的一面，但能见的体性又有什么亏损呢？
阿难说：那些盲人，眼前只看见一片黑暗，那叫什么见呢？

佛告阿难：诸盲无眼，唯观黑暗，与有眼人，处于暗室，二黑有别，为无有别？如是世尊，此暗中人，与彼群盲，二黑校量，曾无有异。

佛对阿难说：那些盲人没有眼睛，只能够看见黑暗，与有眼人在暗室中所见的黑暗，两种黑暗是相同呢还是不相同呢？
是的世尊！暗室中的人与那些盲人所见的黑暗，是一样的，没有差别。

阿难，若无眼人，全见前黑，忽得眼光，还于前尘见种种色，名眼见者，彼暗中人，全见前黑，忽获灯光，亦于前尘见种种色，应名灯见。若灯见者，灯能有见，自不名灯。又则灯观，何关汝事？是故当知，灯能显色，如是见者，是眼非灯。眼能显色，如是见性，是心非眼。

阿难！若是一个盲人，看见全是一片黑暗，忽然恢复了视觉，又看见了眼前种种的事物，这就叫眼见，那些处于黑暗中的人，看见前面全是黑暗，忽然得到了灯光，也看见了眼前种种的事物，那么是不是就应该叫做灯见呢？假若就叫做灯见，灯能够有见，就不应把它叫做灯了，再说既然是灯在看见事物，与你有什么关系呢？因此你应当知道，灯能显现事物，这样能够看见东西的，是眼睛不是灯，眼能够显现事物，那个能见的本性，是你的心而不是眼睛！
八、借客人不住而喻尘摇，现验见性常住无动

阿难虽复得闻是言，与诸大众，口已默然，心未开悟，犹冀如来慈音宣示，合掌清心，伫佛悲诲。

阿难虽然听了佛所说的这些话，和在座的大众一样，口里已没有什么话可以发问了，但心里没有彻底明白，还希望如来用慈爱的音声，再进一步明确开示，于是大家都恭敬合掌，专心的等待佛慈悲的教诲。

尔时世尊，舒兜罗绵网相光手，开五轮指，诲敕阿难及诸大众：我初成道，于鹿园中，为阿若多五比丘等，及汝四众言，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误。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

这时世尊，伸出他的柔软如绵、金光如网的手，张开五轮指，教诲并指示阿难和在座的大众说：我最初成就佛道时，在鹿园中，为阿若多（既阿若骄陈那，又译为骄陈如，为最早听闻佛法的第子之一）等五个比丘以及你们四众弟子说，一切众生，不能成就无上的菩提正觉或者阿罗汉果位，都是因为客尘烦恼所误，谁能说一说，你们当时是因为什么而开悟，才成就今天的圣果的呢？

时骄陈那，起立白佛：我今长老，于大众中，独得解名。因悟客尘二字成果。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食宿事毕，俶（chù整理）装前途，不遑安住。若实主人，自无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义。又如新霁，清旸升天，光入隙中，发明空中诸有尘相，尘质摇动，虚空寂然。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摇动名尘，以摇动者名为尘义。

这时骄陈那（阿若多之姓氏，）起立对佛说：我身为长老（年高德重之人），在大众中独自得到了“见解第一”的称号，是因为悟到了“客尘”二字而成就果位的。世尊！譬如旅客，投宿到旅店中，或是饮食，或是住宿，食宿完毕后，整顿行装再向前行，并不想安住下来，若真是这里的主人，自然不会离开，我就这样思惟，变动不住的就是客人，长住不去的就是主人，“客”的含义就是不住。又如雨后初晴，灿烂的阳光照耀在天空，阳光射入门户的空隙中，在透过门隙的光线当中，可以看到空中尘埃飞扬的景象，尘埃在空中飞扬飘摇，虚空始终寂然不动，我就这样思惟，澄净寂然的名为虚空，飞扬飘动的名为尘埃，“尘”的含义就飞扬飘动。

佛言如是。即时如来，于大众中，屈五轮指，屈已复开，开已又屈，谓阿难言：汝今何见？
阿难言：我见如来百宝轮掌，众中开合。
佛说：正是如此！

即时如来在大众中，把他的五轮指屈起来，屈起来又伸开，伸开又屈起来。对阿难说：你现在看见什么？
阿难说：我见如来那长有百幅轮纹的手掌，在大众中一开一合。

佛告阿难：汝见我手，众中开合。为是我手，有开有合？为复汝见，有开有合？阿难言：世尊宝手，众中开合，我见如来手自开合，非我见性有开有合。佛言：谁动谁静？阿难言：佛手不住，而我见性，尚无有静，谁为无住？佛言如是。

佛对阿难说：你看见我的手在众中一开一合，到底是我的手有开有合，还是你的能见之性有开有合呢？

阿难说：世尊的宝手在众中一开一合，我看见如来的手自己开合，不是我的能见之性有开有合（佛手在阿难见性之中，不住如客，而阿难见性，无有开合如主）。
佛进一步问：什么东西在动？什么东西是静的？

阿难说：是佛的手在不住地动，而我的见性，尚且连静相也不可得，又哪里会有动相存在呢？
佛说：是的，就是这样。

如来于是从轮掌中，飞一宝光，在阿难右。即时阿难，回首右盼。又放一光，在阿难左，阿难又则回首左盼。佛告阿难：汝头今日何因摇动？阿难言：我见如来出妙宝光，来我左右，故左右观，头自摇动。阿难，汝盼佛光，左右动头，为汝头动？为复见动？世尊，我头自动，而我见性尚无有止，谁为摇动？佛言如是。

如来于是从百宝轮掌中，发一道宝光在阿难右边，阿难就扭头向右边看。再放一道宝光在阿难左边，阿难又扭头左边看。
佛问阿难：今天你的头为什么摇动啊？
阿难说：如来放出宝光在我的左右，我左右观看，所以头就跟着左右摇动。
佛又问阿难：你看宝光，左右摇头的时候，是你的头在动，还是你的见性在动呢？
阿难说：是我的头自己动，我的见性尚且不存在有静止的说法，又哪里会有摇动呢？
佛说：正是这样的。

于是如来，普告大众：若复众生，以摇动者名之为尘，以不住者名之为客。汝观阿难头自动摇，见无所动，又汝观我手自开合，见无舒卷，云何汝今以动为身，以动为境，从始泊终，念念生灭，遗失真性，颠倒行事。性心失真，认物为己，轮回是中，自取流转。

于是如来对大家说：假若众生以摇动的名之为尘，以不停住的名之为客。那么！你们看阿难，头尽管在摇动，然而能见之性并没有摇动，你们再看我的手在一开一合，而你们的能见之性却没有开舒与卷缩，为什么你今天总是以变动的为自身,以动荡不定的现象的为真实境界呢？

自始至终，认定生灭不息的妄念，以至迷失了自己的真性，颠倒错乱行事。你所执着的心性不是真实的，只是认外物为自己，所以使你轮回于六道生死之中，自作自受，流转不息。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二一、色身虽变而观河之见无改，显能见的自性，不会随着身体的死亡而断灭尔时阿难及诸大众，闻佛示诲，身心泰然。念无始来，失却本心，妄认缘尘，分别影事。今日开悟，如失乳儿，忽遇慈母。合掌礼佛，愿闻如来，显出身心，真妄虚实，现前生灭与不生灭，二发明性。

这时阿难和在座的大众，听见佛的开示与教诲，身心安泰，舒畅无比，想到自无始久远以来，迷失了自己本有的真心，而认攀缘外境的分别心，把影像当作真实，直到今天才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象一个迷失的婴儿，忽然回到了慈母的怀抱，于是合掌礼拜释迦牟尼佛，祈愿如来为众人显示身心的真实与虚妄，明确指出现前生生灭灭与不生不灭的两种体性。

时波斯匿王，起立白佛：我昔未承诸佛诲敕，见迦旃延、毗罗胝(zhī)子，咸言此身死后断灭，名为涅盘。我虽值佛，今犹狐疑，云何发挥证知此心，不生灭地？今此大众，诸有漏者，咸皆愿闻。

这时波斯匿王站起来对佛说：我过去没有领受到佛的教诲时，见到迦旃延和毗罗胝子（都是外道），他们都说，我们现前的身体死后，完全断绝灭亡，就是涅盘（佛讲的涅盘，是指不为生灭所染），我虽然遇到了佛陀，但对于不生不灭的真实心性，现在还是很迷惑，怎样阐述才能证明这个真心确实是不生不灭的，现在在座的大众和那些尚未证悟的学人，也都很希望能听到这个道理。

佛告大王：汝身现在，今复问汝，汝此肉身，为同金刚常住不朽，为复变坏？世尊，我今此身，终从变灭。佛言大王，汝未曾灭，云何知灭？世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虽未曾灭，我观现前，念念迁谢，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渐渐销殒，殒亡不息，决知此身，当从灭尽。

佛对波斯匿王说：你的身体现在还存在，那么我问你，你现在这个肉质的身体，是象金刚一样的永远不坏呢？还是渐渐地变坏呢？
世尊！我现在这个身体，最终会变坏灭掉的！
佛说：大王啊！你的身体现在并没有灭亡，你怎么知道将来必然会灭亡呢？

世尊！我这个不能常住世间、随时变坏的身体，虽然还没有完全灭亡，但是我看现在的情形，

念念之间，都在不断的变化谢落，新生的组织刹那之间又被更新的所代替，永不停留，就像火焰燃烧成灰烬，渐渐销殒直至灭亡，从没停息过一时一刻，因此我坚决相信这个身体，最终是要消失灭亡的。

佛言：如是大王，汝今生龄，已从衰老，颜貌何如童子之时。世尊，我昔孩孺，肤腠润泽，年至长成，血气充满。而今颓龄，迫于衰耄（mào），形色枯悴，精神昏昧，发白面皱，逮将不久，如何见比充盛之时。

佛说：正是如此！大王！你现在的年龄已经衰老，你的容貌哪里还与童年之时的样子相同呢？

世尊！我从前还是一个孩子时，肌肤润泽，成年之后，血气充盈，而今年老血衰，形容憔悴，精神恍惚，发白面皱，恐怕已是不久于人世了，怎么能和童年之时相比呢？

佛言大王，汝之形容，应不顿朽？王言世尊，变化密移，我诚不觉。寒暑迁流，渐至于此，何以故？我年二十，虽号年少颜貌已老初十岁时，三十之年，又衰二十。于今六十，又过于二，观五十时，宛然强壮。世尊，我见密移，虽此殂（cú死亡）落，其间流易，且限十年，若复令我微细思惟，其变宁唯一纪二纪，实为年变，岂唯年变，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迁。沉思谛观，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终从变灭。
佛说：大王！你的形体与容貌，应该不是会立刻衰败的吧？

波斯匿王说：世尊！这个变化，是逐渐秘密地推移的，我自然没有什么感觉，然而寒来暑往，逐渐就形成了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当我在二十岁时，虽说是年少，但是容颜像貌已比我十岁的时候衰老了；三十岁时，又比二十岁的时候又衰老多了；到今天我六十二岁了，回首看我五十岁时，觉得比现在要强壮多了。世尊！我看这种变化逐渐秘密地推移，这个衰败死亡的过程，迁流变易，暂且以十年为一个阶段，但是如果让我仔细思考，这个变化的阶段哪里只是十年、二十年，实在是年年都在变化，何止只是年年在变，月月之间也在不停地变化，何止是月月在变，实在是天天都在变；再更深入仔细的观察，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也从未停止过变化，因此知道我的身体，终有一天会彻底灭亡。

佛告大王：汝见变化，迁改不停，悟知汝灭，亦于灭时，汝知身中有不灭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实不知。

佛告诉大王：你看见这个变化现象，迁改不停，领悟到身体一定会灭亡，但在灭亡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在你身体中，有不灭亡的东西呢？
波斯匿王合掌对佛说：我确实不知道。

佛言：我今示汝不生灭性。大王，汝年几时，见恒河水？王言：我生三岁，慈母携我，谒耆婆天，经过此流，尔时即知是恒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说，二十之时，衰于十岁，乃至六十，日月岁时，念念迁变，则汝三岁见此河时，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岁时，宛然无异，乃至于今，年六十二，亦无有异。
佛说：我现在就为你指出不生不灭的自性。大王！你是几岁时看见恒河水的？
波斯匿王说：我三岁时，母亲带我去祭拜长寿天神，经过这条河流，那时就知道是恒河。

佛告诉大王：如你刚才所说，二十岁时，比十岁时衰老，一直到六十岁，你的身体日日月月年年、时时刻刻、念念之间都在不停的迁移变化，但你三岁时所见的恒河，和十三岁时所见的恒河，是不是有变化呀？

波斯匿王说：和三岁时所见的一样，没有什么不同，甚至今天我已经六十二岁了，这条河仍然没有什么不同。

佛言：汝今自伤发白面皱，其面必定皱于童年。则汝今时，观此恒河，与昔童时，观河之见，有童耄不？王言：不也世尊。

佛说：你今天感叹自己发白面皱，你的面容必定比童年时皱了一些，但是你今天看恒河的能见之性，与你童年之时相比，有童年和老年的差别吗？
波斯匿王说：没有差别！世尊！

佛言大王，汝面虽皱，而此见精，性未曾皱，皱者为变，不皱非变。变者受灭，彼不变者，元无生灭，云何于中受汝生死？而犹引彼末伽黎等，都言此身死后全灭。王闻是言，信知身后舍生趣生。与诸大众，踊跃欢喜，得未曾有。

佛说：大王！你的面容虽然皱了，然而你纯净无染的能见自性并不曾皱，皱的是变化的，不皱的就是不变的。变化的自然会灭绝，不变化的，本来就没有生灭，又怎么会和你的身体一同灭绝呢？为何还要引用外道们的说法，认为身体死后就一切都灭绝了呢！”

波斯匿王听了这话，确信这个身体死亡之后，并不是完全消失，而是舍掉了现前的身体，又走向了新的生命，于是与在座大众一样，高兴的都跳了起来，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欢喜和激动。
二、众生颠倒，妄认外物为自已，不知一切所有，都是真心所幻现。

阿难即从座起，礼佛合掌，长跪白佛：世尊！若此见闻，必不生灭，云何世尊，名我等辈，遗失真性，颠倒行事？愿兴慈悲，洗我尘垢。即时如来垂金色臂，轮手下指，示阿难言：汝今见我母陀罗手，为正为倒？

阿难立刻从座上起来，合掌礼佛，然后跪着对佛说：世尊！既然这个见闻觉知的本性原本不生不灭，为什么您斥责我遗失真性、颠倒行事呢？希望如来慈悲，洗去我心中迷惑的尘垢。

这时如来垂下金色的手臂，千幅轮手指示向下，问阿难说：你现在看我的手形，是正的还是倒的呢？

阿难说：世间一般的众生，都习惯地认为这样是倒的，但我并不知道哪样是正？哪样是倒？

阿难言：世间众生，以此为倒，而我不知谁正谁倒？佛告阿难：若世间人，以此为倒，即世间人，将何为正？阿难言：如来竖臂，兜罗绵手，上指于空，则名为正。佛即竖臂，告阿难言：若此颠倒，首尾相换，诸世间人，一倍瞻视，则知汝身，与诸如来清净法身，比类发明，如来之身名正遍知，汝等之身号性颠倒。随汝谛观，汝身佛身，称颠倒者，名字何处号为颠倒？
佛对阿难说：如果世间的人，以这样为倒，那么世间的人，以什么为正呢？
阿难说：如来把胳膊竖起，绵花一样柔软的手，向上指向空中，这样就叫做正。

佛随即把胳膊竖起来，对阿难说：假如这就是颠倒，只不过首尾相互交换而已，世间上的人，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那么你就会明白，你的身体与如来的清净法身相比，也同这个道理一样，如来的身体，称为正等的普遍觉知，而你们的身体，就叫做自性的颠倒。现在随你细心观察，你的身体和佛的身体相比较，称为颠倒的，这个颠倒的名字所指的地方在哪里呢？
又为什么叫做颠倒呢？
于时阿难与诸大众，瞪瞢（méng
目不明）瞻佛，目睛不瞬，不知身心颠倒所在。佛兴慈悲，哀愍阿难及诸大众，发海潮音，遍告同会：诸善男子，我常说言，色心诸缘，及心所使诸所缘法，唯心所现，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现物。云何汝等，遗失本妙、圆妙明心、宝明妙性，认悟中迷。

这时，阿难和在座的大众，都瞪大眼睛，呆呆地看着佛陀，眼睛都不眨一下，不知道身心的颠倒究竟在哪里？佛生起了广大的慈悲心，怜悯阿难和在座的大众，便发出海潮一般的声音，普告在会的大众：诸位善心的人啊！我常常说山河大地等一切物质现象，与见闻觉知的一切性能，以及喜怒哀乐等所有心里状态，时间、空间、方位、因果等一切世间、出世间的法则，都是真心自性所显现出来的，你的身体和你的知觉之心，也都是由正觉妙明、无妄无染的真心自性所显现之物，为什么你们把本有的圆满灵明的妙心，和正觉光明、朗然洞彻的妙性，都遗失掉，而在灵明妙悟之中，自取迷昧，将灵明洞彻、正觉朗照的自性，变成迷昧的能见之性。

晦昧为空，空晦暗中，结暗为色，色杂妄想，想相为身，聚缘内摇，趣外奔逸，昏扰扰相，以为心性。一迷为心，决定惑为色身之内，不知色身，外洎（jì，到、及，水浸润）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弃之唯认一浮沤体，目为全潮，穷尽瀛渤。
汝等即是迷中倍人，如我垂手，等无差别，如来说为可怜愍者。

这种迷昧的能见之性，唯一的感觉就是空，空无一物，于是就在这空无所视的迷昧之中，由迷昧的能见之性，而妄见有山河大地等物质世界的生起，形形色色的物质与无明的妄想心相混杂，就认定这种混杂的状态为自己的身体，从而聚集各种因缘，在内随想摇动、分别计度，又逐境奔逸向外，贪取不舍，把这种昏昏扰扰的状态当作自己的心性，一旦迷惑这种现象为自己的心性，就坚决误认心性自体是存在于身体之内，却不知道身心内外，以及山河大地，乃至无边无际的虚空，都是这灵妙光明的真心中所现之物。这就象是要完全认清大海的全貌，却抛开了百千的大海，而只把浮在海面上的一个小水泡，看作是海洋的全貌，就认为是看到了所有的海洋，所以我说，你们都是迷惑当中的加倍迷惑之人，如同我先前垂手为颠倒的比喻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如来说你们实在是最值得可怜的人了！
三、真心自然没有生灭去来，而你的能见自性，同样也没有可还之处.

阿难承佛悲救深诲，垂泣叉手而白佛言：我虽承佛如是妙音，悟妙明心，元所圆满，常住心地。而我悟佛现说法音，现以缘心，允所瞻仰，徒获此心，未敢认为本元心地。愿佛哀愍，宣示圆音，拔我疑根，归无上道。

阿难领受了佛陀慈悲的救度和深切的教诲，感动得流着泪，合掌对佛说：我虽然领受了佛陀这样精深微妙的指示，觉悟到灵妙光明的真心，本来就是圆满无缺，常住心地，但是我解悟佛所说的真心，是用攀缘妄心来领悟和敬仰的，所以也只是徒然获得了这个真心，不敢确定地认为他就是元本常住的真心，求佛慈悲怜悯我们，再以圆满的法音宣讲指示，拔掉我心中疑惑的根元，使我能回归无上的正觉大道。

佛告阿难：汝等尚以缘心听法，此法亦缘，非得法性。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标指为明月故，岂唯亡指，亦复不识明之与暗，何以故？即以指体为月明性，明暗二性，无所了故。

佛对阿难说：你们现在还是用攀缘心来听法，所得的法仍然是一种妄缘，没有获得佛法的真性。就像有人用手指示月亮给人看，这人应当依着指示的方向，才能看到月亮，如果是这个人死

死的看着手指，以为这就是月亮的本体，那么此人不但没有认识到月亮，同时也失去了指头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他把用来指示的手指，当做是月亮的缘故，这样他不但失去了手指的作用，更加不认得光明与黑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把手指，当作月亮光明的体性，光明与黑暗的两种体性，他不能够正确分辨的缘故！

汝亦如是，若以分别我说法音，为汝心者，此心自应离分别音有分别性。譬如有客，寄宿旅亭，暂止便去，终不常住。而掌亭人，都无所去，名为亭主。此亦如是，若真汝心，则无所去，云何离声，无分别性？斯则岂唯声分别心，分别我容，离诸色相，无分别性，如是乃至分别都无，非色非空，拘舍离等，昧为冥谛（精妙深奥的真理）。离诸法缘，无分别性，则汝心性，各有所还，云何为主？

你也是这样的，假如你认为能分别我说法声音的分别心，就是你的真心，那么这个心自然应当离开所分别的声音之外，仍然有分别的性能存在，譬如有客人寄住在旅舍里，暂时停留一段时间便要离开，始终不可能永远住下去，然而掌管旅舍的人，就不会离开，所以才叫做旅舍的主人。心的道理也是这样的，假若是你的真心自性，就没有可去之处，何以离了声音以外，就没有了你的分别心性呢？这里不但声音的分别心是这样，你这个见到我容貌的分别心，离开了一切形色影像外，也就没有了能看的分别心性，这样直到所有的意识分别心都没有了，说空不是空，说色不是色，拘舍离(古印度十大外道师之一)等人，就错误地认为，这就是宇宙万有的本元，离开了那些所攀缘的诸法，就没有了分别的心性。既然你现在心性，都可以返还到它们最初的来处和动机所在，那么你用什么作为常住的主人呢？

阿难言：若我心性，各有所还，则如来说，妙明元心，云何无还？惟垂哀愍，为我宣说。

阿难说：如果说我的分别心性，各有他们归还的来处和动机所在，那么如来所说的元本妙明的真心，为什么没有归还之处呢？希望佛慈悲怜悯，为我们宣示说明。

佛告阿难：且汝见我，见精明元，此见虽非妙精明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汝应谛听，今当示汝无所还地。

佛对阿难说：比如你现在能够看见我，这个能够看见我的精纯妙明本元，虽然不是妙明精纯的真心自性，但就好象是捏目所见的第二个月亮，并不是月亮的影子。你应仔细听清楚，我现在就给你指出，真心自性无可归还的实相。

阿难！此大讲堂，洞开东方，日轮升天，则有明耀。中夜黑月，云雾晦暝，则复昏暗。户牖之隙，则复见通。墙宇之间，则复观壅。分别之处，则复见缘。顽虚之中，遍是空性。郁孛之象，则纡昏尘。澄霁敛氛，又观清净。

阿难！这个大讲堂门窗洞开，东方的太阳升到天空，讲堂就明亮起来，半夜月黑无光，云遮雾罩，讲堂就又回复昏暗，透过门窗的空隙可以看到外面，这就是通达，房屋的墙壁之间，视线不能透过，这就是阻塞，事物与事物的分别之处，就是它们的边缘，顽虚之中一无所有，就全是空性，尘雾灰沙莹绕，大地就混沌不清，云雾消散，视线之中又会看到清明之相。

阿难！汝咸看此诸变化相，吾今各还本所因处。云何本因？阿难！此诸变化，明还日轮，何以故？无日不明，明因属日，是故还日。暗还黑月，通还户牖，壅还墙宇，缘还分别，顽虚还空，郁孛还尘，清明还霁，则诸世间一切所有，不出斯类。汝见八种见精明性，当欲谁还。

阿难！你所看到的这些变化，我现在使它们各自归还它们所发生的根本原因所在，什么是根本原因呢？阿难！这些变化现象中，明亮应该归还于太阳，为什么呢？没有太阳就没有光明，光明来自于太阳，因此明亮归还于太阳，昏暗归还于月黑无光，通达归还于门窗，阻塞归还于墙壁，边缘归还于事物的分别之处，顽虚归还于空无所有，混沌归还于尘雾灰沙，清明归还于云消雾散，世间一切所有的现象，归纳起来都不出这几类变化。你能够观见这八种现象的那个精纯明了的性能，又应当归还给谁呢？

何以故？若还于明，则不明时，无复见暗。虽明暗等，种种差别，见无差别。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非汝而谁？则知汝心，本妙明净，汝自迷闷，丧本受轮，于生死中，常被漂溺，是故如来，名可怜愍。

为什么这样问呢？假若归还于光明，那么在没有光明时，就不应当再见着黑暗，虽然光明与黑暗等种种现象，各有不同的差别，然而你能知能见的性能是没有差别的，所有这些可以归还到他们的根本原因所在的，自然不是你的自性，而这个能见能知的本元不是你所能归还掉的，他不是你的真心自性又是谁呢？这样你就知道你的真心，本来是妙明清净，是你自己执迷不悟，迷失了本具的自性，枉受六道轮回之苦，在生死大海之中，漂流沉溺，所以我说你们是最值得可怜的人了！

阿难言：我虽识此见性无还，云何得知是我真性？

阿难说：我虽然已认识到这个能知能见的本性是无所可还的，但又怎样能证明这就是我的真性呢？

佛告阿难：吾今问汝，今汝未得无漏清净，承佛神力，见于初禅，得无障碍。而阿那律（佛之弟子，因乐睡被诃精进失目，如来示以三昧，修习证果，遂获天眼），见阎浮提，如观掌中庵

摩罗果。诸菩萨等，见百千界。十方如来，穷尽微尘，清净国土，无所不瞩。众生洞视，不过分寸。阿难，且吾与汝观四天王（四天王天是和我们最接近的天界，同在须弥山腰，与日月宫为邻。日月宫绕须弥山而移动，人间即据此而分昼夜。但四天王之宫殿则定居不动。

四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所住宫殿，中间遍览水陆空行，虽有昏明，种种形像，无非前尘，分别留碍。汝应于此，分别自他。

佛对阿难说：我现在问你，你今天还没有证得无漏清净的果位，但承蒙佛的神通威力，能够清楚无碍地看到初禅天的境相，然而阿那律看我们这个世界，就象看手中白净透明的庵摩罗果一样，那些菩萨们，能够见到成百上千的世界，而十方的如来，即使是穷尽无量微尘那样多的清净国土，也都能够彻底明了，无所不见，但是众生所能清楚看见的，大小不过在分寸之间。阿难！现在我和你一起，从日月所照到的边际看起，这个空间中一切水陆空中的万物，都可以遍览无余，虽然万物有明的、暗的等种种不同的形象，但无非是眼前的尘境，都是可分别的留碍物质，你应当在这里，分清谁是自性？谁是外物？

今吾将汝，择于见中，谁是我体，谁为物象？阿难，极汝见源，从日月宫，是物非汝。至七金山（七金山谓：持双山、持轴山、檐木山、善见山、马耳山、象鼻山、鱼咀山等，围绕于须弥山外，每隔一重香水海，即有一重金山，如是七重香水海，共有七金山。为大福众生所居，随其善因不同，宫殿庄严亦别），周遍谛观，虽种种光，亦物非汝。渐渐更观，云腾鸟飞，风动尘起，树木山川，草芥人畜，咸物非汝。

现在我就帮你在所见的万物之中，选择出谁是我自性的本体？谁是外物的形象？阿难！极尽你见性的能力所及，从太阳月亮看起，都是外物不是你自性的本体，再看至天地交接之处，虽然有种种光亮，也是外物而不是你自性的本体！再渐渐向近处观看，云腾鸟飞、风动尘起、树木山川、草芥人畜，全是外物，都不是你自性的本体！

阿难，是诸近远诸有物性，虽复差殊，同汝见精，清净所瞩，则诸物类，自有差别，见性无殊，此精妙明，诚汝见性。

阿难，这些远近的景物，它们的体性虽然千差万别，但同样被你精纯的能见之性，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物象自然是千差万别的，但你能见之性却没有什么不同，这个至精至妙、明明了了的功能本体，实在就是你的能见之性。

若见是物，则汝亦可见吾之见。若同见者，名为见吾。吾不见时，何不见吾不见之处？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吾不见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假若这个能见的性能是物质的，那你也应该可以看见我的能见自性了。倘若我看见外物的同时，我能见的自性同物质一样被你看到了，就说是看到我的见性了，但是当我不起看的作用之时，为什么你见不到我不看的自性在哪里呢？如果仍然可以见到我这个不看的自性，那你所看见的，自然就不是我真实的不看的自性，假若你见不到我不看的自性在哪里，那么能见的功能自性自然就不是物质的，为什么还说不是你的自性呢？

又则汝今见物之时，汝既见物，物亦见汝，体性纷杂，则汝与我，并诸世间，不成安立。阿难，若汝见时，是汝非我，见性周遍，非汝而谁？云何自疑汝之真性，性汝不真，取我求实？

再说，你现在看见物质现象的时候，你既然已经看见物象，反过来说，物象也应该看见你了，心性与物质就无法区分了，那么你和我、以及世间的一切万物，就不能称其为有情世界和物质世界了。阿难！如果你看见万物现象的时候，是你自己在看，当然不是我释迦牟尼在看，你的能见自性，自然是周遍一切所在，那不是你自己又会是谁呢？
为什么自己怀疑你的真性，不是你真正的自性，反而找我求取真实的自性呢？

四、外境有大小、内外、远近之分，而见性却不会随着外境而伸缩变化阿难白佛言：世尊，若此见性，必我非余。我与如来，观四天王胜藏宝殿，居日月宫，此见周圆，遍娑婆国。退归精舍，只见伽蓝。清心户堂，但瞻檐庑。世尊，此见如是，其体本来周遍一界，今在室中，唯满一室，为复此见缩大为小？为当墙宇夹令断绝？我今不知斯义所在，愿垂弘慈，为我敷演。

阿难对佛说：世尊！假若这个能见的性能，就是我的真心自性而不是其他，现在我与如来看四天王的胜藏宝殿，从太阳和月亮的宫殿远望，视觉周遍圆满，能看遍整个娑婆世界，退回到祇桓精舍，就只能看到僧众聚居的讲堂，清心坐在讲堂之内，又只能看到屋檐和檐下的走廊，世尊！这个能见的性能就是这样，他的体性本来是周遍整个世界的，但是如今在一室之内，就只能充满这一个室内的空间，是这个能见的功能缩小了呢？还是房屋的墙壁夹断了这个能见的性能呢？我实在不知道这个道理在哪里，求你老人家大发慈悲，为我们详细讲解一下这个道理。

佛告阿难：一切世间大小内外，诸所事业，各属前尘，不应说言见有舒缩。譬如方器，中见方空，吾复问汝，此方器中所见方空，为复定方，为不定方？若定方者，别安圆器，空应不圆。若不定者，在方器中，应无方空。汝言不知斯义所在，义性如是，云何为在？

佛对阿难说：一切世间大小、内外，种种不同性质的事物，都属于眼前的境界现象，你不应当说，能见的自性能够伸缩！譬如一个方形的器具之中，可以见到方形的空间，我现在再问你，

这个方形的器具之中所见到的方形空间，是定型的方呢？还是不定型的方呢？假若认为是定型的方，在这个方形的空间当中，另外再放一个圆形的器具进去，这当中的空间不应该又变成圆形的了吗！倘若认为是不定型的，那在方形器具当中，就应该没有方形的空间，你说不知道这个道理在哪里，其实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为什么还要问在哪里呢？

阿难，若复欲令入无方圆，但除器方，空体无方，不应说言，更除虚空方相所在？若如汝问，入室之时，缩见令小，仰观日时，汝岂挽见齐于日面？若筑墙宇，能夹见断，穿为小窦，宁无续迹？是义不然。

阿难！假若你要令人明白空的形相没有方圆，只要除去方圆的器具即可，虚空的自体，本来就无所谓一定的方，或一定的圆，所以你更不应该说:还要再去掉虚空，方圆的形相何在？
假若如你刚才所问的那样，我们退到室内以后，能见的性能是缩小了，那么当你仰面看到太阳的时候，难道是你把能见的性能拉长到太阳的边缘了吗？假若认为所筑的墙壁把能见的性能夹断了，那么再把墙壁打开一个洞，为什么见不到重新联接的痕迹呢！所以你说的这个道理不能成立。

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失于本心，为物所转，故于是中，观大观小，若能转物，则同如来，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于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国土。

一切含有灵性的众生，从无始久远以来，迷昧的认为自己就是物质的，失掉了自己本有的真心，因此被外物所左右，所以在万物当中，就会有见大见小的不同观念，如果不被万物现象所迷惑，能够转变万物，那就和佛相同了，圆满妙明的身心，都成了寂然不动的道场，那怕是在一根毛发的末端，也能够包含摄受所有十方的国土。

五、所有一切都是自性真心所幻现，没有谁是真心、谁不是真心的问题阿难白佛言：世尊，若此见精，必我妙性。今此妙性，现在我前，见必我真。我今身心，复是何物？而今身心分别有实，彼见无别分辨我身。若实我心，令我今见。见性实我，而身非我。何殊如来先所难言，物能见我？惟垂大慈，开发未悟。

阿难对佛说：世尊！假若这个能见的精纯明了的性能，必定是我妙明的自性，那么这个妙明的自性，现在正在我面前起作用，他一定就是我的真心，可我现有的身心又是什么呢？我现在的身心，能够分别事物，是实实在在的，而眼前能见的自性却没有分别的作用，那怕是我的身心也不能分辨的出来。假若这个能见的自性确实是我的真心，使我现在能够见到，那么能见的自性才是真实的我，我的身体反而不是我，这和如来刚才责难我，外物也能见我的说法，有什么不同呢？求如来大发慈悲，让我们这些没有开悟的人明白这个道理。

佛告阿难：今汝所言，见在汝前，是义非实。若实汝前，汝实见者，则此见精，既有方所，非无指示。且今与汝坐祇陀林，遍观林渠，及与殿堂，上至日月，前对恒河。汝今于我师子座前，举手指陈，是种种相，阴者是林，明者是日，碍者是壁，通者是空。如是乃至草树纤毫，大小虽殊，但可有形，无不指着。若必其见，现在汝前，汝应以手确实指陈，何者是见？

佛对阿难说：刚才你说，能见的功能自性，就在你的面前，这是不对的。假若就在你的面前，而你又确实可以看的见他，那么这个能见的性能，就有了一定的方位所在，并不是不能指示出来的。我现在同你坐在祇陀林中，观察外面的树木、河流，以及殿堂，上至日月，前对恒河，你在我的师子座前，举手一一指出这种种现象，阴暗的是树林，光明的是太阳，阻碍的是墙壁，通达的是虚空，乃至一草一木，纤细的毫末，他们大小虽然各有不同，但只要是有形象的，没有不能指点出来的，如果你能见的自性，现在就在你的前面，你应该用手可以确实地指示出来，什么是那个能见的自性？

阿难当知，若空是见，既已成见，何者是空？若物是见，既已是见，何者为物？汝可微细披剥万象，析出精明净妙见元，指陈示我，同彼诸物，分明无惑。

你要知道，假若虚空就是你能见的自性，虚空既已变成了你的自性，哪什么又是虚空呢？如果物象就是你能见的自性，物象即已变成了你能见的自性，哪什么又是物象呢？你可以仔细地剖析万事万物，从中将那精纯无染、妙明能见的自性本元，和普通物象一样，明白无误地指示给我看吗？

阿难言：我今于此重阁讲堂，远洎恒河，上观日月，举手所指，纵目所观，指皆是物，无是见者。世尊，如佛所说，况我有漏初学声闻，乃至菩萨，亦不能于万物象前，剖出精见，离一切物，别有自性。

阿难说：我现在坐在讲堂里面，远可以看到恒河，上可以看到日月，凡是用手可以指出、用眼可以看见的，都是万物的现象，没有哪一个是我能见的自性。世尊！正如佛所说的那样，暂且不说我们这些还没有成就罗汉果位、初学佛法的人，即使是菩萨，也不能在万物现象的前面，剖析出这个精纯能见的自性，离开了一切物象，而单独有自己的体性存在！

佛言：如是如是。佛复告阿难？如汝所言，无有见精，离一切物，别有自性。则汝所指是物之中，无是见者。今复告汝，汝与如来，坐祇陀林，更观林苑，乃至日月，种种象殊，必无见精，受汝所指。汝又发明此诸物中，何者非见？

佛说：是的是的!

佛又再告诉阿难：按照你的说法，这个能见的性能，不可能离开一切物象，另有一个自性存在，但你所指出的各种物象当中，又有哪一个不是你能见的自性呢？现在我再告诉你！你与我同坐在只陀林里面，看到外面的林苑，上及日月，种种现象虽然不同，必定有一个不是你能见的自性被你所指出，但是你又怎样能证明在一切的物象当中，哪一个不是你能见的自性呢？

阿难言：我实遍见此祇陀林，不知是中何者非见？何以故？若树非见，云何见树？若树即见，复云何树？如是乃至若空非见？云何见空？若空即见？复云何空？我又思惟，是万象中，微细发明，无非见者。

阿难说：我看遍了只陀林，实在不知道这些物象当中，哪些事物不是我能见的自性，为什么呢？假若树不是我能见的自性，那怎么能够看得见树呢？如果树就是我能见的自性，那什么又叫做是树呢？依此类推，假若虚空不是我能见的自性，又怎么能够看得见虚空呢？如果虚空就是我能见的自性，那什么又叫做是虚空呢？因此我又思惟，在这些万有现象当中，仔细观察就会明白，它们无一不是我能见的自性。

佛言：如是如是。于是大众，非无学者，闻佛此言，茫然不知是义终始，一时惶悚，失其所守。如来知其魂虑变慑，心生怜愍，安慰阿难及诸大众：诸善男子，无上法王是真实语，如所如说，不诳不妄，非末伽黎，四种不死矫乱论议，汝谛思惟，无忝哀慕。
佛又说：是的是的。

这时，在会大众之中，那些还没有证得无学果位的人们，听到佛这样说，都茫然不知此话的道理究竟在哪里，一时间惊惶失措，不知道应该怎样才是对的。

如来知道他们神魂惊惶，恐惧不安，于是心生怜悯，安慰阿难及大众说：善心的人们啊！我说的是真话实话，是依照事实说的，不是诳言妄语，也并不像外道所说的，四种不死的无定性理论（亦恒亦变，亦生亦灭，亦净亦垢，亦增亦减），你们应当仔细考虑，不要辜负了你们的哀求仰慕之心。

是时文殊师利法王子，愍诸四众，在大众中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此诸大众，不悟如来发明二种精见色空，是非是义。世尊，若此前缘色空等象，若是见者，应有所指，若非见者，应无所瞩，而今不知是义所归，故有惊怖，非是畴昔善根轻鲜。惟愿如来大慈发明，此诸物象，与此见精，元是何物？于其中间，无是非是？

这时文殊菩萨怜悯在座四众弟子，因此在大众中，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双手合掌恭敬地对佛说：世尊！在坐的众人,因为不明白如来关于能见的自性，与世界万象，是否是同一体性的两种说法。世尊！假若现实世界中，所见到的一切现象，无论是物质或是虚空，都是能见的自性，那么这个能见的性能，应该可以指得出来。如果这些现象，不是能见的自性，就应该根本看不见这些现象，他们现在不知道这个道理的关键在哪里，因此惊惶失措，并不是他们过去所种的善根太少的缘故，唯愿如来以大慈悲心，加以说明，指出这个世界万象，和这个能见的自性，究竟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在这中间，没有是？也没有不是？

佛告文殊及诸大众：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于其自住三摩地中，见与见缘，并所想相，如虚空华，本无所有。此见及缘，元是菩提妙净明体，云何于中有是非是？文殊，吾今问汝，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为无文殊？

佛告诉文殊及在座大众：十方世界所有的如来以及大菩萨们，在他们自性寂静、微密观照的三摩地当中，看这个能见的性能与世界万象，以及心理思想的主观想相，都如同虚空中的幻华，本来并无实质的存在。这个能见的性能以及所见的现象，它们元本就是清净无染、正觉妙明的心性本体，在他们当中，为什么还要说哪个是能见的性能、哪个不是能见的性能呢！

文殊！我现在问你，比如文殊你这个人，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文殊，是文殊呢，还是没有另外的那个文殊？

如是世尊，我真文殊，无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则二文殊。然我今日，非无文殊，于中实无是非二相。

是的！世尊！我是真的文殊，并不存在另外一个文殊，为什么呢？如果存在另外一个文殊，那就成了两个文殊了，然而现在，没有另外一个文殊，文殊就是我这一个人，所以在这当中，自然也就不存在另外一个是文殊与不是文殊的两种说法。

佛言：此见妙明，与诸空尘，亦复如是，本是妙明无上菩提净圆真心，妄为色空，及与闻见。

如第二月，谁为是月，又谁非月？文殊，但一月真，中间自无是月非月。是以汝今观见与尘，种种发明，名为妄想，不能于中出是非是。由是真精妙觉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指。

佛说：这个妙明的能见之性，与虚空以及物质现象，也同你所说的这个道理一样，它们本是灵妙光明、无上清净圆满的正觉真心因为妄想的作用，而幻现出的物质与虚空、以及人们见闻觉

知的各种作用，这就象有了捏目所成的第二个月亮，便生出谁是真的月亮，谁又是假月亮的问题，文殊！事实上只有一个真正的月亮，这里自然就没有真月假月的问题了，所以你现在再看，这个能见的性能，与自然界的物理现象，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种种作用，所有这些都叫做妄想，在它们之中，实在不能够指出哪个是自性本体，哪个不是自性本体，因为它们都是由这个真实精纯、正觉妙明的真心自性所幻现，所以你即使伸出了手指，但又会使你指无可指，如同没有指一样。

六、能见的自性，不是自然而有，也不是因缘所生阿难白佛言：世尊，诚如法王所说，觉缘遍十方界，湛然(清澈的样子)常住，性非生灭。与先梵志娑毗迦罗，所谈冥谛，及投灰等诸外道种，说有真我遍满十方，有何差别？世尊亦曾于楞伽山，为大慧等敷演斯义。彼外道等，常说自然，我说因缘，非彼境界。我今观此觉性自然，非生非灭，远离一切虚妄颠倒，似非因缘，与彼自然，云何开示不入群邪，获真实心妙觉明性？

阿难对佛说：诚如法王所说，这个真心正觉自性，遍满十方虚空世界，清澈湛然，常住本位，没有生灭变化。那么，外道学者所讲的理论，认为宇宙的本体，是本无所有的冥谛，或者其他外道所说的，有一个真我遍满一切处，他们的理论和佛现在说的，又有什么不同呢？并且佛曾经在楞伽山与大慧大士们说，外道学者们说宇宙万有都是无因而生的自然存在之物，我说是因缘和合而生，不是外道学者们所说的境界。现在我看这个真心正觉的自性，自然存在，没有生也没有灭，在本体上并无一切虚幻颠倒，好像不是因缘所生，这和他们所讲的自然，又有什么不同呢？你怎样开示，才使我们不致堕入于外道的邪见之中，使我们得见真实的、正觉妙明的心性呢？

佛告阿难：我今如是开示方便，真实告汝，汝犹未悟，惑为自然。阿难，若必自然，自须甄明有自然体。汝且观此妙明见中，以何为自？此见为复以明为自，以暗为自，以空为自，以塞为自？阿难，若明为自，应不见暗。若复以空为自体者，应不见塞。如是乃至诸暗等相以为自者，则于明时，见性断灭，云何见明？

佛对阿难说：我现在这样的多方譬喻，已经说得很明白，告诉你真实情况，你还是没有领悟，误认为自性本体是无因而生的自然存在之物，阿难！如果一定是自然存在之物，就必须能够辩别出有一个自然的体性，你现在观察这个灵妙光明的见性之中，究竟以什么作为自然的本体呢？这个正觉妙明的见性，是以光明为自然的本体呢？还是以黑暗为自然的本体呢？是以虚空为自然的本体呢？还是以障碍为自然的本体呢？阿难！假若认为光明就是自性的本体，那你就不应该看见黑暗，如果认为虚空就是自性的本体，那你就不应该见到障碍，这样直到以黑暗等形象为自性的本体，那么光明来了，你能见的自性就应该断灭消失了，为什么又能见到光明呢？

阿难言：必此妙见，性非自然。我今发明，是因缘生。心犹未明，咨诣如来，是义云何，合因缘性？

阿难说：照这样看来，这个妙明能见的自性本体，的确不是无因而生的自然存在之物。我现在认为是因缘和合而生，但是内心仍然还不太明白，请问如来，它是如何合于因缘的道理呢？

佛言：汝言因缘，吾复问汝，汝今因见见性现前，此见为复因明有见，因暗有见，因空有见，因塞有见？阿难！若因明有，应不见暗。如因暗有，应不见明。如是乃至因空因塞，同于明暗。

佛说：你说自性本体是因缘所生，我再问你，现在因为你能观见一切，所以说你能见的自性就在眼前，那么这个能见的自性，是因为光明而有呢？还是因为黑暗而有？是因为虚空而有呢？还是因为障碍而有？
阿难！如果因为光明而有，应该不能看到黑暗，如果因为黑暗而有，应该不能看到光明。这样直到因虚空、因障碍而有，也与因光明、因黑暗的道理相同。

复次阿难，此见又复缘明有见，缘暗有见，缘空有见，缘塞有见？阿难！若缘空有，应不见塞。若缘塞有，应不见空。如是乃至缘明缘暗，同于空塞。当知如是精觉妙明，非因非缘，亦非自然，非不自然，无非不非，无是非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汝今云何于中措心，以诸世间戏论名相，而得分别。如以手掌撮摩虚空，只益自劳，虚空云何随汝执捉？

再说，阿难！这个能见的自性，是缘于光明而有呢？还是缘于黑暗而有？是缘于虚空而有呢？
　　还是缘于障碍而有？
阿难！如果缘于虚空而有，应该不能看到障碍，如果缘于障碍而有，应该不能看到虚空。这样直到缘于光明、缘于黑暗而有，也和缘于虚空、缘于障碍的道理相同，所以应当知道这个精纯正觉、灵妙光明的自性，既不是从因而有，也不是从缘而生，既不是自然，也非不自然，没有非与不非，也没有是与不是，离开一切形相的执着，就是一切诸法的本性，你何以在这中间乱用心思，用世间普通的知识与戏论的名相，强作辨别，就好象是用手撮摩虚空，终是徒劳无益，虚空怎么能被你的手捉摸得到呢？

阿难白佛言：世尊，必妙觉性，非因非缘。世尊云何常与比丘，宣说见性具四种缘，所谓因空因明，因心因眼，是义云何？佛言：阿难！我说世间诸因缘相，非第一义。阿难！吾复问汝，诸世间人，说我能见，云何名见？云何不见？

阿难对佛说：世尊！这个灵妙的正觉自性，一定不是因缘所生，为什么世尊常与比丘宣说能见的性能，必须要具备四种因缘，也就是所谓的因虚空、因光明、因心、因眼，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佛说：阿难！我说一切是因缘所生之说，并不是究竟根本的道理。阿难！我再问你：世间上的人都说我能看见，那么怎样才叫看见？ 怎样才叫看不见呢？
　　阿难言：世人因于日月灯光，见种种相，名之为见。若复无此三种光明，则不能见。

阿难道：世间上的人，因为有太阳、月亮、灯光等，才看见种种现象，就叫做看见，假若没有这三种光明，就不能看见。

阿难！若无明时，名不见者，应不见暗。若必见暗，此但无明，云何无见？阿难！若在暗时，不见明故，名为不见。今在明时，不见暗相，还名不见。如是二相，俱名不见。若复二相自相陵夺，非汝见性于中暂无。如是则知二俱名见，云何不见？

阿难！如果说没有光明的时候，就叫做看不见，那么光明去了，就应该也看不见黑暗，事实上，是可以看得见黑暗的，因为这只能说是没有光明，怎么能称之为看不见呢？
阿难！假若在黑暗中的时候，看不见光明，称之为看不见，哪么在光明中的时候，看不见黑暗，也可以叫做看不见了！这样人们面对光明或黑暗两种情况的时候，都可以称为看不见，其实只是光明与黑暗两种现象互相变更交替，并不是你能见的自性在其中暂时消失。由此可知自性能见的功能，面对光明与黑暗时，都是可以看见的，你怎么可以说是看不见呢？

是故阿难，汝今当知，见明之时，见非是明，见暗之时，见非是暗，见空之时，见非是空，见塞之时，见非是塞，四义成就。汝复应知，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云何复说因缘自然，及和合相？汝等声闻，狭劣无识，不能通达清净实相，吾今诲汝，当善思惟，无得疲怠妙菩提路。

所以阿难啊！你现在应该知道，看见光明的时候，能见的自性，并不就是光明，看见黑暗的时候，能见的自性，也并不就是黑暗，看见虚空的时候，能见的自性，也并不就是虚空，看见障碍的时候，能见的自性，也并不就是障碍，明白了这四个道理以后，你就更应该知道，如果你见到了能见的自性，那么你所见的这个自性，就不是你真正的自性，若要见到能见的自性，必须绝对离开所见与能见，因为能见的自性本体，不是所见的作用与能见的功能所能见到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又怎么可以用因缘、自然，或者它们的和合相，来说明自性本体的道理呢？你们这些声闻乘的弟子，智慧狭劣，不能彻底明白自性的清净实相，我希望你们好好地想想，在修证妙明清净的正觉自性大道上，不要再懒惰懈怠了！

七、众生轮回世间，都是两种妄见所致：别业妄见与同分妄见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为我等辈，宣说因缘，及与自然，诸和合相，与不和合，心犹未开，而今更闻见见非见，重增迷闷。伏愿弘慈，施大慧目，开示我等觉心明净。作是语已，悲泪顶礼，承受圣旨。

阿难对佛说：世尊！你为我们宣讲自性本体，既不是因缘所生，又不是自然本有，更不是它们和合与不和合的形相，我们心里还没有彻底明白，现在再听到“见见非见”的理论，更加增加了我们的迷惑，惟愿佛以大慈心，赐给我们智慧的眼睛，为我们开示妙明清净的本觉真心。说完这些话后，一面悲伤流泪，一面向佛顶礼，来承受佛陀的教诲。

尔时世尊，怜愍阿难及诸大众，将欲敷演大陀罗尼，诸三摩提妙修行路，告阿难言：汝虽强记，但益多闻，于奢摩他微密观照，心犹未了。汝今谛听，吾当为汝分别开示，亦令将来，诸有漏者，获菩提果。阿难！一切众生，轮回世间，由二颠倒分别见妄，当处发生，当业轮转。云何二见，一者众生别业妄见。二者众生同分妄见。

此时世尊，怜悯阿难及在座的众人，将要开演大陀罗尼（译为总持，即总一切法，持无量义），所有三摩地的微妙修行之路，于是对阿难说：你虽然记忆力强，但这只能增加你的见闻，而你对于妙奢摩他微密观照的实证工夫，心里还没有了解，你仔细静听，我现在就为你详细地分析讲解，同时也使将来那些，还没有证到无漏智慧的修行人，获得菩提的圣果。阿难！一切含有灵性的众生，在世间轮回流转，都是因为两种颠倒的分别心而形成的幻有妄见，它们随时随地地产生，随时随地地造业轮转。那么什么是两种颠倒的幻有妄见呢？第一种是众生个别业力所形成的幻有妄见，第二种是众生共同业力所形成的幻有妄见。

云何名为别业妄见？阿难，如世间人，目有赤眚，夜见灯光别有圆影，五色重叠。于意云何？

此夜灯明所现圆光，为是灯色，为当见色？阿难，此若灯色，则非眚人何不同见？而此圆影，唯眚之观。若是见色，见已成色，则彼眚人见圆影者，名为何等？复次阿难，若此圆影离灯别有，则合傍观屏帐几筵，有圆影出，离见别有，应非眼瞩，云何眚人目见圆影？
　　第一种，什么是个别业力所形成的幻有妄见呢？
阿难！如同世间有一个人，眼中长了红色的翳膜（红眼病），夜里看见灯光，就会觉得另外有一个的圆形的光影，五色重叠，你说现在这个灯光上所现的圆影，是灯光自身的颜色呢？还是你能见之性的颜色呢？
阿难！假若认为是灯光的颜色，为什么没有眼病的人，不能同时看见，而这个圆影却只有患眼病的人，才能看见呢？

如果它是能见的自性的颜色，那么这个能见的自性，已经变成颜色了，患眼病的人所看见的圆影，又叫做什么呢？ 再说，阿难！
假若这个圆影，离开了灯光，仍旧单独存在，那么看屏帐桌椅等别的东西，也应该有圆影出现了！如果圆影离开了能见的作用，依然单独存在，应该不是眼睛所能见到的，为什么只有患眼病的人，才能够看见呢？

是故当知，色实在灯，见病为影，影见俱眚，见眚非病，终不应言是灯是见，于是中有非灯非见。如第二月，非体非影，何以故？第二之观，捏所成故，诸有智者，不应说言，此捏根元，是形非形，离见非见，此亦如是，目眚所成，今欲名谁是灯是见？何况分别非灯非见？

所以你应当知道，光色的显现确实是由于灯的存在，同时因为眼睛有病的缘故，所以才见到圆影。事实上，圆影与妄见，都是因为眼睛有病的缘故，那个能够知道眼睛有病的自性，却没有病。所以你不应该说，圆影是灯光的作用，还是能见自性的作用，在这之中，也不能说不是灯光，不是能见自性的作用，这就象是第二个月亮，它既不是原有月亮的本身，也不是月亮的影子，为什么呢？
这第二个月亮，是用手捏住眼睛时才看见的，凡是有知慧的人，当然不说这种捏住眼睛，造成视线分裂，所见到的第二个月亮，是有形质的呢，还是没有形质的呢？是你眼睛能见的性能造成的呢？还是不是你能见的性能造成的呢？圆影的道理也是这样，就是眼睛生病所成的，你还要把谁当做是灯的作用，或是见的作用呢？更何况再去分别它不是灯的作用，或者不是见的作用呢？

云何名为同分妄见？阿难！此阎浮提，除大海水，中间平陆，有三千洲正中大洲东西括量，大国凡有二千三百，其余小洲在诸海中，其间或有三两百国，或一或二至于三十四十五十。

阿难，若复此中，有一小洲，只有两国，唯一国人，同感恶缘则彼小洲，当土众生，睹诸一切不祥境界，或见二日，或见两月，其中乃至晕适佩玦（jué半环形有缺口的佩玉），彗孛飞流，负耳虹霓，种种恶相，但此国见，彼国众生，本所不见，亦复不闻。

什么是众生共同业力所形成的幻有妄见呢？阿难！这个世界除了大海以外，中间的陆地上，大约有三千个洲，正中央的大洲，从东到西，包含有二千三百个大国，其余小洲在各海洋中，他们有的有二三百个国家，有的只有一两个国家，或者三十到五十个国家不等。阿难！如果在某一个小洲上，只有两个国家，其中一个国家的人共同感受到恶缘，这个国家的人便会看见种种不祥的景象，或者看见两个太阳，或是看到两个月亮，或是看到彗星，以及看到日食月晕，或者流星飞逝，或者彩虹当空等种种不平常的天体现象，但是只有这一个国家的人方能看见，另一个国家的人，根本就看不见这些现象，而且也毫无所闻。

阿难！吾今为汝，以此二事，进退合明。阿难，如彼众生别业妄见，瞩灯光中所现圆影，虽现似境，终彼见者，目眚所成。眚即见劳，非色所造。然见眚者，终无见咎。

阿难！现在我把上面所举出的这两种道理，归纳演绎，作一下比较说明：阿难！个别业力所形成的妄见，就像那个眼睛有病的人，看见灯光中所现的圆形光影，虽然同眼前的实际境界相似，但终究是那个人眼睛有病所形成的，因为眼睛有病，才使人的视觉模糊而妄见，并不是灯光所造成，然而能够知道眼睛有病的真性，最终也不会有见性上的过错。

例汝今日，以目观见山河国土及诸众生，皆是无始见病所成。见与见缘，似现前境，元我觉明见所缘眚。觉见即眚，本觉明心，觉缘非眚。觉所觉眚，觉非眚中，此实见见，云何复名觉闻知见？

同样你现在用眼睛看见的山河大地，以及一切的众生，也都是无始以来能见的自性病态所成，能见的作用与所见的一切，好象是眼前实有的境界，但实际上都是妙觉灵明的自性病态所妄见，这时能见和所见都成了病态的妄见，而能觉知此妄见的本觉明心，却没有变态的病象，因为可以感觉所见是变态病象的那个能觉的妙觉明性，并不在变态病象之中，这实在就是能见之性能见到了自己的本性，你又怎么能再把病中所现的感觉、听闻、知觉以及观见等，叫做本觉妙明的真心呢？

是故汝今见我及汝，并诸世间十类众生，皆即见眚，非见眚者，彼见真精，性非眚者，故不名见。

所以你现在看见的我与你自己，以及世间十种不同种类的众生，都是自性功能病态所妄见，不为病中妄见所惑的那个能见诸相虚妄之真见，是纯真无妄，精而不杂，性本清净，是没有病态的，当然不能名为六根觉闻知见之妄见。

阿难，如彼众生同分妄见，例彼妄见别业一人，一病目人，同彼一国，彼见圆影，眚妄所生。

此众同分所见不祥，同见业中，瘴恶所起，俱是无始见妄所生，例阎浮提三千洲中，兼四大海，娑婆世界，并洎十方诸有漏国，及诸众生，同是觉明无漏妙心，见闻觉知虚妄病缘，和合妄生，和合妄死。若能远离诸和合缘，及不和合，则复灭除诸生死因，圆满菩提，不生灭性，清净本心，本觉常住。

阿难！众生共同业力所形成的幻有妄见，可以看作是一个人的个别业力所形成的幻有妄见，一个病眼人的个别病态，看作为一国人的共有病态。个人所见的圆光影像，是眼病所形成，一国人共同所见的灾异恶象，是共同业力的恶缘生起所至，也都是无始以来能见性能的变态病象所生。再如阎浮提世界的三千洲兼四大海、娑婆世界、还包括十方所有的有漏国土、以及这些土地上所有含灵的众生，都是无漏的妙明真心所幻现，见闻觉知的虚妄病象为缘，妄缘和合而妄生妄死，如果能够超越远离一切互相和合、以及不和合的妄缘，再灭除一切生死的虚妄本因，就能归还到圆满的清净正觉、不生不灭的自性本体，自然得证清净本然的真心、本然常住的正觉。

八、能见的自性，不是合和而有，也不是不合和所生阿难！汝虽先悟本觉妙明，性非因缘，非自然性，而犹未明如是觉元，非和合生，及不和合。

阿难！吾今复以前尘问汝，汝今犹以一切世间妄想和合，诸因缘性，而自疑惑。证菩提心和合起者，则汝今者妙净见精，为与明和，为与暗和，为与通和，为与塞和？

阿难！你先前虽然解悟到本觉灵妙光明的自性，既不属于因缘所生，又不是自然的体性，但是你还没有明白这个正觉本元，既不是各种现象和合所生，也不是各种现象不和合而有。阿难！我现在再以眼前的境界来问你，你现在还疑惑地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妄合、因缘而生，认为修证菩提正觉之心，也是从和合而起，那么你现在妙明精纯的见性是与明和呢？还是与暗和？是与通和呢？还是与塞和？

若明和者，且汝观明，当明现前，何处杂见？见相可辨，杂何形像？若非见者，云何见明？

若即见者，云何见见？必见圆满，何处和明？若明圆满，不合见和，见必异明，杂则失彼性明名字。杂失明性，和明非义。彼暗与通，及诸群塞，亦复如是。

如果与光明相和，当你看见光明在你眼前的时候，其间何处掺杂你能见的自性呢？倘若光明中你能见的自性有形相可辨，那么掺杂以后又变成什么形相呢？如果光明中没有你能见的自性，那你又怎么可以看见光明呢？如果认为光明就是能见的自性，你又怎么能见到这个能见的自性呢？既然能见的自性本自圆满，又有什么地方与光明相和呢？如果说光明本自圆满，就不需要与能见的自性相和，因此能见的自性与光明必定有所不同，如果认为掺杂起来才发生看见光明的作用，在理论上，就失去自性与光明的意义，因为掺杂起来，便失去了光明与自性的体性，所以能见的自性与光明相和的说法，当然也就不能成立。其他的，比如与黑暗合，以及与通塞合，也都是同样的道理。

复次阿难，又汝今者妙净见精，为与明合，为与暗合，为与通合，为与塞合？若明合者，至于暗时，明相已灭，此见即不与诸暗合，云何见暗？若见暗时，不与暗合，与明合者，应非见明，既不见明，云何明合，了明非暗？彼暗与通，及诸群塞，亦复如是。

再说，阿难！你现在还在认为，妙明清净能见的性能，是与光明相合，与黑暗相合，与通达相合，与阻塞相合，但假若是与光明相和合，那么到了黑暗的时候，明相已经灭掉了，这个见就不可能与暗相和合，那你又怎么会见着黑暗呢？如果说看见黑暗的时候，是不与暗相和合的，那么与光明和合时，也应该见不到光明，既然见不到光明，又何尝在与光明相和合的时候，知道是光明而不是黑暗呢？其他的，比如与黑暗相和合、与通达相和合、与阻塞相和合等，也是这个道理。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我思惟，此妙觉元，与诸缘尘，及心念虑，非和合耶？佛言：汝今又言觉非和合，吾复问汝，此妙见精非和合者，为非明和，为非暗和，为非通和，为非塞和？

若非明和，则见与明，必有边畔，汝且谛观，何处是明，何处是见，在见在明，自何为畔？

阿难！若明际中必无见者，则不相及，自不知其明相所在，畔云何成？彼暗与通，及诸群塞，亦复如是。

阿难对佛说:
世尊！既然这样，我现在想，这个妙明的正觉本元，与一切外界现象，以及心思念虑的作用，都不是和合的了？佛说:你现在又说能知能见的自性，与一切现象不相和合，那我就再问你，这个妙明清净能见的性能，你认为不是和合的，那到底是不与光明和合呢？

还是不与黑暗和合呢？是不与通达和合呢？还是不与阻塞和合呢？假若不与光明相和合，那么看见光明的时候，这个能见的性能与光明，必然各有它的边际，你仔细观察，哪里是光明？

哪里是能见的功能自性？当能见的自性与光明接触的时候，哪里是它们的边际界限呢？阿难！

如果光明的边际里，绝对没有能见的性能，那么二者彼此不相接触，自然就不知道光明的现象在哪里，又怎么能知道他们的界限在哪里呢？其他的，比如不与黑暗、以及通塞相和合，也都同这个道理一样。

又妙见精，非和合者，为非明合，为非暗合，为非通合，为非塞合？若非明合，则见与明，性相乖角，如耳与明，了不相触，见且不知明相所在，云何甄明合非合理？彼暗与通，及诸群塞

，亦复如是。

再说这个妙明清净能见的性能，你认为不是和合的，那到底是不与光明和合呢？还是不与黑暗和合呢？是不与通达和合呢？还是不与阻塞和合呢？假如能见的性能与光明根本不能相合，那么，能见的性能与光明就互不相干，犹如耳朵与光明根本就互不相关一样，如果能见的性能尚且不知道光明的现象在哪里，又怎么可以辨别它与光明相合或不相合道理呢？其他的，比如不与黑暗、以及通塞等相和合，也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九、五阴元本就是自性真心如来藏性的真如

阿难！汝犹未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

如是乃至五阴六入，从十二处，至十八界，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名灭，殊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于去来，迷悟生死，了无所得。

阿难！你还没有明白一切现象，都是自住本体浮生幻化的光影形相，它们随时随地出现，也随时随地灭尽，这种幻现妄有的形相，它们的本性实质就是正觉妙明的自性本体。同样的，人们心理生理的各种作用，如五阴(色阴、受阴、想阴、行阴、识阴等心理与生理的本能，阴就是说它能遮蔽我们真如佛性的光辉。另阴同蕴，蕴涵、含藏，含藏在如来藏性之中)六入(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意入。六根对六尘的吸纳揽取作用)十二处(六根与六尘)十八界(六根、六尘与六识，界：界限、范围)等，都是因缘和合，虚妄的感受就生起，因缘分离，虚妄的感受就随之消灭，但你却不知道这种生灭去来的作用，元本就是自性本体所含藏的、无所从来、亦无所去的如来藏，常住不变、妙明不动、周遍圆满的微妙真如体性（如真心，但非真心，幻现的缘故；就象是第二月，非是月影，亦非真月，捏目所成故）。你在自性本体的真常当中，求其去来、迷悟、生死等这些幻有的现象，最终是了无所得。

阿难！云何五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阿难，譬如有人，以清净目，观晴明空，唯一晴虚，回无所有。其人无故，不动目睛，瞪以发劳，则于虚空，别见狂华，复有一切狂乱非相，色阴当知亦复如是。

阿难！为什么说五阴(阴能遮蔽我们真如佛性的光辉，如云蔽日。另阴同蕴，蕴涵、含藏，含藏在如来藏性之中)元本是自性真心如来藏的微妙真如体性呢？阿难！譬如有人，用没有生病的清净眼，去看晴朗的天空，自然晴空万里，渺无一物。假如这个人，无故向空中凝视，眼睛始终不动，时间久了便发生疲劳的变态，就会看见虚空中枉乱的幻华，或者其他奇奇怪怪的幻象，你要知道色阴（阴，指阴覆、阴云。色阴就是指色尘的物质世界形成阴云，弥覆了自性真心）现象的生起，与眼前幻现的空华一样，是同一个道理（同样是自性本体，能觉而无所觉时幻现的形象）。

阿难，是诸狂华，非从空来，非从目出。如是阿难，若空来者，既从空来，还从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虚空，空若非空，自不容其华相起灭，如阿难体，不容阿难。若目出者，既从目出，还从目入，即此华性从目出故，当合有见。若有见者，去既华空，旋合见眼。若无见者，出既翳空，旋当翳眼。又见华时，目应无翳，云何睛空，号清明眼？是故当知色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这种虚空中的幻华，既不是来自虚空，也不是从眼睛内生出。正是这样，阿难！假若幻华是来自虚空，那么既能从空中出来，当然应该还入于虚空。虚空若有了出入，就成了有内外的实体，就不能成为虚空了，虚空既不成其为虚空，自然不容许有幻华的起灭，犹如你的身体，不能再容纳另一个阿难一样。如果幻华是从眼睛内生出的，既然能够从眼睛出来，当然也就能够再回到眼睛里去，幻华是从眼睛出来的，眼的性能是能看见色相，那么眼睛生出来的东西，也应该能看见物象才对，假若幻华同眼睛一样可以看见外物，那么幻华出去，在虚空中就可以见到幻华，当幻华从空中返回来的时候，是与眼睛是相对的，应该能看见眼睛才对。如果幻华不能看见外物，那它出去时就会遮蔽虚空，回来时应当也遮蔽眼睛！再说:

幻华是从眼睛出去的，当在空中见到幻华的时候，那眼睛里没有了幻华遮蔽，应该是清净的，为什么必须在看到晴朗的虚空时，才能说眼睛是清净的呢？所以应当知道，色阴是自性本体所幻现的虚妄景象，既不是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阿难！譬如有人，手足宴安，百骸调适，忽如忘生，性无违顺。其人无故，以二手掌，于空相摩，于二手中，妄生涩滑冷热诸相，受阴当知亦复如是。

阿难！譬如有人，四肢百骸都很舒适健康，没有任何毛病，忽然不记得身体的存在，心里也没有任何违顺的感觉，这个人无故用两只手掌，在空中互相摩擦，手中便会发生涩滑或冷热的感觉，生理交感的受阴（对着前境领受事物以为心之作用）作用,也就是这个道理。

阿难！是诸幻触，不从空来，不从掌出。如是阿难，若空来者，既能触掌，何不触身，不应虚空，选择来触。若从掌出，应非待合。又掌出故，合则掌知，离则触入，臂腕骨髓，应亦觉知入时踪迹。必有觉心，知出知入。自有一物身中往来，何待合知，要名为触？是故当知，受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这种虚幻的感触现象，既不来自虚空，也不出自手掌。正是这样，阿难！假若这种虚幻的感触现象是从虚空而来，既然能触动你的手掌，为什么不触动你身体上其他的部分呢？

因为虚空是无情，不能选择相触的位置，假设冷、热、滑、涩的感觉是从手掌出来的，那么应该不靠摩擦便已具有。又假设触觉是从手掌出来的，当两手合起来摩擦的时候，手掌才有冷、热、滑、涩的知觉，那么两手离开之后，冷、热、滑、涩的觉触应该进到手掌里面去了，这样手臂、手腕，乃至最里面的骨髓，应该知道它钻回时的踪迹所在！如果触觉有往来行踪，那么一定要有一个知觉心，能够感觉到它的进出才对。既然冷、热、滑、涩的觉触能够在身内往来，那么何必要等两手合在一起摩擦时才有知觉呢？又何必要将这个知觉名为触觉呢？

所以应当知道生理感觉的受阴，是自性本体所幻现的虚妄景象，既不是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阿难！譬如有人，谈说酢（cù）梅，口中水出。思蹋悬崖，足心酸涩。想阴当知，亦复如是。

阿难！譬如有人，谈说酸梅的味道，嘴里就会流出口水，想到脚踏悬崖，足心就会感觉酸软，想阴的思想变化作用，也同是这个道理。

阿难，如是酢说，不从梅生，非从口入。如是阿难，若梅生者，梅合自谈，何待人说？若从口入，自合口闻，何须待耳？若独耳闻，此水何不耳中而出？想蹋悬崖，与说相类。是故当知，想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例如说到酸梅，嘴里就流口水，这种酸口水，既不是从梅子生出来的，也不是从嘴进去的。正是这样，阿难！假若是从酸梅生出，梅子应该自会说酸，何必要人来说，如果是从嘴进去的，嘴巴应该自已知道，何必要等耳朵听到才流出口水来呢？
如果只有耳朵听到，口水就会流出，那么这种口水，为什么不从耳朵内流出来呢？又如想到脚踏悬崖，足心就会酸软，也和嘴流酸口水的道理一样，所以应当知道心理思想的想阴，也是自性本体所幻现的虚妄景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阿难！譬如瀑流，波浪相续，前际后际，不相踰越。行阴当知，亦复如是。

阿难！譬如急流的水，波浪一个连着一个，永不停息，后浪推前浪，连续不断，但并不相互超越，身心本能活动的行阴作用，也同是这个道理。

阿难，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离空水。如是阿难，若因空生，则诸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世界自然俱受沦溺。若因水有，则此瀑流性应非水，有所有相，今应现在。若即水性，则澄清时，应非水体。若离空水，空非有外，水外无流。是故当知，行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这个流动的性能，不从虚空而生，也不是因水而有，更不是水的本性，但是又离不开空间和水。正是如此，阿难！假若流动的性能从虚空而生，那么，十方无尽的虚空，都成为无尽的瀑流，世界自然都会被沉沦淹没。如果这个流动的性能是因为水而有的，那么它就应该不是水潮湿的特性，应该离开水而单独存在另外一种性能和形象，而且现在就能清清楚楚的现在眼前。如果这个流性就是水的本性，那么，水静止不动时候，就应该不是水的自体了。

假若流动的性能，可以离开虚空与水，但虚空没有内外，离空别有是不可能的，而离水（一切流动之性均属水大）之外，也没有流动的性能存在。所以当知身心本能活动的行阴，是自性本体所幻现的虚妄景象，既不是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阿难！譬如有人，取频伽瓶，塞其两孔，满中擎空，千里远行，用饷他国。

阿难！譬如有人，拿一个频伽鸟（妙音鸟）形的瓶子，塞住两头的孔穴，里面装满了虚空，带去千里以外，送给其他国家的人，精神生命的识阴活动作用，也同是这个道理。

识阴当知亦复如是。阿难，如是虚空，非彼方来，非此方入。如是阿难，若彼方来，则本瓶中既贮空去，于本瓶地，应少虚空。若此方入，开孔倒瓶，应见空出。是故当知，识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瓶子里的虚空，既不是从那一处空间而来，也不是从这一处空间而入。就像这样，阿难！假若是从那一处的空间装进了虚空，那么，这个原有的瓶子，既然带着这一处的虚空离去，在原有的地点，应该少了一瓶虚空。如果瓶子里的虚空，在到达目的地时，倾入空间，那么，打开瓶孔，倾倒的一刹那，应该可以看见瓶里的虚空倒出。所以你应当知道精神意识的识阴，是自性本体所幻现的虚妄景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三一、六入元本是自性真心如来藏的微妙真如。
复次阿难！云何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

其次，阿难！为什么说六入（六根对六尘的吸纳揽取作用），本是自性真心的如来藏微妙真如体性呢？

阿难，即彼目睛瞪发劳者，兼目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因于明暗二种妄尘，发见居中，吸此尘象，名为见性。此见离彼明暗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是见，非明暗来，非于根出，不于空生。何以故？若从明来，暗即随灭，应非见暗。若从暗来，明即随灭，应无见明。若从根生，必无明暗，如是见精，本无自性。若于空出，前瞩尘象，归当见根。又空自观，何关汝入？是故当知眼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正如前面我所说的那样，眼睛瞪视虚空，这个因疲劳而妄见的空中幻华，包括眼睛与疲劳的状态，都是正觉自性的光明觉性，觉无所觉，“疲劳”之时的妄见之相，因为对光明与黑暗两种现象，在其中发生能见的作用，就吸收这种种现象的映象，称之为能见的性能。

这种能见的性能，离开明暗两种现象，毕竟没有一个固定的自体。正是如此，阿难！当知这个能见的性能，不是从明暗而来，也不是由眼睛而出，更不是虚空所生，为什么这样说呢？

假若是从光明而来，黑暗的时候，就会跟着光明而灭掉，应该见不到黑暗。如果是从黑暗而来，光明的时候，就会跟着黑暗灭掉，应该见不到光明，假若是从眼根（眼根不单指眼睛，更指眼睛的功用）而生出，就必定与明暗无关，在没有光明与黑暗两种现象时，你这个能见的性能，就没有了自己的体性了！如果是虚空所生，它向前可以看到各种现象，反转回来，也应该可以看见眼睛，再说既然虚空自己可以看见，那与你能见的性能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你应当知道，眼睛吸收外界现象的眼入，是自性本体幻现的虚妄景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阿难！譬如有人，以两手指急塞其耳，耳根劳故，头中作声，兼耳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

因于动静二种妄尘，发闻居中，吸此尘象，名听闻性。此闻离彼动静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是闻，非动静来，非于根出，不于空生。何以故？若从静来，动即随灭，应非闻动。若从动来，静即随灭，应无觉静。若从根生，必无动静，如是闻体，本无自性。若于空出，有闻成性，即非虚空。又空自闻，何关汝入？是故当知，耳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譬如有一个人，用手指很快地塞住两个耳朵，时间长了就会疲劳，听到头脑里有嗡嗡声音，这种嗡嗡的声音，包括耳朵与疲劳作用，都是正觉自性的光明觉性，觉无所觉，“疲劳”之时的妄见之相。因为对动静两种境界，发生闻听的作用，感受这种有声无声的动静现象，我们称之为听的性能。这个闻听的性能，离开动静两种境界，毕竟没有一个固定的自体。

正是如此，阿难！因此当知闻听的性能，既不从动静的声音而来，也不由耳朵而出，更不是虚空所生，为什么这样说呢？假若是从无声的静境而来，那么在动的时候，闻听的性能应该随着静境而灭掉，应该听不到响动！如果是从有声的响动而来，当无声时，闻听的性能应该跟着响动而灭掉，应该感觉不到静境！假若是从耳根而出，就必定与动静两种境界无关，在没有动静两种境界时，这个闻听的作用，也就没有自已的体性了。如果是虚空所生，虚空既然自有闻听的性能，就不是虚空了，再说虚空自已能够听闻，与你耳朵的听闻又有什么相干呢？所以当知耳朵闻听感受外界有声无声等动静的耳入，是自性本体幻现的虚妄景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阿难！譬如有人，急畜其鼻，畜久成劳，则于鼻中，闻有冷触，因触分别，通塞虚实，如是乃至诸香臭气，兼鼻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因于通塞二种妄尘，发闻居中，吸此尘象，名嗅闻性。此闻离彼通塞二尘，毕竟无体。当知是闻，非通塞来，非于根出，不于空生。何以故？若从通来，塞则闻灭，云何知塞。如因塞有，通则无闻，云何发明香臭等触？若从根生，必无通塞，如是闻机，本无自性。若从空出，是闻自当回嗅汝鼻，空自有闻，何关汝入？
是故当知鼻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譬如有一个人，快速地抽动鼻子吸气，鼻子抽动久了就会疲劳，就有一种冷的感触，因为有这种感触，就可以分别出通塞与虚实，以及香臭等气味，所有这些，包括鼻子与疲劳作用，都是正觉自性的光明觉性，觉无所觉，“疲劳”之时的妄见之相。因为对通塞两种现象，发生嗅觉的作用，感受这种通塞现象的，我们称之为嗅觉的性能。这个嗅闻的性能，离开通塞两种现象，毕竟没有一个固定的自体。因此应当知道这个嗅闻的性能，既不是从通塞而来，也不是由鼻子而出，更不是虚空所生，为什么呢？假若是因通畅而来，那么当堵塞不通的时候，这个嗅闻的性能，应该也跟着通畅而灭掉了，你又怎么还能知道堵塞呢？如果是从堵塞而来，当通畅时，应该又跟着堵塞而灭掉了，那你又是怎么了解香臭等感触的呢？假若是从鼻根而出，就必定与通塞等现象无关，在没有通塞等现象时，那么这个嗅闻的性能，也就没有自已的体性了。如果是由虚空所生，这个嗅觉应当可以嗅到你的鼻子，并且虚空自己能闻，与鼻子嗅闻的性能又有什么相干呢？所以你应当知道鼻子能够感受通塞与虚实，以及香臭等气味的鼻入，是自性本体幻现的虚妄景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阿难！譬如有人，以舌舐吻，熟舐令劳。其人若病，则有苦味。无病之人，微有甜触。由甜与苦，显此舌根。不动之时，淡性常在。兼舌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因甜苦淡二种妄尘，发知居中，吸此尘象，名知味性。此知味性，离彼甜苦及淡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如是尝苦淡知，非甜苦来，非因淡有，又非根出，不于空生。何以故？若甜苦来，淡则知灭，云何知淡？若从淡出，甜即知亡，复云何知甜苦二相？若从舌生，必无甜淡及与苦尘，斯知味根，本无自性。若于空出，虚空自味，非汝口知。又空自知，何关汝入？是故当知，舌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譬如有一个人，用舌头舔自己的嘴唇，舔久以后，舌头就疲劳了，这个人如果有病，就感觉到有苦味，没有病的人，就会觉得稍微有些甜的味道。因为有甜与苦，就显出舌头能品尝的特性，当舌头不动的时候，就感觉淡而无味。所有这些味道，包括你能尝的舌头，以及苦甜的感觉，都是正觉自性的光明觉性，觉无所觉，“疲劳”之时的妄见之相。因为对甜苦和淡等二种味性，在其中产生知道味道的感觉，吸收甜苦和淡等味性，我们就叫做知味的性能。这个知味的性能，离开甜苦和淡，毕竟没有一个固定的自体。正是这样，阿难！应当知道这个能够尝到苦淡的知觉，既不是从甜苦而来，也不是因淡而有，又不是由舌头而出，更不是虚空所生。为什么呢？假若是从甜苦而来，淡味之时，这个知味的感觉应该灭掉了，怎么能知道淡呢？如果是由淡而出，甜味之时就应该消亡了，又怎么知道甜苦两种味道呢？

如果是从舌根而出，就必定与甜淡及苦等味无关，在没有甜淡与苦等味道时，这个知道味道的感觉，就彻底没有了自己的体性。假如知道味道的性能，是从虚空中生出来的，那是虚空自己知道味道，不是你的口舌知道，再说虚空自己能够品尝味道，和你的舌头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应当知道，舌头能知甜苦与淡等味道的舌入，是自性本体幻现的虚妄景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阿难！譬如有人，以一冷手，触于热手。若冷势多，热者从冷。若热功胜，冷者成热。如是以此合觉之触，显于离知，涉势若成，因于劳触，兼身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因于离合二种妄尘，发觉居中，吸此尘象，名知觉性。此知觉体，离彼离合违顺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是觉，非离合来，非违顺有，不于根出，又非空生。何以故？若合时来，离当已灭，云何觉离？违顺二相，亦复如是。若从根出，必无离合违顺四相，则汝身知，元无自性。必于空出，空自知觉，何关汝入？是故当知身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譬如有一个人，一只手是冷的，一只手是热的，用冷的手，去接触热的手，如果冷手太冷，热手就会跟着变冷。如果热手太热，冷手就会变热，这样你感到冷热的这个触觉，是因为有了离合的缘故才显出来的，冷热交流的形成，需要身体的相互接触，这种接触，包括身体与冷热的觉知，都是正觉自性的光明觉性，觉无所觉，“疲劳”之时的妄见之相。因为对接触与分开两种现象，发生冷热感觉的反应，吸收接触与分开的现象，我们称之为知觉的性能。这个知觉的体性，离开接触与分开的两种现象，毕竟没有一个固定的自体。正是如此，阿难！你应当知这个知觉的性能，既不从接触与分开而来，也不因你舒服与不舒服才有，既不是由身体而生，也不从虚空所出。为什么呢？假若从接触而来，当分开的时候就应当灭掉了，为什么又能够知道分开了呢？
舒适与不舒适二种情况，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是从身体而生，就必定与接触、分开、舒适与不舒适的四种现象无关，在没有这四种现象时，你身体上的这个知觉，就彻底没有了自己的体性。如果你认为一定是从虚空所出，那么虚空自有知觉，与身体的知觉作用又有什么相干呢？所以你应当知道，身体能够感觉离合冷热的身入，是自性本体幻现的虚妄景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阿难！譬如有人，劳倦则眠，睡熟便寤，览尘斯忆，失忆为忘，是其颠倒生住异灭，吸习中归，不相踰越，称意知根。兼意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因于生灭二种妄尘，集知居中，吸撮内尘，见闻逆流，流不及地，名觉知性。此觉知性，离彼寤寐生灭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如是觉知之根，非寤寐来，非生灭有，不于根出，亦非空生。何以故？若从寤来，寐即随灭，将何为寐。必生时有，灭即同无，令谁受灭？若从灭有，生即灭无，谁知生者？若从根出，寤寐二相随身开合，离斯二体，此觉知者，同于空华，毕竟无性。若从空生，自是空知，何关汝入？是故当知，意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譬如有一个人，疲劳困倦就要睡眠，睡足了便会醒来，看见过的事情有时会突然想起，这就是记忆，记不住的就是忘记，因为事物已经经历了生起、存在、变异，直至灭亡，而他却颠倒地将这些影像，变成习气，吸收存留在心中，而且很有条理次序，这就是能觉知的意根（意识之根，指觉知的性能，而不是大脑），这种觉知的性能，包括意识与寤寐、生住异灭等知觉现象，都是正觉自性的光明觉性，觉无所觉，“疲劳”之时的妄见之相。因为对生起灭了的两种景象，汇集能知的妄性于其中，吸收外界事物，在觉知心中留下映象（内尘），见闻觉知的性能逆流于这些映象上，形成忆忘两种情况，我们称之为觉知的性能。这个觉知的性能，如果离开睡眠与清醒、生起与灭亡，毕竟没有一个固定的自体。正是如此，阿难！

你应当知道这个觉知的根元，不从睡眠清醒而来，也不是因生灭而有，不是从意根而出，更不是虚空所生。为什么呢？假若是从清醒来的，到了睡眠的时候，这个知觉的作用，已经随着清醒的现象而灭掉了，你又把什么当作睡眠呢？如果一定在思想生起的时候，才有知觉的作用，思想灭掉的时候他就没有了，你又能让谁来觉受这个灭相呢？如果知觉是从思想灭了而有，那么思想再生起时，灭了的思想消失了，知觉也跟着消失了，这中间谁又知觉到思想的再生起呢？如果知觉的作用，是从能觉知的意根而出，睡眠与清醒两种现象随着身体开合，假若离开睡眠与清醒两种体性，这个知觉的作用，就等于虚空中的幻华，毕竟没有了自己的体性。如果是从虚空所生，虚空自有知觉，与你身体的知觉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当知意识知觉的意入，是自性本体幻现的虚妄景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二、十二处元本是自性真心如来藏的微妙真如

复次阿难！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

再说，阿难！为什么说十二处，元本都是自性真心的如来藏微妙真如体性呢？

阿难！汝且观此只陀树林，及诸泉池。于意云何？此等为是色生眼见，眼生色相？阿难，若复眼根，生色相者，见空非色，色性应销，销则显发一切都无，色相既无，谁明空质？空亦如是。若复色尘，生眼见者，观空非色，见即销亡，亡则都无，谁明空色？是故当知见与色空，俱无处所。即色与见，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你现在举眼去看祇陀树林中的林木和泉水，你是怎么认为呢？这些是因为物象生出眼睛能见的性能呢？还是因为眼睛生出这些形形色色的物象呢？
阿难！假若是眼睛生出这形形色色的物象，那么当眼睛看见虚空时，并不是见到物象，这时物体的形象应该是消散了的，如果物体的形象消散了，那就表明一切都没有了，物质与虚空是相对而有的，物象既然没有了，虚空当然也无法成立，谁又能明白怎样才是虚空的实质呢？同样的，辨析虚空，也是这个道理。假若是形形色色的物象生出眼睛能见的性能，那么，看到虚空时，虚空不是物象，这个可以看见的性能也应该消失灭亡，看见的性能既然消失灭亡了，其他一切也就都没有了，谁又能明白什么是虚空，什么是物象呢？所以你应当知道，可以看见的性能，与物象和虚空，都没有固定的处所存在，也就是说形形色色的物象与眼睛能见的性能，二种处所都是虚妄的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阿难，汝更听此只陀园中，食办击鼓，众集撞钟，钟鼓音声，前后相续。于意云何？此等为是声来耳边，耳往声处？阿难，若复此声，来于耳边，如我乞食室罗筏城，在祇陀林，则无有我，此声必来阿难耳处，目连迦叶应不俱闻，何况其中一千二百五十沙门，一闻钟声，同来食处。若复汝耳，往彼声边，如我归住祇陀林中，在室罗城，则无有我，汝闻鼓声，其耳已往击鼓之处，钟声齐出，应不俱闻，何况其中象马牛羊，种种音响。若无来往，亦复无闻。
是故当知听与音声，俱无处所，即听与声，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在这个园林里面，通知大家吃饭时就打鼓，集合大众时就撞钟，钟鼓的声音，前后连续，你是怎么认为的呢？这种情况到底是声音来到耳边呢？还是耳朵去到声音那里？ 阿难！

假若是声音来到耳边，就如同我到城里去乞食，此地就没有我了。同样的，假如这个声音已经到了你阿难的耳边，目腱连和大迦叶，应该不能一起听到，何况其中一千二百五十个出家人，可以同时听到钟声，同时都来集会吃饭呢？如果是你的耳朵到达声音那边，如同我从城里回来此地，城里就没有我了，同样的，当你听到打鼓的声音，你的耳朵已经去鼓了的所在，若同时钟声发出，你应该不能同时听到，更何况在这当中，另外还混杂有象、马、牛、羊等种种动物的声音。如果声音和耳朵没有来往，就应该听不到声音。所以你应当知道，听觉与声音，都没有一定的处所存在，也就是说听觉与声音，二种处所都是虚妄的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阿难！汝又嗅此炉中栴檀，此香若复然于一铢，室罗筏城四十里内，同时闻气。于意云何？

此香为复生栴檀木，生于汝鼻，为生于空？阿难，若复此香，生于汝鼻，称鼻所生，当从鼻出，鼻非栴檀，云何鼻中有栴檀气？称汝闻香，当于鼻入，鼻中出香，说闻非义。若生于空，空性常恒，香应常在，何藉炉中，爇此枯木？若生于木，则此香质，因爇成烟。若鼻得闻，合蒙烟气。其烟腾空，未及遥远，四十里内，云何已闻？是故当知，香鼻与闻，俱无处所。
即嗅与香，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你现在再闻一闻香炉中所燃的檀香，这种香假使燃烧一点，整个舍卫城四十里内，人们都会同时闻到香气。你是怎么认为呢？这种香气，是檀木生出来的呢？还是你的鼻子生出来的？或者是虚空生出来的呢？
阿难！假若这种香气是由你的鼻子生出，既然是鼻子生出的，那香气应当从鼻子里出来，可鼻子不是檀香木，为什么鼻子里会有檀香的香气？既然你说嗅闻到香气，香气应当是从外面进入你的鼻子才是，如果香气从鼻子里出来，就说是闻到了香气，那就不对了。如果是香气生于虚空，虚空的本性是永恒不变的，香气也应该永远存在，为什么必须靠炉中燃烧干枯的檀木，才会有香气呢？如果香气是檀木所生，那么这种香的特质，应该因为燃烧而变成烟，如果鼻子闻到香气，应该先受到烟气笼罩，但是烟气腾空，还没有散布太远，为什么四十里内的人，都已经闻到了呢？所以你应当知道，鼻子的嗅觉与香味，都没有一定的处所存在，也就是说嗅觉与香味，二种处所都是虚妄的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阿难！汝常二时，众中持钵，其间或遇酥酪醍醐，名为上味。于意云何？此味为复生于空中，生于舌中，为生食中？阿难，若复此味，生于汝舌，在汝口中，只有一舌，其舌尔时已成酥味，遇黑石蜜应不推移。若不变移，不名知味。若变移者，舌非多体，云何多味一舌之知？

若生于食，食非有识，云何自知？又食自知，即同他食，何预于汝，名味之知？若生于空，汝啖虚空，当作何味？必其虚空若作碱味，既碱汝舌，亦碱汝面，则此界人，同于海鱼。既常受碱，了不知淡。若不识淡，亦不觉碱。必无所知，云何名味？是故当知，味舌与尝，俱无处所。即尝与味，二俱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你每天早上和中午，到了吃饭的时候，就随众人去托钵乞食，偶尔也会遇到酥酪、醍醐等最上等的美味食物，你是怎么认为的呢？这种滋味，是从虚空中生出，还是从舌头上生出，或者是从食物之中生出的呢？
阿难！假若这种滋味，是你的舌头所生，但是在你的嘴里只有一个舌头，这个舌头，已经成为酥酪味，再遇到蜜糖，应该不会再变移。如果真的不变，就不能称为知道滋味，如果变移了，

舌头不是有许多个，怎么能以一个舌头，尝出很多种滋味呢？如果滋味是从食物之中生出，食物并没有知觉分别之识心，怎能自知滋味？再说食物自知滋味，等于是别人在吃一样，与你有何相干，又怎能称为你的知味之觉呢？如果滋味是生于虚空，那么你品尝一下虚空，应当是什么滋味呢？如果虚空是咸味，既然虚空咸了你的舌头，也应该同时咸了你的脸，如果这样，那么这个世界的人，就都同海里的鱼一样了，而且既然常常受到咸味，那就彻底不知道淡是什么，可是如果真不知道淡味是什么，当然也就不会感觉到咸，咸淡都不知道了，那味道又是什么呢？所以你应当知道，滋味与舌头的味觉，都没有一定的处所存在，也就是说尝性与味觉，二者都是虚妄的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阿难！汝常晨朝以手摩头。于意云何？此摩所知，谁为能触，能为在手，为复在头？若在于手，头则无知，云何成触？若在于头，手则无用，云何名触？若各各有，则汝阿难，应有二身？若头与手一触所生，则手与头，当为一体，若一体者，触则无成。若二体者，触谁为在？

在能非所，在所非能。不应虚空与汝成触。是故当知，觉触与身，俱无处所。即身与触，二俱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你经常早晨用手摩自己的头顶（律仪之一），你是怎么认为的呢？这个摸触的知觉，是谁能够感触的呢？能感触的这个触觉是手呢？还是头呢？假若是手，头就不会有知觉，怎么会成触呢？如果触觉在头，手就没有用，又怎能叫做触呢？如果手与头，各自都有感触的知觉，那你阿难一个人，应该有两个身体。如果头与手都在一个感触所生的知觉之中，那么，手与头，就是一体了，如果真的是一体了，就不可能形成触觉。如果是两个身体，触觉究竟在谁哪里呢？如果是在能触的那个身体内，就不是所触的那个身体所感触，如果是在所触的那个身体内，就不是能触的那个身体所感触，不应该是虚空和你发生感触，所以你应当知道，身体感触的作用和身体，都没有一定的处所存在，也就是说身体与触觉，二者都是虚妄的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阿难！汝常意中，所缘善恶无记三性，生成法则。此法为复即心所生，为当离心，别有方所？

阿难，若即心者，法则非尘，非心所缘，云何成处？若离于心，别有方所，则法自性，为知非知？知则名心，异汝非尘，同他心量。即汝即心，云何汝心，更二于汝？若非知者，此尘既非色声香味，离合冷暖，及虚空相，当于何在？今于色空，都无表示，不应人间，更有空外。心非所缘，处从谁立？是故当知，法则与心，俱无处所。则意与法，二俱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你意识之中，意识心（意根，能够思考的性能）所攀缘的对象，不外善、恶、无记（非善非恶）三种属性,而生成种种的思想法则，你是怎么认为的呢？这些思想就是意识心所生？
还是离开意识心之外，另有一个存在之处？
阿难！若思想就是意识心所生，那么思想就不是无知的外物，不能被心所攀缘，怎么能说他有一个处所存在呢？如果他离开你的心，另外有一个存在之处，那么思想与法则的自性，到底是有知觉呢，还是没有知觉？如果是有知觉的，那就可以称之为心了，这个心不是你，也不是外物，就如同是其他人的心一样，但事实上就是你，就是你的意识心，为什么你的心，要和你分开而成为两个呢？如果思想法则是没有知觉的外物，那么这个外物，并不是色声香味、离合冷暖以及虚空等任何一种物象，那么它究竟是在哪里呢？现在的物象与虚空，实际上都没有思想的表示，总不应该说，在现实人间还有另外一个虚空存在，既然思想法则不是所缘的外物，那么他的存在之处，又从何去建立呢？所以你应当知道，思想法则与意识心，都没有一定的处所存在，那么意识心与思想法则，二者都是虚妄的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三、十八界元本是自性真心如来藏的微妙真如
复次阿难！云何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

其次再说，阿难！为什么说十八界(六根、六尘与六识，界：界限、范围)，元本都是自性真心的如来藏微妙真如之性呢？

阿难，如汝所明，眼色为缘，生于眼识。此识为复因眼所生，以眼为界？因色所生，以色为界？

阿难！如你所了解的，眼睛和物象为基本条件，生出眼睛的识别认知。这个识别认知，是因眼睛而生，以眼睛为界呢？还是因物象而生，以物象为界呢？

阿难，若因眼生，既无色空，无可分别，纵有汝识，欲将何用？汝见又非青黄赤白，无所表示，从何立界？

阿难！假如眼睛的识别认知是眼睛所生出来的，与外界的物象及虚空无关，哪么既然与物象及虚空无关，你又分别什么东西呢？眼识是要依靠分别、了别来起认知的，如果没有一个可供分别的对象，你眼睛所生的这个识别认知又有什么用呢？
纵然你有个观见存在，但你这个观见不是青黄赤白，不是长短方圆，不是冷暖涩滑，没有任何名相和概念可以表述、形容它，又从哪里去设立界限呢？

若因色生，空无色时，汝识应灭，云何识知是虚空性？若色变时，汝亦识其色相迁变，汝识不

迁，界从何立？从变则变，界相自无。不变则恒，既从色生，应不识知虚空所在。

如果眼睛的识别认知是从外界种种物象上生起的，那么这个识别认知只应见到物象，而不应该见到虚空，当一片虚空而没有物象时，你眼睛的识别认知，也就应该灭掉了。如果没有物象就没有识别认知，你又怎么能知道虚空一无所有的特性呢？而且当外界的物象生住异灭变迁时，你也能识别到物象的变迁，你的识别认知却不会跟着变迁，那从什么地方去立界呢？

如果随同物象的变动而变迁，变来变去，这个界限怎么立呢？界的形相属性自然就没有了。

如果你的识别认知，不会跟着物象变迁，是不变的，便应该是永恒的，那因物象而生起的识别认知，就不应该又能识别虚空的所在。

若兼二种，眼色共生，合则中离，离则两合，体性杂乱，云何成界？

如果认为眼睛的识别认知，同时能兼具眼睛的有知与物象的无知，是眼睛与物象二者合起来共同产生的，这样，如果说他们之间是相合的，那么中间的界限就离开了，没有了，如果说他们之间是分离的，那你的识别认知，就是有知与无知二者的合和，一半是有知一半是无知，体性相互杂乱，你又如何去划分才能成为界呢？

是故当知眼色为缘，生眼识界，三处都无，则眼与色，及色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所以应当知道，眼睛与外界物象为基本条件，产生眼识界，三处都无所得，都是虚妄，所以眼睛和物象，以及眼根界、色尘界、眼识界等三界，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阿难！又汝所明，耳声为缘，生于耳识。此识为复因耳所生，以耳为界？因声所生，以声为界？

阿难！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耳朵和声音为基本条件，生出耳朵的识别认知。那么这个识别认知，是因耳朵而生，以耳朵为界呢？还是因声音而生，以声音为界呢？

阿难，若因耳生，动静二相，既不现前，根不成知，必无所知，知尚无成，识何形貌？若取耳闻，无动静故，闻无所成，云何耳形，杂色触尘，名为识界？则耳识界，复从谁立？

阿难！假若是因耳朵而生，以耳朵为界，那么在动静二相没有现前的时候，耳朵又不会成为知觉，应该是一无所知，知觉尚且不成立，这个识又是什么形貌呢？如果你认为耳朵本身是有听闻能力的，那么没有外界的动静，听闻也不可能存在，你怎么能把肉质形状的耳朵，夹杂外面的物象与动静相接触，叫做耳识界呢？你这是把耳识与身识相混了，耳朵能闻的属性没有了，那么这个耳识界，你又拿什么来建立呢？

若生于声，识因声有，则不关闻，无闻则亡声相所在。识从声生，许声因闻而有声相，闻应闻识，不闻非界，闻则同声，识已被闻，谁知闻识？若无知者，终如草木，不应声闻杂成中界，界无中位，则内外相，复从何成？

如果耳识生于声音，识别的认知是因声而有的，那就与你的听觉没有关系了，但是没有你能闻的听觉，声音又不能自己听自己，那怎么能知道声音的有无呢？谁又能分辨这个声音究竟是美妙的乐曲、还是吵人的杂音呢？如果耳识是从声音产生的，声音生出来的东西应该等同于声音，假若你承认声音是因能闻的听觉才有声音，那么能闻的听觉，听到声音的同时，就应该也能听到耳识呀！如果不能闻听到这个耳识，那就不能叫作耳识界。如果能够闻听到耳识，那这个耳识，也就等同于是声音一样了，而且这个耳识，既已被听到，成了所闻，那么能闻的耳识就没有了，没有了能闻，又是谁知道听到了这个耳识呢？如果没有谁知道，那你就形同草木，那么总不应该说，声音与听闻的性能相混杂，而成中间的耳识界，如果中间的这个界不可得，哪里再有内外现象可以成立呢？

是故当知，耳声为缘，生耳识界，三处都无，则耳与声，及声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所以你应该明白，耳朵和声音为基本条件，产生耳识界，这三处都无所得，都是虚妄不实的。

所以耳朵和声音，以及耳根界、声尘界、耳识界等三界，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阿难！又汝所明，鼻香为缘，生于鼻识。此识为复因鼻所生，以鼻为界？因香所生，以香为界？

阿难！又如你所知道的，鼻子和香味是基本条件，生出嗅觉的识别认知，这个嗅觉的识别认知，是因为鼻子而生，以鼻为界呢？还是因香味而生，以香为界呢？

阿难，若因鼻生，则汝心中，以何为鼻？为取肉形双爪之相？为取嗅知动摇之性？若取肉形，肉质乃身，身知即触，名身非鼻，名触即尘，鼻尚无名，云何立界？若取嗅知，又汝心中以何为知？以肉为知，则肉之知，元触非鼻。以空为知，空则自知，肉应非觉。如是则应虚空是汝，汝身非知，今日阿难，应无所在。以香为知，知自属香，何预于汝？若香臭气，必生汝鼻，则彼香臭二种流气，不生伊兰、及栴檀木，二物不来，汝自嗅鼻，为香为臭？臭则非香，香则

非臭。若香臭二俱能闻者，则汝一人，应有两鼻。对我问道，有二阿难，谁为汝体？
若鼻是一，香臭无二，臭既为香，香复成臭，二性不有，界从谁立？

阿难！假若鼻识是因鼻子而生，那么你心里把什么当作鼻子呢？是那个肉质的如同两爪形状的鼻子呢？还是那个因嗅而有的动摇不定的觉知之性为鼻子呢？如果认为是肉质的鼻子，肉质的鼻子只是身体一部分，那么身体所感受的知觉乃是触觉，既然这个肉质的鼻子只能领受触觉，就应该叫身根，而不是鼻根。触觉所能感知的只能是离合冷暖，而不能嗅香嗅臭，所以不能认为是鼻子的嗅觉作用，鼻子的名词形相，尚没有确定，那么鼻识界又从何处去建立呢？如果认为那个因嗅而有觉知之性是鼻子，那么这个嗅觉已经成为你的鼻根了，你心里还能以什么东西为你的嗅觉呢？如以肉质鼻子的感觉为嗅觉，那么，肉质鼻子的感觉，应该是触觉而不是你鼻子的嗅觉。如果以虚空为嗅觉，既然是虚空自己的嗅觉，肉体的鼻子就不应该知道，这样，虚空应该就是你自己了，你的身体是没有知觉的，虚空没有身体，那么今日你阿难就应该没有所在。实际上是你的身体知道，而虚空不知道，这就证明根本寻不着你的鼻根，既然鼻根都没有，还立什么界呢？如果认为香味就是嗅觉，嗅觉既然属于香味，与你又有什么相关呢？假使香气和臭味都是由鼻子生出的，那么香臭二种气流，就不是由伊兰花和檀香木所生，当二者没有在你面前时，你嗅自己的鼻子是香的呢？是臭的呢？臭的就不是香，香的就不应该是臭，如果香臭两种气味都能够同时嗅到，你一个人应该有两个鼻子，眼前同我问答的，也应该有两个阿难了，哪个才是你自己真正的身体呢？如果鼻子只是一个，香臭气也就不再是两种东西，臭就是香，香也就是臭，香臭没有了自己的特性，那你能了别的鼻识又从哪里去立界呢？

若因香生，识因香有，如眼有见，不能观眼。因香有故，应不知香，知即非生，不知非识，香非知有，香界不成。识不知香，因界则非从香建立，既无中间，不成内外，彼诸闻性，毕竟虚空。

如果是因香味才产生出鼻子的识别认知，鼻识既然因香自有，那就如同眼识是因为眼睛而有，却不能看自己眼睛的道理一样，鼻识因为香味而有，就不应该知道有香味存在。假若能够知道有香味，鼻子的识别认知就不可能是香味所生。假若不知道香味，当然就不能称作是鼻子的识别认知，这个香味非鼻识所知，而是鼻识之外有香，不被我的鼻识所知，那么这个香味与我的鼻子就没有关系，于是这个香界就不能成立。如果这个鼻子的识别认知既然不能够知道香味，而是在香之外有识，那么你所说的因香所生之识界，就不能从这个香而建立了，既然没有了中间的鼻识界，内根外尘自然也就不能成立。那么鼻子嗅觉的识别认知，毕竟是虚妄不实的现象。

是故当知，鼻香为缘，生鼻识界，三处都无，则鼻与香，及香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所以应当知道，鼻子和香味是基本条件，产生鼻识界，这三处都不可得，都是虚妄不实的。

所以鼻子和香味，以及鼻根界、味尘界、鼻识界等三界，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阿难！又汝所明，舌味为缘，生于舌识。此识为复因舌所生，以舌为界？因味所生，以味为界？

阿难！又如你所知道的，舌头和滋味是基本条件，生出舌头辨别滋味的识别认知，这个识别的认知，是因舌头而产生，以舌为界呢？还是因滋味而生，以味为界呢？

阿难，若因舌生，则诸世间甘蔗、乌梅、黄连、石盐、细辛、姜桂都无有味，汝自尝舌，为甜为苦？若舌性苦，谁来尝舌？舌不自尝，孰为知觉？舌性非苦，味自不生，云何立界？

阿难！假若舌识是因为舌头而产生，这个味道来自于舌头，那么世间的甘蔗、乌梅、黄连、食盐、细辛，生姜，玉桂，都应该没有它们的味道了，你也不需要通过品尝它们来知道各种味道，这样你尝一尝自己的舌头，是甜的，还是苦的呢？如果你舌头就是苦的，那么又是谁来尝舌头的苦味呢？
舌头不能自己尝自己，那么是谁来知道舌头是苦还是甜呢？所以舌头的性能不是苦味，滋味也不能自己产生，没有酸甜苦咸辛等味道的觉知，你又拿什么立界呢？

若因味生，识自为味，同于舌根，应不自尝，云何识知是味非味？又一切味，非一物生，味既多生，识应多体。识体若一，体必味生，咸淡甘辛，和合俱生，诸变异相，同为一味，应无分别。分别既无，则不名识，云何复名舌味识界？不应虚空，生汝心识。舌味和合，即于是中元无自性，云何界生？

如果舌识是因滋味而产生，这个识就是滋味了，也就等同于因舌头而产生一样，应该不能自已品尝自己的味道，又何以能够识别分辨，什么是滋味，什么不是滋味呢？
是酸味、甜味还是苦味呢？再说，一切不同的滋味，并不是从一种东西而生，滋味有很多种，识既然从滋味而生，味识也应该有很多的体性。假若识别认知的体性只有一个，那么它一定是从咸淡、甘辛等滋味混合而生，这样所有各种不同的滋味，不管你尝什么都是一个味道，当然也就分辨不出酸甜苦辣等种种味道了。识就是分别与了别，你现在一点分别也没有，尝什么都是一个味，怎么能够称为舌识呢？既然不成为舌识，为何还要把它叫作舌头辨别滋味的舌识界呢？

总不应说是虚空生出你心中这个辨别滋味的识别认知。假如是舌根与味尘和合起来共生，舌头与滋味的和合之中，本来就没有识别的自性，又怎么生出这个舌识界呢？

是故当知，舌味为缘，生舌识界，三处都无，则舌与味，及舌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所以应当知道，舌头和滋味是基本条件，生出舌识，这三处都不可得，都是虚妄不实的，所以舌头和滋味，以及舌根界、味尘界、舌识界等三界，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阿难！又汝所明，身触为缘，生于身识。此识为复因身所生，以身为界？因触所生，以触为界？

阿难！又如你所知道的，身体与觉触是基本条件，生出身体的识别觉知，那么这个身识，是从身体生出来，以身体为界呢？还是从觉触生出来，以觉触为界呢？
阿难！若因身生，必无合离二觉观缘，身何所识？

阿难！假如身识是身根生出来的，身体自己能生这个触觉，那么就不需要合与离这两种觉观，可是离开了合与离这两种觉观之外，身体的识别觉知还能识别什么呢？

若因触生，必无汝身，谁有非身知合离者？阿难，物不触知，身知有触。知身即触，知触即身。即触非身，即身非触。身触二相，元无处所，合身即为身自体性，离身即是虚空等相，内外不成，中云何立？中不复立，内外性空，则汝识生，从谁立界？

假如触觉不是从身根所生，而是觉触生出来的，与你的身体没关系，那么就不需要你的身体，可事实上，不是身体的东西，谁又能够感觉到和物体的接触与分离呢？
阿难！物质是不能够知道接触的，只有身体才能有感触的知觉，身体的知觉就是触觉，有感触知觉的只能是身体，但是感触的作用，并不就是身体，身体也并不就是感触。身体的形相与感触的现象，二者本来没有处所存在，都是虚妄不实的。感触在身体上，便是身体自己的觉知体性，能触与所触变为一体，没有了内外之分，感触离开身体，就形同于虚空，既没有内里的身根，也没有外面的触尘，内外都没有，那么当中的触觉，这个身识又从什么地方建立呢？中间的身识无从建立，内根外尘也都空了，那么即使有你身识的产生，又从什么地方立界呢？

是故当知，身触为缘，生身识界，三处都无，则身与触，及身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所以应当知道，身体和感触是基本条件，生出身识界，这三处都不可得，都是虚妄不实的，所以身体与感触，以及身根界、触尘界、身识界等三界，既不是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阿难！又汝所明，意法为缘，生于意识。此识为复因意所生，以意为界？因法所生，以法为界？

阿难！又如你知道的，意根（意识心，能够思考的性能）和思想法则是基本条件，生起觉知的分别意识，这个意识，是由意根所生，以意根为界呢？还是因为思想法则而生，以万法为界呢？

阿难，若因意生，于汝意中，必有所思，发明汝意。若无前法，意无所生，离缘无形，识将何用？又汝识心，与诸思量，兼了别性，为同为异？同意即意，云何所生？异意不同，应无所识，若无所识，云何意生？若有所识，云何识意？唯同与异，二性无成，界云何立？

阿难！假如分别意识是意根而生的，那么在你的意根中必定是有所思想的，才能发挥表明你的意根。如果没有思想，意根也就一无所生，离开所攀缘的思想法则，意根就无影无形，分别觉知的意识又有什么用呢？再说你的意识，与哪些具有思量了别性能的意根，他们是相同呢，还是不相同的呢？假如相同，那么意识就是意根，又那里有能生与所生呢？假如与意根不相同，意识就应一无所识，假如你的意识，不能了别，没有分别，连意识所应具备的起码作用都没有，还怎么能说从意根生出意识呢？
若有所识知，那么识心与意根，都有了别的性能，怎么可以分出什么是意根的了别性能？什么是意识的了别性能呢？因此意根与分别意识，无论是相同，还是不相同，两种说法都不能成立，意识界又从哪里建立呢？

若因法生，世间诸法，不离五尘。汝观色法，及诸声法、香法、味法，及与触法，相状分明，以对五根，非意所摄，汝识决定依于法生，今汝谛观，法法何状，若离色空、动静通塞、合离生灭，越此诸相，终无所得。生则色空诸法等生，灭则色空诸法等灭，所因既无，因生有识，作何形相？相状不有，界云何生？

如果分别意识，是因思想万法而生，世界一切思想法则的产生，离不开色、声、香、味、触的作用，那么你现在观察一切色相和事物，声音、香臭、酸甜苦辣，以及身体所接触到的冷暖滑涩等感觉，彼此的特征清晰明了，相状分明，分别对应着眼、耳、鼻、舌、身五根，各有所对，没有一个直接对着意根，都不是意根可以统摄的。假如你的分别意识一定是依思想法则所产生，那么现在你仔细观察，生起你分别意识的思想法则是何形状？如果离开了色空、动静、通塞、离合、生灭，超越了所有这一切现象，终究也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得了，分别的意识生

起了，色空等现象法则也跟着发生，分别的意识灭掉了，色空等等现象法则跟着灭掉，所依靠的生起根本既然不存在了，那个因它而生的分别意识，又是什么形相呢？没有了形相，空无一物，意识界又怎么产生呢？

是故当知，意法为缘，生意识界，三处都无，则意与法，及意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所以应当知道，意根和思想法则是基本条件，产生意识界，这三处都不可得，都是虚妄不实的，所以意根与思想法则，以及意根界、法尘界、意识界等三界，既不是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体性。

四、地水火风空见识等七大种性，同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常说和合因缘，一切世间种种变化，皆因四大和合发明，云何如来，因缘自然，二俱排摈，我今不知，斯义所属。惟垂哀愍，开示众生，中道了义，无戏论法。

阿难对佛说：世尊！您常说和合与因缘的道理，一切世间的种种变化，也都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周遍于一切色法，故曰大；生起一切色法，故名种）和合而有，为什么你现在又把因缘所生，以及自然而有的两种理论，都一一摈弃，我实在不知道这个理由在哪里，希望你怜悯我们的愚钝，指示中道了义的真理（不执着空有的边见既是中道），使我们不被世间儿戏的理论所迷惑。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汝先厌离声闻缘觉诸小乘法，发心勤求无上菩提，故我今时，为汝开示第一义谛，如何复将世间戏论，妄想因缘，而自缠绕。汝虽多闻，如说药人，真药现前，不能分别。如来说为真可怜愍，汝今谛听，吾当为汝，分别开示，亦令当来修大乘者，通达实相。阿难默然，承佛圣旨。

这时世尊告诉阿难说：你先前不愿意学习声闻缘觉等小乘道业，发心勤求至高无上的菩提正觉大道，所以我便指示你自住本体的最终极的真理，为什么你又搅在世间戏论的圈子里，被妄想所支使，拿妄想的因缘、和合来缠绕自己！你虽然博学多闻，但如同一个只会谈说药性的人，真药摆在眼前时，反而不能辨别了，我说你真是个值得怜悯的人，你现在仔细地听，我将为你详详细细地讲解，也好使将来修学大乘的人们，能够彻底明白自性本体的实相。阿难于是默然诚听，以领承佛的旨意。

阿难！如汝所言四大和合，发明世间种种变化。阿难，若彼大性，体非和合，则不能与诸大杂和。犹如虚空，不和诸色。若和合者，同于变化，始终相成，生灭相续，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轮，未有休息。

阿难！就象你刚才说的，世间的种种变化，都是四大和合而形成的。阿难！假如这四大的体性，不是和合性的，就不可能与其它诸大相和合，就象这虚空，不可能与一切色相和合一样。

假若四大的体性是可以和合在一起，那就应该跟同变易、同迁化，由始而终，互相成就，生了又灭，灭了又生，相续不断，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犹如火炬在迅速转动，形成一个幻有的圆轮形状，永远没有休息停止的时候。

阿难，如水成冰，冰还成水。汝观地性，粗为大地，细为微尘，至邻虚尘，析彼极微色边际相，七分所成，更析邻虚，即实空性。

阿难！就象是水结成冰，冰消还成为水一样。你观察物质（地大）的体性，粗重的是大地，细小的是微尘，将微尘分作七份就是极微尘，极微尘再分作七份就是邻虚尘，邻虚尘是物质和虚空的边际，与虚空为邻，所以叫邻虚尘。到邻虚尘就不能再分了，再分实在就是绝对的虚空而不是物质了。

阿难，若此邻虚，析成虚空，当知虚空，出生色相。汝今问言，由和合故，出生世间诸变化相，汝且观此一邻虚尘，用几虚空，和合而有？不应邻虚，合成邻虚。

阿难！假若可以将邻虚尘，分析成虚空，那么就可以认为，是虚空生出的各种物质色相。那么你刚才问我时所说的，由于四大和合的缘故，才生起世间种种变化的不同物相，那么你且观察一下这个邻虚尘，是用几个虚空和合而有的呢？总不应该是邻虚尘合成邻虚尘的吧？

又邻虚尘，析入空者，用几色相，合成虚空？若色合时，合色非空。若空合时，合空非色。

色犹可析，空云何合？

又既能由邻虚尘分析成虚空，当知即是色相出生虚空，那么究竟用几许物质色相，才和合成空呢？物质与物质和合之后，愈合愈大，依然是物质而不是虚空，虚空与虚空和合之后，依然是虚空而不是物质。物质还可分开，但虚空是无色无相，又无数量，你怎样能拆开它呢？

又怎么能知道它是由什么合和在一起的呢？

汝元不知如来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所以说你还不知道，自性真心的如来藏中，物质色相的本性，其实就是真正的空性，真心自体妙有的空性，也就是真正的物质体性，它们清净寂然，周遍法界，随着众生心量的大小，而显现出众生所知之量的多少，依循每个众生的业力，而显现其作用，世间上那些无知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便迷惑地认为，物质的体性是因缘和合而生，或者是自然的体性，其实这都是妄想识心，分别计度的推求，只是戏论的言说，而没有真实的义理。

阿难！火性无我，寄于诸缘。汝观城中未食之家，欲炊爨（cuàn烧火做饭）时，手执阳燧，日前求火。阿难，名和合者，如我与汝，一千二百五十比丘，今为一众，众虽为一，诘其根本，各各有身，皆有所生氏族名字，如舍利弗婆罗门种，优楼频螺，迦叶波种，乃至阿难，瞿昙种姓。阿难，若此火性，因和合有，彼手执镜于日求火，此火为从镜中而出，为从艾出，为于日来？

阿难！火是没有自体的，它是寄托有火的因缘而显现形相，比如依靠钻木、击石、太阳铜镜等等因缘，才能显现。你看城里还未吃饭的人家，他们要煮饭的时候，便一手拿着铜镜，一手拿着艾草，在太阳之下把阳光聚集到一点来取火。阿难！和合的含义，是由多合而为一，就像我和你，以及在会的一千二百五十比丘，合在一起，就叫做一个僧团，僧团虽然是一个，但追究它的和合来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身体，每个人的身体都有生出他们身体的种族，比如舍利弗，是生出于婆罗门的种族，优楼频螺，是生出于迦叶波的种族，阿难你自己，是生出于瞿昙的种族。阿难啊！假若这个火性，是因为和合而有的，那么当你手拿着铜镜，在太阳下取火的时候，这个火是从铜镜中而来？还是从艾草中而来？或者是从太阳中而来的呢？

阿难，若日来者，自能烧汝手中之艾，来处林木，皆应受焚。

阿难！如果说火是从太阳而来的，自己能够点烧你手中的艾草，那么它来时所经过树林，就应该也被它点燃烧掉。

若镜中出，自能于镜，出然于艾，镜何不镕。纡汝手执，尚无热相，云何融泮。

如果说火是从铜镜而出，自己能够从铜镜中出来，点燃你手中的艾草，那么铜镜既然有火，为什么不先烧熔镜子？再说铜镜既有火，一定会很热，但你现在用手抓住镜子，甚至感觉不到有热气，又怎么能烧熔铜镜呢？

若生于艾，何藉日镜光明相接，然后火生。汝又谛观，镜因手执，日从天来，艾本地生，火从何方游历于此。日镜相远，非和非合，不应火光，无从自有。

若说火从艾草而生，又何必还需要太阳和铜镜，把阳光聚集成一点，然后才生出火来呢？你再仔细观察，铜镜是拿在手里的，日光是从天上的太阳而来，艾草原本是大地上生长的，而这火性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游历到这里来的？况且太阳和铜镜，相隔这样遥远，不能有和合之相，总不应该说，火是无所从来，自然而有的吧！

汝犹不知如来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阿难，当知世人，一处执镜，一处火生。遍法界执，满世间起。起遍世间，宁有方所，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所以说你还不知道，自性真心的如来藏中，火的本性就是真正的空性，真心自体妙有的空性，也就是真正火的体性，它们清净寂然，周遍法界，随着众生心量的大小，而显现出众生所知之量的多少。阿难！你应当知道，世人在一个地方拿镜子向太阳引火，就会在一个地方有火，遍满这个世界，处处都有人拿镜子向太阳引火，便满世界处处都有火，所以说火是可以燃遍世间的，哪里有什么固定的方向和所在呢！它只是依循每个众生的业力，而显现其作用，世间上那些无知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便迷惑地认为，火的体性是因缘和合而生，或者是自然的体性，其实这都是妄想识心，分别计度的推求，只是戏论的言说，而没有真实的义理。

阿难！水性不定，流息无恒。如室罗城，迦毗罗仙、斫迦罗仙，及钵头摩、诃萨多等诸大幻师，求太阴精用和幻药，是诸师等，于白月昼，手执方诸，承月中水，此水为复从珠中出，空中自有，为从月来？

阿难！水的体性是不定的，流动和静止都不是永恒的。你看舍卫城里的迦毗罗仙、斫迦罗仙、钵头摩、诃萨多等，那些大幻术师，他们为了求取月亮的精水，来配制和合幻术所用的药物时，就在月光如昼的满月之夜，手里托着盛有宝珠的盘子，来承接月亮中的精水。那么这个水，是从宝珠中生出来的呢？还是空中自然就有的？或者是从月亮中来的呢？

阿难，若从月来，尚能远方令珠出水，所经林木，皆应吐流，流则何待方诸所出？不流，明水非从月降。

阿难！假如水是从月亮而来的，月亮在遥远的天上，相距这么远也能让宝珠生出水来，那么中间月光所经过的山林树木，也应该能流出水来才对，如果山林树木也能流出水来，那又何必用宝珠所生出的水呢？假如没有宝珠，这个水就流不出来，那就证明水不是从月亮上流下来的。

若从珠出，则此珠中，常应流水，何待中宵承白月昼。

如果说水从宝珠而出，那么这颗宝珠就应常常在流水，又何必等待半夜，月明如昼时才生出水呢？

若从空生，空性无边，水当无际，从人洎天，皆同滔溺，云何复有水陆空行？

如果说水是空中自然而有，但虚空的体性无边无际，水也应当没有边际，那么从人间到天上，所有的东西就同在滔滔大水之中，一起被淹没了，怎么还会有水陆空行的分别呢？

汝更谛观，月从天陟，珠因手持，承珠水盘，本人敷设，水从何方，流注于此。月珠相远，非和非合，不应水精，无从自有。

你再详细观察，月亮行走在天空，宝珠托在人的手中，盛着宝珠的水盘，原本也是人设置的。

试问这水是从他们哪一方流注到这里来呢？月亮在天上，珠子在地上，二者相隔这样遥远，自然也不是他们和合而有的，可是总不该说这水是无所从来，自然而有吧！

汝尚不知，如来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一处执珠，一处水出遍法界执，满法界生，生满世间，宁有方所，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所以说你还不知道，自性真心的如来藏中，水的本性就是真正的空性，真心自体妙有的空性，也就是真正水的体性，它们清净寂然，周遍法界，随着众生心量的大小，而显现出众生所知之量的多少，世人在一个地方托着珠盘求水，就会一个地方有水，遍满这个世界，处处都有人托着珠盘求水，便满世界处处都有水，所以水的体性是周遍法界的，哪里有什么固定的方向和所在呢！它只是依循每个众生的业力，而显现其作用，世间上那些无知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便迷惑地认为，水的体性是因缘和合而生，或者是自然的体性，其实这都是妄想识心，分别计度的推求，只是戏论的言说，而没有真实的义理。

阿难！风性无体，动静不常。汝常整衣入于大众，僧伽梨角动及傍人，则有微风拂彼人面。
　　此风为复出袈裟角，发于虚空，生彼人面？

阿难！风也是没有自体的，动静无常，忽起忽灭的。你常常是整理好衣服，再到大众中去，但当你整理衣服的时候，衣角拂动到别人，就感觉到一阵微风，吹到这个人的脸上，那么这个风是袈裟角生出来的？是虚空生出来的？还是从这个人的面孔上生出来的呢？

阿难，此风若复出袈裟角，汝乃披风，其衣飞摇，应离汝体。我今说法会中垂衣，汝看我衣，风何所在？不应衣中，有藏风地。

阿难！假如这风是袈裟角生出来的，那么你穿袈裟就等于穿着风了，风是摇动的，那么你的衣服就应该穿不住，会象风一样飘离你的身体。我现在在大会中来向你们说法，衣角垂在下面不动不摇，你看我的衣服，风在什么地方呢？不应该在我的衣服当中，还有藏风的地方吧！

若生虚空，汝衣不动，何因无拂。空性常住，风应常生。若无风时，虚空当灭，灭风可见，灭空何状？若有生灭，不名虚空，名为虚空，云何风出？

假如风是虚空生出来的，那么你衣裳不动的时候，又是什么原因没有风吹拂人的面孔呢？虚空常在，不会断灭，那么风也应该一直在吹，没有断续之相。假如是虚空生出来的风，那么没有风的时候，虚空也应该消灭了，风停了是可以感觉的到的，那虚空灭掉了应该是什么状况呢？假如虚空有生有灭，那就不能叫做虚空了，虚空是以空无一物为体性，既然名为虚空，又怎么会有风生出来呢？
　　若风自生被拂之面，从彼面生，当应拂汝，自汝整衣，云何倒拂？

假若风是从被衣角拂动的面孔上生出的，那既然从他的面孔上生出来，就应当吹拂到你的面孔才是。你在这里整衣，风从他面孔上生，又吹到他面孔上了，风怎么会这样倒着吹拂呢？

汝审谛观，整衣在汝，面属彼人，虚空寂然，不曾流动，风自谁方鼓动来此？风空性隔，非和非合，不应风性，无从自有。

你再详细观察，整理衣服的是你，面孔是别人的，虚空则是寂然不动，不会参加流动的，那么这阵风究竟从哪一方鼓动到这里来呢？风是流动的，虚空是寂然不动的，它们的根本体性相反，不可能和合在一起，但也不应该说这风是无所从来，自然而有吧！

汝宛不知如来藏中，性风真空，性空真风，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阿难，如汝一人微动服衣，有微风出，遍法界拂，满国土生，周遍世间，宁有方所，循业发现。
　　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你宛然不知道，真心自体的如来藏性之中，风的本性其实就是真正的空性，真心自体妙有的空性，也就是真正风的体性，它们清净寂然，周遍法界，随着众生心量的大小，而显现出众生所知之量的多少，阿难！就好像你一个人轻轻摇动你这衣服，就有微风吹出，假如整个世界每个人都摇动衣服，就整个世界都有风生，所以风的体性是周遍法界的，哪里有什么固定的方向和所在呢！它只是依循每个众生的业力，而显现其作用，世间上那些无知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便迷惑地认为，风的体性是因缘和合而生，或者是自然的体性，其实这都是妄想识心，分别

计度的推求，只是戏论的言说，而没有真实的义理。

阿难！空性无形，因色显发。如室罗城，去河遥处，诸刹利种，及婆罗门、毗舍、首陀，兼颇罗堕、旃陀罗等，新立安居，凿井求水。出土一尺，于中则有一尺虚空,如是乃至出土一丈，中间还得一丈虚空。虚空浅深，随出多少。此空为当因土所出，因凿所有，无因自生？

阿难，虚空的体性没有大小方圆的形象，需要相对于物质色相才能显出虚空。比如在舍卫城，距离河水比较遥远的地方，那些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颇罗堕、旃陀罗等不同种族的人们，因为重新安立家园，需要挖井取水。当他们挖井时，挖出一尺泥土，就有一尺的虚空，挖出一丈泥土，就有一丈的虚空，虚空的深浅，随着泥土挖出多少而定，那么这个虚空是因为泥土被挖出才有的呢？还是挖井挖出来的？或者是没有原因而自己生出来的呢？

阿难，若复此空，无因自生，未凿土前，何不无碍，唯见大地回无通达？若因土出，则土出时，应见空入，若土先出无空入者，云何虚空因土而出？若无出入，则应空土元无异因，无异则同，则土出时，空何不出？

阿难，如果说这个虚空是没有原因而自己生出来的，但在未挖土以前，为什么不能通达无碍？而只能见到硬硬实实的大地，丝毫没有通达的现象呢？
若说虚空是因泥土被挖出才有，那么泥土挖出时，应该见到虚空走入才对，若泥土先出，而没有见到虚空走入，怎么能说虚空是因土挖出来才有呢？假如说虚空没有出入，那就虚空和泥土没有差异，没有差异即是相同，等于虚空就是泥土，那么当挖泥土出来的时候，空又何以不出来呢？

若因凿出，则凿出空，应非出土，不因凿出，凿自出土，云何见空？汝更审谛，谛审谛观，凿从人手，随方运转，土因地移，如是虚空，因何所出？凿空虚实，不相为用，非和非合，不应虚空，无从自出。

假如说虚空是因为挖井挖出来的，那么挖出的该是虚空而不是泥土。若虚空不是因挖而出，只是挖时挖出泥土没有挖出虚空，但为何随挖随见虚空呢？你更要仔细研究，仔细考虑观察，挖是用人手去挖，随着手的方向而运转挖掘，泥土因此而从地下被移出来，至于这个井内的虚空，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出来的呢？挖凿与虚空，一虚一实，不可能相互为用，也不可以互相和合，但也不该说虚空是无所从来，自然而有的吧！

若此虚空，性圆周遍，本不动摇。当知现前地水火风，均名五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

由此可见这个虚空，本性圆融周遍，原本就不动不摇，所以你应当知道，虚空与刚才所说的地水火风，一同被称为五大，都是真实不虚、圆满无缺、互相融摄、没有妨碍的，因为它们都是真心自体的如来藏性，本来就不生不灭。

阿难，汝心昏迷，不悟四大元如来藏。当观虚空，为出为入，为非出入。汝全不知如来藏中，性觉真空，性空真觉，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阿难，如一井空，空生一井，十方虚空，亦复如是，圆满十方，宁有方所，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阿难！是你的心糊涂了，被物质色相所转，执着一切都是因为四大和合而有，不明白四大元本就是真心自体的如来藏性。你看虚空是有出有入、还是没有出没有入呢？你完全不知道，真心自体的如来藏性之中，灵明洞照的觉性，其实就是真正的空性，真心自体妙有的空性，也就是真正的灵明洞照的觉性，它们清净寂然，周遍法界，随着众生心量的大小，而显现出众生所知之量的多少，阿难！如一个井的泥土被挖出，空就生满一井，十方世界挖井，虚空就生满十方世界，因为空性是圆融无碍而遍满十方的，哪里有什么固定的方向和所在呢！它只是依循每个众生的业力，而显现其作用，世间上那些无知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便迷惑地认为，虚空的体性是因缘和合而生，或者是自然的体性，其实这都是妄想识心，分别计度的推求，只是戏论的言说，而没有真实的义理。

阿难！见觉无知，因色空有。如汝今者在祇陀林，朝明夕昏，设居中宵，白月则光，黑月便暗。则明暗等，因见分析。此见为复与明暗相，并太虚空，为同一体？为非一体？或同非同？或异非异？

阿难！能见的觉性，只是灵明洞彻、寂而常照，并没有独立的了知之性，它要靠物质色相与虚空等各种现象，才能体现出来。就好像你现今在只陀林，早晨太阳出来，就有光明，傍晚日落，便是昏暗，假若在半夜时有皎洁的月亮便有光明，月黑无光便是昏暗。要有明暗和色空等现象，你的见性才能分析是明是暗，是色是空。那么这个见的体性是和明暗等现象以及太虚空同为一体？还是不同为一体呢？是部分相同的呢？还是完全不相同？是部分有差异的呢？还是完全没有差异？

阿难，此见若复与明与暗，及与虚空，元一体者，则明与暗，二体相亡，暗时无明，明时无暗。若与暗一，明则见亡。必一于明，暗时当灭。灭则云何，见明见暗。若明暗殊，见无生灭，一云何成？

阿难！如果说这个见的体性与明、暗、虚空原是一体的，但是光明和黑暗是相对的，不能同时并存，有黑暗就没有光明，有光明就没有黑暗。如果说见的体性与黑暗为一体，光明时就该没有了你能见的觉性。假如一定是与光明合为一体，那么黑暗时就该没有了能见的觉性。

既然没有了见的体性，又怎能看见光明和黑暗呢？如果说光明与黑暗不同，光明来了黑暗就离去，黑暗生起了光明就灭掉了，而你的见性是没有生灭的，它们又怎么能成为一体呢？

若此见精，与暗与明，非一体者。汝离明暗，及与虚空，分析见元，作何形相？离明离暗，及离虚空，是见元同龟毛兔角。明暗虚空，三事俱异，从何立见？

如果说能见的觉性与明暗不是一体的，那么你离开明暗和虚空，单独分析见的本元，又是个什么形相呢？离开明暗及虚空，这个见就成了乌龟身上的毛，兔子头上的角。明暗虚空这三样东西各不相同，那么见是从什么地方生起来的呢？

明暗相背，云何或同？离三元无，云何或异？分空分见，本无边畔，云何非同？见暗见明，性非迁改，云何非异？

光明与黑暗是相互背离、互相对立的，怎么能说见的体性与它们是相同的呢？但离开明暗与虚空，又没有独立的见，又怎么能说它们是有差异的呢？我们再在这个能见的觉性与空的界限上分分看，哪里的边界是属于能见的觉性，哪里的边界是属于空，你能分得开吗？能见的觉性与空本来就没有边界，是分不开的，怎么能说他们是不同的呢？你即可以见到光明，也可以见到黑暗，但见的体性从来就不会迁变，明暗是有生灭的，见的体性却是常住之体，不生不灭，他们又怎么会没有差异呢？

汝更细审微细审详，审谛审观，明从太阳，暗随黑月，通属虚空，壅归大地，如是见精，因何所出？见觉空顽，非和非合，不应见精，无从自出。

你再你仔细看看，微细地推敲，仔细地审察分析，光明是从太阳而来，黑暗因为月黑无光而有，通达属于虚空的现象，阻塞归于大地，各有所从，而你能认识到这些现象的精纯见性，又是因为什么而产生的呢？见性是能够知觉、能够明了一切事物的，而虚空、阻塞、明暗等都是冥顽无知的，当然不可能是它们和合在一起产生，所以说是非和非合，但不应该说这个能认识到这些道理的精纯见性，是无所从来而自已生出的吧！

若见闻知，性圆周遍，本不动摇。当知无边不动虚空，并其动摇地水火风，均名六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

由此可见这个观见的体性，本性是圆融无碍，周遍法界，本来就是不动不摇的。所以你应当知道，本不动摇的见性，无边不动的虚空，和那动摇的地水火风，一齐被称为六大，都是真实不虚，圆满无缺，互相融摄，没有妨碍的，因为他们都是真心自体的如来藏性，本来就不生不灭。

阿难，汝性沉沦，不悟汝之见闻觉知，本如来藏。汝当观此见闻觉知，为生为灭，为同为异，为非生灭，为非同异。汝曾不知如来藏中，性见觉明，觉精明见，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如一见根，见周法界，听嗅尝触觉触觉知，妙德莹然，遍周法界，圆满十虚，宁有方所，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阿难！你的心沉溺在小乘的因缘浅见和外道的自然错见之中，不明白自己的见闻觉知的性能，元本就是真心自体的如来藏性，你应该观察这见闻觉知的性能，是生是灭？是同是异？还是没有生灭？没有同异呢？你一向不知道，在真心自体的如来藏性之中，能见的性能，其实就是妙明的本觉，真心自体精纯的觉性，也就是妙明的能见之性，它们清净寂然，周遍法界，随着众生心量的大小，而显现出众生所知之量的多少，就象这个能见的觉性可以周遍法界一样，耳根的闻性，鼻根的嗅性，舌根的尝性，身根的触觉性以及意根的知性，它们各自妙明的德用，同样莹然周遍于整个法界，圆满于十方虚空，哪里有什么固定的方位所在呢！它们只是依循每个众生的业力，而显现其作用，世间上那些无知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便迷惑地认为，见闻觉知的体性是因缘和合而生，或者是自然的体性，其实这都是妄想识心，分别计度的推求，只是戏论的言说，而没有真实的义理。

阿难！识性无源，因于六种根尘妄出。汝今遍观此会圣众，用目循历。其目周视，但如镜中，无别分析。汝识于中次第标指，此是文殊，此富楼那，此目犍连，此须菩提，此舍利弗。此识了知，为生于见？为生于相？为生虚空？为无所因，突然而出？

阿难！了别认知的识性是没有根源的，它必须借着六根对六尘的虚妄之缘，才能显现了别的认知。你现在遍观这个法会中的大众，用你的眼睛依次看去，但在你看的时候，应该像镜中照影一样，不要用思想去分析，你的眼识就会随着眼睛，依次第分别指出，这是文殊，这是富楼那，这是目犍连，这是须菩提，这是舍利弗。这个能分别能了知的认识，是生于眼睛的观见？还是生于所见的物质色相？是生于虚空？还是没有任何原因，突然自己生出来的呢？

阿难！若汝识性，生于见中，如无明暗及与色空，四种必无，元无汝见，见性尚无，从何发识？

阿难！如果你眼睛的了别认识，是生于眼睛的观见，那如果没有明暗与色空四种色相映托它时，根本就没有了你的观见，观见的体性尚且没有，又从哪里发生你眼睛的了别认识呢？

若汝识性，生于相中，不从见生，既不见明，亦不见暗，明暗不瞩，即无色空，彼相尚无，识从何发？

如果说能了别的认识是生于物质色相之中，不是从眼睛的观见而生，既然没有了眼睛的观见，也就见不到光明和黑暗，明暗都看不见，当然也就没有了物质色相和虚空,明暗虚空以及物质色相都没有了，了别的认识又从哪里发生呢？

若生于空，非相非见，非见无辨，自不能知，明暗色空，非相灭缘，见闻觉知，无处安立，处此二非，空则同无，有非同物，纵发汝识，欲何分别？

假若说了别的认识生于虚空，既不是物质色相又不是眼睛的观见，不是眼睛的观见就无法分辨，自然不会知道是光明还是黑暗，是物质色相还是虚空，不是物质色相就没有了所攀缘的外境，那么见闻觉知就没有了立足之地，既然它不是物质色相又不是眼睛的观见，那眼睛了别的认识就是空的，空等同于没有，如果强说它是有的，又不同于物质色相，纵使你发出眼睛了别的认识，又用来分别什么呢？

若无所因，突然而出，何不日中，别识明月？

如果说眼睛了别的认识，是没有任何原因，突然自己生出来的，那为什么不在白天正午的时候，突然生出你看见明月的了别认识呢？

汝更细详，微细详审，见托汝睛，相推前境，可状成有，不相成无，如是识缘，因何所出？

识动见澄，非和非合，闻听觉知，亦复如是，不应识缘，无从自出。

你再更加详细地看看，仔细地考虑考虑，你这个眼睛的观见，是依托你的眼睛而有，所见的色相就是眼前的境界，有形有状的就是有，无形无相的就只能是无，这个了别认识的根缘，究竟从哪里来的呢？眼睛了别的认识是有分别的，可以动来动去，一会儿缘这，一会儿缘那，观见本身是没有分别的，象镜子照物一样，是澄寂不动的，一个在动，一个不动，两者不能和合，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和意识，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不能说这个了别认识，是没有任何原因，突然自己生出来的！

若此识心，本无所从。当知了别见闻觉知，圆满湛然，性非从所。兼彼虚空地水火风，均名七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

由此可见这个了别认识的心，原本就无所从来，无从所生，所以你就应该知道，能够了别一切事物的见闻觉知的认识，是圆满无碍、清澈湛然的，其体性无所从来，无从所生，与虚空以及地水火风一起，一齐被称为七大，都是真实不虚，圆满无缺，互相融摄，没有妨碍的，都是真心自体的如来藏性，本来就不生不灭。

阿难，汝心粗浮，不悟见闻，发明了知，本如来藏。汝应观此六处识心，为同为异？为空为有？为非同异？为非空有？汝元不知，如来藏中，性识明知，觉明真识，妙觉湛然，遍周法界，含吐十虚，宁有方所，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阿难！你太粗心了，对问题不能深入观察，不能了悟见闻觉知之性，原本就是真心自体的如来藏性，你应该看看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了别认识的心，他们是同还是异？是空还是有呢？是非同非异呢？还是非空又非有呢？你还不知道，真心自体的如来藏性之中，正觉的识知之性就是你明了的认知，明了的觉性就是真心自体妙明的真知，妙明的觉性，无所不觉，湛然清净，无处不有，周遍于整个法界，含吐十方无尽的虚空，哪里还有什么地方处所来限量它呢？它只是依循着众生的业力而显现其作用。世间上的无知之人，不晓得这层道理，便迷惑地认为，了别认识的体性是因缘和合而生，或者是自然的体性，其实这都是妄想识心的分别计度，只是戏论的言说，而没有真实的义理。

五、阿难说偈赞佛

尔时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如来，微妙开示，身心荡然，得无挂碍。是诸大众，各各自知，心遍十方。见十方空，如观手中所持叶物。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遍圆，含裹十方。反观父母，所生之身，犹彼十方，虚空之中，吹一微尘，若存若亡。如湛（清澈透明）巨海，流一浮沤，起灭无从。了然自知，获本妙心，常住不灭。礼佛合掌，得未曾有。于如来前，说偈赞佛。

此时阿难及在会的大众，承蒙如来的微妙开示，身心的执着荡然无存，再也不能被任何东西所缠缚了，与会大众都已经知道自己的真心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再看十方的虚空，就好象看手中所持的树叶一样渺小，一切有情世间及器世间的所有物相，都成了正觉妙明的自性真心，精纯的正觉之心，圆满无碍，含裹十方无尽的法界，再回头来看自己这个父母

所生的肉身，犹如茫茫虚空中，吹起的一粒微尘，若存若亡，又好像在湛然清澈的大海上，飘浮着的一个小水泡，起灭不定。经世尊开示后，与会大众都了然知道自己本自具足的灵妙真心，本来就是常住无染、不生不灭的。这时在法会中的大众，听到这前所未有的殊胜教导，都合掌礼佛，在如来面前，用颂词来赞美佛陀的功德，以表示达感激之情：

妙湛总持不动尊，首楞严王世希有。
销我亿劫颠倒想，不历僧祇获法身。
愿今得果成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
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
伏请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誓先入。
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洹。
大雄大力大慈悲，希更审除微细惑。
令我早登无上觉，于十方界坐道场。
舜若多性可销亡，铄迦罗心无动转。

（大意是：
佛陀已经证得无上正觉,为度众生随类现身，总持一切佛法，而正觉妙明的体性澄澄湛湛，并没有丝毫变动，在一切众中是最为尊贵的。楞严经关于自性真心的开示，是颠扑不破的至理，是万法万理之王，在世上最为希有难得！他灭除了我们无数劫以来，认物为已的颠倒妄想，从而不必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摸索修行，便了悟自性本体的清净法身。

愿我自今以后，精进修持，早证佛果，而成为法宝之王，还来世间，度尽十方所有世间中，犹如恒河沙一样多的众生。我把这救度大众的深心，奉献给无边刹土的所有诸佛和众生，以此来报答佛陀使我领悟得度的深恩。现在我跪在地上，请世尊为我证明：五浊恶世，我发誓要第一个进入，去教化众生，假若还有一个众生没有开悟成佛，我就不会住在常乐我净的果地。

大雄大力、大慈大悲的佛陀啊！希望你再进一步开示，以去除我们还没有觉察到的微细迷惑，使我早日获证无上的觉道，从而在十方世界建立教化众生的道场。纵使虚空之性可以销亡，我的坚固愿心，也决不会动摇退转！）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四一、把本觉妙明的体性妄立为所明的对像，就妄有了世界、众生、业果等三种颠倒的相续。

尔时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

大威德世尊！善为众生敷演如来第一义谛，世尊常推说法人中我为第一，今闻如来微妙法音，犹如聋人，逾百步外，聆于蚊蚋，本所不见，何况得闻。佛虽宣明，令我除惑，今犹未详斯义究竟无疑惑地。

这时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在大众中，立即从座上起来，偏袒着右肩，右膝跪在地上，双手合掌，恭敬地对佛说：威德广大无比的世尊！善于用种种的比喻、通俗易懂的方法，为我们大众开演最究竟的妙法。世尊，你常夸我说在众说法弟子中，我是第一，但是今天我听了如来微密妙法的讲解，犹如一个聋子，在百步之外，去听一个蚊虫的声音，根本都看不见，哪里还能够听得到呢？佛虽然说得很明白，使我们除去疑惑，而我现在，还是不能详细领悟这个道理，所以不能到达绝对没有疑惑的地步。

世尊！如阿难辈，虽则开悟，习漏未除，我等会中登无漏者，虽尽诸漏，今闻如来所说法音，尚纡疑悔。世尊！若复世间一切根尘阴处界等，皆如来藏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迁流，终而复始？

世尊！不要说阿难等人，只是从理解上有所领悟，即使是会中我们这些已经断尽烦恼、证得无漏的人，现在听佛所说的道理，也还是有很多疑惑不清的地方。世尊！如果世间一切根、尘、阴、处、界等，都是自性本体的如来藏性，自性本体既是元本就清净寂然，那为什么忽然会生出山河大地等世界万象呢？而且又有时间、空间的次第迁流，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呢？

又如来说，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世尊！若地性遍，云何容水，水性周遍，火则不生，复云何明水火二性俱遍虚空，不相陵灭？世尊！地性障碍，空性虚通，云何二俱周遍法界？而我不知是义攸往，惟愿如来，宣流大慈，开我迷云。及诸大众，作是语已，五体投地，钦渴如来无上慈诲。

又如上面佛所说的地、水、火、风等四大种性，圆融无碍，遍满整个宇宙虚空之间，湛然清澈，常住不灭，世尊！假若地大的种性遍满虚空，又怎么能容纳水的存在？如果水大的种性遍满虚空，火就根本生不起来，又怎样才能说明水火这两大种性都能遍满虚空，彼此不相凌灭的呢？
世尊！再说地大的种性是障碍的，空大的特性是虚无、通达的，两种性能绝对相反，为什么要说这二者能够同时周遍法界呢？我实在不知道这个道理应该归结到哪里？
但愿如来慈悲开示，以除去我以及在会大众心中的迷云。富楼那说完这些请求后，便五体投地，钦敬渴望如来无上慈悲的教诲。

尔时世尊告富楼那，及诸会中漏尽无学诸阿罗汉：如来今日普为此会，宣胜义中真胜义性，令汝会中定性声闻，及诸一切未得二空，回向上乘阿罗汉等，皆获一乘寂灭场地，真阿练若，正

修行处。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富楼那等，钦佛法音，默然承听。

这时世尊对富楼那以及法会中诸漏断尽、已经证得无学的大阿罗汉们说：今天我要为会中在座的大众，宣讲开示自性真心的真实义理，使已定性的小乘声闻之人，以及那些未曾证得我、法二空，而又回向上乘的阿罗汉们，都能获得究竟一乘的寂灭心地，得达真正寂静的正修行处，你们仔细的听着，我现在就为你们讲解。富楼那等人就象聆听圣旨一样，恭敬默然，承听佛的开示。

佛言：富楼那！如汝所言，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汝常不闻如来宣说，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富楼那言：唯然世尊！我常闻佛宣说斯义。佛言：汝称觉明，为复性明，称名为觉，为觉不明，称为明觉。富楼那言：若此不明名为觉者，则无所明。

佛说：富楼那！如你所问，真心自性既然清净本然，为什么忽然生出山河大地等世界万象，你平常不是常听我讲，自性本具之觉，本妙而常明，本觉之自性，本明而常妙的道理吗？富楼那说：是的，世尊！我常听佛宣讲这个道理。佛说：那你所认为的觉与明，到底是自性本觉本来妙明，才称它为妙明的正觉呢？还是本觉自性本来不明，因为有所觉悟明了，才称为妙明的正觉呢？富楼那说：如果这个不明也能够称为觉性，那也就不会有它的所明了。

佛言：若无所明，则无明觉，有所非觉，无所非明，无明又非觉湛明性，性觉必明，妄为明觉。

佛说：假如没有所明，那就没有了妙明的觉性，假若有所明了那就不是你原先所指的那个不明的觉性，无所明了那就是无明，无明又不是本觉澄澄湛湛的自性，由此可见，真心自性的正觉，必定是具足妙明，觉性就是妙明，妙明就是觉性，明觉一体，那个因有所明而称为的明觉，是虚妄不实的。

觉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无同异中，炽然成异，异彼所异，因异立同，同异发明，因此复立无同无异，如是扰乱，相待生劳，劳久发尘，自相浑浊，由是引起尘劳烦恼，起为世界，静成虚空，虚空为同，世界为异，彼无同异，真有为法。

本觉就是妙明，本觉的体性并非是所明的对象，因为妙明要有所明，于是把本觉妙明的体性妄立为所明的对象，所明既然虚妄地确立了，也就生出了一切的妄想本能。觉性和妙明本是一体，觉性就是妙明，妙明就是觉性，根本就没有相同与不同的分别，只是因为一念妄想心，炽然成了两个不同的方面，有了能明与所明、能觉与所觉的不同，但在不同中又有相同之处，觉中有明，明中有觉，形成觉明互照的统一，从这种同与不同的相互发明、互相转化，因此又可以说，既不是绝对的同，也不是绝对的不同，这样同与不同扰动杂乱，觉明互照的对待久了，就会发生“疲劳”的病态，而幻现出色声等尘境，形成混沌浑浊的状态，由此而引生的尘劳烦恼，动起就成为世界万象山河大地，静态的就形成为虚空，虚空的体性都是相同的，世界万有的形相，就各有不同了，但世界和虚空都是妙明正觉的自性本体所幻现，它们之间无所谓同与不同，都是识心分别之有为法，这就是山河大地、世界万有的生成。

觉明空昧，相待成摇，故有风轮执持世界。因空生摇，坚明立碍，彼金宝者明觉立坚，故有金轮保持国土。坚觉宝成，摇明风出，风金相摩，故有火光为变化性。宝明生润，火光上蒸，故有水轮含十方界。火腾水降，交发立坚，湿为巨海，干为洲滩，以是义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滩中江河常注。水势劣火，结为高山，是故山石，击则成焰，融则成水。土劫劣水，拙为草木，是故林薮遇烧成土，因绞成水。交妄发生，递相为种，以是因缘，世界相续。

妙明的觉性觉无所觉，而转为迷昧晦暗的妄想心，妄心与妄有的虚空互相对待，互相倾夺，就有了摇动的风，形成风轮，执持着这个世界。因虚空之中，空无一物，而妄心动摇，坚固地认为一定要有所明，而妄立质碍之物，那些金银宝矿，就是妙明的本觉，所妄立的坚硬质碍之物，妄心坚执不休，就积成金轮，所以就有金轮保持国土。坚执妄觉之心，立碍所感，而有大地金银宝矿的生成，妄心动摇，欲有所明，而有风力生出，风与金宝相互摩擦，所以就有火光变化的性能。金宝之体的明净，能产生润泽的湿气，火性的光热上蒸，蒸润成水，所以就有水轮包含着十方世界。火的特性是光热上腾，水的特性润湿下降，火性、水性交互发生作用，成立坚固的物质世间，湿的成为大海，干的变为洲陆土地，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所以大海当中经常有火光爆发，洲陆土地中间，又有江河流注，水势弱于火势，水火相结就成为高山，所以山上的石头，用力打击时，就发出火焰，岩石融化就成为水。土势弱于水，水土相结就能生出花草树木，所以树林草木，遇到火烧就变成土质，因为尽力绞拧就成为水浆。这些物质种性的本能妄动，交互发生作用，而且递相变易，互为种因，就是这个因缘，物质世界便相续不断地存在。

复次富楼那，明妄非他，觉明为咎。所妄既立，明理不踰，以是因缘，听不出声，见不超色，色香味触，六妄成就，由是分开见觉闻知。

再说，富楼那！欲有所明的妄想，不是别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觉明的心体，欲有所明的过错，山河大地虚空等所明的妄想境界既然成立了，那么你所能明白认知的道理，就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之外，所以一切含灵的众生，听不能超出声音，见不能超出物质色相。色、声、香、味、触、法六种虚妄的境界成就了，妙明的觉性也就被分开为见、闻、嗅、尝、觉、知的功能作用，而且各有局限，不能相互为用了。

同业相缠，合离成化，见明色发，明见想成，异见成憎，同想成爱，流爱为种，纳想为胎，交遘发生，吸引同业，故有因缘生羯罗蓝、遏蒲昙等，胎卵湿化，随其所应，卵唯想生，胎因情有，湿以合感，化以离应，情想合离更相变易，所有受业，逐其飞沈，以是因缘，众生相续。

因此众生业力相同的就互相纠缠在一起，业力因缘的和合与分离，就形成了种种的变化，灵妙光明的能见之性欲有所明，物质色相就显现生起，这个灵明的见性，看见色相就有情想形成，情想与所见不同，就形成憎恨，情想与所见相同，就形成欲爱，流注欲爱就成为造业受生的种子，吸纳情想，就结成为胞胎。交媾发生时，就吸引相同的业力，所以才有因缘的作用，而生成凝滑的胞胎。胎生的牛马、卵生的禽鸟、湿生的微生物、化生的昆虫等，都是各自随其业力的感应而产生，卵生的只是因乱思不定的想念而生，胎生的是因欲爱迷恋之情而有，湿生的则是湿气和暖气相合感应而出，化生以厌旧喜新、离此托彼而应化。欲爱、想念、和合、厌离的妄想业因，互相变易，互相转化，受业力支使的众生，随逐着各自的业力，飞潜浮沉在世间，由于这种因缘，所以众生世界相续不断地存在。

富楼那，想爱同结，爱不能离，则诸世间父母子孙，相生不断，是等则以欲贪为本。贪爱同滋，贪不能止，则诸世间卵化湿胎，随力强弱，递相吞食，是等则以杀贪为本。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啖，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是等则以盗贪为本。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唯杀盗淫三为根本，以是因缘，业果相续。

富楼那！因为情想与欲爱相互纠结在一起，如胶似漆，对于欲爱之心不能舍离，所以世间的父母子孙，代代相生，没有间断，这些都是以欲爱的贪心为根本。贪心和欲爱的力量，互相共同滋长，贪欲之心不能止息，所以世间所有卵生、化生、湿生、胎生的众生，都随着他们各自力量的强弱，互相吞食，用以滋养自己的生命，这些都是以杀戮的贪心为根本。人吃羊肉，羊死后就会转生为人，吃羊的人，死后就会堕落为羊。同样的，所有十种不同种类的众生也是这样，死死生生，辗转报复，我吃你，你吃我，相互食啖，这些与生命共存的恶业恶习，穷尽到未来时空的边际，这都是以盗取的贪心为根本，于是你欠了我的命，我再还你的债，因为有这种因缘，纵然经历成百上千劫的时间，仍然都在生死流中旋转。你爱我的心，我怜你的色，因为有这种因缘，纵然经历成百上千劫的时间，仍然都在在情爱中缠绵系缚，这都是因为有杀生、偷盗、淫欲，这三种习气为根本，正是因为这种因缘，业力果报就相续不断地存在。

富楼那，如是三种颠倒相续，皆是觉明，明了知性，因了发相，从妄见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迁流，因此虚妄终而复始。

富楼那！这三种相续的颠倒妄想，都是因为正觉妙明的自性本体，具有明明了了的了知性能，因为了知的自性妄想有所了知，而引发生起种种物质色相，就这样从妄见之中，生出了山河大地等世界万象，这些现象次第循环，迁变流动，因此虚妄的因缘果报，也就终而复始，连环不断。

二、世界万象本是虚妄，实无生灭去来，更无相容与不相容、以及是心非心之说。

富楼那言：若此妙觉本妙觉明，与如来心不增不减，无状忽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如来今得妙空明觉，山河大地有为习漏何当复生？

富楼那说：如果这个妙明的觉性，元本就妙觉灵明，与如来的正觉之心一样，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无缘无故地生山河大地等世界万象，现在佛已证得灵妙光明的空性正觉，山河大地等各种有为的烦恼习漏，应该都随着佛力而返本还原，为什么还是不断地生生不已呢？

佛告富楼那：譬如迷人，于一聚落，惑南为北，此迷为复因迷而有，因悟所出？富楼那言：

如是迷人，亦不因迷，又不因悟，何以故？迷本无根，云何因迷？悟非生迷，云何因悟？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时，倏（shū疾速、忽然）有悟人指示令悟，富楼那，于意云何，此人纵迷，于此聚落，更生迷不？不也世尊！

佛对富楼那说：譬如一个人，在某一个地方，迷失了方向，误认南方为北方，这种迷惑，是因为迷了才有呢？还是因为觉悟而产生的呢？富楼那说：这个人的迷惑，既不是因为迷了才有，更不是因为觉悟而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迷惑本来没有根源，怎样可以说是因为迷惑才有呢？觉悟就不会迷惑，怎样又可以说是因为觉悟而生呢？佛说：当这个人正在迷惑中时，忽然有一个觉悟的人，指示方向使他明白，富楼那！你说这个人，纵然在这个地方曾经迷失过方向，以后在这个地方，还会不会再迷惑呢？“当然不会再迷惑了！世尊！”

富楼那，十方如来亦复如是，此迷无本，性毕竟空，昔本无迷，似有迷觉，觉迷迷灭，觉不生迷，亦如翳人见空中华，翳病若除，华于空灭，忽有愚人，于彼空华所灭空地，待华更生，汝观是人为愚为慧？

富楼那！十方世界已成正觉的佛，证得了正觉的自性，也同这个人一样。这种迷惑原来没有根本，所谓迷的本性，毕竟是空的，从前本来就没有迷惑，忽然好似有被迷惑的感觉，但当他觉悟后，迷惑就消灭了，觉悟就不会再生出迷惑来，这就象眼睛有翳病的人，看见虚空中有幻华，翳病如果除掉了，幻华在空中的错觉也就没有了，假若一个愚人，眼睛的翳病好了以后，还

要在以前那个感觉有幻华的地方，仍然等待幻华的出现，你看这个人，是愚痴呢？
　　还是智慧呢？

富楼那言：空元无华，妄见生灭，见华灭空，已是颠倒，敕令更出，斯实狂痴，云何更名如是狂人为愚为慧？

富楼那说：虚空中本来没幻华，因为眼睛有病，才妄见空中有幻华的生灭，看见虚空中幻华的生灭，便已经是迷惑颠倒了，再希望幻华在虚空出现，这实在是愚痴到了极点的人，为什么还要问这种狂人，是愚痴是智慧呢？

佛言：如汝所解，云何问言诸佛如来妙觉明空，何当更出山河大地？又如金矿杂于精金，其金一纯，更不成杂，如木成灰，不重为木，诸佛如来菩提涅盘，亦复如是。
　　佛说:
正如你所理解的那样，为什么你还要问我，在诸佛灵妙光明的正觉空性中，为什么会再生出山河大地呢？
又譬如金矿里的金子，夹杂在泥沙当中，把它取出锻炼成纯金以后，当然不会再杂有泥沙，又如木头烧成灰，就不可以再成为原来木头，诸佛如来的菩提正觉、涅盘妙德，也同这个道理一样。

富楼那，又汝问言，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疑水火性不相陵灭。又征虚空及诸大地，俱遍法界，不合相容。富楼那，譬如虚空，体非群相，而不拒彼诸相发挥，所以者何？

富楼那！你又问地、水、火、风的本性都是圆融无碍，周遍充满整个宇宙虚空之间，但是为什么水火两种相反的性能不会互相凌灭？又说虚空与大地的性能，如果都是充满在宇宙间，应当不会彼此相容。富楼那！譬如这个虚空的自体，不属于任何一种现象，但又能包容万象，万物在虚空中，可以尽量地发挥，为什么呢？

富楼那，彼太虚空，日照则明，云屯则暗，风摇则动，霁澄则清，气凝则浊，土积成霾，水澄成映，于意云何，如是殊方诸有为相，为因彼生？为复空有？若彼所生，富楼那，且日照时，既是日明，十方世界同为日色，云何空中更见圆日？若是空明，空应自照，云何中宵云雾之时，不生光耀？

富楼那！这个太虚空，日光照耀就有光明，云雾遮障就会昏暗，微风细吹就有摇动的现象，雨停云散就可以看到晴空，地气凝结则变昏浊，尘土积聚则成阴霾，水面澄静就现出映像，你是怎么认为的呢？这同一时间里不同方面的现象，是因日、云、风、雨而显现呢？还是因虚空而有呢？如果说是依从日、云等缘所生，那么富楼那！当太阳照耀的时候，既然是日光的光明，十方世界的虚空，应该都同太阳本身的颜色才对，为什么在虚空中，还可以看见有一个圆形的太阳呢？如果虚空自有光明，虚空应该自己能照，何以到了夜半或云雾昏蔽的时候，又不能发出光明来呢？

当知是明，非日非空，不异空日，观相元妄，无可指陈，犹邀空华，结为空果，云何诘其相陵灭义？观性元真，唯妙觉明，妙觉明心，先非水火，云何复问不相容者？

所以你应当知道，这种光明，既不是太阳，也不是虚空，但又不异于虚空与太阳，你所观看到的所有现象，原本都是虚妄的，没有可以绝对指陈的根本，如果必定从哪一种现象中寻求其根本所在，就象要求虚空中的幻华，去结空果，为什么你还要追问地、水、火、风互相凌灭的道理呢？至于你能观见一切的自性，元本是真实的，本无诸相，惟有妙觉圆明的真心，而妙觉圆明的真心，本非地水火风等诸大，又怎么能问它陵灭而不相容纳的道理呢？

真妙觉明，亦复如是，汝以空明，则有空现，地水火风，各各发明，则各各现，若俱发明，则有俱现，云何俱现？

真心自性妙明的正觉，也和这个道理一样，你以虚空来发明，就有虚空的现象产生，以地、水、火、风等现象各自去发明，就有地、水、火、风等各自现象的产生，如果以地、水、火、风等现象同时去发明，就同时有地、水、火、风等现象的现出，为什么会同时显现呢？

富楼那，如一水中现于日影，两人同观水中之日，东西各行，则各有日随二人去，一东一西，先无准的，不应难言，此日是一，云何各行？各日既双，云何现一？宛转虚妄，无可凭据。

富楼那！譬如一潭清水中，显现出太阳的影子，两个人同时都看潭水中太阳的影子，然后两人各向东西方向行走，于是就会各有一个太阳，分别跟随着向两人的方向移动，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并没有准确实在的地方，你不应该刁难地说，太阳是一个，为什么能够分向东西各自移动呢？既然说各自移动，就应当是两个太阳，为什么你所见的又只有一个呢？
你对虚妄的日影，提出了虚妄的问题，展转都是虚妄，实在没有丝毫的真实凭据！

富楼那，汝以色空相倾相夺于如来藏，而如来藏随为色空，周遍法界，是故于中，风动空澄，日明云暗。众生迷闷，背觉合尘，故发尘劳，有世间相。

富楼那！你就是这样，以物质色相与虚空，提出他们在正觉妙明的自性中相倾相夺的问题，而

你正觉妙明的自性也就象水中太阳的影子一样，随着你的妄心变成为物质色相与虚空，并充满周遍于整个世界。所以在正觉妙明的自性本体中，就有风的吹动，虚空的澄寂，太阳的光明，云雾的昏暗等种种现象，这都是众生自己迷闷，背弃了正觉妙明的自性，而妄认物质色相为实有，与虚妄的六尘境界相合，所以才引发出物质色相与虚空等六尘境界，而形成世间的种种物象。

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如来藏，而如来藏唯妙觉明，圆照法界，是故于中，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不动道场遍十方界，身含十方无尽虚空，于一毛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灭尘合觉，故发真如妙觉明性。

我以不生不灭的妙明觉心，合于正觉妙明真心的如来藏性，而这个如来藏性，也就只有了妙明正觉的发明妙用，圆融遍照十方法界，所以在妙明正觉的妙觉心中，一心能生万法，万法唯是一心，小中可以现大，大中可以现小，正觉之心清静寂然，就是澄寂不动的道场，遍满十方世界，正觉之身包容十方无尽的虚空，即使是一根毛发的末端，也能显现出众宝庄严的无边刹土，坐在一粒微尘中，就能转动教化众生的大法轮，这是因为我灭除了物质色相与虚空等尘境束缚，契合了妙明的正觉，所以就显发出真如的妙明正觉心性。

而如来藏本妙圆心，非心非空，非地非水，非风非火，非眼非耳鼻舌身意，非色非声香味触法，非眼识界，如是乃至非意识界，非明无明、明无明尽，如是乃至非老非死，非老死尽，非苦非集，非灭非道，非智非得，非檀那，非尸罗，非毗梨耶，非羼提，非禅那，非般剌若，非波罗密多，如是乃至非怛闼阿竭、非阿罗诃三耶三菩（提），非大涅盘，非常非乐，非我非净。

而这个如来藏元本妙明圆满的真心，不是众生的识心，也不是虚空，不是地水火风，不是眼耳鼻舌身意，不是色声香味触法，也不是眼识界，这样直到不是意识界，既不是明，也不是无明，也不是无明尽，这样直到不是老，不是死，也不是老死尽，不是苦，也不是集，不是灭，也不是道，不是智也不是得，不是布施，不是持戒，不是忍辱，不是精进，不是禅定，不是智慧，不是波罗密多（了生死到彼岸），这样直到不是如来，不是应供，不是正遍知，不是大涅盘，不是常，不是乐，不是我，也不是净。

以是俱非世出世故，即如来藏元明心妙，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风即火，即眼即耳鼻舌身意，即色即声香味触法，即眼识界，如是乃至即意识界，即明无明、明无明尽，如是乃至即老即死，即老死尽，即苦即集，即灭即道，即智即得，即檀那，即尸罗，即毗梨耶，即羼提，即禅那，即般剌若，即波罗密多，如是乃至即怛闼阿竭，即阿罗诃三耶三菩，即大涅盘，即常即乐，即我即净。

因为不是世间的一切现象与认识，也不是出世间的圣境与圣智的缘故（以此真心寂体，不滞一法，方能成普即一切之用。如摩尼珠，由其不属一切色，方能遍现一切色。故虽体不临照，而实用无不含，向使堕于一色，岂有遍现之用乎），所以就是如来藏元本妙明圆满真心的妙用，就是众生的识心，就是虚空，就是地、就是水、就是火、就是风，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眼识界，这样直到就是意识界，就是明，就是无明，就是无明尽，这样直到就是老，就是死，就是老死尽，就是苦，就是集，就是灭，就是道，就是智，就是得，就是布施，就是持戒，就是忍辱，就是精进，就是禅定，就是智慧，就是波罗密多（了生死到彼岸），这样直到就是如来，就是应供，就是正遍知，就是大涅盘，就是常，就是乐，就是我，就是净。

以是俱即世出世故，即如来藏妙明心元，离即离非，是即非即。

因为就是世间的一切现象与认识，就是出世间的圣境与圣智的缘故，所以这个如来藏元本妙明圆满真心本元，离开是一切，也离开不是一切，就是一切，也不是一切。

如何世间三有众生，及出世间声闻缘觉，以所知心测度如来无上菩提，用世语言入佛知见，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

无奈世间的有情众生，以及出世间的声闻缘觉，都用他们所知的妄想识心，来测度如来无上的菩提正觉，用世间的语言文字，就想进入佛的正知正见，这就象是琴瑟、箜篌、琵琶等乐器，虽然具备发生微妙声音的作用，如果没有妙手去弹，始终不能发出美妙的声音。

汝与众生亦复如是，宝觉真心各各圆满，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汝暂举心，尘劳先起，由不勤求无上觉道，爱念小乘，得少为足。

你与一切众生，也同样如此，自性宝藏的本觉真心，是各自圆满具足的，如果因为我的指示，便风平浪静，性海心波了然不起，心境便能发出澄静的光明，可是你只要一起心念，尘劳烦恼便自发生起，这都是因为你们不努力勤求，无上正觉的大道，爱惜贪念小乘，得到少许的成就，便感到满足的缘故。

三、妄生本无因，妄灭亦无所从，但断三种相续之缘，狂心停歇就是正觉真心，富楼那言：我与如来宝觉圆明，真妙净心，无二圆满，而我昔遭无始妄想，久在轮回，今得圣乘，犹未究竟。世尊！诸妄一切圆灭，独妙真常，敢问如来，一切众生何因有妄，自蔽妙明，受此沦溺。

富楼那说：我与如来正觉圆满、妙明清净的真心，本来是无二的圆满，但是因为我自无始以来

即被妄想缠缚，长久在世间生死中轮回流转，现在我虽然已得证阿罗汉的圣位，但还是不能够究竟觉悟，世尊，既然一切妄想，原本是不存在的，只有妙明的觉心，是真常不变的，现在我请问如来，一切众生是什么原因而有妄想，自已遮蔽灵妙光明的真心，而枉受沉沦呢？

佛告富楼那：汝虽除疑，余惑未尽，吾以世间现前诸事，今复问汝。汝岂不闻室罗城中演若达多，忽于晨朝以镜照面，爱镜中头眉目可见，嗔责己头不见面目，以为魑魅无状狂走，于意云何，此人何因无故狂走？富楼那言：是人心狂，更无他故。

佛告诉富楼那：你虽然相信我所讲的至理，但是还有很多疑惑没有去掉，我现在就用世间眼前的事情，再来问你，你难道没有听说，室罗伐城中演若达多的事吗？他早晨起来，自己照镜子时，忽然认为镜中的人眉目清晰，非常的可爱，痛恨自己没有了头，不能看见自己的面目，以为自己是魔鬼，因此莫名其妙地发了狂而到处乱跑，你是怎么想的呢？这个人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发狂乱跑呢？富搂那说：是这个人自己的心发狂，并没有其他的原因。

佛言：妙觉明圆，本圆明妙，既称为妄，云何有因？若有所因，云何名妄？自诸妄想展转相因，从迷积迷以历尘劫，虽佛发明，犹不能返。如是迷因，因迷自有，识迷无因，妄无所依，尚无有生，欲何为灭。

佛说：妙觉灵明圆满的真心，本来是圆明灵妙的，现在既然称之为妄心，怎么会有原因呢？

如果真有个什么原因，又怎会说它是妄心呢？就不叫做妄心了。自从有了这许多的妄想，妄想又互相辗转，互为因果，从迷惑当中累积迷惑，这样经历了微尘一样多的时劫，虽然有佛的发明指示，众生还是不能够迷途知返。这个痴迷的原因，是因为迷惑自己而有的，如果认识了痴迷本来没有什么原因，妄心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既然妄心本来就没有生处可得，又从哪里来灭呢？

得菩提者，如寤时人说梦中事，心纵精明，欲何因缘取梦中物，况复无因本无所有，如彼城中演若达多，岂有因缘自怖头走，忽然狂歇，头非外得，纵未歇狂，亦何遗失？

得证正觉的人，就象睡醒了的人，讲述梦中的事，他的心纵然是精纯明了的，可又有什么方法，可以取出梦中的东西给人看呢？更何况妄心原来就没有原因，根本就无所谓有真实的存在，就象城中的演若达多，难道有什么原因，使他恐怖自己的头失掉而狂走吗？当他突然间狂心停止了，才知道自己的头原来仍在这里，并不需要向外面去寻得，其实纵然是他的狂心还没有停歇，他的头也从来没有遗失过啊！

富楼那，妄性如是，因何为在？汝但不随分别世间业果众生三种相续，三缘断故，三因不生，则汝心中演若达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胜净明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得，何藉劬（qú）劳肯綮(kěnqìng)修证。

富楼那！妄心的性质也是如此，哪里有个什么原因存在呢？只要你不随妄想而起分别的妄心，那么世间相续、业果相续和众生相续，这三种相续的缘便会断灭，三种相续的因便不会再生出，你心中象演若达多一样的狂性自然便会停歇，狂性停歇就是正觉，你殊胜清净灵明的真心，本来周遍一切法界，并不从别人那里得到，何必要凭借劳苦身心的修持才能证得呢？

譬如有人于自衣中系如意珠，不自觉知，穷露他方，乞食驰走，虽实贫穷，珠不曾失，忽有智者指示其珠，所愿从心，致大饶富，方悟神珠非从外得。

譬如有一个人，本来在自己的衣服里，系带着如意宝珠，可是自己并不知觉，反因贫穷而流落到远方，奔走乞食，当时虽然实在是贫穷，可是衣服里的宝珠并不曾遗失，忽然有一个明白的人，指出他自己身上的如意宝珠，他立刻就成为最富有的人，才明白这个宝珠是自已本有，并不是从外面得来的。

即时阿难在大众中，顶礼佛足，起立白佛：世尊现说杀盗淫业，三缘断故，三因不生，心中达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不从人得，斯则因缘，皎然明白，云何如来顿弃因缘？我从因缘心得开悟，世尊，此义何独我等年少有学声闻，今此会中大目犍连，及舍利弗、须菩提等，从老梵志闻佛因缘，发心开悟，得成无漏，今说菩提不从因缘，则王舍城拘舍梨等，所说自然成第一义，惟垂大悲，开发迷闷。

这时阿难在大众之中，顶礼佛足，然后站起来对佛说：世尊！你现在说杀盗淫这三种业力，如果三种业力相续的缘断灭了，三种相续的因就不会再生出来，心中象演若达多一样的狂性自然便会停歇，狂性停歇就是菩提正觉，正觉自性不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这种道理，显然明明是属于因缘法，为什么你又完全抛弃了因缘的道理呢？我是从因缘的道理，才得以开悟的，世尊！这个道理，不单我们年轻的有学声闻是这样，就是现在与会的大目犍连，以及舍利弗、须菩提等长老，也都是先从老梵志学外道，后来听到佛说因缘法的道理，而发心出家，开悟自性的正觉，得成无漏的果位，现在佛说正觉自性不从因缘所生，那么王舍城里的拘舍梨等外道，所说一切都是自然所生的理论，应该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了？希望佛垂大悲心，给予开示发明，除去我们心中的迷闷。

佛告阿难：即如城中演若达多，狂性因缘若得灭除，则不狂性自然而出，因缘自然，理穷于是

。阿难，演若达多头本自然，本自其然，无然非自，何因缘故怖头狂走？若自然头因缘故狂？何不自然因缘故失？

佛对阿难说：譬如城中的狂人演若达多，如果他的狂性因缘能够灭除，那么不狂的本性，就自然而出，你所认为的因缘与自然的理论，不过如此。阿难！演若达多的头本来自然在那里，就应该自始至终都是这个样子，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称作自然，那么又是什么因缘，才使他恐怖遗失了自己的头，而发狂乱走呢？如果头是自然的在那里，只是有因缘的缘故而发狂，那你为什么不说头是不自然的，是有因缘的缘故而失去了头呢？

本头不失，狂怖妄出，曾无变易，何藉因缘。本狂自然，本有狂怖，未狂之际，狂何所潜？

不狂自然，头本无妄，何为狂走？若悟本头，识知狂走，因缘自然，俱为戏论，是故我言三缘断故即菩提心。

其实他的头本来不会失掉，只是发狂恐怖之心妄自生出，而头始终未曾变易，哪里需要靠什么因缘才有得失呢？如果说发狂是自然的，狂怖的心是本来就有的，那么当他没有发狂的时候，这个狂性又潜伏在哪里呢？如果说不发狂是自然的，头本来没有妄失，那为什么又会发狂乱走呢？如果明白了头还是本来的头，并没有失掉，认识到自己无故发狂而乱跑，那么所谓的因缘与自然，也就都成了儿戏的理论，所以我说三种相续的缘断除了，就是菩提正觉的真心。

菩提心生，生灭心灭，此但生灭，灭生俱尽，无功用道。若有自然，如是则明，自然心生，生灭心灭，此亦生灭。无生灭者，名为自然，犹如世间诸相杂和，成一体者，名和合性，非和合者，称本然性，本然非然，和合非合，合然俱离，离合俱非，此句方名无戏论法。

如果说菩提正觉的真心生出了，生灭的妄心灭掉了，这还是属于生灭的妄心，不是真正的菩提心，只有生灭的观念都没有了，才能达到无功用道的境地，这时如果你认为有一个自然的心存在，因此就说自然的菩提正觉之心生起了，生灭的妄心灭掉了，这同样还是属于生灭的妄心。如果把没有生灭的，叫做自然，那么你就又成了世间相对的戏论，就象世间的各种事物混杂和合构成一个整体，叫做和合性，相对这个和合性，把不属于和合性的，就叫做本然性。因此只有将本然与非本然、和合与非和合，这些合与然相对妄立的观念全都离开，直到离开与不离开的念头也没有了，这样才能叫做没有戏论的说法。

菩提涅盘尚在遥远，非汝历劫辛勤修证，虽复忆持十方如来十二部经，清净妙理如恒河沙，只益戏论。汝虽谈说因缘自然，决定明了，人间称汝多闻第一，以此积劫多闻熏习，不能免离摩登伽难，何须待我佛顶神咒，摩登伽心淫火顿歇，得阿那含，于我法中成精进林，爱河干枯，令汝解脱。

但是这还只是一种理论，要证取菩提涅盘的正觉，还有很遥远的距离，你没有经过多生多劫辛勤的修证，虽然能够记忆诵持十方如来所说的十二部经，懂得的清净妙理象恒河沙数那样多，但也只是有益于你的戏论而已。虽然你对因缘与自然的理论，说得很清楚，明白的很透彻，在人间都说你是博学多闻第一，不过像你这样经过历劫熏习所得的知识，还是不能免除摩登伽女的加难，为什么还要靠我佛顶神咒的力量，来转变摩登伽女的心，使她的淫火顿息而证得阿那含果，而且在我的佛法之中，努力精进，爱欲之河彻底干枯，对你不再缠缚，从而也使你得到解脱。

是故阿难，汝虽历劫忆持如来秘密妙严，不如一日修无漏业，远离世间憎爱二苦，如摩登伽宿为淫女，由神咒力销其爱欲，法中今名性比丘尼，与罗侯母耶输陀罗，同悟宿因，知历世因贪爱为苦，一念熏修无漏善故，或得出缠，或蒙授记，如何自欺，尚留观听。

所以阿难啊！你虽然历劫以来，记忆诵持十方如来的秘密微妙严净之法，还不如用一天功夫去勤修无漏法门，远离世间憎与爱的苦恼。比如摩登伽女，宿世以来就是淫女，因为神咒力量，消灭了她的爱欲之心，现在的法名叫性比丘尼，与罗堠罗的母亲耶输陀罗一样，都领悟到了过去的因缘，明白历生历世，贪爱之心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因为他们一念熏修无漏善业的缘故，所以有的超越了爱欲的缠缚，有的蒙受到如来的授记，为什么你现在还在自己欺骗自己，只是停留在因缘与自然的理论上观望呢？

四、发菩提心的第一种决定义理：应当审观因地发心，与果地觉为同为异，认清身中的五重浊乱，令见闻觉知，远契如来常乐我净。

阿难及诸大众，闻佛示诲，疑惑销除，心悟实相，身意轻安，得未曾有，重复悲泪，顶礼佛足，长跪合掌而白佛言：无上大悲清净宝王，善开我心，能以如是种种因缘，方便提奖，引诸沉冥出于苦海。

阿难以及在坐的大众，听了佛的开示教海，心中的疑惑随即消除，明白了自性真心的实相，身心都感觉到了未曾有过轻安。于是阿难悲喜交加，又流着泪顶礼佛足，然后长跪合掌对佛说：无上慈悲清净的大宝法王啊！你善于开解我心中的疑惑，能以种种的因缘比喻，方便说法来提奖、引导沉沦冥顽的众生，使他们超出生死轮回的苦海。

世尊，我今虽承如是法音，知如来藏妙觉明心遍十方界，含育如来十方国土，清净宝严妙觉王

刹，如来复责多闻无功，不逮修习。我今犹如旅泊之人，忽蒙天王赐与华屋，虽获大宅，要因门入，惟愿如来不舍大悲，示我在会诸蒙暗者，捐舍小乘，毕获如来无余涅盘本发心路，令有学者，从何摄伏畴昔攀缘，得陀罗尼，入佛知见。

世尊！我现在虽然承蒙如来的法音开示，明白了如来藏妙觉圆明的心性，周遍十方世界，含育如来的十方国土，以及无比清净、众宝庄严的诸佛刹土，可是佛又斥责我多学博闻是无益的，不如实际的修习，我今天犹如飘泊在旅途中的人，忽然蒙受天王赐予我华丽的房屋，虽然获得了华丽的房屋，但是要从房门才能进入，惟愿如来不要舍弃无上大悲心，指示我与在会的那些蒙受黑暗的人，舍弃小乘的修学，彻底证得如来无余涅盘最初发心的正觉心路，使那些求学佛法的人，知道从何处下手来降伏往昔的攀缘妄心，得到总持的法门，而进入诸佛的知见。

作是语已，五体投地。在会一心，伫佛慈旨。

阿难说完后，便又五体投地，在会的大众也都一心等待佛陀慈悲的开示。

尔时世尊，哀愍会中缘觉声闻，于菩提心未自在者，及为当来佛灭度后，末法众生发菩提心，开无上乘妙修行路，宣示阿难及诸大众：汝等决定发菩提心，于佛如来妙三摩提，不生疲倦，应当先明发觉初心二决定义，云何初心二义决定？

这时，世尊怜悯会中那些缘觉、声闻，以及对于菩提心还没有究竟明白的人，也为了将来佛灭度以后，在末法时期发菩提心的众生，为他们开示一条最上乘的微妙修行之路，就向阿难及在会大众说：你们既然决定修证无上的菩提正觉之心，对于诸佛如来不可思议的三摩地，立志勤求，不生疲倦，就应该首先明白认清，发菩提心最初的两点决定性义理，什么是两点最初的决定性义理呢？

阿难，第一义者，汝等若欲捐舍声闻，修菩萨乘入佛知见，应当审观因地发心，与果地觉为同为异？阿难！若于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灭，无有是处，以是义故，汝当照明诸器世间可作之法，皆从变灭，阿难，汝观世间可作之法，谁为不坏？然终不闻烂坏虚空，何以故？空非可作，由是始终无坏灭故。

阿难！第一义理：你们如果要舍弃小乘的声闻果，修学大乘的菩提道,进入佛的正知正见，就应该仔细观察，在因地发心的动机，与果地证得的正觉真心，是相同的还是不相同的呢？

假如在因地最初发心修证自性的时候，是用生灭的心，作为修行的基本，而想要用它证得佛乘不生不灭常乐我净的果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个道理，你应该认清一切物质世界，可以人为或者神力造做的事物，都是要变迁灭亡的，阿难！你看世间可以造做的事物，哪一样是永远不坏的呢？但从来不曾听说过会烂坏虚空，为什么呢？因为虚空不是可以人为造做的，所以始终不能变坏与消灭。

则汝身中，坚相为地，润湿为水，暖触为火，动摇为风，由此四缠，分汝湛圆妙觉明心，为视为听，为觉为察，从始入终，五叠浑浊。

在你的身体之中，坚固的(如骨肉等)是地大的种性，润湿的(血液等)是水大的种性，暖触的(温度暖力)是火大的种性，动摇的(呼吸循环等)是风大的种性，由此四大种性的四种缠扰作用，分化你澄湛圆妙正觉灵明的真心，在眼就成为视觉，在耳就成为听觉，在身就成为触觉，在意识就成为思维观察，从开始到终了，始终是五重浑浊的状态。

云何为浊？阿难！譬如清水，清洁本然，即彼尘土灰沙之伦，本质留碍，二体法尔，性不相循，有世间人，取彼土尘，投于净水，土失留碍，水亡清洁，容貌汩然，名之为浊。汝浊五重，亦复如是。

那什么是浑浊呢？譬如清水，澄清洁静是它本来的样子，那些尘土灰沙之类的物质，其本质是块状的滞碍之物，二者的体性就是如此，但性质却是截然相反的。假如有一个人，拿尘土投在洁静的水里，那么土质就会散开，不再成为滞碍，彼此不再保持它们原来的样子，而混合成一种浑浊的状态，这就是浑浊，你心性的五重浑浊也同这个道理一样。

阿难！汝见虚空，遍十方界，空见不分，有空无体，有见无觉，相织妄成，是第一重，名为劫浊。

阿难！你能见的性能与所见的虚空，同样遍满十方世界，虚空与能见的性能是不能区分开的，因为你无法区分出何处是虚空的边际，哪里又是能见之性的涯畔，如果仅有虚空而无能见之性，那么除了能见之性外，另觅虚空的体性了不可得，但如果仅有能见之性，而无虚空，就不会有见闻觉知的感受，能见的性能与所见的虚空互相交织在一起，虚妄地成为身心的第一重浊，叫做劫浊（劫：全称劫波，指时节，以世界成住坏空为一劫）。

汝身现抟四大为体，见闻觉知，壅令留碍，水火风土，旋令觉知，相织妄成，是第二重，名为见浊。

你因为执取四大集聚的血肉之躯为身体，在见闻觉知周遍圆满的性能上，形成壅塞留碍，所以地水火风的变化，就使你有所知觉，这种知觉之心与四大之身互相交织，妄成为第二重浊，叫做见浊。

又汝心中忆识诵习，性发知见，容现六尘，离尘无相，离觉无性，相织妄成，是第三重，名烦恼浊。

你心中有记亿过去、认识现在、诵习未来的作用，在你的觉性上就形成各种知见，包容显现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离开外界的六尘，就没有了任何形相，离开觉知之心，就没有了能觉的性能，知觉之心与六尘互相交织，妄成身心现状的第三重浊，叫做烦恼浊。

又汝朝夕生灭不停，知见每欲留于世间，业运每常迁于国土，相织妄成，是第四重，名众生浊。

你的心念，从早到晚，妄念相续，生灭不停，知见之心，总是希望能够永远存留于世间，但是业力自然地运行，却使身心生死流转，经常变迁于不同的国土，知见之心与业力互相交织，妄成众生的形相，这就是第四重浊，叫做众生浊。

汝等见闻元无异性，众尘隔越，无状异生，性中相知，用中相背，同异失准，相织妄成，是第五重，名为命浊。

你见闻觉知的性能，相互之间本来没有性能的不同，只是因为被六尘隔离，不能逾越，所以在没有任何状态理由的情况下，相互之间便有了性能的不同，而在本性实际上又都能互相知觉，只是在应用上不同而已，这种体用上的同异，没有一定的准则，既不是绝对的同，也不是绝对的不同，同异互相交织，妄成生命的历程，这就是第五重浊，叫做命浊。

阿难！汝今欲令见闻觉知，远契如来常乐我净，应当先择死生根本，依不生灭，圆湛性成，以湛旋其虚妄灭生，伏还元觉，得元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然后圆成果地修证。

阿难！你现在想要使你的见闻觉知，深深契合如来的常乐我净，应当先在生死的根本上进行选择，要依据本来不生不灭、圆满澄湛的觉性来修证，以澄澄湛湛的境界，旋转虚妄生灭的妄想，使妄想降伏，还归于原本的正觉自性，证得元本妙明的正觉、没有生灭的自性本体，你应当这样来决定修学佛法的因地发心，然后再精进修证，圆成佛的果地妙用。

如澄浊水，贮于静器，静深不动，沙土自沈，清水现前，名为初伏客尘烦恼。去泥纯水，名为永断根本无明。明相精纯，一切变现，不为烦恼，皆合涅盘清净妙德。

例如要把浑浊的水澄清，必须先把浊水贮放在静止的器皿里面，长时间地静止不动，沙土自然会沉下，清水也就显现出来了，这就叫初伏客尘烦恼。滤除掉泥滓就是纯净的清水，这就名叫永断根本无明。泥滓去尽，明净的清水更加清纯，不会再混浊，就是证得究竟佛果，那就任何变迁摇动，都不会再有烦恼心生起，自然契合涅盘无生无灭、清净无染的胜妙功德。

五、发菩提心的第二种决定义理：汝等当弃捐诸有为相，审详烦恼根本，认清六根是众生与世界缠缚在一起的根结，使六根清净，伏归元真。

第二义者，汝等必欲发菩提心，于菩萨乘生大勇猛，决定弃捐诸有为相，应当审详烦恼根本，此无始来发业润生，谁作谁受？阿难，汝修菩提，若不审观烦恼根本，则不能知虚妄根尘何处颠倒，处尚不知，云何降伏取如来位？

第二义理：你们想要发起无上正知正觉的菩提心，对于大乘的菩萨道，以勇猛无比的精神去求证，一定要抛弃各种有所造作的形相，应当详细审察什么是烦恼的根本，那个无始久远以来，引发业力、润泽业种形成生命的作用，究竟是谁在造作？谁在受报呢？阿难！你要修证正觉菩提，假若不详细观察烦恼的根本，就不能知道虚妄的根尘颠倒在什么地方，如果颠倒在哪里还不知道，又怎样去降伏它而证取如来的果位呢？

阿难！汝观世间解结之人，不见所结，云何知解？不闻虚空被汝隳裂，何以故？空无形相，无结解故。则汝现前眼耳鼻舌，及与身心，六为贼媒，自劫家宝，由此无始众生世界，生缠缚故，于器世间不能超越。

阿难！你且看世上解开绳结的人，如果他看不见绳结的所在，又怎样知道去解开呢？谁也没有听到虚空可以被你撕裂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虚空没有形象，根本就没有结需要你去解。

你要知道，现在的眼耳鼻舌，以及身与意，这六根就是你家中的奸人，勾引外贼劫去自己家中财宝，因此从无始以来，使你对众生世界，生出缠缚的纠结，而不能够超越于物质世界。

阿难！云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方位有十，流数有三，一切众生织妄相成，身中贸迁，世界相涉。

阿难！什么叫做众生世界呢？

所谓世，就是时间的迁流。所谓界，就是空间的方位。你应该知道东西南北，加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以及上下，这些就是空间的界位，过去、现在、未来，就是时间的世相，空间的方位有十位，时间迁流的数目有三个，一切众生，都是由各种妄想交织而成，根身之中各种妄想

贸易迁流，时间、空间相互涉入。

而此界性设虽十方，定位可明，世间只目东西南北，上下无位，中无定方，四数必明。与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转十二，流变三叠，一十百千，总括始终，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

空间方位，虽然设立了十个，但是有确定方位可以标明的，在世间的人看来只有东南西北四方，因为上下也只是四方的上下，没有自己的有固定的位置，中间更是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说空间只要取四个位数就可以标明白了，这样空间的四位，与时间的三位，互相涉入，三四四三，宛转相乘就得到十二的位数。再将这些位数涉入十方三世，而十方三世之中又有各自的三世十方，这样流转变迁，形成三层重叠，时空的位数也由十而百，由百而千，总计起来，从开始的一层重叠，到最后的三层重叠，时空的位数总共有一千两百个，因此你的六根之中，每根的功能德用，也只能有一千两百个时空的位数。

阿难！汝复于中，克定优劣。如眼观见，后暗前明，前方全明，后方全暗，左右旁观三分之二，统论所作，功德不全，三分言功，一分无德，当知眼唯八百功德。

阿难！你再从这六根的功能德用中间，评定六根的优劣，比如眼睛观看的功能，只可以看见前面，不能见到后方，前方完全明白，后方完全暗昧，视线旁观左右，也只能看到三分之二，综合眼睛所做的功能德用，并不完全，只能说三分的功能之中，就有一分没有德用，不能看见，所以你应当知道，眼睛只有八百个时空位数的功能德用。

如耳周听，十方无遗，动若逖遥，静无边际，当知耳根圆满一千二百功德。

耳朵听闻的功能，可以周遍一切处所，十方所发的声音，完全没有遗漏。声音一动，听闻的功能似乎有近远之分，但声音静止的时侯，听声的功能却没有边际可穷，所以你应当知道，耳根的功能，圆满了一千两百个时空位数的功能德用。

如鼻嗅闻，通出入息，有出有入，而阙中交，验于鼻根，三分阙一，当知鼻唯八百功德。

鼻子嗅闻的功能，贯通于出入的气息，虽然有出息有入息，但缺了出入中间的交接停顿之时，仔细检验鼻根的功用，三分之中就有一分不足，所以你应当知道，鼻根也只有八百个时空位数的功能德用。

如舌宣扬，尽诸世间出世间智，言有方分，理无穷尽，当知舌根圆满一千二百功德。

舌的功能，可以发出言语，宣扬表达所有世间或超越世间的智慧和理论，言语虽然有区域分别的不同，所说的各种道理，却没有穷尽，所以你应当知道，舌根的功能，圆满了一千两百个时空位数的功能德用。

如身觉触，识于违顺，合时能觉，离中不知，离一合双，验于身根，三分阙一，当知身唯八百功德。

身体的知觉感触，从适意与不适意两种情况产生，但要与外物相合时才能有感觉，离开了与外物的接触，就是中性的没有知觉，所以离开了与外物的接触，只可算作一分功能德用，与外物相合则有两分的功能德用，因此验证身根的功能，也是三分缺一，所以你应当知道，身根的功能，只有八百个时空位数的功能德用。

如意默容，十方三世一切世间出世间法，唯圣与凡，无不包容，尽其涯际，当知意根圆满一千二百功德。

意根的功能，静默中包容了十方三世，一切世间出世的各种事物，无论圣人还是凡夫，没有哪样不被包容，而且都可以尽其边际，所以你应当知道，意根的功能，圆满了一千两百个时空位数的功能德用。

阿难！汝今欲逆生死欲流，返穷流根，至不生灭。当验此等六受用根，谁合谁离，谁深谁浅，谁为圆通，谁不圆满。若能于此悟圆通根，逆彼无始织妄业流，得循圆通，与不圆根，日劫相倍。

你现在想逆转生死欲海的巨流，要返还穷究生死流力的根元，达到不生不灭的自性实际，就应当体验，你领受尘境的六根，哪个是相合的？哪个是相离的？哪个深？哪个浅？哪个圆通？哪个不圆通？

如果你能在这六根中，明白哪一根是最圆通的，然后依它修持，逆转无始以来互相交织的妄业之流，依着圆通根来修，与那些依着不圆通之根来修，比较起来，对于修行证果的时间来说，就有一日与一劫的出入。

我今备显六湛圆明，本所功德，数量如是，随汝详择其可入者，吾当发明，令汝增进。十方如来，于十八界一一修行，皆得圆满无上菩提，于其中间，亦无优劣，但汝下劣，未能于中圆自在慧，故我宣扬，令汝但于一门深入，入一无妄，彼六知根，一时清净。

我现在完全说明了生理六根澄湛圆明的功用，以及他们本来所具的功德数量，随你自己去详细选择一个可以入门的，我将为你再加阐发明白，使你能够增加进步的速度，十方世界的如来，在十八界的身心作用上，一一修行，全都证得了圆满无上的正觉。不同的修行方法之间，并无

优劣之分，但是你的智慧低劣，不能够在这许多方法当中，具有圆满自在的智慧，彻底究竟地明白了解，所以我才这样明白宣扬，使你选定一门，只要一门深入，到达纯一无妄的程度，那时六个知觉之根，就会一时之间全都得到清净。

阿难白佛言：世尊！云何逆流深入一门，能令六根一时清净？

阿难对佛说：世尊！为什么说逆转无始以来互相交织的妄业之流，只要一门深入，就能使六根同时得到清净呢？

佛告阿难：汝今已得须陀洹果，已灭三界众生世间见所断惑，然犹未知根中积生无始虚习，彼习要因修所断得，何况此中生住异灭，分剂头数。今汝且观现前六根，为一为六？阿难！

若言一者，耳何不见？目何不闻？头奚不履？足奚无语？若此六根决定成六，如我今会，与汝宣扬微妙法门，汝之六根，谁来领受？

佛对阿难说：你现在已经得证须陀恒果（即入流，入圣人之法性流），已经灭除三界众生世间见解上所应断的疑惑，但是你还不知道六根的生理机能当中，累积有多少生世以来的虚妄习气，这些习气，还要经过修证才能断得，更何况这些习气之中，还有生起、存在、变异、灭亡等纷繁的头绪。你现在暂且观察一下，显现在前的这六根，究竟是一个还是六个呢？
阿难！假若是一个，耳朵为什么不能看？眼睛为什么不能听？头为什么不能走路？足为什么不能说话？如果六根决定是六个，那么我现在为你们阐扬微妙的法门，你的六根之中，是谁来领受呢？

阿难言：我用耳闻。佛言；汝耳自闻，何关身口？口来问义，身起钦承，是故应知非一终六，非六终一，终不汝根，元一元六。

阿难说：我用耳朵来听。佛说：是你的耳朵自己在听，和你的身体与口，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为什么又用口来问道理，同时身体又起来表示恭敬呢？因此你应该知道，它不是一个就是六个，不是六个就是一个，总不能随便就说你的六根既是一个，也是六个，一定要弄清楚，六根究竟只是一个，还是有六个呢？

阿难当知，是根非一非六，由无始来颠倒沦替，故于圆湛一六义生。汝须陀洹，虽得六销，犹未亡一，如太虚空参合群器，由器形异，名之异空，除器观空，说空为一，彼太虚空，云何为汝成同不同？何况更名是一非一，则汝了知六受用根，亦复如是。

阿难！你应该要知道，六根的功能，既不是一个，也不是六个，因为无始以来，众生背觉合尘，沉沦于六尘境界中，更替于见闻觉知，因此在圆湛的觉性当中，产生一根六根的概念，你得证须陀恒果，虽然能够使六根的概念消融，但还没有灭除一根的概念。就象在太虚空中，放了很多不同的器具，因为器具的形状各不相同，所以器具之中的空间就有了不同，而称做不同的空间，把这些器具除掉，再看空间，就说空间是完整的一个，其实太虚空怎么能因为你，而一会是同，一会儿又是不同呢？更何况说它是一个或者不是一个呢？因此你就应当明白，你的六个能领受尘境的根，也就是这样的道理。

由明暗等二种相形，于妙圆中黏湛发见，见精映色，结色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眼体，如蒲萄朵，浮根四尘，流逸奔色。

由光明与黑暗等两种现象互相形显，在妙觉圆明的自性中，染着澄澄湛湛的灵明，引发能见的功能，能见的功能映现色尘，并与色尘结合，就凝聚成生理机能的眼根，眼根的本元就是由清静的四大组成，因而叫做眼睛的本体，它就象是一颗葡萄，这个由四大所成的粗浮之根，攀缘外境，如急流奔腾一样，追逐着外界的色相。

由动静等二种相击，于妙圆中黏湛发听，听精映声，卷声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耳体，如新卷叶，浮根四尘，流逸奔声。

由响动与安静两种现象互相攻击，在妙觉圆明的自性中，染着澄澄湛湛的灵明，引发闻听的功能，闻听的功能映现声音的动静，收摄声尘而成为耳根，耳根的本元就是由清静的四大组成，因而叫做耳朵的本体，其外形就象新卷的树叶，这个由四大所成的粗浮之根，攀缘外境，如急流奔腾一样，追逐着外界动静的音声。

由通塞等二种相发，于妙圆中黏湛发嗅，嗅精映香，纳香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鼻体，如双垂爪，浮根四尘，流逸奔香。

由畅通与闭塞等两种现象互相引发，在妙觉圆明的自性中，染着澄澄湛湛的灵明，引发能嗅的功能，能嗅的功能映现香的气味，吸收气味的香尘，就凝结成鼻根，鼻根的本元就是由清静的四大组成，因而叫做鼻子的本体，如同双垂的爪形，这个由四大所成的粗浮之根，攀缘外境，如急流奔腾一样，追逐着外界气味的香尘。

由恬变等二种相参，于妙圆中黏湛发尝，尝精映味，绞味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舌体，如初偃月，浮根四尘，流逸奔味。

由安然无味与变迁有味，两种现象互相参杂，在妙觉圆明的自性中，染着澄澄湛湛的灵明，引发能尝味的功能。尝味的功能映现各种变化的滋味，绞取味尘而成为舌根，舌根的本元就是由清静的四大组成，因而叫做舌头的本体，形状象月初的偃月，这个由四大所成的粗浮之根，攀缘外境，如急流奔腾一样，追逐着外界滋味变化的味尘。

由离合等二种相摩，于妙圆中黏湛发觉，觉精映触，抟触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身体，如腰鼓颡（sǎng 额骨），浮根四尘，流逸奔触。

由分离与接触等两种现象相摩际交，在妙觉圆明的自性中，染着澄澄湛湛的灵明，引发能感觉接触的功能，感觉接触的功能映现接触的变化，就凝结成生理感觉神经的身根，身根的本元就是由清静的四大组成，因而叫做身体，就象腰鼓的鼓腔，这个由四大所成的粗浮之根，攀缘外境，如急流奔腾一样，追逐着外界感触的触尘。

由生灭等二种相续，于妙圆中黏湛发知，知精映法，揽法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意思，如幽室见，浮根四尘，流逸奔法。

由生起和变灭等两种现象相续不断，在妙觉圆明的自性中，染着澄澄湛湛的灵明，引发能知觉的功能，知觉的功能映现事物生住异灭的法尘，集揽累积事物的法尘，就形成身心觉知的意根，意根的本元也是由清静的四大组成，因而叫做意识思想，就象是阴暗室内看见物像一样，这个由四大所成的粗浮之根，攀缘外境，如急流奔腾一样，追逐着事物生住异灭的法尘。

阿难！如是六根，由彼觉明，有明明觉，失彼精了，黏妄发光，是以汝今离暗离明，无有见体，离动离静，元无听质，无通无塞，嗅性不生，非变非恬，尝无所出，不离不合，觉触本无，无灭无生，了知安寄。

阿难！这六根的生成，都是由正觉妙明的自性，妄有所明，妄有所觉，所以才迷失了本来精明了然的自性，胶着虚妄的尘相引发六根的见闻觉知，所以你现在如果离开了黑暗与光明，就没有了能见的体相，离开有声无声的动静，根本就没有能听的实质，没有畅通与闭塞，嗅闻的性能就不能发生，没有各种滋味也没有淡昧，能尝的性能就无从而出，不相离也不相合，接触的感觉就没有，没有灭没有生，意识的了知又寄于何处？

汝但不循动静、合离、恬变、通塞、生灭、明暗，如是十二诸有为相，随拔一根，脱黏内伏，伏归元真，发本明耀，耀性发明，诸余五黏，应拔圆脱，不由前尘所起知见，明不循根，寄根明发，由是六根互相为用。

你只要不依循动静、合离、淡变、通塞、生灭、明暗等十二种有为的现象，随便选拔一根，脱离与尘境的胶着，使奔流向外的根性在内降伏，降伏归还于元本妙明的正觉真心，就能显发正觉真心本有的灵妙光明，心光照耀，其余五根与尘境的胶着，也既时拔开而圆满脱解，正觉真心灵妙光明，不会由于前尘而起任何的妄知妄见，也不必依循六根的生理机能而显用，随寄任何一根都可以显发同样的妙用，因此六根就可互相为用了。

阿难！汝岂不知今此会中，阿那律陀无目而见，跋难陀龙无耳而听，殑伽神女非鼻闻香，骄梵钵提异舌知味，舜若多神无身觉触，如来光中映令暂现，既为风质其体元无，诸灭尽定得寂声闻，如此会中摩诃迦叶，久灭意根，圆明了知不因心念。

阿难！你难道不知道，在这个法会里的阿那律陀，虽然眼睛瞎了，但却能够看的见。跋难陀龙，虽然没有耳朵却能听到声音。竟伽神女，不需用鼻子也能闻到香味。骄梵钵提，不用舌头也能知道味道。舜若多神，虽然没有身体，却也能有觉触，舜若多神是风的性质，他的身体本来就是没有的，在如来的自性光明中，可以暂时映现。还有那些修证灭尽定，到了寂灭境界的声闻乘的人，比如现在在座的摩诃迦叶，很久以前，已经灭除意识的作用，但是本觉圆明，能够了知一切事物，而不用心念的力量。

阿难，今汝诸根若圆拔已，内莹发光，如是浮尘及器世间诸变化相，如汤销冰，应念化成无上知觉。

阿难！你现在的六根，如果已经圆满归伏到妙明的自性，拔除了对外尘的胶着执取，正觉自性的智慧光明就会显发，那么这些浮根四尘，以及物质世间的一切变化现象，都象热汤销融冰雪一样，应念之间，就能转化为自性的无上正知正觉。

阿难！如彼世人聚见于眼，若令急合，暗相现前，六根黯然，头足相类。彼人以手循体外绕，彼虽不见，头足一辨，知觉是同。

阿难！比如世间的人，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眼睛上，如果让他快速地闭上眼睛，眼前就只有一片暗昧的景象，六根就都不能有所知见了，就连头与足也不能辨别了。但是假若这个人用手遍绕身体来摸，虽然没有用眼睛来看见，但是那个是头、那个是足却已经分辨了出来，这个辨别的知觉，与眼睛辨别的知觉是相同的。

缘见因明，暗成无见，不明自发，则诸暗相永不能昏，根尘既销，云何觉明不成圆妙。

人们认为有光明的外缘才能看见，没有光明就不能看见，然而却不知道，在没有光明之时，能见的自性始终在发挥功用，永远不会被黑暗现象所蒙蔽，更不会因为外缘灭掉而消失，生理的六根与外界的现象既然都销融无得了，本觉胜净妙明的真心，哪有不成为圆融的妙用呢？

六、闻性不会随着声尘的生灭而有无，如果能弃生灭守真常，常光显现，就是无上正觉。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说言，因地觉心，欲求常住，要与果位名目相应。世尊，如果位中，菩提、涅盘、真如、佛性、庵摩罗识、空如来藏、大圆镜智，是七种名，称谓虽别，清净圆满、体性坚凝，如金刚王，常住不坏。若此见听，离于明暗动静通塞，毕竟无体。犹如念心，离于前尘，本无所有，云何将此毕竟断灭以为修因，欲获如来七常住果？

阿难对佛说：世尊！如佛所说的，最初要求证正觉的因地之心，如果想要常住不变，必须和证得自性正觉的果地名目相应。那么世尊！证得自性果地中的所称的:菩提(正觉)，涅盘(无生无灭心性本体)，庵摩罗识(白净识)，真如，佛性，空如来藏，大圆镜智等七种名称，名称虽然不同，其所表示的含义，都是称颂真心自性的清净圆满、体性坚凝犹如金刚宝王一样长住不坏的妙德。但是现在这个能看与听闻的知觉，离开光明与黑暗，动与静，通与塞等现象，毕竟没有一个自体，犹如意识心念，如果离开法尘，就一无所有，没有本体可得，为什么又用这些终将断灭的性能，做修证的因地，而能证得如来的七种常住不坏的果位呢？

世尊，若离明暗，见毕竟空，如无前尘，念自性灭，进退循环，微细推求，本无我心及我心所，将谁立因求无上觉？如来先说湛精圆常，违越诚言，终成戏论，云何如来真实语者？惟垂大慈，开我蒙悕（xī）。

世尊！如果离开光明与黑暗，你的所见就毕竟是空无的，如果没有面前的外景，意念心自已的体性就灭掉了，我向前追究，向后推求，反复微细地去寻找，想来想去，本来没有那一个是我真心的自体，也没有那一个是我真心的所在处，这样一来，用什么做修证的因地，去求得无上正觉呢？可是佛刚才又说，澄静精明的六根之性，就能返归为圆满常住的自性，这样你说的话，前后相违背，最终会成为儿戏的理论，怎样解释这个问题，才能证明如来是讲真话实话的人呢？希望佛垂赐大悲，解开我心中的迷茫和不安！

佛告阿难：汝学多闻，未尽诸漏，心中徒知颠倒所因，真倒现前，实未能识，恐汝诚心犹未信伏，吾今试将尘俗诸事，当除汝疑。

佛对阿难说：你虽然博学多闻，还未灭尽一切习漏，你心里只是知道有一个个颠倒的原因，但是真实颠倒摆在你的前面时，你实在并不认识！我恐怕你虽然有诚心，但还是没有信服我的话，我现在姑且拿尘俗的事例，来解除你心中的疑惑。

即时如来敕罗侯罗击钟一声，问阿难言：汝今闻不？阿难大众俱言我闻。钟歇无声，佛又问言：汝今闻不？阿难大众俱言不闻。时罗侯罗又击一声，佛又问言：汝今闻不？阿难大众又言俱闻。佛问阿难：汝云何闻，云何不闻？阿难大众俱白佛言：钟声若击，则我得闻。击久声销，音响双绝，则名无闻。

这时佛叫罗候罗打钟一声，佛问阿难说：你现在听到了吗？阿难与大众都说：我听到了。过了一会，钟声停止了，佛又问道：你现在听到了吗？阿难与大众都答说：现在听不到了。这时，罗候罗又打钟一声，佛又问道:你现在听到了吗？阿难与大众又都答道：听到了。佛问阿难：你怎样叫听到？怎样叫听不到的呢？阿难与大众都对佛说：如果打钟发声，我们就听得到，打过了很久，声音消失了，声音与响动都没有了，就叫做听不到。

如来又敕罗侯击钟，问阿难言：汝今声不？阿难大众，俱言有声。少选声销，佛又问言：尔今声不？阿难大众答言无声。有顷罗侯更来撞钟，佛又问言：尔今声不？阿难大众，俱言有声。佛问阿难：汝云何声，云何无声？阿难大众俱白佛言：钟声若击，则名有声。击久声销，音响双绝，则名无声。

这时，佛又叫罗喉罗打钟，问阿难说：你现在有声音吗？阿难与大众都说：有声。过了一会，声音消失了，佛又问道：你现在有声音吗？阿难与大众都答说：没有声。过了一会，罗喉罗又来打钟，佛又问道：你现在有声音吗？阿难与大众都答说：有声。佛问阿难：你怎样才叫它是有声？怎样才是无声呢？阿难与大众都对佛说：如果打钟发声，就叫做有声。钟打过了很久，声音消失了，声音与响动都没有了，就叫做无声。

佛语阿难及诸大众：汝今云何自语矫乱？大众阿难，俱时问佛：我今云何名为矫乱？佛言：

我问汝闻，汝则言闻。又问汝声，汝则言声。唯闻与声，报答无定，如是云何不名矫乱？

佛对阿难及大众说：你们现在何以这样胡言乱语，毫无标准？大众与阿难，听佛这样说，就同时问佛：我们怎样是胡乱说话，毫无标准呢？佛说：我问你们听到吗，你们就说听到了，又问你们有声吗，你们就说有声。你们对声和闻都分不清楚，以声当作闻，以闻当作声，报答无定，这样怎么不是胡言乱语呢？

阿难！声销无响，汝说无闻，若实无闻，闻性已灭，同于枯木，钟声更击，汝云何知？知有知无，自是声尘或无或有，岂彼闻性为汝有无？闻实云无，谁知无者？

阿难！声音消失了，没有了响动，你就说听不到，如果实在听不到，能听闻的自性已经灭掉了，等于是枯木，那么，钟声再打的时候，你又怎么知道有声音呢？知道有声音还是没有声音，自然是声音的有无，怎么能说能听闻声响的自性，是有还是无呢？能听闻的自性，如果确实绝对没有了，知道绝对没有的又是谁呢？

是故阿难，声于闻中自有生灭，非为汝闻，声生声灭，令汝闻性为有为无，汝尚颠倒，惑声为闻，何怪昏迷以常为断，终不应言，离诸动静闭塞开通，说闻无性。

所以阿难！声音在听闻之中，只是声音自己有生有灭，并不是你听闻的自性，有生有灭。如果因为声音的生起与声音的消灭，而使你那个能听能闻的自性，成为有成为无，那么你就还在颠倒迷惑之中，迷惑地认为声音就是你能闻的自性，难怪你执迷不悟，把真常的自性当作断灭，最终你不应说：离开动与静，闭塞与开通，就没有了能听闻的自性。

如重睡人，眠熟床枕，其家有人，于彼睡时，捣练舂米，其人梦中闻舂捣声，别作他物，或为击鼓、或为撞钟，即于梦时自怪其钟为木石响，于时忽寤，遍知杵音，自告家人，我正梦时，惑此舂音将为鼓响。

譬如一个睡得很熟的人，熟睡在床枕上，家里有一个人，就在这时用木杵舂米，这个人在梦中听到舂米的声音，分别为其他东西的响声，或者以为是打鼓，或者以为是在撞钟，他在做梦当中，就自己觉得奇怪，这个钟鼓的声音很像木石的声响，正在此时，忽然醒了，很快就知道是杵音，自己告诉家中人说：我正在作梦时，迷惑地认为这个舂声是鼓被敲响。

阿难，是人梦中，岂忆静摇开闭通塞，其形虽寐，闻性不昏。纵汝形销，命光迁谢，此性云何为汝销灭？

阿难！这个人在梦中，哪里会想到静摇开闭通塞这些事，他的身体虽然在睡梦中，可是听闻的自性并没有昏沉。再进一步来说，纵然是你的身体灭掉了，生命的光辉也迁化谢落了，但是闻性依然存在，怎么会因为你而消失灭掉呢？

以诸众生从无始来，循诸色声，逐念流转，曾不开悟性净妙常。不循所常，逐诸生灭，由是生生杂染流转。若弃生灭，守于真常，常光现前，根尘识心应时销落。想相为尘，识情为垢，二俱远离，则汝法眼应时清明，云何不成无上知觉！

因为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追逐一切声色，跟着意识心念的变迁而流转不停，从来就不曾领悟到清净灵妙、常住不变的自性，更不去依循常住自性，只追逐一切生灭的根尘，所以生生世世，杂染不断，流转不息！如果舍弃生灭的根尘，安守于真常不变的自性，自性真常的光明便会显现在前，生理机能的六根，与相对的外境六尘，以及意识分别的心念，就会顿时消融落谢，但是纯一无杂的想相，也是清净自性的渣尘，对于澄湛自性的识知之情，还是清净自性的污垢，如果这两种也都远离了，那你的法眼(对自性的正知正见)就会顿时了然清明，那有不成无上正知正觉的道理！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五一、根尘同缘，脱缚无二，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就是无漏的涅盘。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虽说第二义门，今观世间解结之人，若不知其所结之元，我信是人终不能解。世尊，我及会中有学声闻，亦复如是，从无始际与诸无明，俱灭俱生，虽得如是多闻善根，名为出家，犹隔日疟，惟愿大慈，哀愍沦溺，今日身心，云何是结？从何名解？

亦令未来苦难众生，得免轮回，不落三有。作是语已，普及大众五体投地，雨泪翘诚，伫佛如来无上开示。

阿难对佛说：世尊！佛虽然讲了第二点决定性义理的要旨，但是我看世间想解开绳结的人，如果不知道这个结的根元在哪里，我相信这个人，最终也不能解开此结。世尊！就是我与在会的有学声闻乘人，也是这样，由无始际以来，与这些无明妄想，纠缠在一起，俱生俱灭，虽然得到博学多闻的善根，而且有了出家的名义，但就象患隔日发作的疟疾病人，有时好些，有时又病了。希望佛发大慈悲，伶悯我们这些沉沦在生死苦海中的人，指出我们的身心之中，什么是根结？怎样才可以解开？并且也使将来的苦难众生，免除生死轮回之苦，不再堕落于三界之中。说完这番话后，和大众一齐五体投地，泪下如雨，翘首仰望，等候着如来的无上开示。

尔时世尊怜愍阿难，及诸会中诸有学者，亦为未来一切众生，为出世因作将来眼，以阎浮檀紫金光手，摩阿难顶，即时十方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微尘如来住世界者，各有宝光从其顶出，其光同时于彼世界，来祇陀林，灌如来顶。是诸大众，得未曾有。于是阿难及诸大众，俱闻十方微尘如来，异口同音，告阿难言：善哉阿难！汝欲识知俱生无明，使汝轮转生死结根，唯汝六根，更无他物。汝复欲知无上菩提，令汝速证安乐解脱寂静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

这时，世尊怜悯阿难以及在会中那些尚在有学果位的声闻乘人，同时也为未来的一切众生，指示超出世间之因，作将来修行的见道之眼。就用他阎浮檀紫金光色的手，摩阿难的头顶。

即时十方所有的诸佛世界，都发生六种震动，如微尘一样多住世的如来，各有宝光，从他们的

头顶上发出，这些光同时从他们所住的世界中，来到祇陀林，灌如来的顶。这些在坐大众，从来不曾见过这样祥瑞景象，阿难和在座的大众，都听见十方微尘一样多的如来，异口同声的告诉阿难说：善哉阿难！你要想认识明白与生命俱来的无明，须知那个使你轮转在生死之流中的结缚根元，只是你的六根，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你还想知道修证无上菩提正觉的因地，使你快速证得安乐解脱、寂静灵妙真常的自性，依然还是你的六根，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阿难虽闻如是法音，心犹未明，稽首白佛：云何令我生死轮回，安乐妙常，同是六根，更非他物？

阿难虽然听了佛这样的开示，心里还是不明白，所以又稽首问佛：为什么说使我们在生死苦海中轮回的，与证得安乐妙常的根元，都是这六根，而不是其他的东西，这是什么道理呢？

佛告阿难：根尘同源，缚脱无二。识性虚妄，犹如空华。阿难！由尘发知，因根有相，相见无性，同于交芦，是故汝今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盘无漏真净，云何是中更容他物！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佛对阿难说说：根与尘都产生于同一个根源，所以结缚与解脱，在根本上并没有两样。分别认识的六识之心，也只是根尘相对而有的虚妄现象，犹如虚空中幻现的空华，幻生幻灭，阿难！由六尘引发六根的知见，因为有六根，才显出六尘的形相，所以六尘的形相与六根的知见，都没有它们独立的自性，就像交芦一样（此芦异于常芦，生必二茎交并而立，二根盘结而连，单则扑地，不能自立，外实中虚），必须两茎相交并立而生，相依为用，所以你现在，在六根能知能见的作用上，认定有一个所知的东西，这就是无明的根本。如果在能知能见的作用上，没有了空有的观见，那就是无漏清静的涅盘妙心，你为什么在这中间，认为再有其他东西存在呢？这时，佛要把这种至理，再重新宣说一遍，就说出一个偈颂：

真性有为空 缘生故如幻 无为无起灭 不实如空华言妄显诸真 妄真同二妄 犹非真非真
云何见所见中间无实性 是故若交芦 结解同所因 圣凡无二路汝观交中性 空有二俱非 迷晦即无明
发明便解脱解结因次第 六解一亦亡 根选择圆通 入流成正觉陀那微细识 习气成瀑流 真非真恐迷
我常不开演自心取自心 非幻成幻法 不取无非幻 非幻尚不生幻法云何立 是名妙莲华 金刚王宝觉
如幻三摩地弹指超无学 此阿毗达磨 十方薄伽梵
一路涅盘门(大义：六根的真性与一切有为的尘境都是空幻的，因为他们都是从因缘而生所以如幻。

相对于有为、生灭而有的无为、无起灭之心，也如幻华一样并不是实有。宣说虚妄只是为了显出真实，其实相对而有的真和妄同是现两种妄相，既然真与非真都不是，又怎么说能见与所见呢？根与尘同源，相互依赖，中间都没有独立的实性，所以就象交芦一样。结缚的开解要同它形成的原因一样，成圣成凡也是这个道理，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你观察根尘相交中的道理，若言其空，能所对待宛然，若言其有，实无自性可得，所以空和有两者都不是。迷晦之时，知见立知，就是无明，自性光明显发，知见无见，就是解脱。解结须要依次第而解，六根的结解开了，见闻觉知之性原是一心的观念也就不存在了，但六根有的圆通，有的不圆通，须要选择圆通的一根，依之逆凡夫之生死流，便能入圣人法性之流，成就正等正觉。但微细（相对于六根的粗浮而言）的陀那识（阿赖耶识），参杂有无明习气，这些习气如瀑布急流一般，是真心又非真心，是真妄和合在一起，如果我说是真，恐怕人就迷妄为真，变成迷中更迷，如果说是妄，又恐怕人迷真为妄，反致向外驰求，所以对于小乘权教，我都不敢轻易开演这种真正的大乘法。以自身的意识心去认取自性真心，非幻的真心也就成了幻法，一法不取，即使是非幻也不取，非幻尚且不存在，幻法又从哪里建立呢？这就是名为花果同时、因果不相舍离的妙莲华，颠扑不破的金刚王无上宝觉，如幻三摩地，弹指之间超过无学的究竟义理，这个无上法门，十方如来，也都是依照这同一条微妙修行之路，而证入无余大涅盘之门的。）

二、六根之结开解，一根之说亦亡，就能返归为清净的真心于是阿难及诸大众，闻佛如来无上慈诲，只夜伽陀，杂糅（róu
混合）精莹，妙理清彻，心目开明，叹未曾有。阿难合掌顶礼白佛：我今闻佛无遮大悲，性净妙常真实法句，心犹未达六解一亡，舒结伦次。惟垂大慈，再愍斯会及与将来，施以法音，洗涤沈垢。

阿难以及在坐大众，听到佛无上慈悲的教诲，重复总结的偈诵，对于修证正觉自性的复杂义论，莹然于心，已经清楚透彻地了解，心目为之开明，感叹能够得闻这样前所未有的妙法！

阿难合掌顶礼对佛说：我现在听到了佛没有任何保留的大悲心中，所开宣的自性真心清净无染、妙明常住的真实法句，但是对于开解六结，一亦不守的解结次第，还不能彻底通达，还要求佛垂大慈悲，再怜悯此会的大众及与将来的众生，施以法音，洗涤心中的深垢。

即时如来于师子座，整涅盘僧，敛僧伽梨，揽七宝几，引手于几，取劫波罗天所奉华巾，于大众前绾成一结，示阿难言：此名何等？阿难大众俱白佛言：此名为结。于是如来绾叠华巾，又成一结。重问阿难：此名何等？阿难大众，又白佛言：此亦名结。如是伦次绾叠华巾，总成六结，一一结成，皆取手中所成之结，持问阿难，此名何等？阿难大众，亦复如是次第酬佛，此名为结。

这时佛在师子座上站起身来，整理僧衣（涅盘僧：此云内衣，即是裙也。以西土裙法横叠围身，长绳四绕使正，多致不齐。僧伽梨：又称僧伽致，为三衣之一，即九条以上之衣，又因必须

割截后始制成，故称重衣、复衣、重复衣。又以其为诸衣中最大者，故称大衣。为外出及其他庄严仪式时着之。），看了一眼七宝桌几，伸手拿起七宝几上劫波罗（夜摩天）天人所供奉的华巾（叠华，西域贵重之物，织以成巾，价值无量。又为天人所奉，更足宝贵，佛以叠华，喻如来藏性），在大众面前绾了一个结，让阿难看着说：这叫什么？阿难与大众都对佛说：这叫做结。于是如来又在这条华巾上绾了一个结，重新问阿难：这叫什么？阿难与大众又对佛说：这也叫做结。就是这样在这条华巾上依次绾结，总共打了六个结。每一个结绾成了，都把这个结拿在手中问阿难：这叫什么？阿难与大众也是象以前一样，依次回答佛说：
　　这叫做结。

佛告阿难：我初绾巾，汝名为结，此叠华巾，先实一条，第二第三，云何汝曹（辈,等于现代汉语中的“们”）复名为结？阿难白佛言：世尊，此宝叠华缉绩成巾，虽本一体，如我思惟，如来一绾，得一结名，若百绾成，终名百结，何况此巾只有六结，终不至七，亦不停五，云何如来只许初时，第二第三不名为结？

佛对阿难说：这一条华巾，我最初打了一个结，你们就说是结，这条叠华巾，最先确实是一条，只有一个结，但第二个结、第三结绾成了，为什么你们还把它叫做结呢？阿难对佛说：

这条华巾是由天上的宝叠华纺织而成，虽然它本来只是一体，但是我想，如来绾一次，就叫做一结。如果绾了一百次，就叫做一百个结。何况这条华巾只有六个结，最终不够七个结，也没有停在五个上，为什么如来只许最初一个叫结，第二、第三个就不能叫做结呢？

佛告阿难：此宝华巾，汝知此巾元止一条。我六绾时，名有六结。汝审观察，巾体是同，因结有异，于意云何，初绾结成，名为第一，如是乃至第六结生，吾今欲将第六结名，成第一不？

佛对阿难说：，你知道这条宝华巾本来只有一条，我绾了六次时，就说它是六结。你仔细观察，华巾是同一条华巾，因为绾了结，就有了不同，为什么这样说呢？最初一个结绾成了，就定名叫做第一个结，这样直到第六个结绾成了，就定名叫做第六个结，我现在想把第六个结，说成第一可以吗？

不也世尊！六结若存，斯第六名，终非第一，纵我历生尽其明辩，如何令是六结乱名。佛言：

如是，六结不同，循顾本因，一巾所造，令其杂乱，终不得成。则汝六根，亦复如是，毕竟同中，生毕竟异。

阿难说：不可以的，世尊！只要这六个结存在，第六结就始终不能说成第一，纵然用尽我全部的智慧来明辩，又怎么能使这六结胡乱定名呢？佛说：是这样的！六结虽然不同，回顾他的本因，却是一条华巾所造，想使他们的次序颠倒错乱，始终是不可能成功的！现在你的六根，也是这样的，在毕竟同当中产生毕竟异，它的本体原是同一体性的，产生了不同作用，构成六个形态，于是它就毕竟不同了。

佛告阿难：汝必嫌此六结不成，愿乐一成，复云何得？阿难言：此结若存，是非锋起，于中自生此结非彼，彼结非此。如来今日若总解除，结若不生，则无彼此，尚不名一，六云何成？

佛对阿难说：你如果认为六结是多余的，希望它仍然成为一条华巾，那怎样才能做得到呢？

阿难说：有结的存在，是非才会发生，才会有这个结不是那个结，那个结不是这个结的分别，如来今天如果把所有的结都解开了，结既然都没有了，自然就没有了这个结与那个结之分。
　　一个结的名称尚且都没有，六结之说又怎么能成立呢？

佛言：六解一亡，亦复如是。由汝无始心性狂乱，知见妄发，发妄不息，劳见发尘，如劳目睛，则有狂华，于湛精明，无因乱起，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盘，皆即狂劳颠倒华相。

佛说：我说的六根解脱，一也不守的道理，也同这个道理一样。从无始以来，你的心性狂乱妄动，从狂乱中妄发知见，妄乱知见相生相续不能停息，妄见疲劳，就会引发种种尘物相状，就象瞪定虚空使眼睛疲劳，妄见空中狂华乱舞一样，在澄湛精纯妙明的自性中，无因乱起一切世问山河大地，以及生死、涅盘等等，这都是知见疲劳发狂，颠倒妄有的幻华尘相。

阿难言：此劳同结，云何解除？如来以手将所结巾偏掣其左，问阿难言：如是解不？不也世尊！旋复以手偏牵右边，又问阿难：如是解不？不也世尊！

阿难说：既然这种瞪发劳相的情形和六结的道理是相同的，那么怎样才能解除呢？如来就将手中所结的华巾，拿到身体左边，问阿难说:这样能解开吗？阿难答：不能，世尊！如来又再用手将华巾拿到右边，问阿难说：这样能解吗？不能，世尊！

佛告阿难：吾今以手左右各牵，竟不能解，汝设方便，云何解成？阿难白佛言：世尊，当于结心解即分散。佛告阿难：如是如是，若欲除结，当于结心。阿难！我说佛法从因缘生，非取世间和合粗相，如来发明世出世法，知其本因随所缘出，如是乃至恒沙界外一滴之雨，亦知头数，现前种种松直、棘曲、鹄白、乌玄，皆了元由，是故阿难，随汝心中选择六根，根结若除，尘相自灭，诸妄销亡，不真何待？

佛对阿难说：我这样左右牵动手中的华巾，竟然都不能解开这些结，那么你想个办法，怎样才可以解开呢？阿难对佛说：世尊！应当从结的中心来解，就可以使结分散。佛对阿难说：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要想解开此结，应当从结的中心下手。阿难！我所说的，一切法都是从因缘所生，并不是取世间和合而有的粗大形相为缘，如来所要阐发说明的，是指世间和出世间的各种事物与法则，如来都能知道它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各随他们所攀的缘而生，没有真实的自体可得，这样甚至于恒河沙世界之外，一滴雨水，也知道它的源头数量，眼前的种种现象，松树的挺直、荆棘的弯曲，天鹅的白、乌鸦的黑，佛都能了解它们的根元和由来。

所以阿难！随你心里选择六根中的任何一根，由此求得解脱，只要解除六根的结，外界尘劳的现象，自然就消融灭亡，既然一切妄心妄想都消亡了，所显现的不是自性的真心，还会是什么呢？

阿难！吾今问汝，此劫波罗巾六结现前，同时解萦，得同除不？不也世尊！是结本以次第绾生，今日当须次第而解，六结同体，结不同时，则结解时，云何同除？佛言：六根解除，亦复如是。此根初解，先得人空，空性圆明，成法解脱，解脱法已，俱空不生，是名菩萨从三摩地，得无生忍。

阿难！我现在再问你，这一条打了六个结的劫波罗华巾，这六个结能不能在同一时间里，一齐都解除了呢？不能，世尊！这些个结，本来是一个一个依次绾成的，现在也应当一个一个依次解开，因为这六个结是同一条华巾所成，绾结的先后时间次序都不同，那么在解结时，怎么能够同时解开呢？佛说：六根的解脱，也是同样的道理。根结解开之初，可最先证得五阴无我的人空，进一步，使人空我空的空性圆明自在，就达到法的解脱（一切万法都是因缘所生，其性本空，无真实的自体可得），解脱了对法的执着以后，还要再进一步，达到人、法俱空，直至空的境界、概念，也没有了，这样才叫做菩萨从三摩地证得的无生法忍。

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开示，慧觉圆通，得无疑惑。一时合掌，顶礼双足，而白佛言：我等今日身心皎然，快得无碍，虽复悟知一六亡义，然犹未达圆通本根，世尊，我辈飘零，积劫孤露，何心何虑，预佛天伦，如失乳儿，忽遇慈母，若复因此际会道成，所得密言，还同本悟，则与未闻无有差别，惟垂大悲，惠我秘严，成就如来最后开示。作是语已，五体投地，退藏密机，冀佛冥授。

阿难以及在坐的大众，听受了佛的开示，智慧的觉性已圆满通达，对于根尘解脱的道理再也没有疑惑了。大家同时合掌，顶礼佛足，然后对佛说：我们今日身心皎然清净，快乐舒畅无比！虽然领悟到六销一亡的解脱道理，但是还没有了达圆通的本根。世尊！我历劫飘零在生死苦海中，孤露无依，从来没有想到，能够与佛同享天伦，就好像失乳的婴儿，忽然又遇到慈母，但如果因此而把这种际会，当做是大道的成就，把所听闻的秘密言教，当成是心性本有的觉悟，那就与未闻之时，没有什么差别了。只希望佛能垂赐大悲，将成就如来的秘密严净之路，圆通的本根，恩惠于我，作最后的开示。说完这番话后，再五体投地，然后退回自己的座位，期待佛陀深密的教授。

三、二十四位大弟子各自陈述所修行的法门

尔时世尊，普告众中诸大菩萨，及诸漏尽大阿罗汉：汝等菩萨及阿罗汉，生我法中，得成无学，吾今问汝，最初发心悟十八界，谁为圆通？从何方便入三摩地？

这时，佛对所有在坐的大菩萨，以及诸漏已尽的大阿罗汉们说：诸位菩萨以及阿罗汉，你们在我所宣讲的佛法中，已经得成无学的果位。我现在问你们，你们所悟到的，最初发心修行的十八界中，谁是最圆满通达的？你们又是从什么方便法门，证入三摩地的？

骄陈那五比丘，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在鹿苑，及于鸡园，观见如来最初成道。

于佛音声，悟明四谛。佛问比丘，我初称解，如来印我名阿若多，妙音密圆，我于音声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音声为上。

这时骄陈那等五位比丘，从座上起来，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们是在鹿苑以及鸡园中，最先见到佛成道的人，我从佛的法音之中，领悟到四圣谛的道理，佛现在问比丘们这个问题，我是最先解悟的人，而且佛已经印证认可我是阿若多（最初解），诸佛妙音微密圆满，周遍法界，我从音声证得阿罗汉的果位，佛问什么最圆满通达，根据我的所证，以声音为最上。

优波尼沙陀，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观佛最初成道，观不净相，生大厌离，悟诸色性，以从不净，白骨微尘，归于虚空，空色二无，成无学道。如来印我名尼沙陀，尘色既尽，妙色密圆。我从色相，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色因为上。

优波尼沙陀立即从座上站起，顶礼佛足对佛说：我也是最初见到佛成道的人，佛让我观察身体内外的不净相，从而生起极大的厌离心，悟到一切色相的本性，从来都是不清净的（种子不净，受生不净，住处不净，食啖不净，生处不净，举体皆不净），乃至身体的色质，最终也白骨化为微尘，归于虚空，直至虚空与色相二者都没有了，因此得成无学果位的道业。而且如来印证认可我是尼沙陀（色性空），物质的尘色既已空尽，自性妙色显现，微密圆满，我从色相上

证得阿罗汉的果位，佛现在要问我们什么最圆满通达，根据我的所证，色尘为本修之因，应该以色尘为最上。

香严童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闻如来教我谛观诸有为相。我时辞佛，宴晦清斋，见诸比丘烧沉水香，香气寂然来入鼻中。我观此气，非木非空，非烟非火，去无所着，来无所从，由是意销，发明无漏。如来印我得香严号，尘气倏灭，妙香密圆。我从香严，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香严为上。

香严童子即从座上起来，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听了佛教我仔细观察世间一切有相有为之法，于是就辞佛独居，住在一间清静的室内，息心亡虑，寂然自修，看到比丘们燃烧沉水香，香气悄无声息地进入我的鼻子中，我就观察这香的气味，它既不是沉水香木，也不是虚空，既不是烟，又不是火，去无所着，来无所从，因此妄想意识消散，性光显发，证得无漏果位，而且佛已印证认可，我也因此而有了香严的名号。香气忽然灭掉，自性妙香显现，微密圆满，我是从香气的庄严而证得阿罗汉的果位，佛现在问什么最圆满通达，根据我的所证，以香气庄严应为最上。

药王药上二法王子，并在会中五百梵天，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无始劫，为世良医，口中尝此娑婆世界草木金石，名数凡有十万八千，如是悉知苦酢（cù酸味）咸淡甘辛等味，并诸和合俱生变异，是冷是热，有毒无毒，悉能遍知。承事如来，了知味性，非空非有，非即身心，非离身心，分别味因，从是开悟。蒙佛如来印我昆季，药王药上二菩萨名，今于会中为法王子，因味觉明，位登菩萨。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味因为上。

药王药上两位法王子，以及在会的五百个梵天天人，都从座上起来，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从无始劫以来，便是世上的良医，口里亲尝这个娑婆世界的草木金石等药物，名称数量有十万八千种之多，这么多的种类，我都能知道，而且所有药物的苦酸、咸淡、甜辛等味性，以及它们和合在一起的变异，是冷是热、是有毒、是无毒的属性，我也完全了解。自从跟随如来修学佛法之后，才完全知道一切味的根本自性，既不是绝对不存在的空，也不是永远固定的有，既不是这个身心，但也不离开这个身心，这样从分别药物味性的本因而开悟，得到了佛的印证认可，我弟兄二人也因此而有了药王、药上两个菩萨的名号，在佛的法会中，成为传承佛法的法王子。我们因为味性而觉悟自性，登于大乘菩萨位，佛现在问我们什么最圆满通达，根据我们的所证，以认识味性的本因为最上。

跋陀婆罗，并其同伴十六开士，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等先于威音王佛，闻法出家。于浴僧时，随例入室，忽悟水因，既不洗尘，亦不洗体，中间安然，得无所有，宿习无忘，乃至今时从佛出家，令得无学，彼佛名我跋陀婆罗，妙触宣明，成佛子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触因为上。

跋陀婆罗和他的同伴十六位开士（开士即菩萨别名，自能开悟兼能开悟众生者之号），也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我们最初是在威音王佛的时侯，听闻到佛法而发心出家的，当时按律仪僧人每半月沐浴一次，我也照例随僧众入浴室沐浴，忽然悟到水中沐浴时冷暖觉触的本因，既不是洗涤的尘垢，也不是被洗的身体，中间的觉性，安然自在，没有踪迹可寻，而得入无所有之境，这种过去世的记忆，直到今生都不会忘记，从那个时侯起，佛就称我为跋陀婆罗（贤首、贤护），现在从佛出家，使我证得无学的果位，因为我对自性的妙触，能够开宣明了，安住在佛法的修持上，成为继承弘扬佛法的佛子，佛现在问我们什么最圆满通达，根据我的所证，以认识觉触的本因为最上。

摩诃迦叶及紫金光比丘尼等，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于往劫，于此界中，有佛出世，名日月灯，我得亲近，闻法修学。佛灭度后，供养舍利，然灯续明，以紫光金涂佛形像。自尔已来，世世生生，身常圆满紫金光聚，此紫金光比丘尼等，即我眷属，同时发心。

我观世间六尘变坏，唯以空寂修于灭尽，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犹如弹指，我以空法成阿罗汉，世尊说我头陀为最，妙法开明，销灭诸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法因为上。

摩诃迦叶与紫金光比丘尼同时从座上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若干劫前，在这个婆婆世界上，有位佛出世，名叫日月灯,我有机缘亲近他，得闻佛的法要，依法修持学习，等到日月灯佛灭度过世以后，我就供养他的舍利，点燃长明灯，祈愿佛法的光明永远延续不断，并且用紫光漆和黄金，贴涂佛的形象，从此以后，我世世生生，身体圆满，聚集着紫金色的光华，这位紫金光比丘尼，就是与我同时发心的誊属，我观察世间六尘，最后终归坏灭，只有身心空寂，修灭尽定，才能在定中度过百千劫的时间，而就象是一弹指的刹那。我因为修习身心空寂的法门，得成阿罗汉的果位，而且佛就说我是头陀行中，最为第一的人，自性妙法，开发显现，一切有漏烦恼消融灭尽，佛现在问我们什么最圆满通达，根据我的所证，以觉悟诸法的本因为最上。

阿那律陀，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出家，常乐睡眠，如来诃我为畜生类。我闻佛诃，啼泣自责，七日不眠，失其双目，世尊示我乐见照明金刚三昧，我不因眼，观见十方，精真洞然，如观掌果。如来印我成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旋见循元，斯为第一。

阿那律陀随即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我最初出家的时候，贪图睡眠，佛呵责我与畜生一般，我听了佛的呵责，悔恨痛哭，涕泪自责，发奋精进，七天七夜，不眠不休，以至双目失明。佛就教我乐见照明金刚三昧的修法，因此我可以不用眼睛，去看十方世界中的一切事物

，也都能精微洞悉，真实了然，就象看手掌中的果子一样，佛印证我已经得成阿罗汉的果位，现在佛问我们什么最圆满通达，根据我的所证，以旋转能见的性能，使其返归自性的本元为最上。

周利盘特迦，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阙诵持，无多闻性。最初值佛，闻法出家，忆持如来一句伽陀，于一百日，得前遗后，得后遗前。佛愍我愚，教我安居调出入息，我时观息，微细穷尽，生住异灭，诸行刹那，其心豁然，得大无碍，乃至漏尽成阿罗汉，住佛座下，印成无学。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反息循空，斯为第一。

周利盘特迦随即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我缺乏背诵记忆的能力，所以生性不能够博学多闻，第一次遇到佛，听到佛法就出家了，一句偈语，背诵了一百天，记了前面就忘了后面，记了后面就忘了前面，佛怜悯我的愚钝，教我安居静室中，调摄出入的气息。我那时观察微细的气息，穷尽气息生住异灭的刹那，工夫纯熟，心境豁然开悟，证入广大无碍的境界，烦恼漏尽，成就了阿罗汉的果位，得住在佛的座下，随佛修学，而且佛已印证我成就了无学的果位，现在佛问什么最圆满通达，根据我的所证，以反观自息，循入自性的真空，这就是最上第一。

骄梵钵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有口业，于过去劫轻弄沙门，世世生生有牛呵病。如来示我一味清净心地法门。我得灭心入三摩地。观味之知，非体非物。应念得超世间诸漏。内脱身心。外遗世界。远离三有，如鸟出笼。离垢销尘，法眼清净，成阿罗汉。如来亲印登无学道。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还味旋知，斯为第一。

骄梵钵提随即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我有口的恶业，在过去劫中，看到一个年老的比丘，因为没有了牙齿，吃东西时像牛吃草一样，我就轻慢戏弄他，所以生生世世口唇常动不止，象牛反刍一样，如来就指示我一味清净心地的法门，我因此得灭妄心，证入正定的三摩地，观察品偿滋味的知觉性能，既不是舌体，也不是所偿之物，一念之间，就超越世间所有的烦恼习漏，不再为身心世界所缠缚，远离三界生死，就象飞鸟出笼，离开了因攀缘而有识知之情的污垢，消除了因妄想而有的物质色相的尘渣，法眼(对自性的正知正见)了然清净，成就了阿罗汉的果位，如来亲自印证我已得登无学的道果，佛现在问什么最圆满通达，根据我的所证，以还返品偿滋味的知觉性能，证入自性的真知，才是最上第一。

毕陵伽婆蹉，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发心从佛入道，数闻如来说诸世间不可乐事。乞食城中，心思法门，不觉路中毒刺伤足，举身疼痛。我念有知，知此深痛，虽觉觉痛，觉清净心，无痛痛觉。我又思惟，如是一身，宁有双觉，摄念未久，身心忽空，三七日中，诸漏虚尽，成阿罗汉，得亲印记，发明无学。佛问圆通，如我所证，纯觉遗身，斯为第一。

毕陵伽婆蹉，随即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我最初发心随佛出家入道时，多次听到佛说世间一切事物，是纯苦无乐。有一天，到城里去乞食，心里却在思惟佛说的这个法门的精义，一不小心，被路上的毒刺刺伤了脚，立刻觉得全身疼痛，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到有一个知觉，知道这种疼痛，这个知觉虽然感觉到了疼痛，但知道疼痛的这个知觉心，却是清净无染，没有被刺伤，也没有疼痛，只是有脚被刺伤的疼痛感觉。我又再加思惟，这一个身体上，难道有两个知觉吗？我全部的心念就都归摄到这一个问题上，不多久，身心忽然空寂，在三七二十一日之中，灭尽诸漏，永离虚妄，成为阿罗汉，得到如来亲自印证，认可我已显发明白无学之道，佛现在问什么最圆满通达，根据我的所证，随顺纯静无染的本觉，遗忘掉六识的身心，才是最上第一。

须菩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旷劫来，心得无碍，自忆受生如恒河沙，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如是乃至十方成空，亦令众生证得空性，蒙如来发性觉真空，空性圆明，得阿罗汉，顿入如来宝明空海，同佛知见，印成无学。解脱性空，我为无上。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诸相入非，非所非尽，旋法归无斯为第一。

须菩提随即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从旷远劫以来，我的心就已自在无碍，能够记得历劫中如恒河沙那样多次数的生命感受，当我初在母胎时，就知道身心四大本空，生灭寂然，乃至于十方世界虚空，也都是幻化不实的道理，同时也能使一切众生，证得空性，现在承蒙佛开示显发，得证自性正觉的真空，空性圆满妙明，得成阿罗汉的果位，顿时悟入如来宝贵的妙明真空性海，同于佛的知见，佛就印证我已成就无学的果位，解脱一切有为形相的缠缚，证悟自性的真空，以我为最上。佛现在问我们什么最圆满通达，根据我的所证，身心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是幻化而非实有，能空之心与所空之相一并消尽，回旋万法皆归于自性的真空，这才是最上第一。

舍利弗，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旷劫来，心见清净，如是受生如恒河沙，世出世间种种变化，一见则通，获无障碍。我于路中，逢迦叶波兄弟相逐，宣说因缘，悟心无际，从佛出家，见觉明圆，得大无畏，成阿罗汉，为佛长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心见发光，光极知见，斯为第一。

舍利弗随即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我从久远劫以来，观见之心就已清净无碍，这样受生所经历的生死次数，如恒河中的沙子那么多，对于世间及出世间种种事物变化，一经看见，就能通达了悟，从没有障碍不明之处。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迦叶波兄弟，在互相争论因缘的要义，我听了后，顿悟自心无边无际，于是就跟随佛出家。观见的觉性光明显发，圆满通达

，证得广大自在无畏的智慧，成就阿罗汉的果位，成为佛智慧第一的长子，我这个长子是从佛口所说的法理而生，是从佛法之中化现而生，佛现在问我们什么最圆满通达，根据我的所证，自心的见性光明显发，光明到了极点，正知正见圆满，这才是最上第一。

普贤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已曾与恒沙如来为法王子，十方如来，教其弟子菩萨根者，修普贤行，从我立名。世尊，我用心闻，分别众生所有知见，若于他方恒沙界外，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我于尔时乘六牙象，分身百千，皆至其处，纵彼障深，未得见我，我与其人暗中摩顶，拥护安慰，令其成就。佛问圆通，我说本因，心闻发明，分别自在，斯为第一。

普贤菩萨随即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我过去生中，跟随恒河沙数那样多的如来弘扬佛法，为佛的法王子，这所有十方世界的佛，教授具有大乘菩萨道根性的弟子时，都教他们修习普贤行，这种普贤行的法门，就是因为我的名字而安立。世尊！我是用心来听闻的，能够分别一切众生的所有知见，如果在恒河沙数世界以外那样远的地方，有一个众生心中发愿修习普贤行，我就在那时，乘六牙白象，分出百千个化身，到他的身边
现身，即使他们业障深重，一时不能够看到我，我也在暗中为他们摩顶，拥戴护持并安慰他，使他早日得到成就，佛现在问我们什么最圆满通达，我的最初因地，是使心的听闻显发自性本有的光明，就能分别众生的一切知见，而自在化现，所以这才是最上第一。

孙陀罗难陀，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出家从佛入道，虽具戒律，于三摩地心常散动，未获无漏。世尊教我，及拘絺（chī）罗，观鼻端白。我初谛观，经三七日，见鼻中气出入如烟，身心内明，圆洞世界，遍成虚净，犹如琉璃。烟相渐销，鼻息成白，心开漏尽，诸出入息化为光明，照十方界，得阿罗汉，世尊记我当得菩提。佛问圆通，我以销息，息久发明，明圆灭漏，斯为第一。

孙陀罗难陀随即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我刚出家跟佛修学入道时，虽然能严守戒律，但是因为心里经常散乱浮动，始终不能获得三摩地的正受，没有获得无漏的智慧，佛就教我和拘絺（chī）罗，专心观注鼻端的白毫光，我就开始认真观察，经过了三七二十一天，就看见鼻中出入的气息，象烟雾一样，身心之内光明显发，光明渐渐圆满，整个世界都洞彻无余，清虚明净好象琉璃一样，烟雾的现象也渐渐消散，鼻中出入的气息，变成一片纯白的光相，心开意解，一切烦恼习漏消融净尽，所有出入的气息，化作一片光明，照彻十方世界，得成阿罗汉的果位，佛授记我将来会得证自性的正觉，现在佛问我们什么最圆满通达，我认为消融气息，时间久了，气息化为光明，光明圆满洞彻，就能灭尽一切的烦恼习漏，所以这才是最上第一。

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旷劫来，辩才无碍，宣说苦空，深达实相，如是乃至恒沙如来秘密法门，我于众中微妙开示，得无所畏。世尊知我有大辩才，以音声轮教我发扬。我于佛前助佛转轮，因师子吼，成阿罗汉，世尊印我说法无上。佛问圆通，我以法音降伏魔怨，销灭诸漏，斯为第一。

富楼那弥多罗尼子随即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我从久远劫以来，就具有了无碍的辨才，宣说苦空的妙理，都能深达自性的实相，并且对于恒河沙数那样多的如来秘密法门，我都能在众生之中作微妙的开示，自信而无所怖畏，佛知道我有大辩才，就教我以言语声音的法轮来弘扬佛法，我就在佛前，辅助佛陀教化众生，因说法如狮子吼，天魔外道皆悉归伏，而得成阿罗汉的果位，佛就印证我说法第一，现在佛问我们什么最圆满通达，我认为用言语声音来说法，降伏一切魔王怨敌，消灭一切众生的习漏，这才是最上第一。

优波离，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亲随佛踰城出家，亲观如来六年勤苦，亲见如来降伏诸魔、制诸外道，解脱世间贪欲诸漏。承佛教戒，如是乃至三千威仪，八万微细，性业遮业，悉皆清净，身心寂灭，成阿罗汉。我是如来众中纲纪，亲印我心，持戒修身，众推为上。佛问圆通，我以执身，身得自在，次第执心，心得通达，然后身心一切通利，斯为第一。

优波离随即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当年我亲自追随着佛越城出家，又亲眼看见佛六年勤苦的修行，亲自见到佛降伏一切的魔障，制伏所有的外道，解脱世间贪欲等所有习漏的缠缚，承蒙佛陀教授我戒律，这样我就执身持戒，乃至三千威仪，八万细行，性业(体性纯恶之业，如犯杀盗淫妄等根本戒所造之业)、遮业(体性非恶之业，但能引导作恶，如饮酒、食荤、开垦等所造之业)都完全清净,没有毁犯，妄身寂静，妄心消灭，得成阿罗汉的果位，我严持戒律在如来的众多弟子中成为典范，佛亲自印证我，心已清静，众人也因此而推许我是持戒修身最好的人，佛现在问我们什么最圆满通达，我以执持身戒，使身业清净，于戒自在，再持心戒，净化心念，使心与法通达，然后身心不待执持，自然无犯，一切通利，所以我认为这才是圆满通达的第一妙法。

大目犍连，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于路乞食，逢遇优楼频螺、伽耶、那提三迦叶波，宣说如来因缘深义，我顿发心，得大通达，如来惠我袈裟着身，须发自落。我游十方，得无挂碍，神通发明，推为无上，成阿罗汉，宁唯世尊，十方如来叹我神力，圆明清净，自在无畏。佛问圆通，我以旋湛，心光发宣，如澄浊流，久成清莹，斯为第一。

大目犍连随即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我当初在路上乞食化缘的时候，值逢遇到优楼频螺迦叶、伽耶迦叶、那提迦叶三兄弟，在宣说如来所讲因缘的甚深义理，我顿时自性本心显发，对自心的实相，通达无碍，如来神力嘉惠于我，自然袈裟着身，须发自动剃落，获得于一

切处无挂无碍的神通，游于十方世界，来往自由，神通自在，自性光明显发，得成阿罗汉的果位，众人推许我是神通无上，不但我佛释迦牟尼，就是十方世界一切佛，也都赞叹我的神通能力，圆满妙明清净，可以自在任运，无所畏惧，佛现在问我们什么最圆满通达，我是从追寻妄想的起灭，退还到澄澄湛湛的心境实相，自性心光（心光指般若智慧）朗照，就象澄净混浊的流水，长久不动，自然见到清净莹彻的本性，所以这才是最上第一妙法。

乌刍瑟摩，于如来前，合掌顶礼佛之双足，而白佛言：我常先忆久远劫前，性多贪欲。有佛出世，名曰空王，说多淫人，成猛火聚，教我遍观百骸四肢诸冷暖气，神光内凝，化多淫心成智慧火。从是诸佛皆呼召我，名为火头。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罗汉。心发大愿，诸佛成道，我为力士，亲伏魔怨。佛问圆通，我以谛观身心暖触，无碍流通，诸漏既销，生大宝焰，登无上觉，斯为第一。

乌刍瑟摩(为护法神，在佛前只能侍立)在如来面前，合掌顶礼佛的双足,对佛说：记得在久远劫以前，我秉性贪爱淫欲，当时有空王佛出世，说多淫的人，就会有猛利的欲火聚积，不但烧去善业的根，并且还能烧灭智慧的种子，空王佛就教我遍观全身，百骸四肢内所有的冷暖气息，我返观内照，神光内凝，将多淫之欲心转化为智慧的火焰，从此以后，诸佛都呼召我为火头金刚。我因为火光三昧力量的缘故，得成阿罗汉的果位，从此我心发大愿，诸佛成道的时候，我誓愿做金刚力士，亲自为诸佛护法，降伏一切魔王怨敌，现在佛问我们什么最圆满通达，我是从观察身心的暖触，不再为欲火所留碍，自在流通，烦恼习漏消融，生起智慧的大宝光焰，得证无上正觉，所以这才是最上第一妙法。

持地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于世。我为比丘，常于一切要路津口，田地险隘，有不如法，妨损车马，我皆平填，或作桥梁，或负沙土，如是勤苦，经无量佛出现于世。或有众生于阛阓处，要人擎物，我先为擎，至其所诣，放物即行，不取其直。毗舍浮佛现在世时，世多饥荒，我为负人，无问远近，唯取一钱，或有车牛被于，泥溺，我有神力，为其推轮，拔其苦恼。时国大王延佛设斋，我于尔时平地待佛，毗舍如来，摩顶谓我，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开，见身微尘，与造世界所有微尘等无差别，微尘自性，不相触摩，乃至刀兵亦无所触。我于法性，悟无生忍，成阿罗汉，回心今入菩萨位中。闻诸如来宣妙莲华佛知见地，我先证明而为上首。佛问圆通，我以谛观身界二尘，等无差别，本如来藏，虚妄发尘，尘销智圆，成无上道，斯为第一。

持地菩萨随即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记得以前普光如来出现世间的时候，我是出家的比丘，常在一切要路渡口、田地险要狭隘之处，如果见到有不和适，或者妨碍行走、损坏车马的地方，我都为它修补填平，或是架造桥梁，或是背负沙土来填补，这样勤苦精进的行持，经过了无量数的佛出世，或者有众生在热闹拥挤的街市，需要他人代劳负担物件，我都抢先为他们搬运，送到他们所要到的地方，放下东西就走，决不要他的任何报酬。毗舍浮佛(译名一切自在)出现在世间的时候，世上连年饥荒，我还是替人背负物品，无论远近，只拿他们一文钱的报酬，如有牛车陷在泥里，我就尽我的神力，帮他们推车，解除他们的苦恼。

那时国王办设斋饭宴请佛，我就在这个时候，平整佛所经过的道路，等待佛的驾临，毗舍浮佛为我摩顶，并对我说，你应当平整自己的心地，心地平了，世界大地一切也就平了，我当下心地开发，照见自身的微尘，与组成物质世界的微尘，都是一样的平等，没有任何差别，而且微尘的本性，彼此并不相触相摩，甚至于种种兵器，也都不能触及到它们，所以我就从一切法的本性上，得悟法本无生的道理，得成阿罗汉的果位。现在又回心转求大乘之道，入于菩萨位中，闻听到诸佛宣扬如妙莲花一样的如来心地，这些道理，先前在我的身上已经得到了证明，所以在实证上，众多弟子中我是上首，现在佛问我们什么最圆满通达，我认为仔细观身体与物质世界两种色尘，是平等无二，没有差别的，都是自性本体的如来藏性所显发的虚妄尘相，尘相消除，智慧圆满，就能得成无上觉道，所以这才是最上第一妙法。

月光童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为水天，教诸菩萨修习水观，入三摩地，观于身中，水性无夺，初从涕唾，如是穷尽津液精血，大小便利，身中旋复，水性一同，见水身中与世界外浮幢王刹，诸香水海，等无差别。我于是时，初成此观，但见其水未得无身，当为比丘，室中安禅，我有弟子，窥窗观室，唯见清水遍在室中，了无所见。童稚无知，取一瓦砾投于水内，激水作声，顾盼而去。我出定后，顿觉心痛，如舍利弗遭违害鬼。我自思惟，今我已得阿罗汉道，久离病缘，云何今日忽生心痛，将无退失？尔时童子捷来我前，说如上事。我则告言，汝更见水，可即开门，入此水中，除去瓦砾。童子奉教。后入定时，还复见水，瓦砾宛然，开门除出。我后出定，身质如初。逢无量佛，如是至于山海自在通王如来，方得亡身，与十方界诸香水海，性合真空，无二无别。

今于如来得童真名，预菩萨会。佛问圆通，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得无生忍，圆满菩提，斯为第一。

月光童子随即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我记得在过去恒河沙数劫以前，水天佛出现于世，他教授诸多菩萨，修习水观的法门，证入三摩地，我当时观照身内的水大，从涕泪唾液，直到津液与精血、大小便利，都不相互凌夺，种种不同的水，在身体内部盘旋往复，但都是同一个水大的体性，照见身中之水与外在世界，一切佛国刹土的所有香水海之水，都是平等无二，没有差别的，我在当时，初步成就这种水观，只是见到身内身外，平等无二的水性，但还没有达到无我忘身的境界。那时我是出家的比丘，有一次在室内安然坐禅，我有一个弟子，从窗缝中向室内看，他只看见清水遍满室中，其他什么都见不到，小孩子年少无知，就拿了一块瓦

片，丢在水中，打得水发出响声，才相信是水，看了一会儿就走了。我出定以后，顿时觉得心里很痛，就像舍利弗那次在山中入定，遭遇违害鬼一样（舍利弗在阇崛山入定的时候，有违害和复害二鬼从虚空走过，违害鬼一拳打着舍利弗的头。舍利弗出定后，顿觉头痛。佛说：有个伽罗鬼，打你的头，那个鬼气力无比，若打须弥山，亦会打成二分，幸亏你有定力，要不然便会粉身碎骨），我自己心里想，我已经证得阿罗汉的果位，远离得病的因缘很久了，不会再生病，何以今天忽然心痛？
难道是观照的定力退失了吗？这时我的那个小弟子，跑到我跟前告诉我刚才的事，我就告诉他说，你等我闭门人定之时，再看到室内的水，就立刻开门入内，拿出那块瓦片。这个孩子就按着我的话做了，当我再度入定之时，果然又看到了满屋是清水，那块瓦片清楚地在里面，他就开门把瓦片拿了出来。我出定以后，身体也就恢复如初。后来我又跟着无数位佛修学，直到山海自在通王佛出世，我才能够去掉我执的身见，与十方世界香水海的水，达到内外一如，水性合于自性的真空，彻悟水大的种性就是自性的真空，自性真空的妙有就是水大的体性，它们是无二的，没有分别的，现在在如来面前，我得到童真菩萨的名号，入于菩萨之会，佛现在问我们什么最圆满通达，我是从观察身体内外水的体性，都是平等无二的同一个水大，流转融通，而得入无生法忍，圆满无上的正觉，所以这才是最上第一妙法。

琉璃光法王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经恒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声，开示菩萨本觉妙明，观此世界及众生身，皆是妄缘风力所转。我于尔时，观界安立，观世动时，观身动止，观心动念，诸动无二，等无差别。我时觉了此群动性，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十方微尘颠倒众生，同一虚妄，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内，所有众生，如一器中，贮百蚊蚋，啾啾乱鸣，于分寸中鼓发狂闹。逢佛未几，得无生忍。尔时心开，乃见东方不动佛国，为法王子，事十方佛，身心发光，洞彻无碍。佛问圆通，我以观察风力无依，悟菩提心，入三摩地，合十方佛传一妙心，斯为第一。

佛法之王子琉璃光随即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我记得在过去恒河沙数劫以前，无量声佛出现于世，开示菩萨本觉妙明的自性真心，再看这个物质世界，以及一切众生的身体，都是因虚妄的妄念相生不断，被妄念的风力所转而有。我就在那个时候，观察空间的形成、时间的迁流、以及身体的动止、心念的起灭，所有这些动的根本，都是同一的，平等无二，并没有什么差别，那时我就觉悟到，所有这些动的性能，来无所从，没有固定的来处，去无所至，也没有固定的去所，十方微尘一样多的世界，以及一切的颠倒众生，都是同一的虚妄幻化，三千大千世界中，每一个世界的所有众生，都好象是一个瓶子里面，装了上百只的坟虫，在瓶子的方寸空间内啾啾乱叫、飞动狂闹一样，这样我遇到无量声佛不久，就证得了无生法忍，当时本觉心开，见到东方不动佛国(既阿閦佛，自性本觉不动不转)，成为不动佛座下的法王子，并且侍奉十方一切诸佛，身心光明显发，不动智光朗然洞澈，圆满无碍。佛现在问我们什么最圆满通达，我从观察妄念的风力，无所依着（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而悟到无上正觉的菩提真心，证入三摩地，合于十方诸佛所传的微妙心印，所以这才是最上第一妙法。

虚空藏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与如来定光佛所，得无边身，尔时手执四大宝珠，照明十方微尘佛刹，化成虚空。又于自心现大圆镜，内放十种微妙宝光，流灌十方尽虚空际，诸幢王刹，来入镜内，涉入我身，身同虚空，不相妨碍。身能善入微尘国土，广行佛事，得大随顺。此大神力，由我谛观四大无依，妄想生灭，虚空无二，佛国本同，于同发明，得无生忍。佛问圆通，我以观察虚空无边，入三摩地，妙力圆明，斯为第一。

虚空藏菩萨随即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我在定光佛那里，就证得了无边法身，那时我以四大本空之“宝珠”，来观察照明十方微尘一样多的诸佛刹土，所有微尘佛刹，也都显现出空寂的本性，又以自心显现为智慧的大圆镜，从这个大圆镜内，放出十种微妙的宝光，流注灌照穷尽十方虚空的边际，将所有一切佛国刹土，摄入心镜之中，也涉入我的无边法身，我的无边法身等同虚空，与无尽世界不相妨碍，又能随顺一切众生，身入微尘一样多的国土，广做一切佛事，这样大的神通力量，是由于我仔细观察地水火风四大，没有任何依着，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只是因为众生的妄想而有生灭的现象，与虚空的体性相同，无二差别，一切佛国刹土，本由四大所成，也与虚空的体性等无差别，由这些相同的道理，使我自性光明显发，证得无生法忍。佛现在问我们什么最圆满通达，我是以四大本空之宝珠，来观察无边的虚空，而证入三摩地，以至于神通妙力圆满明照，所以这才是最上第一妙法。

弥勒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经微尘劫，有佛出世，名日月灯明。

我从彼佛而得出家，心重世名，好游族姓。尔时世尊，教我修习唯心识定，入三摩地。历劫已来，以此三昧事恒沙佛。求世名心歇灭无有，至然灯佛出现于世，我乃得成无上妙圆识心三昧，乃至尽空如来国土净秽有无，皆是我心变化所现。世尊，我了如是唯心识故，识性流出无量如来，今得授记，次补佛处。佛问圆通，我以谛观十方唯识，识心圆明，入圆成实，远离依他及遍计执，得无生忍，斯为第一。

弥勒菩萨随即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我记得在微尘一样多的劫数以前，日月灯明佛出现在世间，我追随日月灯明佛，而得以出家，但是心里还很注重世间名声，喜欢与豪门贵族来往，那时日月灯明佛就教我修习唯心识定（思惟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而），我由此而证入三摩地，从此之后，经历无数劫，都是以这种三摩地，来事奉恒河沙数那样多的佛，对于世间名声的希求之心，已完全停歇消灭，不再生起，直到燃灯佛出现在世间，我才得成究竟的无上妙明圆满的识心三摩地，乃至于尽虚空的如来国土中，所有净土与秽土的有无，也都是我的自性真心变化所现。世尊！我因了知一切万法都是心识所变现的缘故，更加明白从自性的心识，能

流出无量数的如来，因此现在得到佛的授记，预言我要继释迦佛后，也在这个娑婆世界成佛，教化众生，住持佛法。佛现在问我们什么最圆满通达，我是从仔细观察十方世界，都是心识所变现，识心圆满妙明，圆满的识心，就是自性真心的实相，自然远离因缘依他而起的妄想心，以及周遍计度的分别执着心，证得无生法忍，所以这才是最上第一妙法。

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专为忆，一人专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忆，二忆念深，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同于形影，不相乖异。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若子逃逝，虽忆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

大势至法王子与同修念佛三昧的五十二位次的众菩萨们（五十二是指其位，非指人数，此等菩萨因中虽俱修念佛三昧，但其功行浅深不等，或居干慧，或住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五十二位。或在果上，同以念佛法门，教化众生，摄念佛人，同归净土。然被化之机，亦有五十二位之别，故曰五十二菩萨。），随即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我记得过去恒河沙数劫以前，无量光佛出现在世间，在以后的一劫之内，先后有十二位如来（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炎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因众生机感不同，故一劫中，诸佛出世，多寡亦殊），相继出世，教化众生，其中最后一位佛，名为超日月光，他教我修习念佛三昧，譬如有两个人，其中一人专心想念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却总是忘怀不想这个人，这样他们即使是相逢了，也等于没有相逢，即使是遇见了，也等于没有遇见。必须要这两个人，彼此都互相思念，忆念深切，这样才能够生生世世，形影相随，永不分离，不会有任何的相互抵触。

十方的一切如来，怜悯爱念一切众生之心，就象慈母忆念自己的子女一样，如果儿子自己逃避，远走他方，慈母尽管在想念儿子，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这个儿子想念母亲，也同他的慈母想念他一样，母子二人才能生生世世，不会远离失散。如果众生心里真切的在忆佛念佛，那么现在或者将来，必定可以见到佛，这样众生始终不会远离佛，用不着假借其他方法，自性的真心自然就能开发显现，就象做染香工作的人，身上会有香气一样，众生以佛法的身香智光，庄严自己正觉本心，这就叫做香光庄严。我在因地修行的根本，就是以一心念佛，而证入无生法忍，现在我还在这个世界上，专门摄护一心念佛的人，归于自性的净土。佛现在问我们什么最圆满通达，我并没有十八界利钝的选择，只是收摄所有的六根，归于一心的念佛，能念之心与所念之佛，一时脱落，相续不断，就能证得三摩地，所以我认为这才是最上第一妙法。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六一、 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

尔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于时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

这时，观世音菩萨随即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世尊！我记得过去无量数恒河沙劫以前，那时观世音佛出现于世间，我就在佛前，发心求证自性的正知正觉，观世音佛就教我，从听闻的性能上思惟修习，证入三摩地，我最初在闻性的修习中，把整个身心摄入于能闻的自性之流，返闻自性，亡去所闻的声音之相，所入能闻的自性之流，清静寂然，丝毫没有动静两种尘相的生起，这样逐渐精进深入，能闻与所闻，都冰释净尽，能所双亡，但又不止住于尽闻无相的境界，再进一步把能觉与所觉也都空掉，觉知之性完全空掉，至于极圆满之时，空与所空也就灭掉了，直到生相和灭相也都消尽，寂灭现前之时，忽然之间，超越了世间与出世间的一切，十方世界无不洞彻，都成了圆满妙明的自性，同时获得两种殊胜的功德：一是上合十方一切诸佛本元的妙明正觉真心，与一切诸佛如来，具有同样的慈悲力量；二是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一切众生具有同样的悲伤仰望之情。

世尊，由我供养观音如来，蒙彼如来，授我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与佛如来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世尊，若诸菩萨，入三摩地，进修无漏，胜解现圆。我现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有学，寂静妙明，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独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有学，断十二缘，缘断胜性，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缘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有学，得四谛空，修道入灭，胜性现圆，我于彼前现声闻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世尊！因为我诚心供养观世音佛，得蒙观世音佛教授我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具有了与佛同样慈力的缘故，又使我能够以三十二种感应变化之身，遍入一切世界。世尊！如果有菩萨证入三摩地，精进修证无漏的智慧，使超胜的见解显现圆满，我就示现佛身为他说法，使他得以究竟解脱。如果那些有学的阿罗汉，对涅盘无生的精深义理，明了于心，欲使殊胜妙明的智慧，显现圆满，我就示现独觉身为他说法，使他得以究竟解脱。如果那些有学的阿罗汉，能够断除十二因缘的顺生之流，复还胜妙的本性，欲使胜妙的本性圆满显现，我就示现缘觉身为他说法，使他得以究竟解脱。如果那些有学的阿罗汉，悟得苦集灭道四圣谛的真空涅盘之理，欲再加以实证修习，证入涅盘，使胜妙的本性圆满显现，我就示现声闻身为他说法，使他得以究竟解脱。

若诸众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尘，欲身清净，我于彼前现梵王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众生，欲为天主，统领诸天，我于彼前现帝释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欲身自在游行十方，我于彼前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欲身自在飞行虚空，我于彼前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统鬼神，救护国土，我于彼前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统世界，保护众生，我于彼前现四天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生天宫，驱使鬼神，我于彼前现四天王国太子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如果有众生，想要使自心明了觉悟，持戒修身不犯欲尘，使多欲之身清净无染，我就在他面前，示现梵王身（梵王即色界天之主），为他说法，使他得以究竟解脱。如果有众生，想作天主，统领所有诸天，我就在他面前，示现帝释身（是忉利天的天主）为他说法，使他成就所愿。如果有众生，想要使身体自在，能够游行十方，我就在他的面前，示现自在天身，为他说法，使他的愿望成就。如果有众生，想要使身体自在，可以飞行在虚空中，我就在他的面前，现大自在天身，为他说法，使他的愿望成就。如果有众生，喜欢统领鬼神，拯救保护国土众生，我就在他的面前，现天大将军身，为他说法，使他成就所愿。如果有众生，喜欢统治世界，保护众生，我就在他面前，现四天王身，为他说法，使他成就所愿。如果有众生，喜欢生活在天宫之中，能役使鬼神，我就在他的面前，现四天王国太子身，为他们说法，使他成就所愿。

若诸众生，乐为人王，我于彼前现人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主族姓，世间推让，我于彼前现长者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谈名言，清净自居，我于彼前现居士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治国土，剖断邦邑我于彼前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诸数术，摄卫自居，我于彼前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如果有众生，想做人间的帝王，我就在他的面前，现人王身为他说法，使他成就所愿。如果有众生，爱做宗族的首领，在世间被人推重让以上座，我就在他的面前，现长者身为他说法，使他成就所愿。如果有众生，爱谈佛道的理论，清净自居，我就在他的面前，现为居士身为他说法，使他成就所愿。如果有众生，喜欢治理国土，明辩决断国家间的是非，我就在他面前，现宰官身为他说法，使他成就所愿。如果有众生，喜欢研究医卜星相之术，以调养身心，固精养气而自居，我就在他面前，现婆罗门身为他说法，使他成就所愿。

若有男子，好学出家，持诸戒律，我于彼前现比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女人，好学出家，持诸禁戒，我于彼前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男子，乐持五戒，我于彼前现优婆塞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女子，五戒自居，我于彼前现优婆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如果有男子，厌弃尘世的劳累，好学佛法，舍俗出家，受持一切戒律，我就在他面前，现比丘身为他说法，使他成就所愿。如果有女人，厌弃尘世的劳累，好学佛法，舍俗出家，受持一切禁戒，我就在她的面前，现比丘尼身为她说法，使她成就所愿。如果有男子，乐意持守五戒，我就在他的面前，现优婆塞身为他说法，使他成就所愿。如果有女子，以持守五戒而自居，我就在她面前，现优婆夷身为她说法，使他成就所愿。

若有女人，内政立身，以修家国，我于彼前现女主身，及国夫人命妇大家，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众生，不坏男根，我于彼前现童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处女，爱乐处身，不求侵暴，我于彼前现童女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如果有女人，以国家内政立身，治国安家，我就在她的面前，现女王身，及王后、诰命妇人（特指有封号的妇人。诰命：朝廷颁布的命令）或有大家风范（学术或艺术流派的权威，如大科学家，大艺术家等）之女身为她说法，使他成就所愿。如果有众生，愿保持童贞身，男根不坏，我就在他的面前，现童男身为他说法，使他所愿成就。如果有处女，爱乐永保处女之身，不受异性的侵犯，我就在她的面前，现童女身为她说法，使他所愿成就。

若有诸天，乐出天伦，我现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诸龙，乐出龙伦，我现龙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药叉，乐度本伦，我于彼前现药叉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乾闼婆，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乾闼婆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如果有诸天的天人，想要脱离诸天之伦，我就现天人身为他说法，使他成就所愿。如果有龙，想要脱离诸龙之伦，我就现龙身为他说法，令他成就所愿。如果有药叉，愿意脱离药叉之伦，我就在他的面前，现药叉身为他说法，使他成就所愿。如果有乾达婆（香神），要想脱离乾达婆之伦，我就在他面前，现乾达婆身为他说法，使他们所愿成就。

若阿修罗，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阿修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紧那罗，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紧那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摩呼罗伽，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摩呼罗伽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乐人修人，我现人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非人，有形无形，有想无想，乐度其伦，我于彼前皆现其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如果有阿修罗，想脱离阿修罗之伦，我就在他面前，现阿修罗身为他说法，使他所愿成就。

如果有紧那罗（乐神），想要脱离紧那罗之伦，我就在他面前，现紧那罗身而为他说法，使他所愿成就。如果有摩呼罗伽（蟒神），想脱离摩呼罗伽之伦，我就在他面前，现摩呼罗伽身为他说法，使他所愿成就。如果有众生，愿意永远为人，不舍人身，我就现人身为他说法，使他所愿成就。如果有非人，有形或者无形、有想或者无想之类，想要度脱他的本伦，我就在他们面前，示现他们各类不同的身为他们说法，成就他们的心愿。

是名妙净三十二应，入国土身。皆以三昧闻熏闻修无作妙力，自在成就。世尊，我复以此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令诸众生，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

这就是我遍入一切国土的三十二种感应变化之身，都是因为闻熏闻修金刚三昧的无造作之妙力，任运自在而成就。世尊！我又因为闻熏闻修金刚三昧的无造作之妙力，与十方三世，一切六道众生，具有同样的悲伤仰望之情的缘故，能使一切众生，可以由我的身心，而获得十四种无畏的功德。

一者，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二者，知见旋复，令诸众生，设入大火，火不能烧。三者，观听旋复，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

第一种无畏功德,是我不自观世间的音声，而是反观能观的自性，所以能使十方世界中，陷于苦恼中的众生，一心谛观他们自性的音声，就能得到解脱。

第二种无畏功德，我已反转妄知妄见，回复到自性的真知真见，所以能使一切的众生，假设入于大火之中，火也不能烧到他。

第三种无畏功德，是我已反转妄闻，回复到听闻的自性，所以能使一切众生，假设入于大水之中，也会永远漂浮，不能被水所淹溺。

四者，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五者，熏闻成闻，六根销复，同于声听，能令众生，临当被害，刀段段坏，使其兵戈，犹如割水，亦如吹光，性无摇动。

六者，闻熏精明，明遍法界，则诸幽暗性不能全，能令众生，药叉、罗刹、鸠盘茶鬼、及毗舍遮、富单那等，虽近其傍，目不能视。

第四种无畏功德，是我已断除灭尽了所有的妄想，没有了杀生害命之心，所以能使一切众生，即使进入任何鬼国，鬼也不能伤害到他。

第五种无畏功德，是我已熏修能闻之性成为自性的真闻，六根也同声音的听闻一样，同时消亡还复自性真心，可以相互为用，所以能使一切众生，遇到刀兵之害的时候，加害他的刀坏成一段一段，兵器也如同吹光割水一样，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性命。

第六种无畏功德，是我返闻熏修，精真的闻性发明，明了遍照整个法界，不再有一切的幽隐暗昧之性，因此能使众生，虽然药叉、罗刹（这二种鬼都喜欢食人肉）、鸠磐荼（魇魅鬼，状如瓮形，能魇魅人）以及毗舍遮（此鬼专啖人和五谷之精气）、富单那（即主热病鬼，能令人发热）等恶鬼，来到他的身旁，也不能看见他。

七者，音性圆销，观听返入，离诸尘妄，能令众生，禁系枷锁，所不能着。八者，灭音圆闻，遍生慈力。能令众生，经过险路，贼不能劫。九者，熏闻离尘，色所不劫，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

第七种无畏功德，是我对动静之音性，不再执着，消灭无余，观听之性返入能闻之流，不再为虚妄的声尘所系缚，所以能使众生之身，不被禁闭、系缚、枷锁所着，免除这些劫难。

第八种无畏功德，是我灭除了声尘的系缚，圆满了能闻之性，在一切的时间处所，都能生起慈悲的力用，所以能使众生，经过险恶路段之时，不会被盗贼所劫。

第九种无畏功德，是我熏修能闻之性，远离一切外尘，更不会被色尘所动，所以能使一切多淫的众生，远离贪欲。

十者，纯音无尘，根境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忿恨众生，离诸嗔恚。十一者，销尘旋明，法界身心，犹如琉璃，朗彻无碍，能令一切昏钝性障诸阿颠迦，永离痴暗。

第十种无畏功德，是我返闻自性之音，音性纯净而无可对之妄尘，根境圆融无二，既无能对之根，也没有所对之尘，所以能使一切具有忿恨心的众生，远离嗔恚之苦。

第十一种无畏功德，是我妄尘消灭，回复了自性的本明，整个法界就是我的身心，就象琉璃一样，清净洞彻，没有丝毫障碍，所以能使一切心性昏钝，以及邪知邪见的众生，永远脱离愚痴和迷昧。

十二者，融形复闻，不动道场，涉入世间，不坏世界，能遍十方，供养微尘诸佛如来，各各佛

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男者，诞生福德智慧之男。十三者，六根圆通，明照无二，含十方界，立大圆镜空如来藏，承顺十方微尘如来，秘密法门，受领无失，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

第十二种无畏功德，是我已消融四大之幻形，恢复本有之闻性，真心寂然不动，于无生灭中不破世界之相，而涉入世间，现身十方世界，供养承事微尘数那样多的如来，在每位佛的身边，做佛的法王子，所以能使法界中没有儿女的众生，想生男孩的，就能生出福德智慧具足的男孩。

第十三种无畏功德，是我的六根已圆通无碍，可以互相为用，它们灵明朗照的作用，是无二无别的，圆满含容十方世界，而空寂的真心自性也象大圆镜一样，对十方如来的秘密法门，都能承顺领受，含摄无失，所以能使法界中没有儿女的众生，想生女儿的，就能生出品貌端正，福德具足，性情柔顺，人见人爱的好女儿。

十四者，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现住世间诸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数，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发妙耳门，然后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与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无异。世尊，我一名号，与彼众多名号无异，由我修习得真圆通。

第十四种无畏功德，是在这三千大千世界中，有上百亿个日月所组成的小世界，在这些世界上，住在世间的法王子，有六十二条恒河沙数那样多，他们都在修学佛法，作众生的模范，他们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所用的方便智慧，却各不相同。由于我已证得圆通的本性根元，发挥了耳根闻性的修行法门，身心微妙，周遍含容整个法界，所以能使持诵我名号的众生，和持念六十条恒河沙数法王子名号的众生，二者所得的福德，完全相等，没有差别。世尊！

我的这一个名号，与那些众多法王子的名号，正等无异，是由于我修习证得真实圆通的缘故。

是名十四施无畏力，福备众生。世尊，我又获是圆通，修证无上道故，又能善获四不思议无作妙德。

这就是我的十四种无畏力的布施，同时也能使众生因此而获得无量的福德。世尊！又因为我证得这种真实的圆通，修证得成无上佛道，所以又能获得四种不可思议的无为而作的神妙德用。

一者，由我初获妙妙闻心，心精遗闻，见闻觉知不能分隔，成一圆融清净宝觉。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其中或现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首万首，八万四千烁迦罗首。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臂万臂，八万四千母陀罗臂。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万目，八万四千清净宝目，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护众生，得大自在。

第一种妙德，由于我已经获证无上妙明的妙觉闻心，妙觉闻心精明澄湛，遗尽虚妄的根尘，不再被见闻觉知所分隔，而是成为一个圆融六根、清净澄湛的宝觉，所以我能够显现众多微妙的容貌，又能说出无边的秘密神咒。在这之中或是显现一个头、三个头、五个头、七个头、九个头、十一个头，象这样甚至于一百零八个头，千头万头，八万四千个坚固不坏头。二只手臂、四只手臂，六只手臂、八只手臂，十只手臂、十二只手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十四，象这样甚至于一百零八只手臂，千只手臂、万只手臂，八万四千只结印手臂，二只眼睛，三只眼睛，四只眼睛，九只眼睛，象这样甚至于一百零八只、八万四千只清净宝眼。或现慈悲，或现威猛，或现禅定，或现智慧，为救护一切众生，我对于这些神通变化力用，获得了广大的自在，可以任用施为。

二者，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如声度垣，不能为碍，故我妙能现一一形，诵一一咒。其形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是故十方微尘国土，皆名我为施无畏者。

第二种妙德，是由于我闻性的思惟修习，而脱出六尘的束缚，所以就象声音越过墙壁，不被墙壁所阻碍一样，我能神妙地显现种种形貌，诵出种种密咒，这些形貌和密咒，能施于众生种种广大无畏的力量，因此十方世界微尘一样多的国土上的所有众生，都叫我为布施无畏的大菩萨。

三者，由我修习本妙圆通清净本根，所游世界，皆令众生舍身珍宝，求我哀愍。

第三种妙德，是由于我修习众生本具的圆通妙性，自性本根清净无着，因此能使我所游世界的众生，都舍弃身命珍宝，而祈求我的怜悯。

四者，我得佛心，证于究竟，能以珍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傍及法界六道众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盘得大涅盘。

第四种妙德，是由于我已证得如来本心，彻悟究竟的无上正等正觉，能以种种珍宝上供十方如来，向下也旁及到法界中的六道众生，因此使他们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象这样甚至于求大涅盘就能得到大涅盘。

佛问圆通，我从耳门圆照三昧，缘心自在，因入流相，得三摩提，成就菩提，斯为第一。世尊

，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由我观听十方圆明，故观音名遍十方界。

佛现在问我们什么最圆满通达，我是从耳根闻性的熏修法门，证入圆照三昧，而随缘应化，心得自在，返入自性之流，得证三摩地，所以这才是最上第一妙法。世尊！观音佛也赞叹我，善能得入耳根圆通法门，所以在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的名号，因为我的观听之性，圆融无碍，明遍十方法界，所以观世音的名号，也就遍满十方世界。

二、文殊师利对二十五圣所修法门的评述

尔时世尊于师子座，从其五体同放宝光，远灌十方微尘如来，及法王子诸菩萨顶。彼诸如来亦于五体同放宝光，从微尘方来灌佛顶，并灌会中诸大菩萨及阿罗汉。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罗如宝丝网，是诸大众，得未曾有，一切普获金刚三昧。即时天雨百宝莲华，青黄赤白，间错纷糅。十方虚空，成七宝色，此娑婆界大地山河，俱时不现，唯见十方微尘国土，合成一界。梵呗咏歌，自然敷奏。

这时，世尊在师子座上，全身上下同时放射出宝光，远灌十方微尘数的如来、以及法王子和众大菩萨的顶，十方如来全身上下也同时放射出宝光，从微尘一样多的地方，来灌释迦佛以及会中众大菩萨及阿罗汉的顶，林木池沼，法音清流，与宝光交织相罗，如宝丝网一般，所有在座大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祥瑞景象，都得到了究竟坚固的金刚三昧。同时天上象下雨一样飘落百宝莲华，有青黄赤白等颜色，相间错落，纷然杂揉（róu），十方虚空，都成为七宝光色，这个娑婆世界的大地山河，全都隐没不见，只见到十方微尘一样多的国土，融合成了一个世界，唱诵经典、歌颂佛德的美妙音声，自然而出。

于是如来，告文殊师利法王子：汝今观此二十五无学诸大菩萨，及阿罗汉，各说最初成道方便，皆言修习真实圆通。彼等修行，实无优劣前后差别，我今欲令阿难开悟，二十五行谁当其根，兼我灭后，此界众生，入菩萨乘求无上道，何方便门得易成就？

这时佛对文殊师利法王子说：你现在看这二十五位证得无学的大菩萨，以及阿罗汉们，各自说出他们个人最初成道修持的方便法门，都说修习的是真心实相的圆通法门，他们的修行法门，实在没有什么好坏优劣可评论，也没有前后差别可分。但是我现在要使阿难开悟，在这二十五种修行方法中，哪样才与他的根器相适宜？而且你还要考虑到，我灭度以后，这个世界上的众生，若要修证菩萨乘，求取无上正道，应该依哪种方便法门，才能使他们更容易成就呢？

文殊师利法王子，奉佛慈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承佛威神说偈对佛。

文殊师利法王子，遵照佛的慈旨，立既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依仗佛威德神力的加持，用偈语对佛说：

觉海性澄圆 圆澄觉元妙 元明照生所 所立照性亡迷妄有虚空 依空立世界 想澄成国土
知觉乃众生空生大觉中 如海一沤发 有漏微尘国 皆依空所生沤灭空本无 况复诸三有 归元性无二
方便有多门圣性无不通 顺逆皆方便 初心入三昧 迟速不同伦色想结成尘 精了不能彻 如何不明彻
于是获圆通音声杂语言 但伊名句味 一非含一切 云何获圆通香以合中知 离则元无有 不恒其所觉
云何获圆通味性非本然 要以味时有 其觉不恒一 云何获圆通触以所触明 无所不明触 合离性非定
云何获圆通法称为内尘 凭尘必有所 能所非遍涉 云何获圆通见性虽洞然 明前不明后 四维亏一半
云何获圆通鼻息出入通 现前无交气 支离匪涉入 云何获圆通舌非入无端 因味生觉了 味亡了无有
云何获圆通身与所触同 各非圆觉观 涯量不冥会 云何获圆通知根杂乱思 湛了终无见 想念不可脱
云何获圆通识见杂三和 诘本称非相 自体先无定 云何获圆通心闻洞十方 生于大因力 初心不能入
云何获圆通鼻想本权机 只令摄心住 住成心所住 云何获圆通说法弄音文 开悟先成者 名句非无漏
云何获圆通持犯但束身 非身无所束 元非遍一切 云何获圆通神通本宿因 何关法分别 念缘非离物
云何获圆通若以地性观 坚碍非通达 有为非圣性 云何获圆通若以水性观 想念非真实 如如非觉观
云何获圆通若以火性观 厌有非真离 非初心方便 云何获圆通若以风性观 动寂非无对 对非无上觉
云何获圆通若以空性观 昏钝先非觉 无觉异菩提 云何获圆通若以识性观 观识非常住 存心乃虚妄
云何获圆通诸行是无常 念性元生灭 因果今殊感 云何获圆通我今白世尊 佛出娑婆界 此方真教体
清净在音闻欲取三摩地 实以闻中入 离苦得解脱 良哉观世音于恒沙劫中 入微尘佛国 得大自在力
无畏施众生妙音观世音 梵音海潮音 救世悉安宁 出世获常住我今启如来 如观音所说 譬如人静居
十方俱击鼓十处一时闻 此则圆真实 目非观障外 口鼻亦复然身以合方知 心念纷无绪 隔垣听音响
遐迩俱可闻五根所不齐 是则通真实 音声性动静 闻中为有无无声号无闻 非实闻无性 声无既无灭
声有亦非生生灭二圆离 是则常真实 纵令在梦想 不为不思无觉观出思惟 身心不能及 今此娑婆国
声论得宣明众生迷本闻 循声故流转 阿难纵强记 不免落邪思岂非随所沦 旋流获无妄 阿难汝谛听
我承佛威力宣说金刚王 如幻不思议 佛母真三昧 汝闻微尘佛一切秘密门 欲漏不先除 畜闻成过误
将闻持佛佛何不自闻闻 闻非自然生 因声有名字 旋闻与声脱能脱欲谁名 一根既返源 六根成解脱
见闻如幻翳三界若空华 闻复翳根除 尘销觉圆净 净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 却来观世间 犹如梦中事
摩登伽在梦谁能留汝形 如世巧幻师 幻作诸男女 虽见诸根动要以一机抽 息机归寂然 诸幻成无性
六根亦如是元依一精明 分成六和合 一处成休复 六用皆不成尘垢应念销 成圆明净妙 余尘尚诸学
明极即如来大众及阿难 旋汝倒闻机 反闻闻自性 性成无上道圆通实如是 此是微尘佛 一路涅盘门
过去诸如来斯门已成就 现在诸菩萨 今各入圆明 未来修学人当依如是法 我亦从中证 非唯观世音
诚如佛世尊询我诸方便 以救诸末劫 求出世间人 成就涅盘心观世音为最 自余诸方便 皆是佛威神
即事舍尘劳非是长修学 浅深同说法 顶礼如来藏 无漏不思议愿加被未来 于此门无惑 方便易成就
堪以教阿难及末劫沉沦 但以此根修 圆通超余者 真实心如是（

大意是：正觉性海澄湛而圆满，圆满而澄湛的觉性元本妙明，元本妙明的觉性朗然常照，照性至极，所照妄立，所照之妄即立，就亡失了本觉圆满澄湛的照性，照性迷失而妄有虚空，又依

虚空而妄立世界。坚执妄想，妄想澄凝，就结成国土，妄识的知觉就成为有情的众生。

虚空生于自性本觉之中，就象大海中小气泡生起一样。有漏微尘数的国土，都是依虚空而生，大海中的水泡是暂有的，瞬间既可破灭，同样虚空也只是幻现，本来就没有，更何况依虚空而有的情器世间。

本元的自性是无二的，但返本归元的法门，则有种种的不同。在已证本觉自性的圣境中来看，任何一种法门，都可以通达发明自性，无论顺修还是逆修，都是方便的道路，但是对于最初发心修习佛法，要证入三昧的人，法门的不同，成功的迟速也就不同。

色是妄想凝结而成的质碍外尘，不能被精了之心所明彻，以这样不明彻的色尘，怎么能获得圆通呢？言语音声，只不过是名称文句的义理，一字一句不能包涵一切的含义，怎么会获得圆通呢？香尘是要和鼻根相合，才有知觉，如果离开就无所知，香的知觉不是恒常的，怎能获得圆通呢？味的觉知不是本然就有的，必需要舌根与味相合时才有，因滋味不同而变异，不能恒常如一，又怎能获得圆通呢？触觉必需要有所触才能发明，没有所触也就没有什么可明，时合时离，合离之性不定，怎么可以获得圆通呢？思维意识的法被称为内尘，但一定要有所凭借的外尘，只要有能所的相对，就不能普遍涉入，又怎么可以获得圆通呢？

眼睛观见的性能，虽然洞然分明，但是眼睛只能明见前方，不能明观后方，以四维四方来说，它的功能德用就亏欠了一半，怎么可以获得圆通呢？鼻中气息出入，通于内外，但在现前交接之际并无出入之气，出入支离不能互相涉入，怎能获得圆通呢？舌根如果没有味尘的摄入，就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有味尘才生觉了之知，如果没有味尘，味的知性也就了无所有，怎么能获得圆通呢？身体本身与所触的触尘，都同样是不能普遍圆满的，各有边涯限量，不能于离开时冥然体会，又怎么能获得圆通呢？觉知之意根，与意识妄想杂混在一起，湛然了知之性最终是要灭掉妄见，既然妄想杂念之心不能脱离，又怎能获得圆通呢？

眼识之见是根尘识三缘合和而有，推究根本，三处都无，没有它的体相，自体既然不能确定有无，又怎能获得圆通呢？心闻能够洞彻十方，是生于普贤菩萨一样的大因大行之力，初发心修学的人，不可能进入这种境界，又怎么能获得圆通呢？鼻端白毫光的观想，本是权宜之计，只是令人摄持散乱之心，一心安住，但有能住之心，有所住之境，又怎么会获得圆通呢？

说法只是拨弄音声文字，只有从前修持已有成就的人，才可以在言下顿捂，名相文句的本身，并不是清净的无漏法，又怎么能获得圆通呢？持戒不犯只能够约束身体，但对于不属于身体的行为，或者达到无身境界以后，就不能约束，所以持戒不能普遍用于一切众生，又怎么可以获得圆通呢？神通本是宿世的因缘久修所成，已经超越了现前的分别意识，但始终是妄念所缘，不能离开一切物象，这又怎么可以获得圆通呢？

如果以地大的种性来观修，地大坚固留碍，不能通达，是有为法，并非是无漏的圣性，怎么能获得圆通呢？如果以水大的种性来观修，念力观想而成水大的境界，并不是真实的水性，如如不动的自性真心，不是分别觉观之心所能契入的，又怎么可以获得圆通呢？如果以火大的种性来观修，只是对淫欲之火的厌离，并非身心俱断的真正离欲，更不是发心初学者的方便法门，怎么可以获得圆通呢？如果以风大的种性来观修，有时动起，有时寂静，动寂相对，生灭无常，不是绝对的无所对待，既然有动静的互相对待，就不是无上正觉之体，这样怎么可以获得圆通呢？如果以空性来观修，虚空昏钝，冥顽无知，没有觉知之性，就与菩提正觉相异，又怎么可以获得圆通呢？如果以识性来观修，万法唯识，生灭不停，不能常住，三界唯心，存心之观，已是虚妄，又怎么能获得圆通呢？诸行无常，一切有为的造作，都不能常住，能念之性，元本也在生灭之中，以生灭之因，求证不生不灭之果，因果不同，相互违背，又怎么能获得圆通呢？

我现在就回答世尊，佛为教化众生，出现于娑婆世界，这个世界真实教化的体系，在于清净无碍的音声听闻之性，如果要证取三摩地，实在要从闻性之中入门，才能够脱离一切苦难，得到究竟的解脱。

这位伟大慈悲的观世音菩萨，在恒沙数劫这么长的时间中，以广大无碍的自在力用，入于微尘数那样多的诸佛国土，以十四种无畏来布施苦难的众生。寻声救苦的观世音菩萨，和他微妙的音声闻性修持法门，如天籁梵音，清静无染，又如海潮的音声，应不失时，连绵不决，用之救护世间众生，则一切安宁，用之出世，则可以获得常住的自性真心。

我现在启白如来，正如观世音菩萨所说，譬如人在清净安居的时侯，十方同时击鼓，这十方的声音，都可以同时听到，这就是圆通的真实。

眼根不能看见障碍以外的事物，口、鼻同身体一样，要与外尘相合时才有知觉，意根中的心念，纷乱而无头绪，但隔着墙壁听音声的响动，无论远近都可以听到，是其它五根所不能具备的，这就是通达的真实。

声音之性的动与静，反映在听闻之中就是声音的有与无，众生颠倒迷惑，无声时就说没有听到，其实并不是没有了听闻之性。无声之时闻性并没有灭掉，有声之时闻性也没有生出，生灭圆融，二俱远离，这就是常住不变的真实。

即使在梦想之中，或者无为无思外境全无之时，觉观之闻性仍能超出意识思维之外，这是身心其余五根所不能达到的，所以我今在此娑婆世界中，将音声听闻之性的法门宣扬发明。

众生迷失了本有的闻性，只知向外驰求，循着声尘去跑，所以就流转于生死之中，阿难纵然博闻强记，也不免落于邪思戏论之中，难道不是因为追逐声音而沦溺的吗？
如果能够回旋听闻的习气之流，返闻自性，就可以获得无妄的真心实性。

阿难你要细心听，我现在承蒙佛的威德神力，代表佛宣说金刚宝王、如幻一样不可思议、能够生出诸佛的佛母真三昧。你曾听到，象微尘一样多的佛所说的一切秘密法门，但如果不先断除欲望习漏，积蓄多闻反而成为过错与障碍，你将听闻之性，专门来忆持诸佛的妙法，为什么不将听闻之性，返闻能闻的自性呢？

耳根的听闻之性，不是自然产生，而是因为执取声尘，才有了闻听的名相，如果能返旋听闻之性，与声尘脱离，那么能够脱离声尘的闻性，又从何处立名呢？听闻之性既然返归到本然清净的自性之源，那么六根也就同时得到解脱。见闻觉知，就象眼睛产生幻觉的翳病，三界就象虚空中的幻华，听闻之性返本归源，幻翳之妄根灭除，空华就不复存在，一切尘境自然消亡，自性本觉也就圆满清净了。圆满清净到极点，自性的光明自然通达无碍，寂然朗照遍含十方所有虚空，再来观照这个世间，一切都好象是梦中之事，摩登伽女亦是梦中之人，那还有谁能留难你的身体呢？

正如世上巧妙的幻术师，幻术操纵很多男女的形象，虽然看见它们做出种种动作，但那是机关的抽动，机关的抽动停息，寂然不动，那些幻术操纵的形象，也就没有了独自活动的自性。

六根也是这样，元本都是依靠唯一的精湛妙明自性，而分成六处的和合，如果有一处停息，返本还源，那么六处的作用，也就全都不能成立，所有的前尘污垢应念销灭，都成了圆满妙明清静的妙觉真心。余尘未消，无明未尽，就尚在有学之位，还需要继续修学，到了心光发明，圆满之极，那就是如来的本体。

阿难以及在座的大众啊！倒旋你们能闻的机关，反转闻听之性，去听闻能闻的自性，自性显发就得成了无上觉道，这就是圆通法门的真实义理，是微尘一样多的佛，走向涅盘的共同法门，过去的诸多如来，从这个法门已经得到成就，现在的诸多菩萨，依此法门，各自入于圆满妙明的自性，未来的修学之人，也应当依照这个法门修学，我也是从此法门之中而证悟自性，不只是观世音菩萨一人是这样。

我诚实地回答世尊的询问，要救度末劫时期，想要出离世间苦海的人，使他成就寂静的涅盘妙心，在众多的方便法门之中，只有观世音菩萨所开示的耳根圆通法门，才是最上第一妙法。

至于其他各种的方便法门，都是因佛的威德神力，为了使众生舍弃世间尘劳的束缚，就事论事的权宜方法，并不须要恒常修学，至于这些法门的优劣深浅，和他们各自所叙述的情形是一样的。

顶礼无漏不可思议的法身本体、自性真心的如来藏性，唯愿加被未来一切众生，使他们对于观世音菩萨所说的这一圆通法门，不要再产生疑惑，它是最方便最容易成就的法门，足以教化阿难，以及末劫时期沉沦的众生，只要依靠这个耳根法门修持，自然可以超过其它法门，而得证圆通，我的真实想法就是这样！）

于是阿难及诸大众，身心了然，得大开示。观佛菩提及大涅盘，犹如有人因事远游，未得归还，明了其家所归道路。普会大众，天龙八部，有学二乘，及诸一切新发心菩萨，其数凡有十恒河沙，皆得本心，远尘离垢，获法眼净。性比丘尼闻说偈已，成阿罗汉。无量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于是阿难以及在座的大众，听了文殊菩萨的开示，对于身心的真实，明白了然，就象因事远游之人，虽然还没有回到家中，可是已经明白归家的道路。所有在会的大众，以及天龙八部，有学的罗汉，二乘的缘觉声闻，以及一切初发心的菩萨，数量总共有十恒河沙那样多，他们都悟得了本有的真心，远离了一切尘垢，得到了清净的法眼。性比丘尼(就是摩登伽女)闻听文殊菩萨的偈颂后，即刻成就初果阿罗汉，还有无量的众生，也都发起了研求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道心。

三、断除杀盗淫妄，摄心入三昧，以安立道场，远诸魔事阿难整衣服，于大众中合掌顶礼，心迹圆明，悲欣交集，欲益未来诸众生故，稽首白佛？大悲世尊，我今已悟成佛法门，是中修行得无疑惑。常闻如来说如是言，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世。我虽未度，愿度末劫一切众生，世尊，此诸众生，去佛渐远，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欲摄其心入三摩地，云何令其安立道场，远诸魔事，于菩提心得无退屈。

阿难对于自性真心的修证心迹已完全明了，悲喜交加，为了想饶益未来的众生，在大众中，整理好衣服,合掌顶礼，又稽首再拜对佛说：无比慈悲的世尊！我现在已了悟成佛的法门，在这个修行法门之中，已经没有了疑惑，我常听佛这样说，自己还未得度，而要先度别人，是菩萨的发心，自身已觉悟圆满，又能使他人觉悟的，是佛应化世间，我现在虽然还没有得度，但是发愿去度末劫时期的一切众生，世尊！将来的这些众生，距离佛在世的时间越来越远，必定会有

恒河沙数那样多的外道邪师说法，这时要使他们收摄妄心，证入三摩地，怎样使他们安立道场，远离一切的魔事，于正觉菩提真心，永远不会退转委屈呢？

尔时世尊于大众中，称赞阿难？善哉善哉！如汝所问安立道场，救护众生末劫沉溺。汝今谛听，当为汝说。阿难大众，唯然奉教。

这时世尊，当众称赞阿难说：好啊！好啊！如你刚才所问，怎样安立道场，救护末劫中沉溺的众生，你仔细听着，我现在就为详细讲说。阿难与大众，唯然敬听，承领佛的教诲。

佛告阿难：汝常闻我毗奈耶中，宣说修行三决定义，所谓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

佛对阿难说:你不是经常听到，我在律藏之中所宣说的，修行的三个决定道理吗？所谓摄伏妄心就是持戒，因为持戒才可以产生自心的安定（禅定），因为心的安定才可以引发智慧，这就叫做三无漏学。

阿难！云何摄心我名为戒？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淫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淫，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诸魔，亦有徒众，各各自谓成无上道，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炽盛世间，广行贪淫，为善知识，令诸众生落爱见坑失菩提路。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断心淫，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诲。

阿难！为什么我把摄伏妄心称为持戒呢？如果这个世界上的六道众生(天、人、阿休罗、畜生、饿鬼、地狱)，没有了淫欲之心，自然就不随着它生死相续而轮转。你修证三昧，本来是要出离尘劳烦恼的束缚，如果淫欲心不能断除，就不可能出离尘劳烦恼的束缚，纵使你有很多智慧，禅定的境界显现在前，如果不断除淫欲心，必定堕落在魔道之中，上品者成为魔王，中品者成为魔民，下品者成为魔女，这些邪魔，也都有很多信徒，各个都自称已经成就了无上大道。我灭度后，末法时期之中，将有很多这样的魔民，象猛火燎原一样昌盛在世间，广作贪淫之行，并以此为善知识，去教化他人，使一切众生，堕落在爱欲邪见的深坑，丧失正觉菩提的大道。你要教导世人，修证三摩地，一定要先断除淫欲心，这就是我和过去一切诸佛，第一个决定明确的教诲。

是故阿难，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蒸砂石，欲其成饭，经百千劫只名热砂，何以故？此非饭本，砂石成故。汝以淫身，求佛妙果，纵得妙悟，皆是淫根。根本成淫，轮转三涂，必不能出。如来涅盘，何路修证？必使淫机身心俱断，断性亦无，于佛菩提斯可希冀。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

所以阿难！如果不断除淫欲，修习禅定就象蒸煮沙石，想使它变成美味的饭食一样，即使经过百千劫的时间，也只能成为热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并不是饭食的根本，只是沙石罢了。如果以淫欲之身来求证成佛的妙果，即使得到微妙的悟解，也都是淫欲的根，根本已成了淫欲，必定轮转在三涂(畜生、饿鬼、地狱)中不能出离，你又从哪条路去修证如来不生不灭的涅盘妙果呢？必定要使身心淫欲的动机完全断除，最后连压制断除的心念也没有了，这样对于佛的菩提正觉，才有希望证得。与我这样说法相同的，便是真正的佛说，不是这样说的，那就是魔王的邪说。

阿难！又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杀，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杀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杀，必落神道。上品之人，为大力鬼，中品则为飞行夜叉诸鬼帅等，下品当为地行罗刹，彼诸鬼神亦有徒众，各各自谓成无上道，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鬼神，炽盛世间，自言食肉得菩提路。

阿难！再者，一切世界上的六道众生，他的心里没有杀戮之念，就不随着杀机而生死相续。

你修证三摩地，本来是要出离尘劳烦恼的束缚，如果杀戮之心不能断除，就不可能出离尘劳烦恼的束缚，纵使你有很多智慧，禅定的境界显现在前，如果不断除杀戮之心，必定堕落在神鬼道中，上品之人，就成为大力鬼王，中品就成为飞行夜叉或者各种鬼帅，下品者就成为地行罗刹，他们这些鬼神，也都有很多信徒，各个都自称已经成就了无上大道。我灭度后，末法时期之中，将有很多这样的鬼神，象猛火燎原一样昌盛在世间，自己还声言吃肉也能证得正觉大道。

阿难，我令比丘食五净肉，此肉皆我神力化生，本无命根。汝婆罗门，地多蒸湿，加以砂石，草菜不生，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为肉，汝得其味，奈何如来灭度之后，食众生肉，名为释子。汝等当知，是食肉人，纵得心开似三摩地，皆大罗刹，报终必沉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得出三界？汝教世人修三摩地，次断杀生，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二决定清净明诲。

阿难！须知我许可比丘们，可以吃五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而杀、自死、及鹰鹞等所食鸟兽之残余)，因为这些肉都是我的神力化现，而非业力所生，本来就没有暖寿识之命根，是因为在你们婆罗门国，大地多半炎热而潮湿，加上有许多沙石，草木果菜不能生长，所以我以大悲神力加护于你们，将大慈悲，假名为肉，使你们得食，你们怎么能在我灭度以后，将贪吃众

生肉的人，称为我释迦佛的弟子呢？所以你们应当知道，这些吃肉的人，即使得证心境开阔，能知过去未来，有点类似三摩地，但其实都是大罗刹鬼，等到福报享尽，必定沉沦在生死苦海之中，不能称作是佛的弟子。象这样的人，互相杀戮，相互吞食，没有终了，又怎么能得出三界呢？你要教导世人，修证三摩地，一定要断除杀生之念，这就是我和过去一切诸佛，第二个决定明确的教诲。

是故阿难！若不断杀修禅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声大叫，求人不闻，此等名为欲隐弥露。清净比丘及诸菩萨，于歧路行，不蹋生草，况以手拔，云何大悲，取诸众生血肉充食？

若诸比丘，不服东方丝绵绢帛，及是此土靴履裘毳，乳酪醍醐，如是比丘，于世真脱，酬还宿债，不游三界，何以故？服其身分，皆为彼缘，如人食其地中百谷，足不离地。必使身心，于诸众生若身、身分，身心二涂，不服不食，我说是人真解脱者。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

所以阿难！如果不断除杀生之念而修习禅定，就象有人，自己塞着自己的两耳，而高声大叫，希望别人听不到一样，这就叫做欲盖弥彰，想要隐藏，反而更显露。持戒清静的比丘，以及那些大菩萨，在崎岖的小路上行走时，不但不践踏生长的小草，更不会用手去拔，具有大悲心有人，又怎么会取众生的血肉来充饥呢？如果那些比丘，不穿着来自东方大国的丝绵绢帛等丝织物，以及本地的靴履裘毳（cui）等鸟兽毛皮制品，也不吃乳酪醍醐等奶制食品，这样的比丘，才是真正脱离了世间烦恼的束缚，还清了宿世的债务，再也不会浮游于三界之间，为什么这样说呢？穿着动物的丝绵毛皮，或者食用奶制品，就被这些其他众生所缘，就象人吃地上生长的百谷，足就不能离开地面一样，所以一定要使自己的身心，对于其他众生的身体，或者身体的某一部分，从身心二方面，都不再穿着，不再食用，我说这个人，才是真正得到解脱的人，与我这样说法相同的，便是真正的佛说，不是这样说的，那就是魔王的邪说。

阿难！又复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偷，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偷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偷，必落邪道。上品精灵、中品妖魅、下品邪人，诸魅所着，彼等群邪亦有徒众，各各自谓成无上道，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妖邪，炽盛世间，潜匿奸欺，称善知识，各自谓已得上人法，诱惑无识，恐令失心，所过之处，其家耗散。

阿难！再者，一切世界上的六道众生，他的心里没有偷盗之念，就不随着偷盗之心而生死相续。你修证三昧，本来是要出离尘劳烦恼的束缚，如果偷盗之心不能断除，就不可能出离尘劳烦恼的束缚，纵使你有很多智慧，禅定的境界显现在前，如果不断除偷盗之心，必定堕落在邪道之中，上品成为精灵（盗日月之精华，窃天地之灵气），中品成为妖魅（盗人物之精液，窃山林之气润），下品成为邪人（如巫医巫婆，乩童扶鸾等），为精灵所依附，受妖魅所迷惑。这些精怪妖魅，他们也有很多信徒，也都自称已经成就了无上觉道，我灭度以后，末法时期之中，有很多这样的妖邪之流，盛行在世间，潜藏奸险欺诈之心，冒称善知识，各自声称已经得到内智外贤的上人法，诱惑恐吓无知的人，使他们失去本有心性，所到之处，使人们家财耗散。

我教比丘循方乞食，令其舍贪，成菩提道。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于残生，旅泊三界，示一往还，去已无返。云何贼人假我衣服，裨贩如来，造种种业，皆言佛法，却非出家具戒比丘，为小乘道。由是疑误无量众生，堕无间狱。

我教导比丘们，随所到之处乞食延命，目的是要使他们舍弃物质的贪求之心，以成就菩提正觉之道，那些比丘们，不再自己烹煮食物，只是寄残余的生命，旅泊于三界之中，显示出他们在世间的最后一次往还，此生一尽，即不再来。无奈那些具有盗贼之心的人，他们穿上我的袈裟，以如来之名，贩卖取利，造下种种罪业，他们并没有出家，却诈称宣扬佛法，讥笑毁谤那些具足戒律的比丘为小乘道，由此而使无量多的众生，对真正的佛法产生疑惑误会，而堕落无间地狱。

若我灭后，其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提，能于如来形像之前，身然一灯，烧一指节，及于身上爇一香炷，我说是人无始宿债，一时酬毕，长揖世间，永脱诸漏。虽未即明无上觉路，是人于法已决定心。若不为此舍身微因，纵成无为，必还生人，酬其宿债，如我马麦正等无异。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后断偷盗，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三决定清净明诲。

在我灭度以后，如果有哪位比丘，发起求证菩提正觉之心，决定修学三摩地，能够在如来的形像之前，把身上的肉割开，注满油来点灯，或把手指烧去一节，或在身上燃一炷香，为法忘身，我说这个人，无始以来的宿债，都在那一时之间偿还完毕，必定可以长揖世间，永不再来，永远脱离一切烦恼习漏，虽然不能即刻明了无上觉道，但对于真正的佛法，已有了决定的认识。如果不做这一微小的舍身之因，将来纵然成就了无为的大道，必然还要重生在人间，偿还过去宿世的业债，就象我从前食马麦之报一样（兴起行经：昔舍卫国毗兰邑，阿耆达王，请佛及五百比丘至其邑供斋三个月。佛及僧众抵邑后，魔即入宫来惑王，王就忘却供斋之事，邑内又适逢饥荒，无从乞食，幸有马师将马麦一半来供佛及僧。至九十日后，王才醒悟，向佛求忏。舍利弗便问佛是什么因缘？佛说：过去毗婆尸佛时，有王请佛及僧。佛僧食已，为一病比丘带回一份饭菜。经过梵志所居山林，梵志闻香就生妒心说：“秃头沙门应食马麦，何必供与甘饭？”随从五百童子，亦跟着这样附和。当时这位梵志就是现在我身，五百童子，即现在五百罗汉。只因一念妒心，轻骂沙门，使自己受马麦之报。何况杀彼生灵，盗他财物，而不偿还乎？），完全相同。你要教导世人，修证三摩地，一定要断除偷盗之念，这就是我和过去一切诸佛，第三个决定明确的教诲。

是故阿难！若不断偷修禅定者，譬如有人水灌漏卮欲求其满，纵经尘劫，终无平复。若诸比丘，衣钵之余，分寸不畜。乞食余分，施饿众生。于大集会，合掌礼众。有人捶詈，同于称赞。必使身心，二俱捐舍，身肉骨血，与众生共。不将如来不了义说，回为己解，以误初学，佛印是人得真三昧。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

所以阿难！如果不断除偷盗之心，修习禅定，就好像有人用水灌入漏器，想要把它装满，纵使经过尘沙数劫，永远也不会装平填满。如果有哪位比丘，除了衣钵之外，丝毫分寸的东西都不蓄留，乞食所得的食物，如果吃不完有剩余，也要布施给其他饥俄的众生，在大集会中，合掌礼拜众人，即使被人捶打辱骂，也如同听到称赞一样，必定要使自己的身与心，二者都能捐舍，甚至血肉骨髓都可以分给众生，决不用如来的不了义说，作为自己究竟的见解，以贻误初学的人，能够这样做的人，我印可他已经得到了真正的三昧。与我这样说法相同的，便是真正的佛说，不是这样说的，那就是魔王的邪说。

阿难！如是世界六道众生，虽则身心无杀盗淫，三行已圆，若大妄语，即三摩地不得清净，成爱见魔，失如来种。所谓未得谓得，未证言证，或求世间尊胜第一，谓前人言，我今已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道，辟支佛乘，十地地前诸位菩萨，求彼礼忏，贪其供养，是一颠迦，销灭佛种，如人以刀断多罗木。佛记是人永殒善根，无复知见，沈三苦海，不成三昧。

阿难！一切世间的六道众生，虽然身心已经没有了杀生、偷盗和淫欲，而且这三种行持也都圆满了，但是如果还有大妄语，他就不能得证清净的三摩地，必定成为贪爱名利的邪见之魔，丧失如来的种性。所谓大妄语，就是未得道就自己诳言已得道，未证果就自己诳言已证果，或者为求得世间众人最高的尊崇，就向众人说，我已得到须陀洹的果位，或者斯陀含的果位，或者阿那含的果位，或者大阿罗汉的果位，甚至是辟支佛的果位，十地菩萨、地前菩萨的果位，只是为了贪求别人的礼敬赞叹和供养，不知自己善根已断，佛性种子消灭，就象用刀斩断多罗木（印度的一种树）一样，一经斩断，永远不会再生，我预记这种人，善根永远消殒断灭，不会再有正知正见，必将沉溺于三途苦海，不能成就正觉三昧。

我灭度后，敕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形，度诸轮转，或作沙门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贩，与其同事，称赞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泄佛密因，轻言未学。唯除命终，阴有遗付。云何是人惑乱众生，成大妄语。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后复断除诸大妄语，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四决定清净明诲。

我灭度以后，要求众菩萨和阿罗汉们，应化身形生在末法时期之中，以种种形相，去救度生死轮转的众生，他们或者化作出家沙门，或者化作白衣居士、国王宰官、童男童女，甚至化作妓女寡妇，以及奸偷屠夫，与他们共同做事，并称赞佛乘的究竟之法，使他们的身心，渐渐证入三摩地，但是他们决不自说，我是真正的菩萨，或者真正的阿罗汉，决不将佛的秘行之旨，轻易说给未学后进之人，借以自相夸耀，除非寿命终了，才在暗中留有遗嘱。只有贪爱名利之人，才妖言惑众，甘犯大妄语戒。你要教导世人，修证三摩地，一定要断除大妄语，这就是我和过去一切诸佛，第四个决定明确的教诲。

是故阿难！若不断其大妄语者，如刻人粪为栴檀形，欲求香气，无有是处。我教比丘直心道场，于四威仪一切行中，尚无虚假，云何自称得上人法？譬如穷人妄号帝王，自取诛灭，况复法王，如何妄窃。因地不真，果招纡曲，求佛菩提，如噬脐人欲谁成就？若诸比丘，心如直弦，一切真实，入三摩地永无魔事，我印是人成就菩萨无上知觉。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

所以阿难！如果不断除大妄语，就象把人粪雕刻成檀香木的形状，想求其散发檀香之气，那是决定不可能的，因此我教导一切比丘，直心就是道场，在行住坐卧的四种威仪，以及一切行为之中，尚且不能弄虚作假，又怎么会自己狂称已经得到内智外贤的上人法呢？
这就象贫穷的人妄称帝王，终会自取诛灭一样，人天之师的法王，又怎么会被狂妄的言说所窃取呢？

因地如果不真实，证果之路一定会迂回曲折，要求证佛的菩提正觉，就好像在咬自己的肚脐，又有谁能够做的到呢？如果众比丘，心如弓上之弦一样正直，一切言行，都绝对的真实，没有虚假，证入三摩地，永远不会有魔事发生，我印证这样的人，决定可以成就菩萨的果位，得到无上正知正觉。与我这样说法相同的，便是真正的佛说，不是这样说的，那就是魔王的邪说。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七一、建立楞严道场的规则

阿难！汝问摄心，我今先说入三摩地，修学妙门，求菩萨道，要先持此四种律仪，皎如冰霜，自不能生一切枝叶，心三口四，生必无因。阿难！如是四事，若不遗失，心尚不缘色香味触，一切魔事，云何发生？

阿难！你问如何摄伏妄心，我已经为你说了证入三摩地，所要修学的微妙法门，欲求菩萨道，首先要严持这四种律仪，使身心清净，皎如冰霜，那么一切的枝叶，比如心中的贪嗔痴，口中的妄言、绮语、两舌、恶口等，自然就没有了生起之因，阿难！如果能永不遗失这四种律仪，心里尚且不攀缘色香昧触等尘境，那么一切的魔事，又怎么能发生呢？

若有宿习不能灭除，汝教是人，一心诵我佛顶光明摩诃萨怛多般怛啰无上神咒，斯是如来无见顶相，无为心佛从顶发辉，坐宝莲华所说心咒。且汝宿世与摩登伽，历劫因缘恩爱习气，非是一生及与一劫，我一宣扬，爱心永脱，成阿罗汉。彼尚淫女，无心修行，神力冥资速证无学，云何汝等在会声闻，求最上乘决定成佛，譬如以尘扬于顺风，有何艰险。

假若有人还有宿世的习气不能除灭，你可以教他一心持诵我佛顶光明所生的大白伞盖无上神咒，这是如来的无见顶相之上、无为之心所生化佛，从佛顶所放光明之中，坐宝莲华座之上，所说的秘密神咒，你与摩登伽女是宿世历劫的因缘，恩爱习气之深，不是一生一劫所能断尽的，但摩登伽女一经我宣扬此咒，就永远脱离恩爱欲心的缠缚，而成为阿罗汉。她原是淫欲之女，无心正道的修行，但是依靠神咒之力的冥然资助，很快就证得了无学果位，何况你与在会的声闻大众，这些求证无上正觉，决定发心成佛的人呢？你们如果持诵此咒，就象顺风扬尘一样，还会有什么艰难险阻呢？

若有末世欲坐道场，先持比丘清净禁戒，要当选择戒清净者，第一沙门，以为其师。若其不遇真清净僧，汝戒律仪必不成就。戒成已后，着新净衣，然香闲居，诵此心佛所说神咒一百八遍，然后结界，建立道场，求于十方现住国土无上如来，放大悲光来灌其顶。

如果在末法时期，有人想安坐道场，首先必须持守比丘的清净禁戒，要选择戒律清净的第一等高僧，做为自己的师父，假若他不能遇见真正持戒清净的僧人，那么他的戒律威仪，必然不能成就。戒律成就以后，就穿上洁净的新衣服，燃香静坐，闲居摄心，持诵这个心佛所说的神咒一百零八遍，然后划定界限，建立道场，祈请十方国土上，现在住世的无上如来，放大悲光来灌他的顶。

阿难，如是末世清净比丘，若比丘尼，白衣檀越，心灭贪淫，持佛净戒，于道场中发菩萨愿，出入澡浴，六时行道，如是不寐，经三七日，我自现身至其人前，摩顶安慰，令其开悟。

阿难！末法时期，象这样持戒清净的比丘、比丘尼，或者灭除贪淫之心的白衣居士，持守佛的清净戒律，于道场之中，发菩萨的大弘誓愿，出入道场都要清净沐浴，昼夜六时，行持不寐，这样经过二十一天，我就在此人面前亲自现身，为他摩顶安慰，使他开悟。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蒙如来无上悲诲，心已开悟，自知修证无学道成，末法修行建立道场，云何结界，合佛世尊清净轨则？

阿难对佛说：世尊！我承蒙如来无上慈悲的教诲，心已开悟，已经自知修证成就无学果位的圣道，但末法时期修行的众生，想要建立道场，怎样结界才合乎佛的清净轨则呢？

佛告阿难：若末世人愿立道场，先取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腻香草，此牛唯饮雪山清水，其粪微细，可取其粪，和合栴檀，以泥其地。若非雪山，其牛臭秽，不堪涂地。别于平原，穿去地皮五尺已下，取其黄土，和上栴檀、沉水、苏合、薰陆、郁金、白胶、青木、零陵、甘松、及鸡舌香，以此十种细罗为粉，合土成泥，以涂场地。

佛对阿难说：假若末法时期的人们，想要建立道场，应当先取雪山上大力白牛之粪，因为这种牛专吃雪山中肥腻的香草，只饮用雪山上的清水，它的粪十分微细，所以可以用它的粪合和旃檀香末，来泥涂道场的地面。假若不是雪山上的牛，那么它的粪就臭污不堪，不能用来泥涂道场的地面。如果是在平原上，应该挖去表层地皮，取出五尺以下的黄土，再和以上等的旃檀、沉水、苏合、熏陆，郁金、白胶、青木、零陵，甘松以及鸡舌香等，共是十种香料，将它们磨成细粉，并用细罗罗出，再与黄土混合成泥，用来泥涂道场的地面。（旃檀：香木名，译曰与乐，出自南印度摩罗耶山，其山形似牛头，故又名牛头旃檀。沉香：为沉水香之略称，又称黑沉香、蜜香，系采自热带所产瑞香科常绿乔木之天然香料，此香木材质甚重，为青白色，印度、波斯及我国广东南部、海南岛等地均产之，其木朽败或伐采时，由中心木质部分渗出黑色树脂，即是沉香，其香浓郁，木心坚实，入水必沈，故称沉水香。苏合：又作酥合香、合诸香草。为烧香用之香料，或为药品。本草纲目谓由诸香之汁煎成，非为自然物。或谓苏合香属金缕梅树之落叶乔木，多产于小亚细亚，自其树皮采得之树脂，称苏合香或苏合油，其香味类似安息香；苏合油为燃灯原料，又用作护摩油。《续汉书》云：出大秦国，合诸香煎其汁，谓之苏合，或曰苏合国，人采花笮汁，煞以为膏，以卖买客。薰陆：如桃之胶，有香气者。西域记十一曰：‘薰陆香树，树叶若棠梨也。’演密钞六曰：‘薰陆者，出于西方，即树胶。夏天日炙，镕滴沙中，在地有香，谓之薰陆。《南方草木》状云：出大秦国海边大树，生于沙中，盛夏树胶流涉沙上，性能止痛，采取卖之。郁金：属球根植物，可制成染料，花可作香，称为郁金香。产于北印度喀什米尔、小亚细亚、地中海东岸等地。

《说文》云：郁鬯乃百草之华，远人所贡方物，郁人捣而煮之，和酒以降神也。白胶：即娑罗树之胶乳。《本草》云：商雒间多有，树如白杨，实大如鸟卵，能除恶气、去疮疹，即枫香脂也。青木：《南州异物志》云：是草根，能寤魇寐，状如甘草，出交州。零陵：《南越志》

云：一名燕草，又名熏草。出零陵郡山谷之间，叶如罗勒，能止精明目也。甘松：出凉州诸山，能和合众香，可除腹胀，亦能下气。鸡舌：《异物志》云：出薄州，云是草萎，乃汉时尚书郎，含之奏事者。设或久服，则能令人身口皆香，即丁香也。）方圆丈六，为八角坛。坛心置一金银铜木所造莲华，华中安钵，钵中先盛八月露水，水中随安所有华叶。取八圆镜，各安其

方，围绕华钵。镜外建立十六莲华，十六香炉，间华铺设，庄严香炉，纯烧沉水，无令见火。

道场方圆一丈六尺，为八角形的坛城，坛城中心放一个由金银铜木所制成的莲花，莲花中放一个钵器，钵器中先盛放八月的露水，水中随意放些时令的花瓣。另外再取八面圆镜，安置在坛城的八个角上，用来围绕着花钵，镜外再设十六朵莲花，十六个香炉，莲花、香炉相间铺设，庄严有序。香炉内只能烧纯一的沉水香，炉外不要看见有火。

取白牛乳，置十六器。乳为煎饼，并诸砂糖、油饼、乳糜、苏合、蜜姜、纯酥、纯蜜。于莲华外，各各十六围绕华外，以奉诸佛及大菩萨。每以食时，若在中夜，取蜜半升，用酥三合。

坛前别安一小火炉，以兜楼婆香，煎取香水，沐浴其炭，然令猛炽，投是酥蜜于炎炉内，烧令烟尽，享佛菩萨。

然后再用白牛的乳汁，放置在十六个器具内，把牛乳做成煎饼，并与沙糖、油饼、乳糜、苏合、蜜姜、纯酥、纯蜜等各十六份（煎饼：谓煎乳成饼。沙糖：蔗汁熬糖，如沙而甘。油饼：

以油和面作饼，而腻脆也。乳糜：用乳和米作粥，而甘粘也。苏合：用乳和合众香，煎汁成膏。蜜姜：以蜜浸姜，味辛而甘。纯酥：谓纯用乳炼成酥。纯蜜：纯华蕊所成之蜜），在莲花外，围绕着莲花，用来供奉诸佛及大菩萨们。每天于中午吃饭的时候，用以上之供品来供养佛。如果是在半夜，佛不多食，就只用酥蜜烧烟来供佛，取纯蜜半升，纯酥三份合和成酥蜜，坛城前另外安放一个小火炉，所用木炭要从兜楼婆香（即白茅香），煎成的香水中清洗干净，才能放于火炉内点燃，火猛烈燃烧的时候，将酥蜜投入燃烧的火炉内，烧完直到烟散尽为止，用这种烟，来供诸佛菩萨享用。

令其四外遍悬幡华。于坛室中，四壁敷设十方如来及诸菩萨所有形像。应于当阳，张卢舍那、释迦、弥勒、阿閦、弥陀。诸大变化观音形像，兼金刚藏，安其左右。帝释、梵王、乌刍瑟摩、并蓝地迦、诸军荼利、与毗俱胝、四天王等，频那夜迦，张于门侧，左右安置。

在坛城的四周，挂满华丽的幡幢，在坛城所在之室的四壁，设置十方如来以及诸菩萨的各种形像，要在朝阳的墙壁上，陈设毗卢遮那佛、释迦佛、弥勒佛、阿閦（chu）佛和阿弥陀佛，各种变化的观世音菩萨形像，以及金刚藏菩萨等，分别安置在他们的左右两侧。帝释（忉利天主）、梵王（色界天主）、火头金刚，青面金刚，以及诸军荼利（金刚之异名，密教指忿怒明王）与毗俱胝天女（胎藏界观音院三十七尊中之一尊也，谓之毗俱胝菩萨，又云毗俱胝观音，又云毗俱胝天女，毗俱胝者，皱之义，此天女从观音额上之皱中生，故名毗俱胝，大日经疏五曰：观音左边置圣者毗俱胝，其身四手，右边一手垂数珠鬘，一手作施愿印，左边一手持莲华，一手持军持。面有三目，如摩醯首罗像，首戴发冠，如毗卢遮那发髻冠形），四大天王，大圣天欢喜王（毗那夜迦：译云常随魔，障碍神。常随侍人为障难之恶鬼神也。毗那夜迦舍光轨曰：‘今说毗那夜迦有多种，或似人天，或似婆罗门，或现男女端正之貌。即分四部，摄众多类。如是种种，作诸障碍。唯大圣天欢喜王，是权现之身，如上所说，为欲诱进诸作障者令入正见故，所以不似余毗那夜迦，而现为象头。此是示喻故，谓如像王虽有嗔恚强力，能随养育者及调御师也。’大圣天欢喜王又云大圣欢喜天，大圣天，圣天。其形像为象头人身，有单身与双身两种。单身形之中，有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二臂等不同，其手持物于各经轨所载亦不同。双身天王之形像系夫妇二天相抱站立之状。盖密教以毗那夜迦之男天为实类之身，即魔王；女天为权类，即十一面观音之化身。毗那夜迦常随逐众生，伺隙障碍，梵王、诸大龙王悉不能破之，唯十一面观音与军荼利明王能降伏之；故十一面观音为降伏彼，乃随顺其本性欲望而示现女人身，以引入圣法。密教以欢喜天为本尊，为除障难、得富贵之修法。又作欢喜天供、圣天供。依大圣欢喜双身大自在天毗那夜迦王归依念诵供养法载，若不知欢喜天法，则其余尊法难成，且多障碍。故密教行者修诸大法时，必附修欢喜天法。）等，分别陈设于门的左右两侧。

又取八镜覆悬虚空，与坛场中所安之镜，方面相对，使其形影重重相涉。

再用八面圆镜，悬挂在空中，镜面向下，与坛中所安放的八面圆镜，彼此面面相对，使它们形影互涉，交相映照重重不尽。

于初七中，至诚顶礼十方如来，诸大菩萨，阿罗汉号。恒于六时诵咒围坛，至心行道，一时常行一百八遍。

在第一个七天之中，要至诚顶礼十方诸佛，以及诸大菩萨、大阿罗汉，并称颂他们的圣号，昼夜六时，围绕着坛城持诵神咒，恒常不断，专心修道，在一个时辰之中，要持诵心咒一百零八遍。

第二七中，一向专心发菩萨愿，心无间断，我毗奈耶先有愿教。

在第二个七天之中，要不拘时间，专心一志地发菩萨愿，关于发愿的教言，我在律藏之中已有详尽的说明。

第三七中，于十二时，一向持佛般怛啰咒。至第七日，十方如来一时出现。镜交光处，承佛摩顶。即于道场修三摩地，能令如是末世修学，身心明净犹如琉璃。

在第三个七天之中，每天十二个时辰，都要一心持诵大白伞盖楞严神咒，直到第七天，十方如

来就会同时出现在镜光交映之处，来亲手为这些修道人摩顶。承领了佛的摩顶，再在道场中修三摩地，就能使这些未法时期的修学人，身心明了，澄湛清净，犹如琉璃一样。

阿难！若此比丘本受戒师，及同会中十比丘等，其中有一不清净者，如是道场多不成就。

阿难！假如这个比丘的根本受戒师，或者同会的十个比丘之中，有一个持戒不清净的，这样的道场，多数情况下不能够得到成就。

从三七后，端坐安居，经一百日。有利根者，不起于座，得须陀洹。纵其身心圣果未成，决定自知成佛不谬。汝问道场，建立如是。

从第三个七天之后，就端坐道场，安居不动，专修反闻功夫，经过一百天，利根之人，就能在道场之中，即刻证得须陀洹的果位（译作入流，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之六尘流，而入圣人之法性流），纵然在这个时候，身心还有俱生习气，未能证得成佛的圣果，但已见佛性，决定知道，修证成佛并非谬论，你所问道场的建立就是这样的。

阿难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自我出家，恃佛骄爱，求多闻故，未证无为，遭彼梵天邪术所禁，心虽明了，力不自由，赖遇文殊，令我解脱。虽蒙如来佛顶神咒，冥获其力，尚未亲闻，惟愿大慈重为宣说，悲救此会诸修行辈，末及当来在轮回者，承佛密音，身意解脱。于时会中一切大众，普皆作礼，伫闻如来秘密章句。

阿难顶礼佛足对佛说：自从我出家以来，依仗着佛对我的娇爱，因为只求博学多闻，而不务真修，没有证入一切无为的境地（四果须陀洹方称无为之道），所以遭受了摩登伽女先梵天邪术的禁制，当时心里虽然很清醒明白，但是力不从心，不能自主，幸赖遇着文殊菩萨，才使我得到解脱，虽然蒙受了如来的佛顶神咒加被，冥燃中感受到它的力用，但我还没亲耳听到，惟愿大慈悲的世尊，重新为我们宣说，慈悲救护在会的众修行人，以及将来犹在轮回的众生，使他们能承蒙佛密咒之音，身心都能得到解脱。这时候在会的大众，一齐向佛顶礼，期待着听闻佛陀宣说秘密神咒的微妙章句。

二、佛宣说楞严咒

尔时世尊从肉髻中，涌百宝光。光中涌出千叶宝莲，有化如来，坐宝华中，顶放十道百宝光明，一一光明，皆遍示现十恒河沙金刚密迹，擎山持杵，遍虚空界。大众仰观，畏爱兼抱，求佛哀佑。一心听佛无见顶相放光如来宣说神咒。

这时世尊从顶上肉髻中，涌出百宝光明，光中又涌出千叶宝莲，有化身如来坐在宝莲花华中，佛顶放射出十道百宝光明，每道光明都普遍示现出十条恒河沙数那样多的金刚密迹（又曰密迹金刚，密迹力士，金刚力士，金刚手，执金刚等。总为执金刚杵现大威势拥护佛法之天神之通称），他们有的擎着大山，有的持着巨杵，遍满整个虚空世界，大众仰头观看，看见如此殊胜瑞相，既恐惧又敬爱，祈求佛的哀怜护佑，专心一志，敬听无见顶相的放光如来宣说大白伞盖楞严神咒。

南无萨怛他 苏伽多耶 阿罗诃帝 三藐三菩陀写 萨怛他 佛陀俱胝、瑟尼钐 南无萨婆
勃陀勃地 萨跻鞞弊 南无萨多南 三藐三菩陀 俱知喃 娑舍罗、婆迦 僧伽喃
南无卢鸡、阿罗汉、跻喃 南无苏卢多、波那喃 南无娑羯唎陀、伽弥喃
南无卢鸡、三藐、伽跻喃 三藐、伽波罗底波、多那喃 南无提婆、离瑟赧 南无悉陀耶 毗地耶
陀罗离瑟赧 舍波奴 揭罗诃 娑诃娑罗、摩他喃 南无跋罗诃、摩泥 南无因陀罗耶 南无婆伽婆帝
嚧陀罗耶 乌摩般帝 娑醯夜耶南无婆伽婆帝 那罗野 拿耶 盘遮摩诃、三慕陀罗 南无悉羯唎多耶
南无婆伽婆帝 摩诃迦罗耶 地唎、般剌那 伽罗毗陀罗 波拿、迦罗耶 阿地目帝 尸摩舍那泥
婆悉泥 摩怛唎伽拿 南无、悉羯唎多耶 南无婆伽婆帝 多他伽跻、俱罗耶 南无般头摩、俱罗耶
南无跋阇罗、俱罗耶 南无摩尼、俱罗耶 南无伽阇、俱罗耶 南无婆伽婆帝 帝唎茶 输罗西那
波罗诃罗、拿罗阇耶 跻他伽多耶 南无婆伽婆帝 南无阿弥、多婆耶 跻他伽多耶 阿罗诃帝
三藐三菩陀耶南无婆伽婆帝 阿刍鞞耶 跻他伽多耶 阿罗诃帝 三藐三菩陀耶 南无婆伽婆帝
鞞沙阇耶 俱卢、吠柱唎耶 般罗婆、罗阇耶 跻他伽多耶 南无婆伽婆帝 三补师、毖多
萨怜捺罗剌阇耶 跻他伽多耶 阿罗诃帝 三藐三菩陀耶 南无婆伽婆帝 舍鸡野、母那曳
跻他伽多耶 阿罗诃帝三藐三菩陀耶 南无婆伽婆帝 剌怛那、鸡都、罗阇耶 跻他伽多耶 阿罗诃帝
三藐三菩陀耶帝瓢 南无萨羯唎多 翳昙、婆伽婆多 萨怛他、伽都瑟尼钐 萨怛多、般怛蓝 南无
阿婆罗视耽 般罗帝 扬岐罗 萨罗婆 部多、揭罗诃 尼羯罗诃 羯迦罗诃尼 跋罗、毖地耶 叱陀你
阿迦罗 密唎柱 般唎 怛罗耶 儜揭唎 萨罗婆 盘陀那 目叉尼 萨罗婆 突瑟咤 突悉乏 般那你伐罗尼
赭都罗 失帝南 羯罗诃 娑诃、萨罗、若阇 毗多崩娑那、羯唎 亚瑟咤冰、舍帝南
那叉、刹怛罗、若阇 波罗、萨陀那、羯唎 亚瑟咤南 摩诃羯罗诃、若阇 毗多崩、萨那羯唎
萨婆、舍都嚧 你婆罗、若阇 呼蓝、突悉乏 难遮那舍尼 毖沙舍 悉怛罗 阿吉尼 乌陀迦罗、若阇
阿般罗视多、具罗 摩诃般罗、战持 摩诃曇多 摩诃帝阇 摩诃税多、阇婆罗 摩诃跋罗、盘陀罗
婆悉你 阿唎耶、多罗 毗唎俱知 誓婆、毗阇耶 跋阇罗、摩礼底 毗舍嚧多 勃腾罔迦
跋阇罗、制喝那、阿遮 摩罗制婆 般罗质多 跋阇罗、擅持 毗舍罗遮 扇多舍 鞞提婆 补视多
苏摩嚧波 摩诃税多 阿唎耶、多罗 摩诃婆罗、阿般罗 跋阇罗、商羯罗、制婆 跋阇罗、俱摩唎
俱蓝陀唎 跋阇罗、喝萨多遮 毗地耶 干遮那 摩唎迦 啒苏母 婆羯罗跻那 鞞嚧遮那俱唎耶 夜罗菟
瑟尼钐 毗折蓝婆、摩尼遮 跋阇罗、迦那、迦波罗婆 嚧阇那 跋阇罗、顿稚遮 税多遮 迦摩罗
刹奢尸 波罗婆 翳帝夷帝 母陀罗 羯拿 娑鞞罗忏 掘梵都 印兔那、么么写
乌信 唎瑟、揭拿 般剌、舍悉多 萨怛他 伽都瑟尼钐 虎信都嚧雍 瞻婆那 虎信都嚧雍
悉眈婆那 虎信都嚧雍 波罗瑟地耶 三般叉 拿羯罗 虎信都嚧雍 萨婆药叉 喝罗刹裟 揭罗诃、若阇
毗腾崩、萨那羯罗 虎信都嚧雍 者都罗 尸底南 揭罗诃 娑诃萨罗南 毗腾崩、萨那罗虎信都嚧雍

罗叉 婆伽梵 萨怛他 伽都瑟尼钐 波罗点 阇吉唎 摩诃、娑诃萨罗 勃树、娑诃萨罗 室唎沙
俱知、娑诃萨泥 帝隶、阿弊提视、婆唎多 咤咤罽迦 摩诃、跋阇嚧陀罗 帝唎菩婆那 曼荼罗
乌信 娑悉帝 薄婆都 么么 印兔那、么么写罗阇婆夜 主罗跋夜 阿只尼、婆夜 乌陀迦、婆夜
毗沙、婆夜 舍萨多罗、婆夜 婆罗、斫羯罗、婆夜 突瑟叉、婆夜 阿舍你、婆夜 阿迦罗
密唎柱、婆夜 陀罗尼、部弥剑 波伽波陀、婆夜 乌罗迦、婆多、婆夜 剌阇坛茶、婆夜 那伽婆夜
毗条怛、婆夜 苏波罗拿、婆夜 药叉、揭罗诃 罗叉私、揭罗诃 毕唎多、揭罗诃 毗舍遮、揭罗诃
部多、揭罗诃 鸠盘茶、揭罗诃 补丹那、揭罗诃 迦咤补丹那、揭罗诃 悉干度、揭罗诃
阿播悉摩罗、揭罗诃 乌檀摩陀、揭罗诃 车夜揭罗诃 醢唎婆帝、揭罗诃 社多、诃唎南 揭婆
诃唎南 嚧地罗、诃唎南 忙娑 诃唎南 谜陀、诃唎南 摩阇、诃唎南 阇多、诃唎女
视比多、诃唎南 毗多、诃唎南 婆多 诃唎南 阿输遮、诃唎女 质多、诃唎女 帝钐、萨鞞钐
萨婆、揭罗诃南 毗陀夜阇 嗔陀夜弥 鸡罗夜弥 波唎、跋罗、者迦 讫唎担 毗陀夜阇 嗔陀、夜弥
鸡罗夜弥 茶演尼 讫唎担 毗陀夜阇 嗔陀夜弥 鸡罗夜弥 摩诃般输、般怛夜 嚧陀罗 讫唎担
毗陀夜阇 嗔陀夜弥 鸡罗夜弥那罗夜拿 讫唎担 毗陀夜阇 嗔陀夜弥 鸡罗夜弥 怛埵伽嚧、茶西
讫唎担 毗陀夜阇 嗔陀夜弥 鸡罗夜弥 摩诃迦罗 摩怛唎伽拿 讫唎担 毗陀夜阇 嗔陀夜弥
鸡罗夜弥 迦波唎迦 讫唎担 毗陀夜阇 嗔陀夜弥 鸡罗夜弥 阇耶羯罗 摩度、羯罗
萨婆、罗他、娑达那 讫唎担 毗陀夜阇 嗔陀夜弥 鸡罗夜弥 赭咄罗 婆耆你 讫唎担 毗陀夜阇
嗔陀夜弥 鸡罗夜弥 毗唎羊、讫唎知 难陀、鸡沙罗 伽拿、般帝 索醢夜 讫唎担 毗陀夜阇
嗔陀夜弥 鸡罗夜弥 那揭、那舍罗、婆拿 讫唎担 毗陀夜阇 嗔陀夜弥 鸡罗夜弥 阿罗汉 讫唎担
毗陀夜阇 嗔陀夜弥 鸡罗夜弥 毗多罗伽 讫唎担 毗陀夜阇 嗔陀夜弥 鸡罗夜弥 跋阇罗波你
具醢夜、具醢夜 迦地、般帝 讫唎担 毗陀夜阇 嗔陀夜弥 鸡罗夜弥 罗叉罔 婆伽梵
印兔那、么么写婆伽梵 萨怛多、般怛罗 南无粹都帝 阿悉多、那罗剌迦 波罗婆 悉普咤
毗迦、萨怛多、钵帝唎 什佛罗、什佛罗 陀罗陀罗 频陀罗、频陀罗 嗔陀嗔陀 虎信虎信
泮咤、泮咤、泮咤、泮咤、泮咤 娑诃 醢醢泮 阿牟迦耶泮 阿波罗、提诃多泮 婆罗、波罗陀泮
阿素罗 毗陀罗 波迦泮 萨婆、提鞞、弊泮 萨婆、那伽、弊泮 萨婆、药叉、弊泮
萨婆、干闼婆、弊泮 萨婆、补丹那、弊泮 迦咤补丹那、弊泮 萨婆、突狼枳帝、弊泮
萨婆、突涩比犁 讫瑟帝、弊泮 萨婆、什婆唎、弊泮 萨婆、阿播悉摩犁、弊泮
萨婆、舍罗、婆拿、弊泮 萨婆、地帝鸡、弊泮 萨婆、怛摩陀继、弊泮 萨婆、毗陀耶
罗誓、遮犁、弊泮 阇夜羯罗 摩度羯罗 萨婆、罗他娑陀鸡、弊泮 毗地夜 遮唎、弊泮 者都罗
缚耆你、弊泮 跋阇罗 俱摩唎 毗陀夜 罗誓、弊泮 摩诃波罗、丁羊 叉耆唎、弊泮
跋阇罗、商羯罗夜 波罗丈耆、罗阇耶泮 摩诃迦罗夜 摩诃、末怛唎迦拿 南无、娑羯唎多、夜泮
毖瑟拿婢、曳泮 勃罗诃、牟尼、曳泮 阿耆尼、曳泮 摩诃羯唎、曳泮 羯罗檀持、曳泮
蔑怛唎、曳泮 唠怛唎、曳泮 遮文茶、曳泮 羯逻罗怛唎、曳泮 迦般唎、曳泮 阿地目、质多
迦尸摩、舍那 婆私你、曳泮 演吉质 萨埵、婆写 么么、印兔那、么么写
突瑟咤、质多 阿末怛唎、质多 乌阇、诃罗 伽婆、诃罗 嚧地罗、诃罗 婆娑、诃罗
摩阇、诃罗阇多、诃罗 视毖多、诃罗 跋略夜、诃罗 干陀、诃罗 布史波、诃罗 颇罗、诃罗
婆写、诃罗 般波、质多 突瑟咤、质多 唠陀罗、质多 药叉、揭罗诃 罗刹娑、揭罗诃
闭隶多、揭罗诃 毗舍遮、揭罗诃 部多、揭罗诃 鸠盘茶、揭罗诃 悉干陀、揭罗诃
乌怛摩陀、揭罗诃 车夜、揭罗诃 阿播萨摩罗、揭罗诃 宅祛革 茶耆尼、揭罗诃 唎佛帝、揭罗诃
阇弥迦、揭罗诃 舍俱尼、揭罗诃 姥陀罗 难地迦、揭罗诃 阿蓝婆、揭罗诃 干度波尼、揭罗诃
什佛罗 堙迦醢迦 坠帝药迦 怛隶帝药迦 者突托迦 昵提、什伐罗 毖钐摩、什伐罗 薄底迦 鼻底迦
室隶、瑟密迦 娑你、般帝迦 萨婆、什伐罗 室嚧吉帝 末陀、鞞达、嚧制剑 阿绮嚧钳 目佉嚧钳
羯唎突嚧钳 揭罗诃 揭蓝、羯拿、输蓝 惮多、输蓝 迄唎夜、输蓝 末么、输蓝 跋唎室婆、输蓝
毖栗瑟咤、输蓝 乌陀罗、输蓝 羯知输蓝 跋悉帝输蓝 鄔嚧输蓝 常伽输蓝 喝悉多输蓝 跋陀输蓝
娑房盎伽 般罗、丈伽、输蓝 部多、毖跺荼 茶耆尼 什婆罗 陀突嚧迦 建咄嚧吉知 婆路多毗
萨般嚧诃凌伽 输沙怛罗 娑那羯罗 毗沙喻迦 阿耆尼 乌陀迦 末罗、鞞罗 建跺罗 阿迦罗 密唎咄
怛敛部迦 地栗剌咤 毖唎瑟质迦 萨婆那俱罗 肆引伽弊 揭罗唎、药叉 怛罗刍 末罗视 吠帝钐
娑鞞钐 悉怛多、钵怛罗 摩诃跋阇嚧 瑟尼钐 摩诃般赖、丈耆蓝 夜波突陀 舍喻阇那 辫怛隶拿
毗陀耶 盘昙迦嚧弥 帝殊 盘昙迦嚧弥 般罗毗陀 盘昙迦嚧弥 跺侄他 唵 阿那隶 毗舍提 鞞罗
跋阇罗 陀唎 盘陀盘陀你 跋阇罗 谤尼泮 虎信都嚧瓮泮 莎婆诃（从跺侄他后为楞严心咒）

三、楞严咒的功德

阿难！是佛顶光聚悉怛多般怛罗秘密伽陀微妙章句，出生十方一切诸佛。十方如来，因此咒心，得成无上正遍知觉。十方如来，执此咒心，降伏诸魔，制诸外道。十方如来，乘此咒心，坐宝莲华，应微尘国。十方如来，含此咒心，于微尘国转大法轮。

阿难！这就是佛顶光明聚集的大白伞盖秘密神咒之微妙章句，它能出生十方一切诸佛。十方如来都是因为这个秘密咒心（咒诠诸佛心印，所以又可称为咒心，此处特指楞严咒。又楞严咒是所有咒中最长的咒，包含了一切咒，是一切密咒之中心。），才得以成就无上正遍知觉。

十方如来都是依靠这个秘密咒心，才能降伏一切魔事，制伏一切外道。十方如来都是乘着这个秘密咒心，才能坐宝莲花上，救度众生，应身于微尘数多的国土。十方如来都是含藏着这个秘密咒心，才能在微尘数多的国土中，转大法轮，教化众生。

十方如来，持此咒心，能于十方摩顶授记，自果未成，亦于十方蒙佛授记。十方如来，依此咒心，能于十方拔济群苦，所谓地狱饿鬼畜生，盲聋喑哑，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大小诸横同时解脱，贼难兵难、王难狱难、风火水难、饥渴贫穷，应念销散。

十方如来都是执持着这个秘密咒心，才能在十方世界，为众生摩顶授记。如果自己还未成就圣果，也可以在十方世界中，蒙受十方如来的授记。十方如来都是依持着这个秘密咒心，才能在

十方世界中，救拔众生一切的苦难，地狱苦、饿鬼苦、畜生苦、盲聋苦、瘖哑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大小横祸等等一切的痛苦，都能同时解脱，贼难、兵难、王法难、牢狱难、风难、火难、水难，以及饥渴贫穷之难，等等一切的灾难，也都能应念消散。

十方如来，随此咒心，能于十方事善知识，四威仪中供养如意，恒沙如来会中，推为大法王子。十方如来，行此咒心，能于十方摄受亲因，令诸小乘闻秘密藏，不生惊怖。十方如来，诵此咒心，成无上觉，坐菩提树，入大涅盘。十方如来，传此咒心，于灭度后付佛法事，究竟住持，严净戒律，悉得清净。

十方如来都是追随着这个秘密咒心，才能在十方世界中，供养承事正知正见之人，使他们的行住坐卧，都能随心如意，能在恒河沙数如来的法会之中，被推举为大法王子，住持正法。

十方如来都是行持这个秘密咒心，才能在十方世界，摄受有缘的众生，又能使一切小乘人，听闻到无上的秘密法藏，而不会产生惊疑恐怖。十方如来都是诵持这个秘密咒心，才能成就无上正觉，坐在菩提树下，证入不生不灭的大涅盘。十方如来都是传授这个秘密咒心，才能在如来灭度后，有所托付佛法事业，使正法真正住持于世间，使严净的戒律，得到真正的清净。

若我说是佛顶光聚般怛罗咒，从旦至暮，音声相联，字句中间，亦不重叠，经恒沙劫终不能尽。

如果要我细说这个佛顶光明聚集大白伞盖秘密神咒的功德妙用，即使是从早到晚，音声相联不断，字句中间也不重复，这样经过恒沙劫一样长的时间，终究也不能说完。

亦说此咒名如来顶，汝等有学，未尽轮回，发心至诚取阿罗汉，不持此咒而坐道场，令其身心远诸魔事，无有是处。

这个神咒又叫如来顶，你们这些尚在有学果位的修行人，还没有完全脱离轮回，但发了证取大阿罗汉的至诚之心，如果不诵持此咒而坐道场，想使身心远离一切魔事，那是不可能的。

阿难！若诸世界，随所国土所有众生，随国所生桦皮、贝叶、纸素、白氎（dié细棉布）书写此咒，贮于香囊。是人心昏，未能诵忆，或带身上，或书宅中，当知是人尽其生年，一切诸毒所不能害。

阿难！如果是所有世界中，任何国土内的任意一个众生，用随便那个国中所产的桦树皮、贝树叶、干净的纸、白色的布等，书写这个密咒，并放在香囊中，那么哪怕这个人心智昏昧，不能读诵或记忆，但是只要带在身上，或者放在书宅中，你就应当知道这个人，尽其有生之年，一切的毒害（毒分为内外二种，内毒即是贪嗔痴等，外毒蚖蛇蝮蝎等毒虫），都不能够伤害到他。

阿难！我今为汝更说此咒，救护世间得大无畏，成就众生出世间智。若我灭后，末世众生，有能自诵，若教他诵，当知如是诵持众生，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如是乃至天龙鬼神，精只魔魅，所有恶咒，皆不能着，心得正受，一切咒诅厌蛊毒药、金毒银毒、草木虫蛇万物毒气，入此人口，成甘露味。一切恶星并诸鬼神，碜心毒人，于如是人不能起恶。频那夜迦诸恶鬼王，并其眷属，皆领深恩，常加守护。

阿难！我现在为你再说这个密咒的威力，它能救护世间众生，得到广大的无畏之力，也能让众生成就出世间的智慧。如果在我灭度以后，末法时期的众生，有能自己持诵此咒，或是教他人持诵此咒，应当知道这些诵持此咒的众生，火不能烧到他，水不能淹溺到他，一切的大毒小毒都不能够伤害到他，甚至于一切天龙鬼神、精灵魔魅的所有恶咒，都不能够加到他们的身上，因为持咒而使他的心得到真正的受用，所以一切的咒诅之物、尸毒蛊毒、金毒银毒、草木虫蛇之毒，以及万物的毒气，即使进了此人口中，也都变成了甘露。一切灾变恶星、恶鬼恶神，以及心性毒恶之人，对于这个持咒人，不再生起恶毒之心，一切为障作难的诸恶鬼王，并与他们所率领的鬼众，反而领受持咒者的深恩，常来守卫护持持咒的人。

阿难当知，是咒常有八万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胝金刚藏王菩萨种族，一一皆有诸金刚众而为眷属，昼夜随侍。

阿难！你应当知道，这个神咒常有八万四千万亿条恒河沙数，无量多菩萨种性的金刚藏王，以及他们每个人的金刚眷属，不分昼夜、随时随地地守候着。

设有众生，于散乱心，非三摩地，心忆口持，是金刚王，常随从彼诸善男子，何况决定菩提心者。此诸金刚菩萨藏王，精心阴速，发彼神识，是人应时心能记忆八万四千恒河沙劫，周遍了知，得无疑惑，从第一劫乃至后身，生生不生药叉罗刹，及富单那、迦吒富单那、鸠盘荼、毗舍遮等，并诸饿鬼，有形无形、有想无想、如是恶处。

如果有众生，即使在没有进入三摩地的散乱心中，能够心中忆念或者口中持诵这个神咒，那么这些金刚藏王，也都要随时随地保护这些众生，何况那些发了决定证取菩提正觉之心的人呢？这些金刚藏王，会在暗中精心卫护持咒之人，以神力加被，使他们的神识能够迅速发挥，心开

意解，立即对八万四千恒河沙数劫以来的一切事情，全都明了遍知，不再有任何了疑惑，从初发菩提心的第一劫起，直到成佛之时的最后身，生生世世都不会生身为药叉（捷疾鬼）罗剎（食人鬼），以及富单那（臭恶鬼，主人热病）、迦吒富单那（奇臭鬼，主热病之甚者）、鸠盘荼（瓮形鬼）、毗舍遮（啖精气鬼）等一切有形无形、有想无想的饿鬼，也不会生在他们所居的恶处。

是善男子，若读若诵、若书若写、若带若藏，诸色供养，劫劫不生贫穷下贱不可乐处，此诸众生，纵其自身不作福业，十方如来所有功德，悉与此人，由是得于恒河沙阿僧只不可说不可说劫，常与诸佛同生一处。无量功德，如恶叉聚，同处熏修，永无分散。是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净。未得戒者，令其得戒。未精进者，令得精进。无智慧者，令得智慧。不清净者，速得清净。不持斋戒，自成斋戒。

这些或读或诵，或敬书或便写，或是带在身上，或是珍藏在家中，或着以种种物品供养神咒之人，累世历劫，都不会生为贫穷下贱之人，或者生在没有快乐的地方，纵然这些众生自己不造福业，十方世界的如来，也会把所有的功德，全部给于此人，使他能够在恒河沙那样不能数尽也不能说尽的尘劫中，常与诸佛同生一处，无量的功德，象恶长而聚在一起的树叉一样，越生越多，同诸佛在一起，熏闻修习，永远也不会分散，因此也可以使破了戒的人，戒根重得清净，使没有得戒的人得到戒律，使不能精进的人得以精进，使没有智慧的人得到智慧，使不能清净的人很快得到清净，使不持斋戒的人，自然成就斋戒。

阿难！是善男子持此咒时，设犯禁戒于未受时。持咒之后，众破戒罪，无问轻重，一时销灭。

纵经饮酒，食啖五辛，种种不净，一切诸佛菩萨金刚天仙鬼神不将为过。设着不净破弊衣服，一行一住悉同清净。纵不作坛，不入道场，亦不行道，诵持此咒，还同入坛行道功德，无有异也。

阿难！这些持咒的人，持咒之时，假设是他在未持咒以前曾毁犯过禁戒，那么在持咒之后，一切破戒的罪过，无论轻重，都能一齐销灭，纵然曾经饮酒，吃过五辛（大葱、大蒜、韭菜、洋葱、兴渠（叶如蔓菁，根如萝卜，生熟皆臭如蒜。出于阗国，华夏不产））等种种不净之物，一切诸佛菩萨、金刚力士、天仙鬼神，也不认为他们有过错。纵然他们行住座卧，都穿着不干净的破烂衣服，但都同清净一样，纵然他们不作坛，不进道场，也不按仪轨行道，但只要诵持此咒，就与按照仪轨入坛行道所得的功德完全相同，没有任何差别。

若造五逆无间重罪，及诸比丘比丘尼四弃八弃，诵此咒已，如是重业，犹如猛风吹散沙聚悉皆灭除，更无毫发。

假若是造了五逆（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当堕五无间地狱）的无间重罪，以及比丘四弃（杀盗淫妄，犯此罪者，永弃佛法海外）和比丘尼八弃（杀盗淫妄，触入覆随）之罪，只要持诵此咒以后，所有这些重罪，就都像猛烈的风，吹散聚沙一样，全部灭尽断除，不再有丝毫的存在。

阿难！若有众生，从无量无数劫来，所有一切轻重罪障，从前世来未及忏悔，若能读诵书写此咒，身上带持，若安住处庄宅园馆，如是积业，犹汤销雪，不久皆得悟无生忍。

阿难！假若有些众生，从无量无数劫以来，所有一切的轻重罪障，在前世之中，没有来得及忏悔，但如果能够读诵书写此咒，或是带在身上，或是安放在住处，以及庄宅园馆之中，那么所有这些罪业，就会像在热汤中消融冰雪一样，这些众生不久便能悟得无生法忍（对诸法如幻，本自不生的法理，坚定认可于心）。

复次阿难，若有女人，未生男女，欲求孕者，若能至心忆念斯咒，或能身上带此悉怛多般怛啰者，便生福德智慧男女。求长命者，即得长命，欲求果报速圆满者，速得圆满。身命色力，亦复如是，命终之后，随愿往生十方国土，必定不生边地下贱，何况杂形。

再说，阿难！假若有女人，没有生男育女，而想祈求怀孕的，如果能诚心忆念此咒，或是将这个大白伞盖神咒带在身上，就能生出福德智慧具足的儿女。假如有众生想求长命的，就能得到长命，想果报很快圆满的，就会很快得到圆满，如果求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形色端正，也一样能够如愿，而且将来命终之后，可以随自己的愿望，往生到十方任意的国土，必定不会生在没有佛法的边地，或者生为下贱之人，更何况是地狱饿鬼等混杂的形相呢？

阿难！若诸国土州县聚落，饥荒疫疠，或复刀兵贼难斗诤，兼余一切厄难之地，写此神咒，安城四门，并诸支提，或脱阇上，令其国土所有众生，奉迎斯咒，礼拜恭敬，一心供养，令其人民各各身佩，或各各安所居宅地，一切灾厄悉皆销灭。

阿难！如果那些国土、州县、村落，发生饥荒瘟疫、刀兵之乱、贼难争讼等家国不宁之事，以及所有那些厄难困苦之地，只要书写这个神咒，安放于城的四门，或者清静佛寺，以及悬挂于幢幡之上，或者使国土上所有的众生，都来迎请这个神咒，恭敬礼拜，一心供养，或者使国内的人民，每个人都在身上佩带这个神咒，或是每人都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安置这个神咒，那么一切的灾难困厄，都将消失灭尽。

阿难！在在处处，国土众生，随有此咒，天龙欢喜，风雨顺时，五谷丰殷，兆庶安乐。亦复能镇一切恶星，随方变怪，灾障不起，人无棋天，杻械枷锁不着其身，昼夜安眠，常无恶梦。

阿难！无论在任何国土之上，任何众生之处，只要有这个神咒，就能使天龙欢喜，风雨顺时，五谷丰登，万民安乐，并能镇伏一切随方变怪的恶星，灾难祸障不能生起，人无横死夭折之事，镣铐锁链，不能加于其身，昼夜都能安然睡眠，就连恶梦也永远不会发生。

阿难！是娑婆界，有八万四千灾变恶星，二十八大恶星而为上首，复有八大恶星以为其主，作种种形出现世时，能生众生种种灾异。有此咒地，悉皆销灭，十二由旬成结界地，诸恶灾祥永不能入。

阿难！这个娑婆世界，有八万四千灾变恶星，其中以二十八大恶星为首（二十八大恶星即二十八宿，分布於四方，佛经所说与中国所说略有不同，依孔雀经之说东方七星为昴毕觜参井鬼柳，而中国则是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七星依孔雀经为星张翼轸角亢氐，而中国则是井鬼柳星张翼轸。西方七星依孔雀经为房心尾箕斗牛女，而中国则是奎娄胃昴毕参觜。北方七星依孔雀经为虚危室壁奎娄胃，而中国则是斗牛女虚危室壁，可能孔雀经所说，专指灾变而言。

中国则就常度而言，天下无故，则四方四七，各住自位。灾难将起，则四方星位，递互交错），又以八大恶星为主（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罗侯星、计都星以及慧星），它们以种种不同的形态出现在世间，给众生带来种种的灾难和异象，但只要有此咒之地，所有这些灾变，都会消失灭尽，而且在十二由旬（一由旬约八十里）以内，成为坛城的结界之地，各种凶恶灾难之兆，永远不能入内。

是故如来宣示此咒，于未来世，保护初学诸修行者，入三摩提，身心泰然，得大安隐，更无一切诸魔鬼神，及无始来冤横宿殃，旧业陈债，来相恼害。

因此如来宣示这个神咒，在未来世中，保护那些初学的修行人，使他们能够进入三摩地，身心泰然，不再有恐怖病恼，得到大安稳（离怖畏住所依处故。无老病死等一切怖畏，圣住所依，故名安隐），更不会有一切诸魔鬼神，以及无始以来宿世的冤横祸殃、旧业陈债，来作乱恼害。

汝及众中诸有学人，及未来世诸修行者，依我坛场如法持戒，所受戒主，逢清净僧，持此咒心，不生疑悔，是善男子，于此父母所生之身，不得心通，十方如来便为妄语。

你与大众之中那些还在有学果位的人，以及未来世中的众修行者，依着我所说的，去设立坛场，如法持戒，受戒之师又是戒行清净的僧人，持诵这个秘密咒心而不生疑惑，这个人以父母所生之肉身，如果不能明心见性，获证圆通，那么，十方如来就是以妄语在欺诳众生。

说是语已，会中无量百千金刚，一时佛前合掌顶礼，而白佛言：如佛所说，我当诚心保护如是修菩提者。

说完这些话后，会中无量百千万数的金刚，同时都在佛前合掌顶礼对佛说：正如佛所说的，我们应当诚心保护那些持诵此咒，修证菩提正觉的人。

尔时梵王、并天帝释、四天大王，亦于佛前同时顶礼，而白佛言：审有如是修学善人，我当尽心至诚保护，令其一生所作如愿。

这时清净梵王与忉利天主，以及四天大王，也在佛前同时顶礼对佛说：如果有这样的修行之人，我们会尽心至诚的保护他，使他一生之中，所行所作，都能够如愿成就。

复有无量药叉大将、诸罗刹王、富单那王、鸠盘茶王、毗舍遮王、频那夜迦诸大鬼王、及诸鬼帅，亦于佛前合掌顶礼：我亦誓愿护持是人，令菩提心速得圆满。

又有无量数的药叉大将、罗刹鬼王、富单那（臭恶鬼，主人热病）王，鸠盘茶（瓮形鬼）王，毗舍遮（啖精气鬼）王，频那夜迦（障碍神）等众大鬼王及众鬼帅，也在佛前，合掌顶礼说道：我们也誓愿护持这些持咒之人，使他们的菩提正觉之心，能尽快得到圆满。

复有无量日月天子，风师雨师，云师雷师，并电伯等，年岁巡官，诸星眷属，亦于会中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安立道场，得无所畏。

又有无量数的日月天子、风师雨师、云师雷师电伯、值年太岁、监察人间善恶的巡官，以及诸星眷属等，也在会中，顶礼佛足对佛说：我们也保护这样的修行人，帮助他们安立道场，降伏魔冤，得无所惧。

复有无量山神海神，一切土地水陆空行，万物精只，并风神王，无色界天，于如来前，同时稽首而白佛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得成菩提，永无魔事。

更有无量的山神海神，一切土地神、水陆空行万物的神祇，以及风神王和无色界天，也在如来前同时稽首对佛说：我也保护这样的修行人，使他们成就菩提，永远不会有诸魔扰乱之事发生

。

尔时八万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胝金刚藏王菩萨，在大会中，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

世尊！如我等辈所修功业，久成菩提，不取涅盘，常随此咒，救护末世修三摩提正修行者。

世尊！如是修心求正定人，若在道场及余经行，乃至散心游戏聚落，我等徒众，常当随从侍卫此人，纵令魔王大自在天，求其方便，终不可得，诸小鬼神，去此善人十由旬外，除彼发心乐修禅者。世尊！如是恶魔若魔眷属，欲来侵扰是善人者，我以宝杵殒碎其首，犹如微尘，恒令此人，所作如愿。

这时有八万四千万亿恒河沙数，无量多的金刚藏王菩萨，在大会之中，随即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世尊！像我们这些人所修证的功业，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成就菩提正觉，但是我们都不取无为涅盘之果，而是恒常随侍这个神咒，救护末法时期持诵此咒、修证三摩地的正修行之人。世尊！像这样修心求取正定的人，如果在道场中，或在其他地方，甚至于以散乱心游戏于村落中，我们也恒常随从侍卫此人，纵然是魔王和大自在天，想找机会扰乱，从这个修行人那里寻求便宜，终究也不会得逞，其他的小鬼神，更是让他们远离这个善人十由旬（一由旬约八十里）以外，除非那些发心要亲近善知识，学修禅定的鬼神才可以走近。

世尊！这些恶魔和他们的魔子魔民，如果想来侵犯扰乱这个善人，我就用宝杵击碎他们的头，如同灰尘一样，恒常使这个修行人的一切所作所为，都能如愿以偿。

四、众生颠倒、世界颠倒的成因

阿难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辈愚钝，好为多闻，于诸漏心未求出离，蒙佛慈诲，得正熏修，身心快然，获大饶益。世尊！如是修证佛三摩提，未到涅盘，云何名为干慧之地？

四十四心，至何渐次，得修行目？诣何方所，名入地中？云何名为等觉菩萨？作是语已，五体投地。大众一心，伫佛慈音，瞪瞢瞻仰。

这时阿难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的双足对佛说：我们生性愚钝，又喜爱博学多闻，有漏之心，不求出离尘劳烦恼的束缚，现在得蒙世尊慈悲的教诲，得以明了正确的熏修法门，身心都非常快乐，获得了巨大的益处。世尊！这样修证诸佛的三摩地，在未到究竟涅盘以前，为什么称它为乾慧之地？四十四心，要修到什么位次，才能得证修行的道眼？到什么地步才能称为入地菩萨？怎样才能称为等觉菩萨？说完这番话后，向佛五体投地，在会的大众，也专其一心，瞪着双眼，仰望着世尊，等待着佛慈悲音声的教诲。

尔时世尊赞阿难言：善哉善哉！汝等乃能普为大众，及诸末世一切众生，修三摩提求大乘者，从于凡夫终大涅盘，悬示无上正修行路，汝今谛听，当为汝说。阿难大众，合掌刳心，默然受教。

这时世尊称赞阿难说：好呀！好呀！你们不但为了在会的所有大众，而且也为未法时期，一切想修证三摩地、求取大乘佛法的众生，悬示出从凡夫直到成佛的无上正修行之路，你现在仔细听着，我现在就为你宣说。阿难和在座的大众，都合掌虚心，默默地领受佛的教诲。

佛言：阿难当知，妙性圆明，离诸名相，本来无有世界众生，因妄有生，因生有灭，生灭名妄，灭妄名真，是称如来无上菩提，及大涅盘，二转依号。阿难！汝今欲修真三摩地，直诣如来大涅盘者，先当识此众生世界二颠倒因，颠倒不生，斯则如来真三摩地。

佛说：你应当知道，妙明的自性圆满光明，离开一切名称形相，既非任何一个名词可以形容，更非任何一种现象可以比拟，本来也没有物理世界与众生世界的存在，只是因为明极妄动，才有世界众生等万有现象的生起，既然有了生，一定就有相对的灭，生灭之心就叫做妄心，生灭不停的妄心消灭了，就是真心，就是所称的如来无上菩提，就是大涅盘。转烦恼而成无上菩提，转生死而得大涅盘，菩提涅盘都是自性真心的两种辗转相依的名号而已。阿难！你现在要修证本真的三摩地，直入如来的大涅盘，首先应当明白知道这个众生和世界，二者颠倒的原因，从而使颠倒不再生起，这就是如来的本真三摩地。

阿难！云何名为众生颠倒？阿难，由性明心，性明圆故，因明发性，性妄见生，从毕竟无成究竟有，此有所有，非因所因，住所住相，了无根本，本此无住，建立世界，及诸众生。

阿难！什么是众生颠倒呢？阿难！性觉妙明的真心，它的本觉妙明之性圆满朗照，因为灵明至极，发起妄动的能见之性，能见之性，欲有所见，妄见发生，于是毕竟空寂虚无的自性本体，成了究竟的胜妙万有，这样的妄有与所妄有的一切现象，并非是因为有个什么原因才产生，它们的住与所住，只是虚幻的妄见，并没有各自的根元本性，以这个无所住的妄见为根本，就建立了世界，以及一切众生。

迷本圆明，是生虚妄，妄性无体，非有所依，将欲复真，欲真已非真真如性，非真求复，宛成非相，非生非住，非心非法，展转发生，生力发明，熏以成业，同业相感，因有感业相灭相生，由是故有众生颠倒。

因为迷失了自性本来的圆满光明，才发生虚妄的知见，其实，虚妄之性本无实体，也并非有实际存在的东西可以依持，要想还归到真如的本性，如果还有这个求真之心存在，那就不是真的真如自性了，用这个非真之心来复归本真，就是以妄逐妄，又成为一种非真的妄相。于此非生非住非心非法，而妄见有生有住有心有法，虚妄辗转发生，生生不已，辗转的力量，越发明显，熏习不断形成业力，业力相同的就互相感应，因为这种妄有的业力感应而相生相灭，所以就有了众生的种种颠倒。

阿难！云何名为世界颠倒？是有所有，分段妄生，因此界立，非因所因，无住所住，迁流不住，因此世成。三世四方，和合相涉，变化众生成十二类。

阿难！什么叫做世界颠倒呢？这样的妄有与所妄有的一切现象，都是分段的妄生妄灭，因此而成立空间的界限与方位，其实只是虚幻的妄见，并非是因为有个什么原因才产生，也没有真实的住与所住之相，而是迁化流转，永远不能安住，因此而有过去、未来、现在三世。时间的三世和空间的四个方位，时空互相和合涉入，变化出十二种不同种类的众生。

是故世界因动有声，因声有色，因色有香，因香有触，因触有味，因味知法六乱妄想成业性故，十二区分由此轮转。

就这样在世界上，因为一念无明风动，就有了声音，循声觅色，就有了物质的形色，因为有了物质的色相，就有了香臭之气，与香臭之气相接，就有了身根的觉触，因为相触就有了滋味，又因为滋味等，就有了知觉的法尘，这六种杂乱的妄想，形成业力的种性，十二类不同区分的众生，也就由此轮转不停。

是故世间声香味触，穷十二变为一旋复，乘此轮转颠倒相故，是有世界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非有色、若非无色、若非有想、若非无想。

所以世间上声香味触等所形成的六种妄想，随类转变，尽其变化，必要穷尽于十二类众生，方为一个循环往复，依着这种以妄为真的轮转颠倒之相，就形成了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等，十二类的众生世界。

阿难！由因世界虚妄轮回，动颠倒故，和合气成八万四千飞沉乱想，如是故有卵羯逻蓝，流转国土，鱼鸟龟蛇，其类充塞。

阿难！由于在因地世界，虚幻的妄想轮回不息，执取飞沉乱动的妄想为真实，与不动真心颠倒相背，和合升沉之气而成八万四千上飞下沉的乱想，因此而有卵生的众生，流转于国土之上，如鱼鸟龟蛇等类，充塞其中。

由因世界杂染轮回，欲颠倒故，和合滋成八万四千横竖乱想，如是故有胎遏蒲昙，流转国土，人畜龙仙，其类充塞。

由于在因地世界，杂乱染污的欲爱之情，辗转不息，而成轮回之性，执取杂乱染污的欲爱之情为真实，与清静无染的真心颠倒相背，杂染的欲爱，滋生润泽，和合而成八万四千横竖乱想，于是有胎生的众生，流转于国土之上，如人畜龙仙等类，充塞其中。

由因世界执着轮回，趣颠倒故，和合暖成八万四千翻覆乱想，如是故有湿相蔽尸，流转国土，含蠢蠕动，其类充塞。

由于在因地世界，执持爱着所欲之境，念念不息，而成轮回之性，以趋势附利为趣，与湛寂真心颠倒相背，坚定执取而不舍离，暖相（如钻木，上下相依，有火暖生。如夏时积聚粪壤，中生暖气）生起，和合而成八万四千翻覆（来回翻动身体）乱想，于是有湿生的众生，流转于国土之上，如蛔虫等含蠢蠕动之类，充塞其中。（蠕形动物:无脊椎动物的一类,体长、左右对称,质柔软、无足,如蛔虫、蚯蚓等）

由因世界变易轮回，假（假扮伪装成跟本人的面貌、身分不同的人而使人错认）颠倒故，和合触成八万四千新故乱想，如是故有化相羯南，流转国土，转蜕飞行，其类充塞。

由于在因地世界，变旧易新轮回不息，离此托彼，假扮伪装，以假托假之心，与不变真如颠倒相背，赴合新爱之境，而厌故有之相，触类而变，和合而成八万四千喜新厌旧的乱想，于是就有化生的众生，流转于国土之上，如蚕化作蛾等转蜕飞行之类，充塞其中。

由因世界留碍轮回，障颠倒故，和合着（明显，
显现，显扬）成八万四千精耀乱想，如是故有色相羯南，流转国土，休咎精明，其类充塞。

由于在因地世界，滞留障碍之性轮回不息，障隔不通，与圆满通达之真性颠倒相背，和合光明显耀之色，即妄想己身，托彼之光明，为自己之精耀，而成八万四千爱精着耀的乱想，于是就有了有光明形体的色相众生，流转于国土之上，托彼明耀之精光，而预示吉凶祸福，如星宿之类等，充塞其中。

由因世界销散轮回，惑颠倒故，和合暗（不公开的，隐藏不露的）成八万四千阴隐乱想，如是故有无色羯南，流转国土，空散销沈，其类充塞。

由于在因地世界，消散之性轮回不息，迷惑之心，厌有着空，与妙明真心颠倒相背，和合幽冥之境，幽潜神识而成八万四千阴隐乱想（阴谓空晦暗昧，隐是无形可见。因其销碍入空，遂成阴隐乱想），因此而有无色身的众生，流转于国土之上，如舜若多神，以及魃鬼等空散消沉之类，充塞其中。（海仁老法师：既云无色，何来羯南之硬肉？当知色有业果，及定果之分。无色界外道，空无边处天，虽灭色归空；识无边处天，虽散识遍缘；无所有处天，销除前七转识；非想非非想处天，虽沉沦空海，但仍有定果色。天眼能见，故曰无色羯南。又由于惑业昏重，形色销灭，而合于空昧，身形幽隐不见，如舜若多神，旋风魃鬼等，皆无色摄。）

由因世界罔象轮回，影颠倒故，和合忆成八万四千潜结乱想，如是故有想相羯南，流转国土，神鬼精灵，其类充塞。

由于在因地世界，若有若无的罔冥之象，轮回不息，妄执法尘影像为实法，非真作真，非道计道，与真如实相颠倒相背，贪求灵通，忆念神明，和合而成八万四千潜神结相的乱想，于是就有志慕灵通、潜神圣迹而结想状貌的有想相众生，流转于国土之上，如五岳城隍等神、魑魅魍魉等鬼、山精海精等精灵之类，充塞其中。

由因世界愚钝轮回，痴颠倒故，和合顽成八万四千枯槁乱想，如是故有无想羯南，流转国土。
精神化为土木金石，其类充塞。

由于在因地世界，愚昧暗钝之性轮回不息，以无想为真修，将愚顽为至道，痴迷无智，与妙明正觉颠倒相背，和合冥顽之空性而成八万四千枯槁乱想，于是就有念如死灰，心同槁木的无想众生，流转于国土之上，如精神所化的土木金石之类，充塞其中。

由因世界相待轮回，伪颠倒故，和合染成八万四千因依乱想，如是故有非有色相，成色羯南，流转国土，诸水母等，以虾为目，其类充塞。

由于在因地世界，相互依托之性，轮回不息，假托形势，虚伪不实，与真如实际颠倒相背，依附他身，和合染着而有八万四千因依乱想，于是就有非有色相而假借外物、成己之色的众生，流转于国土之上，如水母以虾为眼目的这一类众生，充塞其中。

由因世界相引轮回，性颠倒故，和合咒成八万四千呼召乱想，由是故有非无色相，无色羯南，流转国土，咒诅厌生，其类充塞。

由于在因地世界，相引之性轮回不息，心性迷惑，妄随召呼，与不动真如之性颠倒相背，和合咒音，乘咒托识，而有八万四千呼召乱想，于是就有非无色相的无色众生，流转充塞于国土之上，如依咒诅而成形的仙道、随厌祷而作祟的妖怪之类，充塞其中。

由因世界合妄轮回，罔颠倒故，和合异成八万四千回互乱想，如是故有非有想相，成想羯南，流转国土，彼蒲卢等异质相成，其类充塞。

由于在因地世界，妄想和合，展转互取，轮回不息，欺诈之性，与圆明妙性颠倒相背，将他作自，取异为同，和合而有八万四千回互乱想，于是就有非有想相而成想相的众生，流转充塞于国土之上，如细腰蜂取青虫化为已子等，异质相成之类，充塞其中。

由因世界怨害轮回，杀颠倒故，和合怪成八万四千食父母想，如是故有非无想相，无想羯南，流转国土，如土枭等附块为儿，及破镜鸟以毒树果，抱为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其类充塞。是名众生十二种类。

由于在因地世界，报怨怀害之性，轮回不息，反托至亲之父子，而行至怨之杀害，与清静慈悲之真心颠倒相背，和合怪异之性而有八万四千食父母想，于是就有非无想而成无想的众生，流转于国土之上，如猫头鹰抱土块以为子，又如破镜鸟（土枭：猫头鹰，食母。破獍：兽名，食父，如豹虎眼。此处说为鸟，恐为传译者之误）抱毒树果为子等，待子长成，父母皆遭其食，这一类的众生，充塞其中。这就是因颠倒而有的十二种类的众生。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八一、修证三摩地，灭除颠倒的成因，必须经过的三种渐次。

阿难！如是众生一一类中，亦各各具十二颠倒，犹如捏目乱华发生，颠倒妙圆真净明心，具足如斯虚妄乱想。汝今修证佛三摩提，于是本因元所乱想，立三渐次，方得除灭。如净器中除去毒蜜，以诸汤水并杂灰香，洗涤其器，后贮甘露。云何名为三种渐次？一者修习，除其助因。二者真修，刳其正性。三者增进，违其现业。

阿难！这十二类众生，每一类中又各自具有十二种颠倒，就象捏住眼睛，而妄见空中乱华飞舞一样，颠倒妙明圆满真如清净明了的真心，就幻现出了所有这些虚妄的乱想。你现在要修证诸佛的三摩地，对于产生虚妄乱想的本因根源，应当经过三个渐进的次第，才能灭除，就像清洁的容器中，盛着毒蜜，必须将毒蜜除掉，再用沸水和灰香，彻底洗涤，使它恢复原来的清洁，然后才能盛贮甘露一样，那么是哪三种渐进的次第呢？第一、是修习，以除去颠倒的助因。第二、是真修，以剖除颠倒的正性。第三、是增进，以背弃现行的业力之流。

云何助因？阿难！如是世界十二类生，不能自全，依四食住，所谓段食、触食、思食、识食，是故佛说一切众生皆依食住。

什么是颠倒的助因呢？阿难！这个世界上的十二种类众生，不能自已保全生命，必须依靠四种饮食才能安住世间，这四种饮食就是段食（把吃的东西分作一段一块，吃时也分作早、中、晚，一段一段的时间来吃。六欲天、人和畜生，都是段食）、触食（凡遇饮食，不需用口来吃，只需用鼻一嗅，吸其气味便足。如鬼神之类）、思食（以禅定的思维，当作饮食。如色界的四禅天等）、识食（以识为食，因无色界天既然无形色，只是在心理上认为吃饱，就是吃饱了），所以说，一切众生，都是依靠进食而安住世间。

阿难！一切众生，食甘故生，食毒故死，是诸众生求三摩提，当断世间五种辛菜，是五种辛，熟食发淫，生啖增恚，如是世界食辛之人，纵能宣说十二部经，十方天仙，嫌其臭秽，咸皆远离。诸饿鬼等，因彼食次，舐其唇吻，常与鬼住，福德日销，长无利益。是食辛人修三摩地，菩萨天仙，十方善神，不来守护。大力魔王得其方便，现作佛身，来为说法，非毁禁戒，赞淫怒痴，命终自为魔王眷属，受魔福尽，堕无间狱。阿难！修菩提者永断五辛，是则名为第一增进修行渐次。

阿难！一切众生，进食甘甜的食物就能生存，进食有毒的食物便会死亡，所以一切众生，要求证诸佛的三摩地，就应当断绝世间的葱蒜韭薤（音xie,山葱）兴渠（洋葱）这五种辛菜，因为这五种辛菜，虽然无毒，但熟食能引发淫欲之心，生食能助长嗔怒忿恨之心。因此世界上的食辛之人，即使能够宣说十二部的一切经典，十方的天仙圣贤，也都嫌他臭恶污秽，全都与他远离，那些恶鬼们，却因为他吃了五辛之食，都来舐吻他的嘴唇，因此使他常常与鬼为伍，福德一天天的减少，豪无利益之事不断增长，像这样进食五辛而修三摩地的人，菩萨天仙，以及十方善神，都不来守护，于是大力魔王便有机可乘，变作佛的像貌来为他说法，不是毁犯禁戒，就是称赞淫欲、嗔怒和愚痴，那么这个人命终之后，自然成为魔王的眷属，魔福享尽，就会堕入无间地狱。所以阿难！修证菩提正觉的人，应当永远断食五辛，这就是第一个增进修行的次第。

云何正性？阿难！如是众生入三摩地，要先严持清净戒律，永断淫心，不餐酒肉，以火净食，无啖生气。

什么是颠倒的正性呢？阿难！那些想要证入三摩地的众生，必须先要严格持守清净的戒律，永断绝淫欲之心，不饮酒，不吃肉，食用的干净食物，要经过火的烹煮，不能生吃。

阿难！是修行人，若不断淫及与杀生，出三界者，无有是处。当观淫欲，犹如毒蛇，如见怨贼。先持声闻四弃八弃，执身不动，后行菩萨清净律仪，执心不起，禁戒成就，则于世间永无相生相杀之业。偷劫不行，无相负累，亦于世间不还宿债，是清净人修三摩地，父母肉身，不须天眼，自然观见十方世界，睹佛闻法，亲奉圣旨，得大神通，游十方界，宿命清净，得无艰险。是则名为第二增进修行渐次。

阿难！如果这个修行的人，不断除淫欲，以及杀生之心，想要超出三界之外，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应当把淫欲之事，看作是毒蛇，视同冤家、盗贼，首先要守持声闻乘的四弃（杀盗淫妄，犯此者众弃不与共住，故名为四弃）、八弃（在四弃之外，加上触入覆随四弃，就是比丘尼所守的八弃）戒律，使身体坚持不犯，以后再行持菩萨乘的清净戒律和仪轨，最终使犯戒之心也不生起，严持禁戒如果能够这样成就，那么在此世间，就永远没有了相生相杀的恶业，偷窃劫盗的心理和行为，永远不再造作，也就没有了相互间的负债之累，无须在此世间偿还宿债，能够做到这样清净的修行人，修证三摩地时就能够以这个父母所生的肉身，不需要有天眼，自然就可以观见十方所有世界，亲眼见到一切诸佛，而听闻到佛法，亲自领承佛的圣旨，得到大神通，遨游于十方所有世界，宿世以来的舍身受命之事，都能清净观见，永远不会再堕入艰险之途，这就是第二个增进修行的次第。

云何现业？阿难！如是清净持禁戒人，心无贪淫，于外六尘不多流逸，因不流逸，旋元自归，尘既不缘，根无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国土，皎然清净。譬如琉璃，内悬明月。

身心快然，妙圆平等，获大安隐，一切如来密圆净妙，皆现其中。是人即获无生法忍，从是渐修，随所发行，安立圣位。是则名为第三增进修行渐次。

什么是颠倒的现业呢？阿难！能够这样清净持守禁戒的人，心中没有了贪淫之念，对于外界的六尘，也不再奔放流逸，因为没有了流逸之心，自然回复还归到自性的本元，既然不再攀缘一切尘境，六根没有了所对的现象，便会逆反奔放之流，全都返还为纯一的真性，不再有见闻嗅尝觉知六种功用的分别，十方世界的所有国土，皎然清净，就象在琉璃中悬挂着的明月一样，身心畅快怡然，妙觉真心，圆满平等，安忍不动，一切诸佛圆明清净微妙的密意，都会在这种境界中明白显现，此人即刻获证无生法忍，由此再渐加修证，随他所显发的行持境界，而安立各种的圣位，这就是第三个增进修行的次第。

二、从凡夫到成佛所要经历的五十五圣位

阿难！是善男子，欲爱干枯，根境不偶，现前残质，不复续生，执心虚明，纯是智慧，慧性明圆，莹十方界，干有其慧，名干慧地。

阿难！这个修行人欲爱之心已经干枯，六根与外境也不再是能所的相对，现前的最后身，不再继续生发业力习气，执持清虚明净之心，没有了我执、法执，完全是纯一无杂的智慧（人空智、法空智），智慧光明圆满通达，莹然朗照于十方世界，因为这时只有纯粹的智慧，所以名为干慧地（地：已度生死苦海，脚已点地到彼岸）。

欲习初干，未与如来法流水接。即以此心，中中流入，圆妙开敷。从真妙圆，重发真妙，妙信常住，一切妄想灭尽无余，中道纯真，名信心住（住佛胎，生佛家，领佛家业）。

这时只是欲漏习气初得干枯，还没有与如来中道真如法性之流相接（不偏于空，也不偏于有，非空非有，亦空亦有，不落二边，圆融无碍，谓之中道），就以这初得的干有智慧之心，用中道如如妙智，观中道如如妙理，如箭箭中的，心心念念，都中中流入如来的妙觉果海，渐渐使圆满妙明的真性开发敷放，从此真妙圆明之心，重新发生绝妙至真的智慧，对于证得的妙理，具有真实不变的信心，一切的妄想，自然灭尽无余，完全是纯真的中道妙理，这就是信心住。

真信明了，一切圆通，阴处界三不能为碍，如是乃至过去未来，无数劫中，舍身受身一切习气，皆现在前。是善男子，皆能忆念，得无遗忘，名念心住。

对于纯真的中道妙理，深信坚固，决定不退，智慧明了之心，对于一切事理，都能圆满通达，五阴不能覆蔽，十二处不能局限，十八界也不能间隔，三者都不再成为障碍，以至于过去未来的无数劫中，舍身受身的一切习气，都在一念之间，显现在眼前，这个人都能忆念不失，不会有丝毫遗忘，这就是念心住。

妙圆纯真，真精发化，无始习气通一精明，唯以精明进趣真净，名精进心。心精现前，纯以智慧，名慧心住。

妙明圆满的中道纯真妙理，越发真实精纯，使无始以来的习气，都化归为一体的精纯明了之心，唯用这种精纯明了之心，进取真实清净无染的真心，这就是精进心。真心的精明真实清净之性现前，纯以智慧用事，这就叫慧心住。

执持智明，周遍寂湛，寂妙常凝，名定心住。

执持智慧之光明，以照万事，寂然澄湛之性，周遍法界，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凝然不动，有如止水澄波，这就叫定心住。

定光发明，明性深入，唯进无退，名不退心。

定力越深，智慧光明就越发明净，光明慧性越是明净通达，定力也就愈发深入，定慧等持，相互资生增长，唯进无退，这就叫不退心。

心进安然保持不失，十方如来气分交接，名护法心。

定心不退，日益增进，不假功力，而能任运安然，定心自在保持不失，与十方如来的气分（气度、气质、风格）交接，护持正定之心气相通，名为护法心。

觉明保持，能以妙力，回佛慈光，向佛安住，犹如双镜，光明相对，其中妙影重重相入，名回向心。

正觉之智，明净通达，定心深入，保持不失，能够以微妙的慧力，回转诸佛的慈悲摄护之光，趣向佛位的安然而住，就象一对光明互相映照的镜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的妙影，重重相入，映照不绝，这就叫回向心。

心光密回，获佛常凝无上妙净，安住无为，得无遗失，名戒心住。

自心智光绵密返还，获证诸佛无上妙圆明净的正定，凝然不动，安住无为，恒持不失，这就叫戒心住。

住戒自在，能游十方，所去随愿，名愿心住。

安住无为妙圆明净之戒心，戒心自在，就能游化于十方世界，所去之处，都可随愿而往，这就叫愿心住。

阿难！是善男子，以真方便发此十心，心精发晖，十用涉入，圆成一心，名发心住。

阿难！这样的修行人，用真实的方便法门（耳根圆通法门），发起这十种心，十种心光显现，精微发辉，十种妙用，相互涉入，圆成为一心，名为发心住。

心中发明，如净琉璃内现精金，以前妙心，履以成地，名治地住。

圆成的妙心之中，智慧发明，就象在清净的琉璃内，显现出的精纯之金，以前的圆成妙心，成了践履真如，以进取佛位的地基，这就叫治地住。

心地涉知，俱得明了，游履十方，得无留碍，名修行住。

圆成妙心所发智慧，与所成之地，相互鉴照，都能明明了了，以这种明了的心智，游履十方世界，都不再有任何障碍疑惑，这就叫修行住。

行与佛同，受佛气分，如中阴身自求父母，阴信冥通，入如来种，名生贵住。

所发起的这种妙用之行与佛相同，领受佛的真如气分，如同中阴身自求父母一样，感应道交，冥然相通，而入于如来的种性，将来必定生于佛家，作佛之子，这就叫生贵住。
　　既游道胎，亲奉觉胤（yìn 后代），如胎已成，人相不缺，名方便具足住。

既入诸佛的圣道之胎，得佛种性，亲承大觉法王的法统，方便智慧，渐渐具足，就象胎儿具备了人的形相一样，这叫做方便具足住。
　　容貌如佛，心相亦同，名正心住。
　　不但容貌如佛，就是内心行相，也是正觉圆满，与佛相同，这就叫正心住。
　　身心合成日益增长，名不退住。
　　身相心相同时成长，日益增进不退，这就叫不退住。
　　十身灵相，一时具足，名童真住。

佛所具有的十种灵明身相，菩提身、愿身、化身、力持身（住持身，以身舍利住持佛法）、相好庄严身（业报身）、威势身（慈心摄众生，有大威力）、意生身、福德身（三昧身，以三昧福德为最大）、法身、智身（智慧本有的性德），一时之间，全都圆满具足，这就叫童真住。
　　形成出胎，亲为佛子，名法王子住。
　　身形完备，出胎在世，亲为诸佛法子，这就叫法王子住。
　　表以成人，如国大王以诸国事分委太子，彼刹利王世子长成，陈列灌顶，名灌顶住。

为了表示他已经长大成人，就象国王会以国家大事，分一部分委托太子处理一样，刹利（尊贵种性）王在世子长成后，继承王位之时，就陈列四大海水，为其灌顶，这就叫灌顶住。

阿难！是善男子成佛子已，具足无量如来妙德，十方随顺，名欢喜行（成佛法子，行佛所行）。

阿难！这样的修行之人，成为佛子以后，具足了无量的如来妙德，随顺十方世界一切众生，使他们所求如愿，这就叫欢喜行。
　　善能利益一切众生，名饶益行。自觉觉他，得无违拒，名无嗔恨行。

善能教化利益一切众生，这就叫饶益行。不但自已觉悟，又能使他人也觉悟，没有了一切的违拒烦恼，这就叫无嗔恨行。
　　种类出生，穷未来际，三世平等，十方通达，名无尽行。

为度一切众生，而出生于任何种类的众生之中，直到未来时空的边际，没有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分别之心，十方所有一切世界，都能通达无碍，平等善入，随缘化生，随类教化，精进不怠，这就是无尽行。
　　一切合同，种种法门，得无差误，名离痴乱行。

一切万法，都能融合会同于一体，种种法门，都能了然明白而没有丝毫差误，这就是离疑乱行。
　　则于同中，显现群异，一一异相，各各见同，名善现行。

于同一体性之中，又能显现各种异相，在每一种异相上，又能见到它们是同一的体性所现，这就叫善现行。
　　如是乃至十方虚空满足微尘，一一尘中现十方界，现尘现界，不相留碍，名无着行。

进而至于十方的虚空世界之中，满是微尘，在每一粒微尘中，又可以现出一个十方世界，这些显现的微尘与世界，都能互相融通，彼此不相妨碍，这就叫无着行。
　　种种现前，咸是第一波罗密多，名尊重行。

眼前的种种显现，都是为了救度众生，使其解脱到达彼岸的第一义，都是无上的究竟涅盘，这就叫尊重行。
　　如是圆融，能成十方诸佛轨则，名善法行。
　　就这样，种种显现都能圆融无碍，能够成就十方诸佛的仪轨与法则，这就叫善法行。
　　一一皆是清净无漏，一真无为，性本然故，名真实行。

如此的种种次第和境界，一一都是清净无漏的行相，都是一真的无为自性本然的流露，这就叫真实行。

阿难！是善男子，满足神通，成佛事已，纯洁精真，远诸留患，当度众生，灭除度相，回无为心，向涅盘路，名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回者，转也；向者，趣也。回真向俗，回智向悲，使真俗圆融，智悲不二，是名回向）。

阿难！这个修行人，所有神通都已圆满具足，成佛子已，行佛事毕，无为的自性，清净无漏，纯洁精真，远离了一切留碍（不通达）过患，当广度一切众生之时，又灭除了心中的度生之相，回转无为之心，趣向生死涅盘（为度众生而处生死，但不为生死所染曰涅盘）之正路，这就叫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
　　坏其可坏，远离诸离，名不坏回向。

所离度生之相与能离之心，能所相对，仍是可坏灭之法，只有坏其可坏，灭除度生之相，不着于生死有为法，能离所离之相也都远离，而又不坏度生之事业，这就是不坏回向。
本觉湛然，觉齐佛觉，名等一切佛回向。
自性的本觉，湛然常照，觉性已并齐于佛的正觉，这就叫做等一切佛回向。
精真发明，地如佛地，名至一切处回向。
精纯无妄的真心开发明了，心地已如佛地，这就叫至一切处回向。
世界如来，互相涉入，得无挂碍，名无尽功德藏回向。

万有世界，与真如自性，可以互相涉入，（于一毛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一多相容。）没有了丝毫的牵挂障碍，这就叫无尽功德藏回向。
于同佛地，地中各各生清净因，依因发挥，取涅盘道，名随顺平等善根回向。

在与佛相同的心地中，各各生出清净之真因，依这些真因，修证发挥，进取究竟的涅盘道果，这就叫随顺平等善根回向。
真根既成，十方众生皆我本性，性圆成就，不失众生，名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

随顺平等善根的真实道根既已成就，十方世界的众生，都成了我本有的自性，自性既然圆满成就，就不会忘失任何一个众生，这就叫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
即一切法，离一切相，唯即与离，二无所着，名真如相回向。

不忘失任何一个众生，即是一切法的本性，但又离开一切的形相，只有既与非既、离与非离，二者都不执着了，即与离的名相也都没有了，这就叫真如相回向。
真得所如，十方无碍，名无缚解脱回向。性德圆成，法界量灭，名法界无量回向。

真正证得如此的真如自性，那么十方世界，自然无所障碍，无所拘束，这就叫无缚解脱回向。

真如自性的妙德圆满成就，体无不遍，用无不周，随举一尘一毛，皆等法界，法界的限量也就灭除了，这就叫法界无量回向。

阿难！是善男子，尽是清净四十一心，次成四种妙圆加行，即以佛觉用为己心，若出未出，犹如钻火，欲然其木，名为暖地。

阿难，这个修行人，圆满成就了这四十一种清净心之后，还要渐次成就四种微妙圆满的加行。

也就是将已证得的如佛一样的觉性，用为自己之心行，这时将要觉悟而还未圆觉，就像钻木取火，火将出而未出，暖气流布之时，这就叫做暖地。
又以己心成佛所履，若依非依，如登高山，身入虚空，下有微碍，名为顶地。

又以自己的心地，成为佛觉的所履，亲自体证自心即佛境界，但心相未忘，象是依靠自心，又不是依靠自心，好比有人登上高山的峰顶，身体虽然已经上接虚空，入于虚空之中，但是下面还不能完全离开高山，还有些微细的障碍，这就叫做顶地。
心佛二同，善得中道，如忍事人，非怀非出，名为忍地。

自心就是佛，心佛相同，已经得证中道的深妙义理，这时就象心中忍住某一种事的人，不想藏在心中，但又非语言可以表达说出，这就叫做忍地。
数量销灭，迷觉中道，二无所目，名世第一地。

若心若佛，心佛双忘，数量全销，没有迷也没有觉，迷觉双亡，中道不立，迷觉、中道都没有了所指，这就叫做世第一法。
阿难！是善男子，于大菩提善得通达，觉通如来，尽佛境界，名欢喜地。

阿难！这样的修行人，对于无上的正觉菩提，已圆满通达，自性正觉通于如来真如自性，觉尽一切诸佛境界，这就叫做欢喜地。
异性入同，同性亦灭，名离垢地。

一切法界众生种种不同的心性，都融入如来同一的平等佛性，有这个同一之念就还是尘垢，也要灭除而不执着，才是完全离垢染的真正清净，这就叫做离垢地。
净极明生，名发光地。
清净至极，自性光明生发，真觉显露，这就叫发光地。
明极觉满，名焰慧地。
自性光明至极，智慧火焰炽然，正觉圆满，这就叫焰慧地。
一切同异，所不能至，名难胜地。
一切同异的心性，所不能达到的境地，就叫做难胜地。
无为真如，性净明露，名现前地。
无为的真如自性，所本有的清净光明显露，这叫做现前地。
尽真如际，名远行地。
清净光明，穷尽于真如自性的边际，这就叫远行地。
一真如心，名不动地。

已得真如全体，一心真如，如如不动，这就叫不动地。
发真如用，名善慧地。
发起真如心的大用，就叫做善慧地。

阿难！是诸菩萨，从此已往，修习毕功，功德圆满，亦自此地名修习位，慈阴妙云，覆涅盘海，名法云地。

阿难！所有这些菩萨，从此以后，修习的功行完毕，功德已经圆满，也正是从此地开始，才是修行佛法的正位，这时慈心垂阴，阴护众生，妙智祥云，密布于涅盘果海之上，所以叫做法云地。

如来逆流，如是菩萨顺行而至，觉际入交，名为等觉。

如来以大悲心，不舍众生，乃倒驾慈航，逆涅盘流而出，而此菩萨从初发心求取涅盘起，经过五十四圣位，也顺行而至，彼此觉性相交之际，就叫做等觉。

阿难！从干慧心至等觉已，是觉始获金刚心（金刚是世间最利最坚之物，以金刚喻智慧心之至坚、至利、至明，能澈诸法之底源，能断一切无明烦恼故。《金刚经》就是对金刚智慧详细描述）中初干慧地，如是重重单复十二（单即一名一位叫做单，如干慧地、暖地、顶地、忍地、世第一、等觉和妙觉，单有七重。复即一名十位叫做复，即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和十地等，复有五重。所以说重重单复十二），方尽妙觉，成无上道。

阿难！从乾慧心到等觉以后，这个觉性才是刚刚获得金刚心中最初的干慧地，就这样重复修行这些单复的十二重阶次（一、干慧地，二、十信〈复〉，三、十住〈复〉，四、十行〈复〉，五、十回向〈复〉，六、暖，七、顶，八、忍，九、世第一法，十、十地〈复〉，十一、等觉，十二、妙觉），才能觉尽诸佛的妙觉，成就无上的佛道。

是种种地，皆以金刚观察如幻十种深喻，奢摩他中，用诸如来毗婆舍那（毗婆舍那，梵语vipas/yana^，观之义；即以寂静之慧，观察六根、六尘内外诸法，使三昧成就而进趣菩提之修法。据深密解脱经卷三载，修毗婆舍那之法，有下列三种，即：(一)相，即观境。谓修观时于此心观之中，分别了知三昧境界之相；犹如明镜照彻一切，而影像了了分明。(二)修行，谓既了知观法之相，则善能修习一切妙行，而无有过失。(三)观，即观察。谓修观之时，于一一观法中善能观察一一法相，不证小乘寂灭解脱，而直趣无上菩提。），清净修证，渐次深入。

这种种的心地，都是用金刚藏心的智慧所观察到的，又用如幻的十种深刻比喻来形容，（十喻者：如《大品》云：观一切业如幻，一切法如焰，一切身如水月，妙色如空华，妙音如谷响，诸佛国土如乾闼婆城，佛事如梦，佛身如影，报身如像，法身如化，不可取，不可舍，一切空故。）在奢摩他（止、定的境界）中，用诸佛的寂静之慧，微密观察，清净修证，一步一步渐次深入所得。

阿难！如是皆以三增进故，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阿难！所有这些都是以三种增进的渐次修行为本，才能够成就五十五位真正的菩提正觉之路，能够这样认识的，就叫做为正观，如果作其他认识的，就叫做邪观。

三、内分外分的妄习，决定了众生在六道中升坠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当何名是经？我及众生云何奉持？

这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在大众中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对佛说：世尊！应当用什么名字来称呼这部经呢？我及一切众生又怎样奉持呢？

佛告文殊师利：是经名大佛顶悉怛多般怛罗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亦名救护亲因，度脱阿难，及此会中性比丘尼，得菩提心，入遍知海。亦名如来密因修证了义。亦名大方广妙莲华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咒。亦名灌顶章句，诸菩萨万行首楞严。汝当奉持。

佛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说：这部经叫做大佛顶悉怛多般怛罗（大白伞盖）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又叫做救护亲因、度脱阿难及此会中性比丘尼（摩登伽女）得菩提心入遍知海，又叫做如来密因修证了义，又叫做大方广妙莲华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咒，又叫做灌顶章句诸菩萨万行首楞严，你们应当奉行执持。

说是语已，即时阿难及诸大众，得蒙如来开示密印般怛罗义，兼闻此经了义名目，顿悟禅那修进圣位，增上妙理，心虑虚凝，断除三界修心六品微细烦恼，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威德世尊，慈音无遮，善开众生微细沈惑，令我今日身心快然，得大饶益。

佛说完后，阿难及大众得蒙如来开示密印般怛罗的深义，又听到这部经究竟义理的名目，顿时了悟禅那修行的进阶圣位，以及增胜上进的妙理，心中的烦恼疑虑消融虚尽，空寂凝然，断除了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内的修心，以及六品的微细烦恼（烦恼有二：一是见惑，二是思惑。见惑见道断，思惑修道断。思惑是俱生烦恼，不同见惑显然易见，故曰微细。思惑共分八十一品，通三界九地，每地各有九品。断欲界前六品，就证二果。断后三品，就证三果。断

上二界，八地七十二品，就证四果无学果位。今云六品，是断欲界前六品思惑，位在修道。故曰断除三界修心，六品微细烦恼），随即从座上站起来，顶礼佛足，双手合掌，恭敬地对佛说：威德广大无比的世尊！以慈悲的音声开示众生，而没有丝毫保留，善于开解众生微细深沉的烦恼疑惑，使我今日身心畅快怡然，得到莫大的利益。

世尊！若此妙明真净妙心，本来遍圆，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蠕动含灵，本元真如，即是如来成佛真体，佛体真实，云何复有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天、等道？世尊！此道为复本来自有？为是众生妄习生起？

世尊！如果这妙明清净的真心，本来就是周遍圆满的，甚至于山河大地、花草树木，以及蠕动含灵的众生，也都是本元自性的真如，就是如来，就是佛的真体，佛的真体是真实不变的，为什么又有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天等六道的不同呢？世尊！这六道众生是本来自然就有的呢？还是这些众生是由虚妄的习气生起的呢？

世尊！如宝莲香比丘尼，持菩萨戒，私行淫欲，妄言行淫非杀非偷，无有业报。发是语已，先于女根生大猛火，后于节节猛火烧然，堕无间狱。琉璃大王、善星比丘，琉璃为诛瞿昙族姓，善星妄说一切法空，生身陷入阿鼻地狱，此诸地狱，为有定处，为复自然？彼彼发业，各各私受？惟垂大慈，开发童蒙，令诸一切持戒众生，闻决定义，欢喜顶戴，谨洁无犯。

世尊！比如宝莲香比丘尼，本来已受菩萨戒，但偷偷与人行淫，还妄说行淫不过是彼此交欢，既不是杀生，又不是偷盗，是没有业报的，说完这些话，就先从她的阴部，生起大猛火，然后全身的骨节，也一节节地被猛火所烧然，堕落无间地狱。又如琉璃大王、善星比丘等，琉璃大王因为杀戮释迦族人，善星比丘因为妄说一切法空、没有因果，结果这两个人还没有死，就生身堕入阿鼻地狱，受大苦报。所有这些地狱，是有一个固定的所在？还是自然而有？或者是从各自的业力所发，分别接受他们各自不同的报应呢？希望佛加以垂怜，以大悲心，开启发明我的童蒙无知，也使将来一切持戒的众生，能够听闻到这决定的义理，从而欢喜顶戴受持，谨慎守戒，纯洁不犯。

佛告阿难：快哉此问，令诸众生不入邪见，汝今谛听，当为汝说。阿难！一切众生实本真净，因彼妄见，有妄习生，因此分开内分外分。

佛对阿难说：这个问题问的真爽快！能使听到这个义理的众生，不再落入邪见之中，你仔细听着，我现在就为你讲说！阿难！一切众生本有的真实自性，本来就是真如的佛性，清净无染，因为他们妄有的知见，才有虚妄的习气产生，因此就分成为内分、外分的现象。

阿难！内分即是众生分内，因诸爱染，发起妄情，情积不休，能生爱水，是故众生，心忆珍羞，口中水出。心忆前人，或怜或恨，目中泪盈。贪求财宝，心发爱涎，举体光润。心着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阿难！诸爱虽别，流结是同，润湿不升，自然从坠，此名内分。

阿难！所谓内分就是分于众生身体之内，由于各种爱欲的熏染，发生妄有的情意，情意积聚不休，就能够产生爱水，所以众生心里忆想美味，口中就会流出口水，心里忆想某一个人，或怜爱或痛恨，眼中就会泪水充盈，贪恋追求财宝富贵，心中爱涎流露，全身就会光泽丰润，心中执着男女的淫欲，男女下身的生殖之根，就会自然流出液体，阿难！这些欲爱虽然各有差别，但爱水流露的凝结却是相同的，润湿的爱水不能升腾，而是自然下坠，这就叫做内分。

阿难！外分即是众生分外，因诸渴仰，发明虚想，想积不休能生胜气，是故众生，心持禁戒，举身轻清。心持咒印，顾眄（miǎn: 目光斜视，形容神态骄傲）雄毅。心欲生天，梦想飞举。

心存佛国，圣境冥现。事善知识，自轻身命。阿难！诸想虽别，轻举是同，飞动不沈，自然超越，此名外分。

阿难！所谓外分就是众生分于外在境界，因为渴求仰慕之心，追求一切胜妙境界，发生虚妄的想象，想象积聚不休，就能够产生胜妙的气势，所以众生一心严守清净的戒律，全身都会轻安清快，专心持诵咒语密印，目光中都会有一种雄伟毅然的气概，心想生于天界，梦中就会觉得自己在飞升远举，心中存念佛国圣境，圣境就会冥然出现，一心事奉善知识，就会不惜自己的身体性命，阿难！这些想念虽然各有差别，但都能轻安飞举却是相同的，飞升飘动而不下沉，自然就有超越的知觉发生，所以叫做外分。

阿难！一切世间生死相续，生从顺习，死从变流。临命终时，未舍暖触，一生善恶俱时顿现，死逆生顺，二习相交，纯想即飞，必生天上。若飞心中，兼福兼慧，及与净愿，自然心开，见十方佛，一切净土，随愿往生。

阿难！一切世间的生生死死，相续不断，生则是随顺业力习气而有，死则是随着迁变之流而转，当临命终时，气息已断，体温尚存之际，一生的善恶行为，就会一起显现，这种死亡之时逆现的业力习气，就是转生之时所随顺的业力习气，两种习气相交，如果纯是想念的习气，神识就会飞升，必定生于天上。如果在飞升的心中，兼有福德与智慧，以及清净的愿力，自然就会心境开豁，见到十方诸佛的一切净土，便可随愿往生其间。

情少想多，轻举非远，即为飞仙，大力鬼王、飞行夜叉、地行罗刹、游于四天，所去无碍。

其中若有善愿善心，护持我法，或护禁戒，随持戒人，或护神咒，随持咒者，或护禅定，保绥（suí安抚、安好）法忍，是等亲住如来座下。

如果是情欲的习气少，想念的习气多，轻安飞举就不能高远，就会成为飞行仙人、大力鬼王、飞行夜叉、地行罗刹等，游于四天王天，所去自由并无阻碍，其中若是有人曾发善愿善心，护持佛法或者禁规戒律，追随侍卫持戒之人，或是守护神咒，追随侍卫持咒之人，或是护持禅定，使修行人安住法忍，这种人便能亲住于如来的座下。

情想均等，不飞不坠，生于人间，想明斯聪，情幽斯钝。情多想少，流入横生，重为毛群，轻为羽族。

如果是情欲的习气与想念的习气均衡相等，就会既不飞举也不下坠，而生于人间，想念之心清明，就是聪明的人，情欲之心深暗，就是愚钝的人。如果是情欲的习气多，想念的习气少，就会流入横行的畜生道，习气重的成为驴马猪狗等走兽毛群，习气轻的成为雀鸽鸳鸯等飞禽羽族。

七情三想，沉下水轮，生于火际，受气猛火，身为饿鬼，常被焚烧，水能害己，无食无饮，经百千劫。

如果是七分情欲的习气，三分想念的习气，就会沉于水轮之下，生在火轮之际（地狱中的第八寒狱），受猛火之气而成为饿鬼之身，常常被焚烧，同时即使是水也能伤害它，而且没有饮食，就这样受苦要经历百千劫的时间。

九情一想，下洞火轮，身入风火二交过地，轻生有间，重生无间，二种地狱。

如果是九分情欲的习气，一分想念的习气，就会向下透过火轮，身入风火二轮相交之处，习气轻的生在有间地狱中，重的生在无间地狱中。

纯情即沈，入阿鼻狱。若沉心中，有谤大乘，毁佛禁戒，诳妄说法，虚贪信施，滥（làn不加选择，不加节制）膺（yīng 担当,接受）恭敬，五逆十重，更生十方阿鼻地狱。

如果纯是情欲的习气，而没有想念习气的，便会即刻沉入阿鼻地狱。如果在下沉之心中，有诽谤大乘佛法、破坏佛的禁戒、以诳妄的言语演说佛法，冒充善知识欺骗众生，虚荣贪恋信众的供养，滥受他人恭敬，甚至犯了五逆（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和出佛身血）或者十重戒（杀、盗、淫、妄、酒、说四众过、自赞毁他、故悭吝、故嗔及谤三宝等），更会堕到阿鼻地狱，而且这个地狱坏了，还要辗转生到十方阿鼻地狱受苦，经无量劫，求出无期。

循造恶业，虽则自招，众同分中，兼有元地。

这些都是循着各人所造的恶业，而招感的苦报，虽是自业所招感，但在众生同业所感生的共同境界中，兼有他们各自的本元一定之地。

四、十习因与六交报是地狱的成因

阿难！此等皆是彼诸众生自业所感，造十习因，受六交报。

阿难，这些都是众生自已业力所感招，由所造的十种业力习气为因，而使六根交互受报（十习因，是苦因；六交报，是苦果。因中一根作业余根相助；故果上一根受报，余根亦受，谓之六交报。）。

云何十因？阿难！一者、淫习交接，发于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于中发动。

如人以手自相摩触，暖相现前。二习相然，故有铁床铜柱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行淫，同名欲火，菩萨见欲，如避火坑。

是哪十种业力习气为因呢？

阿难！第一种是淫欲的习气。男女交接，淫根互相摩擦，以求欢乐，研摩不停，这样心中就会有大猛火光，从相摩之中发动，如同有人用两手相互摩擦，自然有暖热出现一样。死逆顺生的二种淫欲习气相互燃烧，所以在临命终时，就会出现铁床铜柱等事，因此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同把用言语形容、用眼睛观看行淫之事，都叫做欲火，菩萨见了淫欲之事，都远远地避开，如同躲避火炕一样。

二者、贪习交计，发于相吸，吸揽不止，如是故有积寒坚冰，于中冻冽。如人以口吸缩风气，有冷触生。二习相陵，故有吒吒、波波、罗罗、青赤白莲、寒冰、等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多求，同名贪水。菩萨见贪，如避瘴海。

第二种是贪欲的习气。彼此交相筹谋算计，相互吸纳揽取，贪得无厌，吸纳揽取不停，这样心中就会有寒气凝集结成坚冰，从中显现冻冽之相，就象有人用口吸气，而有冷的感触发生一样。死逆顺生的二种贪欲习气相互凌夺，因此在临命终时，就会出现吒吒、波波、罗罗等寒冰冻裂之声，以及青色、赤色、白色的莲花状冻裂的罪人等境界，所以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同把用言语形容、用眼睛观看贪欲之事，都叫做贪水，菩萨见了贪欲之事，都远远地避开，如同躲避瘴疫毒气的大海一样。

三者、慢习交陵，发于相恃，驰流不息，如是故有腾逸奔波，积波为水。如人口舌自相绵味，因而水发。二习相鼓，故有血河、灰河、热沙、毒海、融铜、灌吞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我慢，名饮痴水。菩萨见慢，如避巨溺。

第三种是我慢（傲慢，慢待）的习气。彼此交相陵越，相互对峙，自恃过高，尊己卑人，驰心上流没有止境，所以心中就有腾逸奔波的情势，腾逸奔波的情势积聚，就成为水，就象有人口舌相咂，深取其味，自然有津液源源而出一样。死逆顺生的二种我慢习气相互鼓荡，因此在临命终时，就会有血河（血肉遍流，如大河海，血水涌沸，男女万数，出没其中）、灰河（灰汤涌沸，罪人入河，铁刺刺身，脓血流出，痛苦万状）、热砂毒海（海沸热砂，没溺罪人，苦毒无量）、融铜灌吞（以烧溶的铜铁，灌罪人口）等境界出现，所以十方世界一切如来，把用言语形容、用眼睛观看贡高我慢之事，都叫做饮痴水，菩萨见了我慢之事，都远远地避开，如同躲避巨大的旋涡一样。

四者、嗔习交冲，发于相忤，忤结不息心热发火，铸气为金。如是故有刀山铁捆、剑树剑轮、斧钺枪锯。如人衔冤，杀气飞动。二习相击，故有宫割斩斫，剉刺槌击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嗔恚，名利刀剑。菩萨见嗔，如避诛戮。

第四种是嗔怒愤恚的习气。彼此交相冲击，相互违逆，违逆凝结不息，结怨于心，引发出怒火，铸合怨气为金戈，所以心中就有刀山铁棍、剑树剑轮、斧钺枪锯之物，就象有人含怨莫白，急欲报复，而形成杀气飞腾的情势一样。死逆顺生的二种嗔恚习气相互冲击，因此在临命终时，就会有宫割下身、斩斫头颅、锉胸刺骨、槌打杖击等境界出现，所以十方世界一切如来，把用言语形容、用眼睛观看瞋恚之事，都叫做利刀剑，菩萨见了瞋恚之事，都远远地避开，如同躲避诛杀一样。

五者、诈习交诱，发于相调，引起不住，如是故有绳木绞校。如水浸田，草木生长。二习相延，故有杻（chǒu
手铐一类的刑具）械枷锁、鞭杖檛（zhuā击,打击）棒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奸伪，同名谗贼。菩萨见诈，如畏豺狼。

第五种是欺诈的习气。彼此交相诱骗，相互愚弄，谗言勾引不肯止住，所以心中就有绞绳木枷之物，如同用水浸润田地，就有草木生长一样。死逆顺生的二种欺诈习气相互延展，因此在临命终时，就会有杻械枷锁、鞭杖挝棒等事显现，所以十方世界一切如来，把用言语形容、用眼睛观看奸伪欺诈之事，都叫做谗贼，菩萨见了欺诈之事，如同畏惧遇到豺狼一样。

六者、诳习交欺，发于相罔（wang），诬罔不止，飞心造奸。如是故有尘土屎尿，秽污不净。

如尘随风，各无所见。二习相加，故有没溺腾掷，飞坠漂沦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欺诳，同名劫杀。菩萨见诳，如践蛇虺。

第六种是诳惑（隐瞒事实真相迷惑人）的习气，以无作有，以虚为实，交相欺诳，相互诬罔（wang,诬告，欺骗），诬罔不停，而绞尽脑汁造设奸谋，所以心中就有尘土、屎尿等秽污不净之物，如同尘随风起，二者都不能看清一样。死逆顺生的二种诳惑的习气相互追加，因此在临命终时，就会有在屎尿海中没溺、腾掷、飞坠、漂沦等境界显现，所以十方世界一切如来，把用言语形容、用眼睛观看欺瞒诬诳之事，都叫做劫杀，菩萨见到欺瞒诬诳之事，也如同踩着毒蛇毒蝎一样。

七者、怨习交嫌，发于衔恨，如是故有飞石投沥，柙贮车槛，瓮盛囊扑。如阴毒人，怀抱畜恶。二习相吞，故有投掷擒捉，击射抛撮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怨家，名违害鬼。
菩萨见怨，如饮鸩酒。

第七种是怨恨的习气。彼此交相憎恶，怀怨不舍，含恨在心，因此心中就有飞石投砺、匣床囚贮、囚车槛禁、瓮盛火烧、囊内扑打等相，如同阴险狠毒的人，心中自然怀藏奸谋恶毒一样。死逆顺生的二种怨恨习气相交，双方都恨不得将对方生吞，因此在临命终时，就有投掷、擒捉、击射、抛撮等境界显现，所以十方世界一切如来，把用言语形容、用眼睛观看怀怨报恨之事，都叫做违害鬼，菩萨见了怨恨之事，如同饮用鸩毒之酒一样（鸩鸟之毛最毒，用酒沥过，饮此酒使人肠寸寸断）。

八者、见习交明，如萨迦耶见（译作有身，即是身见）、戒禁取，邪悟诸业，发于违拒，出生相反。如是故有王使主吏，证执文籍。如行路人，来往相见。二习相交，故有勘问权诈、考讯推鞫、察访、披究、照明、善恶童子，手执文簿辞辩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恶见，同名见坑。菩萨见诸虚妄遍执，如临毒壑。

第八种是恶见的习气。恶见交相阐发，如身见（此见认为有身，执我我所）、边见（执持断常二边，不取中道）、邪见（认为没有因果报应）、见取见（非果计果，如以无想天为涅盘之类）、戒禁取见（非因计因，如持牛戒狗戒，为生天因之类）等五种邪悟错解，因为这些邪悟错解相互违拒，甚至各自相反，都不能圆融无碍，总希望有公正的裁判，于是心中就有王使（阎罗王）、主吏（主掌判吏，如城隍判官之类）、证执和文书簿籍等形相，如同行路人，来来往往自然相见一样，死逆顺生的二种恶见习气相交，因此在临命终时，就有勘问权诈、考讯推诘

、察访、披究照明、善恶童子手执文簿、言辞辩解等境界显现，所以十方世界一切如来，把用言语形容、用眼睛观看恶见之事，都叫做见坑，菩萨见到这些虚妄的遍计执着，如同站在满是毒蛇的深沟边一样，跌下去就会丧失法身，伤害慧命。

九者、枉习交加，发于诬谤，如是故有合山合石，碾硙（wèi石磨）耕磨。如谗贼人，逼枉良善。二习相排，故有押捺捶按，蹙溘（cùlù聚拢皱缩，使血液慢慢地渗下）衡度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怨谤，同名谗虎。菩萨见枉，如遭霹雳。

第九种是冤枉的习气。冤枉他人，诬陷诽谤，逼害良善，枉习交加，所以心中就有山石相合的挤压，以及碾轧耕磨之相，如同谗言奸贼，压迫善良，冤枉无辜一样。死逆顺生的二种枉屈的习气相排挤，因此在临命终时，就有押抑、按捺、捶打令其服罪，或者挤压身体将血压出，以及秤称罪业等境界显现，所以十方世界一切如来，把用言语形容、用眼睛观看枉屈诽谤之事，都叫做谗虎，菩萨见到枉屈诽谤之事，如同遭遇到霹雳一样。

十者、讼习交喧，发于藏覆，如是故有鉴见照烛。如于日中，不能藏影。二习相陈，故有恶友、业镜、火珠、披露宿业，对验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覆藏，同名阴贼。菩萨观覆，如戴高山，履于巨海。

第十种是争讼的习气。彼此交相喧诉，隐藏自己的过失，强言他人过错，所以心中就有业镜火烛之明，如同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能覆藏自己的影子一样。死逆顺生的二种争讼的习气相陈，因此在临命终时，就有恶友作证，业镜、火珠等照穿罪人心中伏藏的阴谋，使宿世所造的恶业完全暴露，以及对证校验之事等境界显现，所以十方世界一切如来，把用言语形容、用眼睛观看隐藏覆盖之事，都叫做阴贼，菩萨见到隐藏覆盖之事，如同头顶着高山，行走在大海上一样。

云何六报？阿难！一切众生六识造业，所招恶报，从六根出，云何恶报从六根出？

什么是六根的交互受报呢？阿难！一切众生都是由六识造业，所招感的恶报，都是从六根生出来的，为什么说一切恶报是从六根生出来呢？

一者见报招引恶果。此见业交，则临终时，先见猛火满十方界。亡者神识，飞坠乘烟，入无间狱。发明二相，一者明见，则能遍见种种恶物，生无量畏。二者暗见，寂然不见，生无量恐。如是见火，烧听，能为镬汤烊铜。烧息，能为黑烟紫焰。烧味，能为焦丸铁糜。烧触，能为热灰炉炭。烧心，能生星火迸洒，煽鼓空界。

第一见报招引的恶果。眼识见业，与余五识之业相交，遂成地狱之因，所以临终时，就会先见到猛火燃遍十方世界，这时死者的神魂意识，就会乘着烟火飞速坠入无间地狱，生起二种境相：一是明见，就是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各种恶毒之物，生起无量的畏惧。二是暗见，天地昏黑寂然，一无所见，心中生起无限的恐怖。见报之火烧于耳根，就化为炉鼎中沸腾的铜液；烧于鼻根，就化为黑烟紫焰；烧于舌根，就化为焦丸铁汁；烧于身根，就变为炉炭热灰；烧于意根，就变为四射的星火，煽动飞舞着，遍满整个虚空世界。

二者、闻报招引恶果。此闻业交，则临终时，先见波涛没溺天地。亡者神识，降注乘流，入无间狱。发明二相，一者开听，听种种闹，精神茅乱。二者闭听，寂无所闻，幽魄沉没。如是闻波，注闻，则能为责为诘。注见，则能为雷为吼，为恶毒气。注息，则能为雨为雾，洒诸毒虫周满身体。注味，则能为脓为血，种种杂秽。注触，则能为畜为鬼，为粪为尿。注意，则能为电为雹，摧碎心魄。

第二是闻报所招引的恶果。耳识闻业，与余五识之业相交，遂成地狱之因，所以临终时，就会先见到洪水滔天，整个天地都没溺于汹涌的波涛之中，死者的神识乘洪水之流，而降注于无间地狱，生起二种境相：一是开听，听到种种的嘈杂喧闹之声，惊心动魄，使精神痛苦昏乱；二是闭听，寂静无声，一无所闻，幽闭的魂魄沉没于黑暗深渊之中，不知所措。这闻报之水，流注于能闻的耳根，就变成指责、质问之声；流注于能见的眼根，就化为雷鸣、风吼、以及恶毒之气；流注于气息出入的鼻根，则化为雨雾，雨雾中洒下各种毒虫，周满身体；流注于舌根，就变成脓血等种种混杂的污秽；流注于觉触的身根，就化为牲畜、恶鬼，以及粪尿；流注于意根，就化为雷电、冰雹，摧碎罪人的心魄。

三者嗅报招引恶果。此嗅业交，则临终时，先见毒气充塞远近。亡者神识，从地踊出，入无间狱。发明二相，一者通闻，被诸恶气熏极心扰。二者塞闻，气掩不通，闷绝于地。如是嗅气。冲息，则能为质为履冲见，则能为火为炬。冲听，则能为没为溺，为洋为沸。冲味，则能为铦为爽。冲触，则能为绽为烂，为大肉山，有百千眼，无量咂食。冲思，则能为灰为瘴，为飞砂沥击碎身体。

第三是嗅报所招引的恶果。鼻识嗅业，与余五识之业相交，遂成地狱之因，所以临终时，就会先见到远近之处，都充塞着毒气，亡者的神识，从地下涌出，入于无间地狱。这时发生二种境相：一是通闻，被那些恶毒怪风，薰得心神扰乱，极难忍受。二是塞闻，气息掩闭不通，闷极昏绝于地。这种嗅报的毒气，冲向于鼻根，就变为公堂质讯，履践刑具；冲向见根，就成为猛火、火炬；冲于耳根，就成为没溺罪人的热水沸汤；冲于舌根，就化为腐烂的鱼虾和臭汤；冲于身根，就变成为绽裂破烂的大肉山，千疮百孔，受无量数的蛆虫咂食；冲于意根，就成为灰尘、瘴气，成为飞沙走石，来击碎罪人的身体。

四者味报招引恶果。此味业交，则临终时，先见铁网猛焰炽烈，周覆世界。亡者神识，下透挂网，倒悬其头，入无间狱。发明二相，一者吸气，结成寒冰，冻裂身肉。二者吐气，飞为猛火，焦烂骨髓。如是尝味。历尝，则能为承为忍。历见，则能为然金石。历听，则能为利兵刃。历息，则能为大铁笼，弥覆国土。历触，则能为弓为箭为弩为射。历思，则能为飞热铁从空雨下。

第四是味报所招引的恶果。舌识味业，与余五识之业相交，遂成地狱之因，所以临终时，先见到铁网，网上有炽烈的大猛火，笼罩着整个世界，死者的神识，向下透过铁网，头倒悬着，直入无间地狱。这时发生二种境相：一是吸气，所吸之气都结成寒冰，身上的肉全都冻裂；二是吐气，所吐之气，化为猛火，烧得罪人骨烂髓枯。这种尝味的果报，经历舌根时，就成为杀生罪报的承当，生烹活割痛苦的忍受；经历眼根时，就成为燃烧的金石炉鼎；经历耳根，就成为锋利刀剑；经历鼻根时，就成为大铁笼，笼罩于国土之上；经历身根时，就成为弓箭弩射；经历意根时，就成为漫天的热铁，如雨一样从天空中落下。

五者触报招引恶果。此触业交，则临终时，先见大山四面来合，无复出路。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师子，牛头狱卒，马头罗刹，手执枪茅，驱入城门，向无间狱。发明二相，一者合触，合山逼体，骨肉血溃。二者离触，刀剑触身，心肝屠裂。如是合触。历触，则能为道为观，为厅为案。历见，则能为烧为爇。历听，则能为撞为击，为剚为射。历息，则能为括为袋，为考为缚。历尝则能为耕为钳，为斩为截。历思则能为坠为飞，为煎为炙。

第五是触报所招引的恶果。身识触业，与余五识之业相交，遂成地狱之因，所以临终时，就会先见到大山，从四面合拢过来，找不到出路，死者的神识，又看见大铁围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狱卒、马面罗刹等，手中拿着火轮、枪矛，把罪人驱入城中，直向无间地狱。

这时发生二种境相：一是合触，大山夹合，逼迫身体，使身肉骨血崩溃；二是离触，刀剑触身，五脏六腑被分割屠裂，痛苦难言。这种触业所招感的苦报，经历身根，就成为地狱道、狱官门、判罪厅、阎王案；经历于眼根，就化为火烧热逼；经历于耳根，就成为杵撞杖击，刀插箭射；经历于鼻根，就成为装盛罪人的囊袋，缠缚罪人的布绳，使罪人透不过气，无从呼吸；经历于舌根，就成为耕舌之犁，拔舌之钳，斩截罪人的舌头；经历于意根，就化为下坠上冲、煎熬炙烤之苦。

六者思报招引恶果。此思业交，则临终时，先见恶风吹坏国土。亡者神识，被吹上空，旋落乘风，堕无间狱。发明二相，一者不觉，迷极则荒，奔走不息。二者不迷，觉知则苦，无量煎烧，痛深难忍。如是邪思。结思，则能为方为所。结见，则能为鉴为证。结听，则能为大合石，为冰为霜，为土为雾。结息，则能为大火车，火船火槛。结尝，则能为大叫唤，为悔为泣。结触，则能为大为小，为一日中万生万死，为偃为仰。

第六是思报所招引的恶果。意识思业，与余五识之业相交，遂成地狱之因，所以临终时，就会先见到恶风，吹坏国土，亡者的神识，被吹上空中，随风飘落，堕入无间地狱。这时发生二种境相：一是不觉，迷惘至极，心慌意乱，奔走不息；二是不迷，所有的知觉，都是苦痛，无尽的煎烧，痛入骨髓，难可忍受。这种邪思所感的苦报，结缠于意根，就成为受罪的方隅处所；结缚于眼根，就成为鉴照的业镜，恶友之证据；结于耳根，就有大石相合、风寒冰霜、尘雾飞扬；结于鼻根，就化为装载罪人的火车、火船、火牢房；结于舌根，就成为哀嚎、悔恨、悲泣等饥渴苦逼之声；结于身根，就有胀大、缩小、仰翻、府卧的死亡形状，而且一日之间万生万死，苦不堪言。

阿难！是名地狱十因六果，皆是众生迷妄所造。若诸众生，恶业圆造，入阿鼻狱，受无量苦，经无量劫。六根各造，及彼所作兼境兼根，是人则入八无间狱。身口意三，作杀盗淫，是人则入十八地狱。三业不兼，中间或为一杀一盗，是人则入三十六地狱。见见一根，单犯一业，是人则入一百八地狱。由是众生别作别造，于世界中入同分地。妄想发生，非本来有。

阿难！这就是地狱道的十种业力习气之因，以及六根交互受报之果，都是因为众生迷于妄见所造。如果这些众生，六根共同造作恶业，就会堕入阿鼻地狱，受无量痛苦，经过无量劫，不得出离。如果是六根各自造作恶业，以及它们所造恶业，兼有其它的尘境和根，那么这个人就会堕落八无间地狱。如果是只有身口意三根，都犯了杀盗淫的罪业，这个人死后就会堕入十八地狱（八火地狱，十寒地狱）。如果是杀盗淫的罪业没有全犯，而是一杀一盗，或者罪业较轻，这个人就会堕入三十六有间地狱。如果只见到一根，单犯一种罪业，这个人就会堕入一百零八地狱（十八铁丸，十八沸铜，十八刀轮，十八剑林，十八铁蛇，十八铁鸟）。

众生各人所造业力不同，感受的果报也各不相同，在世界中业力相同的，就堕入他们共同业力所感生的地狱，但究其本源，都是妄想所生，并不是本来就有。

五、十种鬼道的众生

复次阿难，是诸众生，非破律仪，犯菩萨戒，毁佛涅盘，诸余杂业，历劫烧然，后还罪毕，受诸鬼形。

还有，阿难！这些众生，如果没有破坏律仪、毁犯菩萨禁戒、诽谤涅盘至理等重罪，而是其他的旁杂罪业，那么经过多劫地狱之火的烧燃之后，偿还罪业完毕，还要受身为各种鬼形。

若于本因贪物为罪，是人罪毕，遇物成形，名为怪鬼。贪色为罪，是人罪毕，遇风成形，名为魃鬼。贪惑为罪，是人罪毕，遇畜成形，名为魅鬼。贪恨为罪，是人罪毕，遇虫成形，名蛊毒鬼。贪忆为罪，是人罪毕，遇衰成形，名为疠鬼。

假若他堕入地狱的原因，是贪取财物的罪业，那么此人受地狱罪报完毕后，遇物就贪恋不舍，而依附成形，比如依草附木，成精作怪之类，就叫做怪鬼。假若他堕入地狱的原因，是贪求美色的罪业，那么此人受地狱罪报完毕后，遇风而成形，就叫做魃鬼（魃鬼即旱鬼，又叫女妖，所到之地方，就大旱不雨）。假若他堕入地狱的原因，是贪恋诳惑的罪业，那么此人受地狱罪报完毕后，遇上牲畜而成形，就叫做魅鬼（如狐狸之类的妖魅，会变形惑人，令人丧失道德）。假若他堕入地狱的原因，是贪求怨恨的罪业，那么此人受地狱罪报完毕后，遇上毒虫而成形，就叫做蛊毒鬼（蛊是用毒蛇或蜈蚣和草药制成后再念咒，令人服少许，就要听他指挥）。假若他堕入地狱的原因，是贪求忆念冤家仇人的罪业，那么此人受地狱罪报完毕后，遇上衰败之气而成形，到处散瘟行疫，就叫做疠鬼。

贪傲为罪，是人罪毕，遇气成形，名为饿鬼。贪罔为罪，是人罪毕，遇幽为形，名为魇鬼。

贪明为罪，是人罪毕，遇精为形，名魍魉鬼。贪成为罪，是人罪毕，遇明为形，名役使鬼。
贪党为罪，是人罪毕，遇人为形，名传送鬼。

假若他堕入地狱的原因，是贪恋傲慢的罪业，那么此人受地狱罪报完毕后，遇上蒸腾之气而成形，就叫做饿鬼。假若他堕入地狱的原因，是贪恋诬罔的罪业，那么此人受地狱罪报完毕后，遇到幽暗之地而成形，就叫做魇鬼（乘人熟睡的时候就来魇人，使人不能透气）。假若他堕入地狱的原因，是贪求邪见，妄作聪明的罪业，那么此人受地狱罪报完毕后，遇到精明之物而成形，就叫做魍魉鬼（形如小儿，独足，善犯人，又好学人声，迷惑于人）。假若他堕入地狱的原因，是贪求个人成就的罪业，那么此人受地狱罪报完毕后，遇到明灵的咒术而成形，就叫做役使鬼。假若他堕入地狱的原因，是贪求朋党之争，助恶兴讼的罪业，那么此人受地狱罪报完毕后，遇到人而附体成形，传达祸福吉凶之事，就叫做传送鬼。

阿难！是人皆以纯情坠落，业火烧干，上出为鬼。此等皆是自妄想业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则妙圆明本无所有。

阿难！这些人都是因为纯情无想而坠落，地狱罪业之火烧干后，向上出离地狱而形成为鬼，这种种的果报，都是根于自己的妄想业力所招引，如果能证悟菩提正觉，方知元本妙明圆满的自性，本来就是一无所有，所有这些罪业果报，都成了一种虚浮不实的幻象。
六、十种畜生道的众生

复次阿难，鬼业既尽，则情与想二俱成空，方于世间与元负人，怨对相值，身为畜生，酬其宿债。

还有，阿难！鬼的业报受完以后，贪欲之纯情与虚妄的想象，全都空掉了，然后才能以畜生身，转生于世间，与他原先的冤家债主，冤冤相对，债系难逃，或被烹割，或被役使，或偿形命，或还财物，酬还过去的旧债。

物怪之鬼，物销报尽，生于世间，多为枭类。风魃之鬼，风销报尽，生于世间，多为咎征。

一切异类畜魅之鬼，畜死报尽，生于世间，多为狐类。虫蛊之鬼，蛊灭报尽，生于世间，多为毒类。衰疠之鬼，衰穷报尽，生于世间，多为蛔类。

依附于草木的怪鬼，所附之物败坏，应受的鬼报也受尽了，转生于世间，多半成为枭鸟之类的动物。聚风成形的旱魃鬼，风力销亡，应受的鬼报也受尽了，转生于世间，多半成为预示凶兆的动物。依附于牲畜等异类的魅鬼，所附之牲畜死亡，应受的鬼报也受尽了，转生于世间，多半成为狐狸之类的动物。依附于毒虫的蛊毒鬼，所附之毒虫死亡，应受的鬼报也受尽了，转生于世间，多半成为蝎子蜈蚣等有毒之类的动物。遇衰败之气而成形的疠鬼，衰败之气穷竭，应受的鬼报也受尽了，转生于世间，多半成为蛔虫之类的动物。

受气之鬼，气销报尽，生于世间，多为食类。绵幽之鬼，幽销报尽，生于世间，多为服类。

和精之鬼，和销报尽，生于世间，多为应类。明灵之鬼，明灭报尽，生于世间，多为休征。
一切诸类依人之鬼，人亡报尽，生于世间，多为循类。

遇上蒸腾之气而成形的饿鬼，蒸腾之气消散，应受的鬼报也受尽了，转生于世间，多半成为猪羊鸡鸭等可食之类。遇到幽暗之地而成形的魇鬼，幽暗消散，应受的鬼报也受尽了，转生于世间，多半成为蚕虫貂鼠等供人服饰穿着之类。和合精明之物而成形的魍魉鬼，和合消散，应受的鬼报也受尽了，转生于世间，多半成为应时节而迁移的候鸟之类。依附明灵的咒术而成形的役使鬼，咒力散尽，应受的鬼报也受尽了，转生于世间，多半成为能够兆示吉祥的灵禽巧兽之类。依附人身的传送鬼，所依附之人死亡，应受的鬼报也受尽了，转生于世间，多半成为顺循人性的犬、猫之类。

阿难！是等皆以业火干枯，酬其宿债，傍为畜生。此等亦皆自虚妄业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则

此妄缘本无所有。如汝所言宝莲香等，及琉璃王、善星比丘，如是恶业，本自发明，非从天降，亦非地出，亦非人与，自妄所招，还自来受，菩提心中，皆为浮虚妄想凝结。

阿难！这十类畜生，都是当鬼报业火烧尽于枯之后，为了偿还宿世的旧债，生于世间，沦为披毛戴角的畜生，这些业力和果报，也都是自己虚妄的业力所招引，如果能证悟菩提正觉，那么就会认识到，这些虚妄惑业本来是一无所有的。如你所说堕入地狱的宝莲香比丘尼，以及琉璃王和善星比丘，他们的恶业，本来都是自己所造，有什么样的业，就发生什么样的果报，并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而出，更不是他人所加与，完全是自己的妄想所招感，自作自受，但在妙明的菩提清净心中，三恶道的苦趣都是虚浮妄想凝结所成。

七、十种人道的众生

复次阿难，从是畜生酬偿先债，若彼酬者分越所酬，此等众生，还复为人，反征其剩。如彼有力兼有福德，则于人中不舍人身，酬还彼力。若无福者，还为畜生，偿彼余直。阿难当知，若用钱物，或役其力，偿足自停。如于中间，杀彼身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经微尘劫，相食相诛。犹如转轮，互为高下，无有休息，除奢摩他及佛出世，不可停寝。

还有，阿难！这些畜生，偿还从前的债务，假若这些被偿还的人，过份多取或者超越所要偿还的财物和形命，那么这些畜生道的众生，就会转生人道，来征讨他过份的偿还。如果债主善根有力，又有福德，就可以在人道中，不必舍去人身，来偿还多收的部分，抵消掉征讨之力。如果债主没有福德，就要转生为畜生，来偿还前世所超收的部分。阿难！你应当知道，如果多用了对方的财物，或过分役使对方的劳力，这样会稍微好一些，偿清了自然就停下来。

但如果在它还债期间，又杀害了他的身体性命，或者吃掉了他的血肉，那么这样便会生生世世，相互诛杀，相互吞食，纵然经过微尘数劫，也不可能停止，就象转动的车轮，互为高下，永无休息之期。除非修习奢摩他（止观）正定，以及佛陀出世救度，才有消冤解结之日，不然的话，这些生死互偿的轮回，永远也不可能停息安寝。

汝今应知，彼枭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顽类。彼咎征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异类。彼狐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于庸类。彼毒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很类(古“很”同“狠”，乖戾、凶恶之义)。彼蛔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微类。

你现在应当知道，枭鸟一类的众生，当他债务还清，恢复人形，再生于人道之中，就杂合在冥顽的忘恩负义之类中。能够兆示灾祸的动物，当他债务还清，恢复人形，再生于人道之中，就杂合在怪异之类，如胎儿并体，二头四足，六根不正常等。狐狸之类，当他债务还清，恢复人形，再生于人道之中，就杂合在庸俗类中，媚求世荣，庸俗不堪。毒虫螫人之辈，当他债务还清，恢复人形，再生于人道之中，就杂合在凶狠类中，毫无仁慈之心。蛔虫蛲虫之类，当他债务还清，恢复人形，再生于人道之中，就杂合在卑微下贱类中。

彼食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柔类。彼服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劳类。

彼应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于文类。彼休征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明类。

彼诸循伦，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于达类。

供人食用之类，当他债务还清，恢复人形，再生于人道之中，就杂合在柔弱无能类中。供人穿着之类，当他债务还清，恢复人形，再生于人道之中，就杂合在劳苦杂役之类中。春燕秋鸿等应时节而迁徙的鸟类，当他债务还清，恢复人形，再生于人道之中，就杂合在文人秀士类中。兆示吉祥的灵禽巧兽之类，当他债务还清，恢复人形，再生于人道之中，就杂合在世智辩聪之类中。顺循人性的犬、猫之类，当他债务还清，恢复人形，再生于人道之中，就杂合在通达人情世故之类中。

阿难！是等皆以宿债毕酬，复形人道，皆无始来业计颠倒，相生相杀，不遇如来，不闻正法，于尘劳中法尔轮转，此辈名为可怜愍者。

阿难，这十类人，酬毕偿清宿世的债务，而恢复人道之形，都是因为无始以来，不识自性真心，妄造种种恶业，颠倒计度，而相生相杀，不能够得遇如来出世，又不能够听闻正法，就这样在尘劳烦恼中，轮转不息，这类众生，实在是最值得怜悯的人。

八、十种仙道的众生

阿难！复有从人，不依正觉修三摩地，别修妄念，存想固形，游于山林人不及处，有十种仙。

阿难！还有一些人，在人道中，不依自性正觉修习三摩地，而是依妄想识心来修，他们借着精神存想，来坚固自身的形骸，逍遥游乐于山林之中，或者人迹所不能到的地方，成为十种仙道。

阿难！彼诸众生，坚固服饵而不休息，食道圆成，名地行仙。坚固草木而不休息，药道圆成，名飞行仙。坚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圆成，名游行仙。坚固动止而不休息，气精圆成，名空行仙。坚固津液而不休息，润德圆成，名天行仙。

阿难！这些众生为坚固自身的形骸，长期专心服食各种药物而不间断，在服食之道上修炼成功

，身体轻清，走路快捷，叫做地行仙。长期专心于草木药物，永不间断，在药物之道上修炼成功，可以步行如飞，登山越岭，叫做飞行仙。长期专心于金石化炼，永不间断，在化炼之道上修炼成功，可以脱胎换骨，游行世外，叫做游行仙。专心一致修炼气脉导引，及静坐的炼精化气，在精气之道上修炼成功，可以腾云驾雾，叫做空行仙。专心致志来吞纳口中的津液，永不间断，在津液润泽的德用之道上功夫成就，鹤发童颜，不为物累，能乘正气，游于天上，叫做天行仙。

坚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圆成，名通行仙。坚固咒禁而不休息，术法圆成，名道行仙。坚固思念而不休息，思忆圆成，名照行仙。坚固交遘而不休息，感应圆成，名精行仙。坚固变化而不休息，觉悟圆成，名绝行仙。

专心致志吸日月之精华，餐云霞之色彩，久行不息，在吸纳粹取之道上修炼成功，精气潜通，可以穿金石、蹈水火，任运无碍，叫做通行仙。坚固其心来专持神咒，又能严持禁戒，久行不息，在咒语法术之道上修炼成功，能降妖驱魔，济世利人，叫做道行仙。坚固精神忆念，存想专注，久行不息，在精神思惟忆念之道上修炼成功，精神出入自在，形神照应，叫做照行仙。坚固其心以成交媾（道家有南北两派，南派以男女交合为交媾，北派以心火和肾水的感应为交媾），久行不息，在感应之道上修炼成功，这就叫做精行仙。坚固其心以求天地变化之道，久而不息，觉悟天地变化之理，修炼成功，随意变现，自在无碍，能呼风唤雨、移山填海，叫做绝行仙。

阿难！是等皆于人中炼心，不修正觉，别得生理，寿千万岁，休止深山或大海岛，绝于人境，斯亦轮回妄想流转，不修三昧，报尽还来，散入诸趣。

阿难！这些仙人都是从人道中修炼身心，不修证自性正觉，而是别求长生之理，使寿命维持千万岁，他们休养止住于深山茂林，或者大海岛之间，与人世隔绝，但还是没有离开轮回的妄想流转，如果不修自性的三昧正觉，福报享尽，还来人间，仍就散入于六道诸趣之中。

九、欲界六天

阿难！诸世间人，不求常住，未能舍诸妻妾恩爱，于邪淫中，心不流逸，澄莹生明，命终之后，邻于日月，如是一类，名四天王天。

阿难！世间的人，不求取如来的常住真性，又不能舍离妻妾的恩爱，虽然在邪淫中，心却不会奔流放逸，而是澄清莹净，心地自然生发光明，所以命终之后，就能上生天界，与日月相邻，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做四天王天。

于己妻房，淫爱微薄，于净居时，不得全味，命终之后，超日月明，居人间顶，如是一类，名忉利天。

对于自己的妻室，淫爱之心已十分微薄，于清净独居时，偶尔还有欲念生起，不能得到清净的全味，这种人命终后，就能超越日月之光明，居于人间之顶，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这叫做忉利天。

逢欲暂交，去无思忆，于人间世，动少静多，命终之后，于虚空中朗然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类，名须焰摩天。

夫妻相会，逢淫欲心生起，就暂且交欢，事后不再追思忆念，在人世间，动念之时少，静心之时多，命终之后，就在虚空之中，朗然安住，那是日月光明所照不到的地方，这些人身上自有光明，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做须焰摩天。

一切时静，有应触来，未能违戾（li违背、违反），命终之后，上升精微，不接下界诸人天境，乃至劫坏，三灾不及，如是一类，名兜率陀天。

于一切时，常在清净中，有相应的欲触逼迫，还不能拒绝，命终之后，就上升到最精微的地方，不和下界人天之境相接触，甚至世界坏灭的时候，火水风三大灾劫都不能波及，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做兜率陀天。

我无欲心，应汝行事，于横陈时，味如嚼蜡，命终之后，生越化地，如是一类，名乐变化天。

我已完全没有了淫欲心，只是为了你的应求而行欲事，但于玉体横陈行欲之时，味同嚼蜡，全无乐趣，这些人命终后，超越下界诸天，生于随已意乐而化现之地，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就叫做乐变化天。

无世间心，同世行事，于行事交，了然超越，命终之后，遍能出超化无化境，如是一类，名他化自在天。

没有世俗的男女心念，而随顺世间行夫妻之事，于行事相交之时，神游境外，了然超越，这些人命终之后，都能超出无化境的兜率天，以及化境的乐变化天，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做他化自在天。

阿难！如是六天，形虽出动，心迹尚交，自此已还，名为欲界。

阿难！这六种天人，身形虽然渐渐出离了淫欲的动触，但心迹尚且还在交合，从此以下，直至阿鼻地狱，都叫做欲界。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九一．色界天

阿难！世间一切所修心人，不假禅那，无有智慧，但能执身不行淫欲，若行若坐，想念俱无，爱染不生，无留欲界，是人应念身为梵侣，如是一类，名梵众天。

阿难！世间一切修心的人，不知本有寂然常住的真性，以致错乱修习，不修禅那，缺乏出世的无漏智慧，但能执身自守，不行淫欲，无论是行住坐卧，对淫欲的想念之心也都没有了，欲爱的染着不再生起，不会再留住于欲界，这些人临命终时，就会在应念之间，生于梵天，成为梵天之众（离欲清净），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做梵众天。
欲习既除，离欲心现，于诸律仪，爱乐随顺，是人应时能行梵德，如是一类，名梵辅天。

欲界的淫习既然除尽，离欲的清净心显现，对于各种律仪，都能乐于遵守，随顺不犯，这个人就会在一时之间，成就梵天之德，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做梵辅天。

身心妙圆，威仪不缺，清净禁戒，加以明悟，是人应时能统梵众，为大梵王，如是一类，名大梵天。

身心清净，妙德圆满，言行举止威仪不缺，不但一切禁戒，都清净无犯，而且还明悟戒律威仪之道理，这个人就在一时之间，成为统领梵天大众的大梵王，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大梵天。

阿难！此三胜流，一切苦恼所不能逼，虽非正修真三摩地，清净心中，诸漏不动，名为初禅。

阿难！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这三类超胜之流，已不受一切淫欲习气的苦恼逼迫，虽然不是正修的真正三摩地，但因不犯禁戒，清净的心中，已不为欲界的一切尘劳烦恼所牵动，所以叫做初禅。
阿难！其次梵天，统摄梵人，圆满梵行，澄心不动，寂湛生光，如是一类，名少光天。。

阿难！其次在梵天中，统摄梵天天人，清净的梵行圆满，心如止水，澄湛寂然而不动摇，寂湛功深，智慧光明生发，这样一类众生的所居之处，叫做少光天。
光光相然，照耀无尽，映十方界，遍成琉璃，如是一类，名无量光天。

清净至极，心光显发，光光相照，照耀无尽虚空，映澈十方世界，身心世界都成了晶莹的琉璃之色，这一类众生的所居之处，叫做无量光天。
吸持圆光，成就教体，发化清净，应用无尽，如是一类，名光音天。

以吸取执持圆满的光明，来取代世间的言语音声，从而成就教化之体，阐扬清净的梵行，具足无尽的妙用，这一类众生的所居之处，叫做光音天。

阿难！此三胜流，一切忧悬所不能逼，虽非正修真三摩地，清净心中，粗漏已伏，名为二禅阿难！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音天这三种超胜之流，已不受一切忧愁挂念的逼迫，虽然不是正修的真正三摩地，但清净的心中，粗漏的尘劳烦恼已经降伏，所以叫做二禅。
阿难！如是天人，圆光成音，披音露妙，发成精行，通寂灭乐，如是一类，名少净天。

阿难！光音天的天人，以圆满的光明取代音声，透过光音，使清净的妙理得以发扬，众生定力转深，清净之行更加精纯，微细的烦恼习漏灭尽无余，通于寂灭之乐境，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做少净天。
净空现前，引发无际，身心轻安，成寂灭乐，如是一类，名无量净天。

即使是精纯的清净行，也不执着于心，清净行的空性显现，净同虚空，虚空无边，清净之行也就没有边际，这时身心轻安如太虚空无挂无碍，成就寂灭的大乐，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做无量净天。
世界身心，一切圆净，净德成就，胜托现前，归寂灭乐，如是一类，名遍净天。

外在的世界，内在的身心，一切都归于圆满的清净，清净的德行圆满成就，成为胜妙的依托之地，归于寂灭的大乐，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做遍净天。

阿难！此三胜流，具大随顺，身心安隐，得无量乐，虽非正得真三摩地，安隐心中，欢喜毕具，名为三禅。

阿难！少净天、无量净天与遍净天，这三种超胜之流，随顺净乐之行，身心安然，圆满自在，喜乐无量，虽然不是正修的真正三摩地，但安隐心中，具足无量的欢喜，所以叫做三禅。

阿难！复次天人，不逼身心，苦因已尽，乐非常住，久必坏生，苦乐二心，俱时顿舍，粗重相灭，净福性生，如是一类，名福生天。

阿难！有些遍净天的天人，身心都不再受任何烦恼的逼迫，各种痛苦的成因，也完全灭尽，又

能认识到所得的净行之乐，并非是常住不灭，长久以后，必定败坏，因此能顿时舍离苦乐二心，粗重的苦乐之相也就随之灭除，清净的福德生起，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做福生天。
舍心圆融，胜解清净，福无遮中，得妙随顺，穷未来际，如是一类，名福爱天。

舍离苦乐之心圆满，融通一切事理，胜妙的见解，了了分明清净无碍，没有丝毫的疑惑，圆满清净的净福没有任何遮止，所有愿求，都能遂心顺意，奇妙不可思议，就这样穷尽于未来的边际，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做福爱天。

阿难！从是天中，有二歧路。若于先心，无量净光，福德圆明，修证而住，如是一类，名广果天。

阿难！从福爱天中，有两种不同的道路：如果是从先前无量的清净光明心中，所求如意，生起圆满净明清净的福德，并依此修证而住，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做广果天。

若于先心，双厌苦乐，精研舍心，相续不断，圆穷舍道，身心俱灭，心虑灰凝，经五百劫，是人既以生灭为因，不能发明不生灭性，初半劫灭，后半劫生，如是一类，名无想天。

如果是从先前的厌离苦乐之心，精研舍离之道，连续不断修证，圆满究竟舍离之道，身心寂然，舍离之心也舍离灭尽，心如寒灰，意如枯木，这样可以经过五百大劫而不会变坏，但以生灭心为本修的因地，所以不能显发明扬不生不灭的自性，因此初半劫还能够灭尽舍离之心，后半劫时定力散乱，舍离之心又生起，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做无想天。

阿难！此四胜流，一切世间诸苦乐境所不能动，虽非无为真不动地，有所得心，功用纯熟，名为四禅。

阿难！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与无想天，这四种超胜之流，不被世间的一切苦乐境界所动摇，虽然不是真正的无为不动境地，但对于有为的净行福德以及无想之境，已有所得，而且功用纯熟，任运自在，所以叫做四禅。

阿难！此中复有五不还天。于下界中九品习气，俱时灭尽，苦乐双忘，下无卜居，故于舍心众同分中，安立居处。

阿难！在四禅天中，还有五种不会再来欲界受生的众生所居之处，叫做五不还天，这些天人已断尽欲界中贪嗔痴慢等微细的思想迷惑（思惑的品数有八十一，即欲界五趣一地，色界四禅天为四地，无色界四空天为四地，共九地，每地九品，合共即八十一品。三果圣人已断尽欲界九品思惑，不起现行，习气亦除，故说九品习气俱时灭尽），现行不起，习气亦除，苦乐之心双双舍离，在欲界中没有了可依托的受生之因，所以只能以舍心众生的同分妄见，在四禅天中安立所居之处。
阿难！苦乐两灭，斗心不交，如是一类，名无烦天。

阿难！苦乐之心双双灭除，对于苦境的厌离之心，与对乐境的欣求之心，不再交战于胸中，心无烦恼，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做无烦天。
机括独行，研交无地，如是一类，名无热天。

就象弓与箭独立行事一样，心与境相脱，也就没有了厌离与欣求的精研交斗之地，除去了一切斗心的热恼，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地，叫做无热天。
十方世界，妙见圆澄，更无尘象一切沈垢，如是一类，名善见天。

十方世界，只剩下圆满澄湛的妙见，再没有外在的尘境障碍，以及内心的沉垢留滞，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做善见天。
精见现前，陶铸无碍，如是一类，名善现天。

精纯的见性显现在前，就能象陶师捏土为器、铸匠熔金造像一样，心之所至，任运成就，神通变现，自在无碍，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做善现天。
究竟群几，穷色性性，入无边际，如是一类，名色究竟天。

追究这些物质变现的究竟，穷尽物质色性的本性，入空无边处天之边际，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做色究竟天。

阿难！此不还天，彼诸四禅四位天王，独有钦闻，不能知见。如今世间旷野深山，圣道场地，皆阿罗汉所住持故，世间粗人所不能见。

阿难！这五不还天是极其高妙的境界，即使是四禅天的四位天王，也只能钦仰和听闻它们的高名，而不能亲知亲见，就像现在旷野深山中的圣地道场，都是阿罗汉所住持，世间的凡夫俗子所不能见到一样。
阿难！是十八天，独行无交，未尽形累，自此已还，名为色界。

阿难，初禅的三种天界，二禅的三种天界，三禅的三种天界，以及四禅的四种天界，再加上五不还天，这十八种天界的天人，都能够心与境相离，不再交合，但还没有完全脱离形体的牵累

，所以自从五不还天，至初禅天，都叫做色界。

二、无色界天

复次阿难，从是有顶色边际中，其间复有二种歧路。若于舍心发明智慧，慧光圆通，便出尘界，成阿罗汉，入菩萨乘，如是一类，名为回心大阿罗汉。

再说，阿难！从色界之顶的色究竟天，色界的边际中，其间又有两种不同的道路。如果从苦乐的舍离之心，而发起无漏的智慧，智慧光明圆满通达，就可以超出色尘世界，成为阿罗汉，甚至入于大乘菩萨之流，这一类众生叫做回心（回转心意，改邪归正之意）大阿罗汉。

若在舍心，舍厌成就，觉身为碍，销碍入空，如是一类，名为空处。

如果从苦乐的舍离心中，厌苦之心的舍离得到成就，觉知到这个有形的身体，是一种障碍拖累，而因此消陨障碍，灭除对身体的执着，入于空无所有之境，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做空处。

诸碍既销，无碍无灭，其中唯留阿赖耶识，全于末那半分微细，如是一类，名为识处。

形体的障碍拖累既然已经消陨灭除，没有了障碍也没有了灭除之心，只留下阿赖耶识（阿赖耶是梵语，八识中的第八识，因为他无法不含，无事不摄，所以又叫藏识。此识染净同源，生灭和合，本体清净象摩尼珠，能含万像如明镜。如果以染污而言，无明依之而起，结业由之而生，具足烦恼尘劳，变现根身世界。如果以清净的本体而言，就是本觉心源，离念清净，在圣不增，在凡不减），以及半分微细的末那识（八识中之第七识，华译思量，又译作意，它恒常在审察，恒常在思量，在审察思量中，念念不忘第八阿赖耶识为我，因为有四个根本烦恼（我痴、我见、我爱、我慢）跟着它，故我执的成见很深，许多烦恼便是这末那识的执着而生起的），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做识处。

空色既亡，识心都灭，十方寂然，回无攸往，如是一类，名无所有处。

空境和色境都消亡了，微细的末那识心也灭掉了，十方空寂，迥然无所攸往，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做无所有处（外道将这种冥然无知的境界称为冥谛）。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阿赖耶识的本性就是不生不灭，寂然不动，但深入穷究要把它灭尽，在无尽之中发宣灭尽之性，这时识性好象存在，又好象不存在，好象灭尽了，又好象没有灭尽，这一类众生所居之处，叫做非想非非想处。

此等穷空，不尽空理，从不还天圣道穷者，如是一类，名不回心钝阿罗汉。若从无想诸外道天，穷空不归，迷漏无闻，便入轮转。

这些天人穷究空性，而不能尽得真空妙理，从五种不还天的圣道，来穷究空性的这一类天人，叫做不回心的钝根陈罗汉；如果是从无想天等外道天，来穷究空性，而不知回心入于大乘菩萨之流，迷于有漏之想为真空，又不能听闻大乘圣道，最终还要堕入轮回，流转于六道之中。

阿难！是诸天上各各天人，则是凡夫业果酬答，答尽入轮。彼之天王，即是菩萨游三摩提，渐次增进，回向圣伦所修行路。

阿难！这各种天界的天人，都是下界凡夫所修的善业，而得到的善果酬答，当酬答完毕善福享尽后，除五种不还天的圣人之外，都还要堕入轮回，至于各天的天王，都是大乘菩萨遨游于正定的三摩地、渐次增进修行、回心入圣的微妙修行之路。

阿难！是四空天，身心灭尽，定性现前，无业果色，从此逮终，名无色界。此皆不了妙觉明心，积妄发生，妄有三界，中间妄随七趣沉溺，补特伽罗各从其类。

阿难！空处、识处、无所有处与非想非非想处这四空天，身心既已灭尽，决定的空性显现在前，没有了业果报答的色尘，从此空处始，至非非想处终，都叫做无色界。所有这些，都是由于不明白妙明的正觉真心，以妄逐妄，而妄有三界，又于三界中，妄随自己的业力习气，沉沦于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神仙、天人等七趣，以中阴身随其业因而受生，各随其类。

三、 阿修罗道的众生

复次阿难，是三界中，复有四种阿修罗类。若于鬼道以护法力，乘通入空，此阿修罗从卵而生，鬼趣所摄。

再说，阿难！在三界之中，还有四种阿修罗类的众生。如果在鬼道中，因为有善愿善心，以护持佛法之力，能够乘着神通进入空居天（凌空而居的天，指欲界六天中的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相对于此，四天王天、忉利天等，居于须弥山，称为地居天），这一类阿修罗从卵而生，但仍属鬼道。

若于天中降德贬坠，其所卜居邻于日月，此阿修罗从胎而出，人趣所摄。

如果在天界中，情欲加重天德下降，天福享尽就会堕落，而居住于邻近日月之处，这一类阿修

罗是从胎而出，仍属人道。

有修罗王执持世界，力洞无畏，能与梵王及天帝释四天争权，此阿修罗因变化有，天趣所摄。

还有一类修罗王，执着持守于这个世界，驱役鬼神，祸福人间，神通力用深隧广大，无所畏惧，能与梵王以及天帝释、四大天王争夺权利，这一类阿修罗是从变化而有，属于天道。

阿难！别有一分下劣修罗，生大海心，沉水穴口，旦游虚空，暮归水宿，此阿修罗因湿气有，畜生趣摄。

阿难！另外还有一种下劣的阿修罗，他们生活于海底，潜藏于水穴的入口，白天则游行于虚空，受天道修罗王的驱使，晚上又归宿于水中，以息劳役之累，这一类阿修罗因系湿气化生而有，仍属于畜生道。

四、总论七趣

阿难！如是地狱、饿鬼、畜生、人及神仙、天洎(jì及/到)修罗，精研七趣，皆是昏沉诸有为相，妄想受生，妄想随业，于妙圆明无作本心，皆如空华，元无所着，但一虚妄，更无根绪。

阿难！所有这些地狱、饿鬼、畜生、人以及神仙、天道，直至阿修罗，如果精细研究这七趣的根本，都是因为众生自己迷惑沉醉于一切有为的生灭现象当中，因为妄想而感受各类不同的生命，也因为妄想而随着业力轮转，但在圆满妙明的无作本觉真心中，都象是虚空中幻现的狂华，元本没有任何着落之处，只是一种虚幻的妄见，更没有任何根源头绪可言。

阿难！此等众生，不识本心，受此轮回，经无量劫，不得真净，皆由随顺杀盗淫故。反此三种，又则出生无杀盗淫，有名鬼伦，无名天趣，有无相倾，起轮回性。若得妙发三摩提者，则妙常寂，有无二无，无二亦灭，尚无不杀不偷不淫，云何更随杀盗淫事？

阿难！这些众生，因为不认识圆明灵妙的本觉真心，所以感受七趣六道的轮回，即使经过无量劫，也不能够得到真正的清净，这都是因为随顺着杀盗淫的三种习气的缘故，与这三种习气相反的，就是无杀无盗无淫，有杀盗淫三种习气的就是鬼道众生，没有杀盗淫三种习气的就是天人境界，这种有与无的互相倾夺，就是生起轮回的本性。如果能发起妙觉的三摩地，妙觉常住，澄净寂然，那么三种习气的有与无的两种分别，就都没有了，而且没有之心也灭掉了，不杀不偷不淫的名称尚且都没有了，哪里还会有随顺习气的杀盗淫之事呢？

阿难！不断三业，各各有私，因各各私，众私同分，非无定处。自妄发生，生妄无因，无可寻究。

阿难！如果不能断除杀盗淫的三种业力习气，众生就会随各自造业的不同，而感受各自不同的果报，因为各自造业各自受报，众多各自之中必有相同之业，业力相同的，就会同在一起受报，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共同所感生的，并不是没有一定的处所，但是仍然根源于自心的妄念所生，至于妄念的发生，根本就没有任何原因，当体既空了不可得，无可寻究之处。

汝勖（xù勉励）修行，欲得菩提，要除三惑，不尽三惑，纵得神通，皆是世间有为功用，习气不灭，落于魔道。虽欲除妄，倍加虚伪，如来说为可哀怜者。汝妄自造，非菩提咎。作是说者，名为正说，若他说者，即魔王说。

所以你要勉励真实修行的人，要证得无上清净的菩提正觉，必须先要断除杀盗淫三种业力习气的迷惑，如果不断尽这三种迷惑，即使得到神通，也都是世间生灭的有为功用，习气不能灭尽，也只能落于天魔外道之中，然而有灭除妄想之心，反而又是一种妄念，倍加虚妄不真，所以如来说这是最值得怜悯的了！自心的妄念，都是自己的迷惑所造，并非是菩提正觉自性的过错，照我这样说的，才是佛的正确说法，不是这样说的，那就是魔王的邪说。

五、魔众扰乱修行者的原由

即时如来将罢法座，于师子床，揽七宝几，回紫金山，再来仉（zhāng同“掌”）倚，普告大众及阿难言：汝等有学缘觉声闻，今日回心趣大菩提无上妙觉，吾今已说真修行法，汝犹未识修奢摩他，毗婆舍那微细魔事，魔境现前，汝不能识，洗心非正，落于邪见。或汝阴魔，或复天魔，或着鬼神，或遭魑魅(chīmèi)，心中不明，认贼为子，又复于中得少为足，如第四禅无闻比丘，妄言证圣，天报已毕，衰相现前，谤阿罗汉身遭后有，堕阿鼻狱。汝应谛听，吾今为汝仔细分别。

这时，如来对阿难的请求都已解答完毕，起身离座，在狮子床上，收揽七宝桌几，将要结束这场法会，但又回转如紫金山一样的佛身，重又坐在法座之上，对阿难及大众说：你们这些尚在有学位的声闻、缘觉之人，今日回心趋向大菩提的无上妙觉，我已经为你们宣说了真实修行的佛法，但恐怕你们还不晓得，在修习奢摩他的正定中，起微密观照的时候，还有很多微细的魔事，倘若魔境出现在眼前，你不能正确识别，就不能正确洗净心中的污垢，难免要落于邪见之中，或者是你自己的五阴之魔，或者是天魔，或着是遇到鬼神，或着是遭遇魑魅（山神为魑，虎形也；宅神为魅，猪头人形，身有尾），你心中如果不能明辩，就会认贼为子，或者得少为足。就象证到第四禅的无闻比丘，妄言自己已证阿罗汉圣果，但天报享尽，衰败之相显现时，反而毁谤阿罗汉身后还有生死，乘此谤法之罪业，下堕阿鼻地狱。所以你应当仔细听着，我现

在再为你们详细地分别解说。
阿难起立，并其会中同有学者，欢喜顶礼，伏听慈诲。
阿难随即站起来，与会中的有学大众一起，欢喜地向佛顶礼，一心敬听佛陀慈悲的教诲。

佛告阿难及诸大众：汝等当知，有漏世界十二类生，本觉妙明觉圆心体，与十方佛无二无别，由汝妄想迷理为咎，痴爱发生，生发遍迷，故有空性，化迷不息，有世界生，则此十方微尘国土，非无漏者，皆是迷顽妄想安立。

佛对阿难说及在会大众说：你们应当知道，有漏世界的十二类众生，本具的灵妙光明、觉性圆满的真心自性，与十方诸佛，并没有两样，是没有差别的，但由于你的妄想而迷失了这个正觉光明的真理，成为过失，痴迷、贪爱之心发生，生力发明，遍体迷惑，于是就有了晦暗的空性。妄想迷惑变化不息，就有了世界万物的生起，所以这十方微尘数的国土，都不是清净无漏的圣境，而是依于顽固的迷惑妄想而安立。

当知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况诸世界在虚空耶。汝等一人发真归元，此十方空皆悉销殒，云何空中所有国土而不振裂？

你应当知道，即使是这个无边无际的虚空，生在你的自性真心之内，也好象是一片浮动的云，点缀在太虚空一样，更何况包藏在太虚空之中的十方世界呢？你们当中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发露真心，返还自性的本元，那么这十方无边无际的虚空，就完全消失殒落，虚空中的所有国土，哪里还有保存而不坏灭的道理呢？
汝辈修禅饰三摩地，十方菩萨，及诸无漏大阿罗汉，心精通（mǐn闭和、契合），当处湛然。一切魔王及与鬼神诸凡夫天，见其宫殿无故崩裂，大地振坼水陆飞腾，无不惊慑。凡夫昏暗，不觉迁讹。彼等咸得五种神通，唯除漏尽，恋此尘劳，如何令汝摧裂其处，是故鬼神，及诸天魔，魍魉妖精，于三昧时，佥（qiān）来恼汝。

你们修习禅定，以智慧观照，严饰三摩地，就能与十方菩萨，以及众多无漏大阿罗汉，心心相通，互相契合而打成一片，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当处就湛然清净，这时一切魔王，以及各个凡夫天的鬼神，见到自己所住的宫殿，无故崩塌碎裂，大地震动裂开，水中的河神海神，地上的山神土神，空中的飞行夜叉等等鬼神，无不惊惶恐惧，只有凡夫肉眼，昏昧无知，不能察觉到这种变迁。这些魔王及妖灵精怪等都有五种神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只是没有漏尽通（没有了生灭的心念），他们留恋这个尘劳烦恼的世界，怎么能任你摧裂他的宫殿，所以这些鬼神，以及诸天的魔王、魑魅、妖灵精怪等，必然会在你修习正定的三昧之时，都来扰乱你。

然彼诸魔虽有大怒，彼尘劳内，汝妙觉中，如风吹光，如刀断水，了不相触。汝如沸汤，彼如坚冰，暖气渐邻，不日销殒。

虽然这些天魔妖怪，都怀着愤怒来扰乱恼害你，但究竟是尘劳中的邪妄行为，而你却在妙明的正觉之中，他们的恼害邪行，就象是以风吹光、用刀断水一样，永远不能触及于你，不会起任何的作用。你的定慧像滚沸的热汤，他的邪行像坚硬的冰块，热汤的暖气渐渐邻近，冰块不久就会销溶殒落。

徒恃神力，但为其客。成就破乱，由汝心中五阴主人，主人若迷，客得其便。当处禅那，觉悟无惑，则彼魔事无奈汝何。阴销入明，则彼群邪咸受幽气。明能破暗，近自销殒，如何取留，扰乱禅定。

他们徒自仗恃神力，只能成为外来的过客，能够破坏扰乱你清净心的，只能是你心中五阴（色、受、想、行、识等五种妄想，笼罩在心性之上，象是五层阴云，使心光不能朗照，所以叫做五阴）的主人，主人如果是迷惑的，天魔鬼怪便有机可乘。如果主人能时常在正定中，以智慧观照，时刻觉悟，念念无惑，那么一切的恼害魔事，就都不能奈何于你，五阴之境消亡，就能证入智慧光明朗照的藏性。那些邪魔鬼怪，是秉受幽暗之气而成形的，光明能破幽暗，邪魔一旦接近你，自然就会消失殒灭，怎么还敢久留去扰乱你的禅定呢？
若不明悟，被阴所迷，则汝阿难必为魔子，成就魔人，如摩登伽，殊为眇（miǎo微小）劣，彼唯咒汝，破佛律仪，八万行中，祇毁一戒，心清净故，尚未沦溺，此乃镶汝宝觉全身，如宰臣家，忽逢籍没，宛转零落，无可哀救。

如果五阴主人没有智慧，不能辨别邪正，就会被五阴的虚幻境相所迷惑，那么你阿难必然会堕落为邪魔的子民，成为魔界中人。摩登伽本来是渺小、卑微的淫女，她只用邪咒咒你，就使你破坏了佛的律仪，于八万微细的戒行中，犯了与女身相触的这一戒，幸亏你的心中还是清净，没有就此沦落沉溺于淫欲之中。而五阴魔现前，目的乃是要断绝你的正觉慧命，毁坏你的戒体法身，就像宰官大臣之家，忽然遭到除去田籍、没收财产一样，使他展转漂零，既没有容身之处，也没有可以求得哀怜救度之所。
六、色阴区宇不应执着的十种境界

阿难当知！汝坐道场，销落诸念，其念若尽，则诸离念一切精明，动静不移，忆忘如一。当住此处入三摩提，如明目人，处大幽暗，精性妙净，心未发光，此则名为色阴区宇。若目明朗，十方洞开，无复幽黯，名色阴尽。是人则能超越劫浊。观其所由，坚固妄想以为其本。

阿难！你应当知道，当你坐在道场修行的时候，销落一切的妄念，妄念如果都消尽了，那么离开了妄念的真实心性，就能于一切时一切处，都精纯无杂、灵明不昧，既不为外事外物所动摇，更不会刻意追忆、或者存心去忘记，忆忘如一，由此而证入三摩地，这时就好像明眼人在幽暗的室内一样，虽然六根精纯的觉性精明妙净，但是色阴未破，智慧心光还没有显发，这就叫色阴区宇（四面围之以墙曰区，上加之盖名宇。五阴一一犹如房子，众生为五阴房屋所关闭，不得自在，故一一阴，皆名区宇）。如果智慧的眼睛清净明朗，十方世界都朗然洞彻，开通无遮，不再有丝毫的幽暗，这就叫色阴尽，修证至此，这人就能超越分段生死的浊乱染污。如果详细观察色阴的由来根本，那就是由坚固妄想的所凝结。

阿难！当在此中精研妙明，四大不织，少选之间，身能出碍，此名精明流溢前境。斯但功用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阿难，你应当在色阴之中，精心研发灵妙光明的觉性，不再与四大相交织，身体不被四大所障，片刻之间就能超出色尘的障碍，这就是精纯妙明的觉性，流溢于眼前的尘境。但这不过是用功修行暂时获得的境界，并非是成就圣果的证明，如果不作成就圣果之想，就叫做正确的境界，如果认为是已证圣果，就会遭受邪魔鬼怪的恼害。

（圆瑛大师：此妙明闻性，本周法界，曾无隔碍。祇因众生，妄认四大为身，则内外尘相，交相组织，遂成质碍。今精研定力增胜，内外虚融，所有身境，如云如影，不复密织坚实也。）阿难！复以此心精研妙明，其身内彻，是人忽然于其身内，拾出蛲蛔，身相宛然，亦无伤毁，此名精明流溢形体，斯但精行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阿难！再以这不作圣果之心，精心研发灵妙光明的觉性，心光内照，可以彻见身体内的一切，这个人忽然在自己身体的内部，拾出蛲虫、蛔虫，而身体仍旧宛然无恙，没有任何损伤破裂，这就是精纯妙明的觉性，流溢于形体。但这不过是精进修行暂时获得的境界，并非是成就圣果的证明，如果不作成就圣果之想，就叫做正确的境界，如果认为是已证圣果，就会遭受邪魔鬼怪的恼害。

又以此心内外精研，其时魂魄意志精神，除执受身，余皆涉入，互为宾主，忽于空中闻说法声，或闻十方同敷密义，此名精魄递相离合，成就善种。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再以这不作圣果之心，从内在的身根与外在的尘境，精心研发妙明的觉性，这时魂魄、意志、精神（心在肝曰魂，心在肺曰魄，心在脾曰意，心在胆曰志，心在肾曰精，心在心脏曰神，魂魄意志精神为能执受，身为所执受，色心交融，方为完人。今将所执受身除去，六法涉入，互相交研。如魂涉入魄，则魄为主，魂为宾，涉入意志精神，亦复如是），除了所执受的身体外，其余的都能相互涉入，而且互为宾主，忽然会听到虚空之中有说法的声音，或者听到十方诸佛同时演说深密妙义，这是精神魂魄，递相离合（离即失本位，合即入他位）涉入，而成就的不可思议之善种，这不过是暂时获得的境界，并非是成就圣果的证明，如果不作成就圣果之想，就叫做正确的境界，如果认为是已证圣果，就会遭受邪魔鬼怪的恼害。

又以此心澄露皎彻，内光发明，十方遍作阎浮檀色，一切种类化为如来，于时忽见毗卢遮那，踞天光台，千佛围绕，百亿国土及与莲华，俱时出现，此名心魂灵悟所染，心光研明，照诸世界，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再以这不作圣果之心，净如止水，澄清皎洁，内在的自性光明发露，十方世界都呈现出紫金色的光芒，一切有情十二类众生，都化为诸佛如来，这时忽然看见毗卢遮那佛（法身佛），高踞在千佛围绕的天光台上，虚空中上百亿的国土以及莲花，都同时出现，这是心魂被灵明的妙悟所染，自性心光研发，光明朗照一切世界之时，而暂时获得的境界，并非是成就圣果的证明，如果不作成就圣果之想，就叫做正确的境界，如果认为是已证圣果，就会遭受邪魔鬼怪的恼害。

又以此心精研妙明，观察不停，抑按降伏，制止超越，于时忽然十方虚空，成七宝色，或百宝色，同时遍满，不相留碍，青黄赤白，各各纯现，此名抑按功力逾分。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再以这不作圣果之心，精心研发灵妙光明的觉性，以智慧心绵密观照，无有丝毫间断，压制按捺，使妄念降伏，由于力加制止，用心过度，自然会引起超越制止作用的相反力量，于是忽然之间，十方的虚空同时都变成七宝光色，或百宝光色同时遍满，而不相妨碍，青黄赤白等色，都能精纯地显现，并无混杂，这是压制按捺的功力太过于用力，而暂时获得的境界，并非是成就圣果的证明，如果不作成就圣果之想，就叫做正确的境界，如果认为是已证圣果，就会遭受邪魔鬼怪的恼害。

又以此心研究澄彻，精光不乱，忽于夜半，在暗室内，见种种物，不殊白昼，而暗室物，亦不除灭，此名心细，密澄其见，所视洞幽。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再以这不作圣果之心，精研澄彻妙明的觉性，心光澄静，无不照彻，精纯的心光凝定不乱，忽

然能在夜半时分黑暗的室内，看见室内种种有情、无情之物，如同白昼之时一样，清晰可见，而暗室中原有的物品，依然如故，不曾消失除灭，这是心光细密、见性圆满澄彻，所视洞然而幽隐显露，这只是暂时获得的境界，并非是成就圣果的证明，如果不作成就圣果之想，就叫做正确的境界，如果认为是已证圣果，就会遭受邪魔鬼怪的恼害。

又以此心圆入虚融，四体忽然同于草木，火烧刀斫，曾无所觉。又则火光不能烧爇，纵割其肉，犹如削木，此名尘并，排四大性，一向入纯。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再以这不作圣果之心，圆满证入内身外境虚通的融合，这时四大所成之身体，如同草木一样，就是用火烧用刀砍，也没有痛的感觉，而且即使是大火的火焰，也不能使身体燃烧，纵然用刀割他的肉，也如同在削木头一样，这叫内根与外尘合并一体，排遣四大的体性，没有了四大的分别，而入于纯一无杂的色尘，这只是暂时获得的境界，并非是成就圣果的证明，如果不作成就圣果之想，就叫做正确的境界，如果认为是已证圣果，就会遭受邪魔鬼怪的恼害。

又以此心成就清净，净心功极，忽见大地十方山河皆成佛国，具足七宝，光明遍满，又见恒沙诸佛如来遍满空界，楼殿华丽，下见地狱，上观天宫，得无障碍，此名欣厌凝想日深，想久化成。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再以这不作圣果之心，不起妄想烦恼，清净无染，清净到了极点，忽然看见十方的山河大地，都成了诸佛的国土，并且具足七种珍宝，宝光交辉，各色的光明，都圆满具足，又看见恒河沙数的诸佛如来，遍满虚空世界，楼阁殿堂华丽无比，而且下至地狱，上至天堂，都能一一观见，没有丝毫障碍，这是平常欣慕佛国胜景，厌恶人间浊世的思想凝结，日久功深，凝想久了就化现出这种景象，这只是暂时获得的境界，并非是成就圣果的证明，如果不作成就圣果之想，就叫做正确的境界，如果认为是已证圣果，就会遭受邪魔鬼怪的恼害。

又以此心研究深远，忽于中夜，遥见远方市井街巷，亲族眷属，或闻其语，此名迫心逼极飞出，故多隔见。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再以这不作圣果之心，穷究心性的至极深远，忽然在夜半之时，能够看见远方的市井街巷，亲朋眷属等人，甚至还能听见他们谈话之声，这是因为禅定之力逼迫心念，逼迫到了极处，致使心神飞出，所以能不受许多远近障碍的隔离，而能够看见或听见远方的一切，这并非是成就圣果的证明，如果不作成就圣果之想，就叫做正确的境界，如果认为是已证圣果，就会遭受邪魔鬼怪的恼害。

又以此心研究精极，见善知识，形体变移，少选无端种种迁改，此名邪心含受魑魅，或遭天魔入其心腹，无端说法，通达妙义。非为圣证，不作圣心，魔事销歇，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再以这不作圣果之心，穷究精纯心性的极处，忽于定中见到善知识，形骸身体，刹那之间现出种种无端的变化，这都是妄想邪心，遭遇并含受了鬼魅、或者天魔的眩惑，进入了他的心腹，把持了他的精神，启发他的狂慧，而能无端的说出通达妙义之法，这只是魔力使然，并非是成就圣果的证明，如果不作成就圣果之想，魔事便会自然消失停歇，如果认为是已证圣果，就会遭受邪魔鬼怪的恼害。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皆是色阴用心交互，故现斯事。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缘，迷不自识，谓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汝等当依如来灭后，于末法中宣示斯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护，成无上道。

阿难！这十种禅定中所现的境象，都是在色阴区宇色尘的阴覆将破未破，与智慧心光交互陵夺，所以才显现的这些境界，而众生向来是冥顽无知，不能自己辨别思量，因此一遇到这种境界，就不能自己正确识别而迷失，还自称已经证得圣果，而成大妄语，以致堕入无间地狱。

你们应该将如来的开示，在我灭度以后的末法时代，传示于一切众生，使所有的众生都能明了这些道理，不使天魔外道有机可乘，以此来保护庇佑真正的修行者，使他们能早日成就无上的菩提道果。

七、受阴区宇的十种错误认知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他中色阴尽者，见诸佛心，如明镜中显现其像，若有所得而未能用，犹如魇人，手足宛然，见闻不惑，心触客邪而不能动，此则名为受阴区宇。若魇咎歇，其心离身，返观其面，去住自由，无复留碍，名受阴尽。是人则能超越见浊。观其所由，虚明妄想以为其本。

阿难，这些求证无上菩提正觉之人，修习三摩地（静虑）及修奢摩他（微密观照）的时候，色尘的阴覆消失净尽，十方洞开，正觉妙明的诸佛清净心印明白显现，但这如同镜中的影像，虽然已经了然明见，但还不能从体起用，就象是梦魇之人，手脚虽然都在，而且所见所闻也不生迷惑，只是此心被客邪所压制，身体四肢不能动弹一样，这种境界就叫做受阴区宇。如果梦魇的压制消失停止，觉知之心就能离开身体，能够反观自己的面貌，而且来去自由，不再受肉身的牵制，这时就叫做受阴尽，这个人就能超越邪知邪见的浊乱染污。如果详细观察受阴的由来，产生的根本就是因妄想而有的虚妄感受。

阿难！彼善男子，当在此中得大光耀，其心发明，内抑过分，忽于其处发无穷悲，如是乃至观见蚊虫，犹如赤子，心生怜愍，不觉流泪，此名功用抑摧过越，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觉了不迷，久自销歇，若作圣解，则有悲魔入其心腑，见人则悲，啼泣无限，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阿难！破除色阴弥覆的修行之人，在色阴消尽，受阴未破之时，已经心光显发，光明照耀，正觉妙明的诸佛清净心印明白显现，于是自责自咎，恨不能使一切众生都觉悟此心，因过分自责，忽然之间，于众生之处生起无穷的悲心，乃至看见专门吸食血液的蚊虫牛虻，也受惜得如同自己的婴儿一样，内心生起无限的慈悲怜悯之情，不知不觉流下眼泪，这是有功用心，抑责摧伤自心的感受，超越常分所致，如果能即时觉悟，就没有过失，这并非是成就圣果的证明，要以觉了之心，不迷于此种感受，提起正念，日久自然会消失停歇。如果认为这是证得诸佛同体大悲的圣果，就会招致悲魔，乘虚而入，潜藏于心腑之内，见人就悲伤哭泣，泪流无限，失去正定的清净觉受，受魔王支配，从而沉沦坠落。

阿难！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胜相现前，感激过分，忽于其中生无限勇。

其心猛利，志齐诸佛，谓三僧只，一念能越，此名功用陵率过越。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觉了不迷，久自销歇，若作圣解，则有狂魔入其心腑，见人则夸，我慢无比，其心乃至上不见佛，下不见人，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阿难！有些在禅定中的修行人，慧目明朗，色阴消失净尽，受阴之中的光明觉性，清楚明白，诸佛的妙明正觉显现在前，不禁感激万分，忽然产生无限的勇气，发大猛利修行之心，志与诸佛等齐，自称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之路，一念之间就可以超越，这是有功用行，志在陵跨佛乘，轻率自大所致，如果能即时觉悟，就没有过失，这并非是成就圣果的证明，要以觉了之心，不迷于此种感受，提起正念，日久自然会消失停歇。如果认为这是已证圣果，就会招致狂魔，乘虚而入，潜藏于心腑之内，见人就傲慢自夸，我慢无比，甚至心中上不见佛，下不见众生，失去正定的清净觉受，受魔王支配，从而沉沦坠落。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前无新证，归失故居，智力衰微，入中旷地，回无所见，心中忽然生大枯渴，于一切时沈忆不散，将此以为勤精进相，此名修心无慧自失。

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忆魔入其心腑，旦夕撮心，悬在一处，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有些在禅定中的修行人，见色阴消失净尽，受阴之中的光明觉性，清楚明白，向前没有了新的证悟，退后又失去了原有的境界，智力日益衰微，入于色阴与受阴中间的一无所有之地，进退不得，心中的一切境界忽然枯竭，于一切时处，沉忆枯渴之心而不散失，并以此为勤修精进之相，这就是修行的心中，偏重定力，没有了智慧观照而形成的过失，如果能即时觉悟，提起正念，使定慧均等，就没有过错，这并非是成就圣果的证明，如果认为这是已证圣果，就会招致忆魔，乘虚而入，潜藏于心腑之内，一天到晚系缚着你的心，把你的心念悬于一无所有的顽空之处，而失去正定的清净觉受，受魔王支配，从而沉沦堕落。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慧力过定，失于猛利，以诸胜性怀于心中，自心已疑是卢舍那，得少为足，此名用心亡失恒审，溺于知见。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下劣易知足魔，入其心腑，见人自言我得无上第一义谛，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有些在禅定中的修行人，见色阴消失净尽，受阴之中的光明觉性，清楚明白，慧解过于定力，失于过猛过利，常以心佛一如的胜妙境界怀于心中，疑心自己就是报身卢舍那佛，得少为足，这是用心有偏，定力微弱，忘失了恒常审察的观照之心，沉溺于证悟的有限知见之中，如果能即时觉悟，提起正念，使定慧均等，就没有过错，这并非是成就圣果的证明，如果认为这是已证圣果，就有下劣的易知足魔，潜藏于心腑之内，见人就自夸，我已证得无上第一义谛，而失去正定的清净觉受，受魔王支配，从而沉沦堕落。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新证未获，故心已亡，历览二际，自生艰险，于心忽然生无尽忧，如坐铁床，如饮毒药，心不欲活，常求于人令害其命，早取解脱，此名修行失于方便。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常忧愁魔，入其心腑，手执刀剑，自割其肉，欣其舍寿，或常忧愁，走入山林，不耐见人，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有些在禅定中的修行人，见色阴消失净尽，受阴之中的光明觉性，清楚明白，新的证验未能获得，前不能进，原有的心境又已亡失，退无可守，瞻前顾后，艰险重重，内心忽然生起无尽的忧愁，如同坐在烧红的铁床上，又如同饮用了毒药一般，心内不想再活下去，时常恳求别人，叫别人杀害他的性命，希望早日求得解脱，这是修行太急，欠失方便权巧的智慧观照，如果能即时觉悟，提起正念，定慧双修，就没有过失，这并非是成就圣果的证明，如果认为这是已证圣果，就会有一分的常忧愁魔，侵入他的心腑之中，使他自己手执刀剑割自己身上的肉，欢喜欣求舍弃自己的性命，或者时常忧愁不堪，走入山林，不愿见到世人，失去正定的清净觉受，受魔王支配，从而沉堕坠落。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处清净中，心安隐后，忽然自有无限喜生，心中欢悦，不能自止，此名轻安无慧自禁。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好喜乐魔，入

其心腑，见人则笑，于衢路傍自歌自舞，自谓已得无碍解脱，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有些在禅定中的修行人，见色阴消失净尽，受阴之中的光明觉性，清楚明白，不起烦恼，清净无染，安隐快乐，忽然间生起无限的欢喜心，心中的欢乐喜悦无法抑制，这是轻安之心缺乏智慧观照，不能自禁所致，如果能即时觉悟，提起正念，定慧双修，就没有过失，这并非是成就圣果的证明，如果认为这是已证圣果，就有一分的好喜乐之魔，侵入他的心腑之中，使他见人就笑，还常于街头路边，自歌自舞，姿情放纵，自以为已得无碍解脱，失去正定的清净觉受，受魔王支配，从而沉沦堕落。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自谓已足，忽有无端大我慢起，如是乃至慢与过慢，及慢过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时俱发，心中尚轻十方如来，何况下位声闻缘觉，此名见胜无慧自救。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不礼塔庙，摧毁经像，谓檀越言，此是金铜，或是土木，经是树叶，或是氎(dié)华，肉身真常，不自恭敬，却崇土木，实为颠倒。其深信者，从其毁碎，埋弃地中，疑误众生入无间狱，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有些在禅定中的修行人，见色阴消失净尽，受阴之中的光明觉性，清楚明白，就自以为功德具足，忽然无端生起大我慢心（是恃己陵他，渺视一切贤圣，是诸慢之总），甚至慢（是因彼劣己胜，恃胜而傲）与过慢（同德争胜，就是彼此本是同德，却独称自己是优胜），以及慢过慢（本来是彼胜己劣，却强说自己最为优胜）、增上慢（未得证，而说已得证）、卑劣慢（以劣自矜，不敬贤圣，不求上进）、邪慢（不信因果正法，不礼塔庙，摧毁经像等）等同时并发，心内尚且轻视十方诸佛，更何况下位的声闻，缘觉之流！这叫做唯见己胜，缺乏智慧的观照以自救。如果能即时觉悟法性平等，没有高下，提起正念，定慧双修，就没有过失，这并非是成就圣果的证明，如果认为这是已证圣果，自认是佛，就有一分的大我慢之魔，乘机潜入他的心腑之中，使他肆无忌惮，不礼佛、不拜塔，摧毁佛经佛像，还对施舍衣食的信众说：佛像是金石土木的雕塑，佛经也不过是树叶或绢帛上所写的文字，而我这肉身才是真常的活佛，你们不恭敬礼拜，反去跪拜金石土木的佛像，实在是颠倒愚痴！有些深信的徒众，受了他的蛊惑，就跟着他毁经碎像，或者将经书佛像丢弃埋于地下，这样的疑惑误害众生，终将堕入无间地狱，失去正定的清净觉受，从而沉沦堕落。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于精明中，圆悟精理，得大随顺，其心忽生无量轻安，已言成圣得大自在，此名因慧获诸轻清。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好轻清魔，入其心腑，自谓满足，更不求进。此等多作无闻比丘，疑误众生，堕阿鼻狱，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有些在禅定中的修行人，见色阴消失净尽，受阴之中的光明觉性，清楚明白，在精纯明了的心性中，圆满证悟至精之理，一切时处无不随顺，内心就忽然生起无量的轻安，自称已成圣果，得到大自在，这只是因慧解而获得的轻安清爽，并非是成就圣果的证明，如果能及早觉悟，不以轻安自守，增修本定，就不会有过失，如果认为这是已证圣果，就会有一分的轻安清爽之魔，侵入他的心腑之中，自称道行功德已经圆满具足，而不再求取上进，这种人多半会成为未证圣果而妄称证圣的无闻比丘，这样的疑惑误害众生，终将堕入无间地狱，失去正定的清净觉受，从而沉沦堕落。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于明悟中得虚明性，其中忽然归向永灭，拨无因果，一向入空，空心现前，乃至心生长断灭解。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空魔入其心腑，乃谛持戒，名为小乘，菩萨悟空，有何持犯。其人常于信心檀越，饮酒啖肉，广行淫秽。因魔力故，摄其前人不生疑谛，鬼心久入，或食屎尿与酒肉等，一种俱空，破佛律仪，误入人罪，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有些在禅定中的修行人，见色阴消失净尽，受阴之中的光明觉性，清楚明白，十方洞开，豁然明朗，虚无空明之性显现在前，心中忽然生起空净之念，认为一切终将永远归于断灭，于是妄说无因果之报，一切都趋向断灭空无，断灭之空心现前，乃至心中产生永远断灭空无的邪见错解，这是定心之中，缺乏智慧观照，而沉空滞寂所致，如果能即刻觉悟，速提观智，就不会有过失，这并非是成就圣果的证明，如果认为这是已证圣果，就会有断灭之空魔，侵入他的心腑之中，使他诽谤持戒之人，称持戒为小乘，大乘菩萨道是了悟空理，万法皆空，哪有什么持戒犯戒的道理？这种人时常会在信佛的施主面前，饮酒吃肉，广行男女淫秽之事，因为妖魔的魔力摄住他面前的人，使人对他不会产生怀疑，妖魔侵入他的心久了，就会使他自食屎尿同与饮酒一样，妄言善恶净秽都是一种断灭的空，这种破坏诸佛律仪，又误导他人犯罪，失去正定的清净觉受，从而沉沦堕落。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味其虚明深入心骨，其心忽有无限爱生，爱极发狂，便为贪欲，此名定境安顺入心，无慧自持，误入诸欲。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欲魔入其心腑，一向说欲为菩提道，化诸白衣平等行欲，其行淫者，名持法子。神鬼力故，于末世中摄其凡愚，其数至百，如是乃至一百二百，或五六百多满千万，魔心生厌，离其身体，威德既无，陷于王难，疑误众生，入无间狱，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有些在禅定中的修行人，见色阴消失净尽，受阴之中的光明觉性，清楚明白，品味到虚无的空明之性，而贪取虚明，深入心脑骨髓，心中忽然生起无限的爱欲，爱到极处不能自持，就成为贪欲，这是定境之中，安乐随顺深入心中，缺少智慧的观照不能自我把持，误入一切欲念之

中，如果能即刻觉悟，对安乐的定境，不贪恋执着，就没有过失，这并非是成就圣果的证明，如果认为这是已证圣果，就会有欲魔，乘机侵入他的心腑之中，使他一味地宣说贪欲就是菩提大觉之道，与那些在家的白衣居士一样，而等行淫欲之事，那些与他行淫的人，就叫做受持其法的弟子，因为神鬼的魔力，所以在末世之中，能够摄服那些凡愚众生，做他的弟子，人数可达上百人，甚至一百、二百人或者五六百人，多的还有上千上万人，等到附在他身上的邪魔心生厌烦，而脱离他的身体之时，魔力消失，就会陷于国法王难，这样的疑惑误害众生，终将堕入无间地狱，失去正定的清净觉受，从而沉沦坠落。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皆是受阴用心交互，故现斯事。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缘，迷不自识，谓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汝等亦当将如来语，于我灭后传示末法，遍令众生开悟斯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护，成无上道。

阿难！这十种禅定中所出的境象，都是受阴区宇的阴覆将破未破，与智慧心光交互陵夺，所以才有这些事情的出现，而众生向来是冥顽无知，不能自已辨别思量，因此一遇到这种境界，就不能自己正确识别而迷失，还自称已经证得圣果，而成大妄语，以致堕入无间地狱。你们应该将如来的开示，在我灭度以后的末法时代，传示于一切众生，使所有的众生都能明了这些道理，不使天魔外道有机可乘，以此来保护庇佑真正的修行者，使他们能早日成就无上的菩提道果。

八、想阴区宇的十种天魔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受阴尽者，虽未漏尽，心离其形，如鸟出笼，已能成就，从是凡身上历菩萨六十圣位，得意生身，随往无碍。譬如有人，熟寐寤（yì同“呓”，梦中说话）言，是人虽则无别所知，其言已成音韵伦次，令不寐者，咸悟其语，此则名为想阴区宇。若动念尽，浮想销除，于觉明心，如去尘垢，一伦生死，首尾圆照，名想阴尽。是人则能超烦恼浊。

观其所由，融通妄想以为其本。

阿难！这些求证无上菩提道果的人，修习三摩地的时候，受阴之中各种心理感受的阴覆消失净尽，这时虽然各种烦恼还没有断尽，但清净的正觉之心已经脱离了形体的系缚，如同小鸟出笼一样，已经能够成就从凡夫身，上历菩萨的六十种圣位（三渐次、干慧地、五十五圣位以及妙觉），才证得的意生身，这种意生身能够随心所至，来往无碍，就象熟睡之人所说的梦话，这个人虽然不知道自己在说梦话，可是他的梦中之言，音韵有序，伦次分明，使清醒的人听了，都能明白他说的话，这就是想阴区宇。如果妄动的心念灭尽，虚浮的妄想消除，就如同去除了觉明心中的尘垢，一切伦类众生的生死根元，从卵生到非无想，都能圆满照见，这就是想阴尽，这个修行人就能超越一切有漏烦恼的浊乱染污。如果仔细观察想阴的由来，就是妄想的融通为其根本。

阿难！彼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圆明（圆明，即一切种智，双照事理，真俗皆明，谓之圆明），锐其精思贪求善巧。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不觉是其魔着，自言谓得无上涅盘，来彼求巧善男子处，敷座说法。其形斯须，或作比丘，令彼人见，或为帝释，或为妇女，或比丘尼，或寝暗室身有光明。

阿难！这些修行之人，在受阴虚无妙明的感受上，不起邪虑，不遭十种邪魔的恼乱，圆满的定境越发显明，此人于三摩地中，爱念圆满妙明的智慧，储精蓄锐，专其一心，精进思维，贪求善巧的变化，以眩惑人心，这时邪魔就得到机会，飞出精气附在这人身上，使他能口中能够宣说经法，这人不知自己是被妖魔附身，反而自认为已经证得无上的涅盘圣果，来到那些贪求善巧的修行人处，铺设座具讲说邪法，投其所好，卖弄神通，能于片刻之间，把自己的形体，变做比丘身，使那些贪求善巧的人看见，或者化作天帝释身、妇女身、比丘尼身，或者独自睡在暗室中时，身上能放出光明。

是人愚迷，惑为菩萨，信其教化，摇荡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灾祥变异，或言如来某处出世，或言劫火，或说刀兵，恐怖于人，令其家资，无故耗散，此名怪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那些贪求善巧的人因为愚昧无知，就迷信此人为菩萨化身，而深信他的教化，禅定之心动荡，破坏诸佛的戒律威仪，广行各种贪欲之事而不自觉，口中好说灾祥变异等事，或者妖言如来在某处出世，或者妖言有水火等劫数，或者妖言将有刀兵乱世，让人心生恐怖，使人家产资财无故耗散，这种现象是年老而成魔的怪鬼，来恼乱修行的人，等到魔怪之心满足，生起厌烦之时，就离开这个人的身体，他自己与弟子们，这时就陷于国法王难，所以你们应当事先觉知，才不至于堕入轮回，如果迷惑无知，便会受到魔怪的恼乱，定心动荡，必堕无间地狱。

阿难！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游荡，飞其精思，贪求经历。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亦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游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自形无变，其听法者，忽自见身坐宝莲华，全体化成紫金光聚，一众听人，各各如是，得未曾有。

阿难！又有些修行之人，在受阴虚无妙明的感受上，不起邪虑，不遭十种邪魔的恼乱，圆满的定境越发显明，此人于三摩地中，爱念四处游荡，思绪飞腾，一心贪求游历十方，这时邪魔就得到机会，飞出精气附在这人身上，使他能口中能够宣说经法，这人不能觉知自己是被妖魔附

身，反而自认为已经证得无上的涅盘圣果，来到那些贪求游历的修行人处，铺设座具讲说邪法，他的身形不曾动过，却能使听法的人，忽然看见自己坐在宝莲花之上，全部的身体都化为聚集成一团的紫金色光芒，所有的听众，每一个人都得到了这种未曾有过的景象。

是人愚迷，惑为菩萨，淫逸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诸佛应世，某处某人，当是某佛化身来此，某人即是某菩萨等，来化人间。其人见故，心生倾渴，邪见密兴，种智销灭，此名魅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那些贪求游历的人，因为愚昧无知，就迷惑地认为他是菩萨化身，禅定之心浸淫放逸，破坏诸佛的戒律威仪，广行各种贪欲之事而不自觉，口中常说诸佛应运出世，指出某处某人就是某佛化身而来，某人就是某菩萨化现人间，使人见到这些情形，心中倾仰渴幕，各种邪见就渐渐地兴起，佛种智慧因此被蒙蔽消灭，这种现象是年老而成魔的魅鬼，来恼乱修行的人，等到魔怪之心满足，生起厌烦之时，就离开这个人的身体，他自己与弟子们，这时就陷于国法王难，所以你们应当事先觉知，才不至于堕入轮回，如果迷惑无知，便会受到魔怪的恼乱，定心动荡，必堕无间地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绵 （mǐn闭和、契合），澄其精思，贪求契合。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实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合善男子处，敷座说法。其形及彼听法之人，外无迁变，令其听者，未闻法前，心自开悟，念念移易，或得宿命，或有他心，或见地狱，或知人间好恶诸事，或口说偈，或自诵经，各各欢娱，得未曾有。

又有些修行之人，在受阴虚无妙明的感受上，不起邪虑，不遭十种邪魔的恼乱，圆满的定境越发显明，此人于三摩地中，爱念与圣境的绵密契合，上契诸佛，下合众生，于是就尽力澄静心思，一心贪求圣境的契合，这时邪魔就得到机会，飞出精气附在这人身上，使他能口中能够宣说经法，这人不能觉知自己是被妖魔附身，反而自认为已经证得无上的涅盘圣果，来到那些贪求契合圣境的修行人处，铺设座具讲说邪法，他的身形与前来听法之人的身形，外表上都不曾迁改变动，但却能使听法的人，在未听法之前就心开意解，自然开悟，念念之间，心境都在不停变易，有的得到宿命通，有的具有了他心通，有的能看见地狱的景象，有的能预知人间的善恶等事，有的口中能说出偈颂，有的自己会诵出经文，人人都得到未曾有过的欢喜娱乐。

是人愚迷，惑为菩萨，绵爱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后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萨亦然。其人见故，洗涤本心，易入邪悟，此名魅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那些贪求契合圣境的人，因为愚昧无知，就迷惑地认为他是菩萨化身，禅定之心绵密于爱见的染着，破坏了诸佛的戒律威仪，广行各种贪欲之事而不自觉，口中常说佛有大小之别，某佛是先佛，某佛是后佛，其中还妖言谁是真佛，谁是假佛，谁是男佛，谁是女佛，说菩萨也有大小、先后、真假、男女之别，那些迷昧的人看见这种情形，被邪见之语洗涤本有的定心，很容易入于邪悟之中，这种现象是年老而成魔的魅鬼，来恼乱修行的人，等到魔怪之心满足，生起厌烦之时，就离开这个人的身体，他自己与弟子们，这时就陷于国法王难，所以你们应当事先觉知，才不至于堕入轮回，如果迷惑无知，便会受到魔怪的恼乱，定心动荡，必堕无间地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根本，穷览物化性之终始，精爽其心，贪求辨析。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先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元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身有威神，摧伏求者，令其座下，虽未闻法，自然心伏。是诸人等，将佛涅盘菩提法身，即是现前我肉身上，父父子子，递代相生，即是法身常住不绝，都指现在即为佛国，无别净居及金色相。其人信受，亡失先心，身命归依，得未曾有。

又有些修行之人，在受阴虚无妙明的感受上，不起邪虑，不遭十种邪魔的恼乱，圆满的定境越发显明，此人于三摩地中，心爱追寻万法的根本，穷究万物变化性能的始终，于是提起精神，精明清爽之心，一味贪求对万物的辨别分析，这时邪魔就得到机会，飞出精气附在这人身上，使他能口中能够宣说经法，这人不能觉知自己是被妖魔附身，反而自认为已经证得无上的涅盘圣果，来到那些贪求万法根元的修行人处，铺设座具讲说邪法，被魔所附的人具有威力神通，能够摧伏贪求万法根元的人，可以使座下听法的人，虽然还没有听到什么法，自然内心就已经被降伏，这些邪魔师徒认为佛的涅盘菩提法身，就是现前我们的肉身，父父子子，历代相传相生不断，就是法身常住不绝，现在所居之地就是佛国，没有另外的清净佛土可居，也没有什么觉行圆满的金色佛身，那些修行人相信接受了他的邪说，就亡失了自己修定的本心，都以身心性命来皈依他，还以为是听到了从来未曾听过的道理。

是等愚迷，惑为菩萨，推究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为净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盘真处。彼无知者，信是秽言，此名蛊毒魔胜恶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

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这些人愚迷无知，还认为他是肉身菩萨，但推究他的用心，无非是要破坏佛的戒律威仪，暗中去做贪欲之事，口内常常妖言眼耳鼻舌就是净土，男女的淫根就菩提涅盘的真正所在，那些愚昧无知的人，反而都相信他说的这些污言秽语，这种现象是年老而成魔的蛊毒魔胜恶鬼，来恼

乱修行的人，等到魔怪之心满足，生起厌烦之时，就离开这个人的身体，他自己与弟子们，这时都会陷于国法王难，所以你们应当事先觉知，才不至于堕入轮回，如果迷惑无知，便会受到魔怪的恼乱，定心动荡，必堕无间地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悬应，周流精研，贪求冥感。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元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应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能令听众，暂见其身如百千岁，心生爱染，不能舍离，身为奴仆，四事供养，不觉疲劳，各各令其座下人心，知是先师本善知识，别生法爱，黏如胶漆，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为菩萨，亲近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我于前世于某生中，先度某人，当时是我妻妾兄弟，今来相度，与汝相随归某世界，供养某佛，或言别有大光明天，佛于中住，一切如来所休居地。

又有些修行的人，在受阴虚无妙明的感受上，不起邪虑，不遭十种邪魔的恼乱，圆满的定境越发显明，此人于三摩地中，心中爱念多生以来悬远的感应，一心周遍流历，精诚研究，贪求冥冥中的感悟，这时邪魔就得到机会，飞出精气附在这人身上，使他能口中能够宣说经法，这人不能觉知自己是被妖魔附身，反而自认为已经证得无上的涅盘圣果，来到那些贪求感应的修行人处，铺设座具讲说邪法，能使听法的人，暂时看见他的身体有百千岁，使人对于长寿产生爱念的染着，而不能舍离，以至于自愿舍身做他的奴仆，不知疲劳地以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等四事供养于他，并且能使在他座下听法的每个人的心中，都认为他是宿世先前的老师，本世大德大贤的善知识，而生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法眷情爱，如胶似漆般黏着不舍，这些人因为愚昧无知，认为他是菩萨化身，因此亲近学习他的心思邪说，破坏了佛陀的戒律威仪，广行各种贪欲之事而不自觉，口内常常妖言我于前世某一生中，先救度某某人，又某某人当时是我的妻妾或者兄弟，所以今生我再来度他，现在与你们相随，将来命终回到某世界，去供养亲近某佛，或者妖言另外有一个大光明天，佛就住在那里，是一切如来长期修养居住的地方。

彼无知者，信是虚诳，遗失本心，此名疠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那些愚昧无知的人，深信这种虚假的诳言，从而失掉了本有的定心，这种现象是年老而成魔的疠鬼，来恼乱修行的人，等到魔怪之心满足，生起厌烦之时，就离开这个人的身体，他自己与弟子们，这时都会陷于国法王难，所以你们应当事先觉知，才不至于堕入轮回，如果迷惑无知，便会受到魔怪的恼乱，定心动荡，必堕无间地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深入，克己辛勤，乐处阴寂，贪求静谧（mì指环境的安静）（宣化上人：经文“心爱深入，克己辛勤，乐处阴寂，贪求静谧”，应与下科“心爱知见，勤苦研寻，贪求宿命”对换，才符合跟随的解释。似是以前抄录之误。）。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本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阴善男子处，敷座说法，令其听人，各知本业，或于其处语一人言，汝今未死，已作畜生，敕使一人于后蹋尾顿令其人起不能得，于是一众倾心敛伏，有人起心，已知其肇。

又有些修行的人，在受阴虚无妙明的感受上，不起邪虑，不遭十种邪魔的恼乱，圆满的定境越发显明，此人于三摩地中，心爱定境的深穷契入，因而克制己心，辛勤修行，喜欢阴蔽寂静的地方，贪求安静的境界，这时邪魔就得到机会，飞出精气附在这人身上，使他能口中能够宣说经法，这人不能觉知自己是被妖魔附身，反而自认为已经证得无上的涅盘圣果，来到那些贪求阴蔽寂静的修行人处，铺设座具讲说邪法，能使听法的人，各人都能明白过去世原本所造的业，或者在讲法处对某一个人说，你现在虽然还没有死亡，但是已经变做畜生，又能让另一个人在这人的背后做踩尾巴的动作，顿时这人就不能起身，于是大众都倾心拆伏于他，或者有人偶然在心里起了一个心念，他当下就会知道他的意思。

佛律仪外，重加精苦，诽谛比丘，骂詈徒众，讦露人事，不避讥嫌，口中好言未然祸福，及至其时，毫发无失，此大力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于佛陀制定之律仪外，再增加一些苦行方法，并以此诽谤出家的比丘，责骂徒众，揭发别人的隐私，不避任何的讥嫌，又常好预言祸福吉凶，到时也能完全应验，丝毫不失，这种现象是年老而成魔的大力鬼，来恼乱修行的人，等到魔怪之心满足，生起厌烦之时，就离开这个人的身体，他自己与弟子们，这时都会陷于国法王难，所以你们应当事先觉知，才不至于堕入轮回，如果迷惑无知，便会受到魔怪的恼乱，定心动荡，必堕无间地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知见，勤苦研寻，贪求宿命。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殊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知善男子处，敷座说法。是人无端于说法处，得大宝珠，其魔或时化为畜生，口衔其珠，及杂珍宝简册符牍诸奇异物，先授彼人，后着其体，或诱听人藏于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其处，是诸听者，得未曾有。

又有些修行的人，在受阴虚无妙明的感受上，不起邪虑，不遭十种邪魔的恼乱，圆满的定境越发显明，此人于三摩地中，爱念知见的深入，勤苦研究追寻，贪求宿世以来生命的根源，这时

邪魔就得到机会，飞出精气附在这人身上，使他能口中能够宣说经法，这人不能觉知自己是被妖魔附身，反而自认为已经证得无上的涅盘圣果，来到那些贪求知见的修行人处，铺设座具讲说邪法，这个人能无缘无故地在他说法的处所，突然取得大宝珠，邪魔有时也会化成为畜生，口内含着大宝珠，以及其他旁杂的珍宝，或者竹简、符册、书牍等奇异之物，先将这些东西授与那个人，然后邪魔再附着在这个人的身上，或者诱惑听法的人，说某处的地下埋藏有明月宝珠，果然看见明月珠，照耀在他说的地方，使听法的人得到未曾有过的惊奇。

多食药草，不餐嘉馔(zhuàn)，或时日餐一麻一麦，其形肥充，魔力持故。诽谛比丘，骂詈(lì)徒众，不避讥嫌。口中好言他方宝藏，十方圣贤潜匿之处，随其后者，往往见有奇异之人，此名山林土地城隍川岳鬼神，年老成魔。或有宣淫破佛戒律，与承事者潜行五欲，或有精进纯食草木，无定行事，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这人多半以药草为食，不吃美味的饮菜，或者有时一天只吃一粒麻一粒麦，但是他的身形依然壮实，这是因为魔力加持的缘故，以此诽谤修正法的比丘僧，责骂徒众，也不避畏别人的讥嫌，又常好说出某地方有宝物埋藏，某地方是十方圣贤潜匿隐居的处所，如果跟他去看，往往会见到奇异之人在那里，这种现象是年老而成魔的山林土地神、城隍神、河川山岳等鬼神，他们宣扬淫秽之事，破坏佛的戒律，有的与徒众一起，暗中追求财色名食睡等五欲，或者很精进地专吃药草等等，没有一定的行事准则，以种种乱行来恼乱修行的人，等到魔怪之心满足，生起厌烦之时，就离开这个人的身体，他自己与弟子们，这时都会陷于国法王难，所以你们应当事先觉知，才不至于堕入轮回，如果迷惑无知，便会受到魔怪的恼乱，定心动荡，必堕无间地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神通，种种变化，研究化元，贪取神力。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诚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通善男子处，敷座说法。是人或复手执火光，手撮其光，分于所听四众头上。是诸听人顶上火光，皆长数尺，亦无热性，曾不焚烧。或水上行，如履平地，或于空中安坐不动，或入瓶内，或处囊中，越牖(yǒu)透垣，曾无障碍，唯于刀兵不得自在。

又有些修行的人，在受阴虚无妙明的感受上，不起邪虑，不遭十种邪魔的恼乱，圆满的定境越发显明，此人于三摩地中，爱念神通变化，穷究神通变化的根元，贪求神力，这时邪魔就得到机会，飞出精气附在这人身上，使他能口中能够宣说经法，这人不能觉知自己是被妖魔附身，反而自认为已经证得无上的涅盘圣果，来到那些贪求神通的修行人处，铺设座具讲说邪法，有时用手执取大火，又能以手撮开火光，分置于所有听众的头上，火光烧高数尺，但既不觉得热，也不会焚烧到身上，有时在水上行走，如履平地，有时在虚空中安坐不动，有时走入花瓶里面，或者囊袋之中，有时穿墙透壁，全无障碍，但怕见刀枪兵器，因为身执尚在，还不能自在。

自言是佛，身着白衣，受比丘礼，诽谛禅律，骂詈徒众，讦露人事，不避讥嫌，口中常说神通自在，或复令人傍见佛土，鬼力惑人，非有真实。赞叹行淫，不毁粗行，将诸猥媟（xiè轻薄、不庄重），以为传法。此名天地大力山精，海精风精河精土精，一切草木积劫精魅，或复龙魅，或寿终仙，再活为魅，或仙期终，计年应死，其形不化，他怪所附，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多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自称是佛，以一个在家俗人，居然敢受出家人的礼拜，还大胆诽谤修禅行者是冥坐狂参，讥毁律学为小乘教义，有时咒骂徒众，以示无私，揭人私隐，以示正直，也不避畏别人的讥嫌，口中常说神通变化自在无碍，有时还可以使人旁见佛国净土，但这都是神鬼力用迷惑无知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神通，有时又赞叹男女行淫，不但不诋毁这种粗乱的犯戒行为，反而将猥亵淫乱的行为当做是传法，这种现象是天地间的大力山精、海精、风精、河精、土精等，以及一切草木累世积劫而成的精魅，或者是龙盗物之精而成的精魅，或者是寿终已死的仙人，再活过来而成的精魅，或者仙人期限已经终了，计算年岁应该死亡，但他的形体不腐化，被其它的妖怪所附，这些精魅年老成魔，来恼乱修行的人，等到魔怪之心满足，生起厌烦之时，就离开这个人的身体，他自己与弟子们，这时都会陷于国法王难，所以你们应当事先觉知，才不至于堕入轮回，如果迷惑无知，便会受到魔怪的恼乱，定心动荡，必堕无间地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入灭，研究化性，贪求深空。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终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空善男子处，敷座说法。于大众内，其形忽空，众无所见，还从虚空突然而出，存没自在。
或现其身洞如琉璃，或垂手足作旃檀气，或大小便如厚石蜜。

又有些修行的人，在受阴虚无妙明的感受上，不起邪虑，不遭十种邪魔的恼乱，圆满的定境越发显明，此人于三摩地中，爱念入于寂灭之境，穷究化有归无之性，贪求最深的空理，这时邪魔就得到机会，飞出精气附在这人身上，使他能口中能够宣说经法，这人不能觉知自己是被妖魔附身，反而自认为已经证得无上的涅盘圣果，来到那些贪求空理的修行人处，铺设座具讲说邪法，在大众中，他的形体忽然从空中隐去，使大众都看不到，又从空中突然现出身形，存在与隐没都能自由自在，或者化现透明洞彻的身体，如同琉璃一样，或者是垂下手足能散发出栴檀的香气，或者大小便如同浓厚的石蜜。

诽毁戒律，轻贱出家。口中常说无因无果，一死永灭，无复后身，及诸凡圣，虽得空寂，潜行贪欲。受其欲者，亦得空心，拨无因果，此名日月薄蚀精气，金玉芝草，麟凤龟鹤，经千万年不死为灵，出生国土。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多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诽谤讥毁戒律，轻贱侮辱出家僧众，口中常说无因无果，一旦死亡就永远断灭，再没有后世的身体可言，更加没有凡夫圣人的分别，他虽然得到断灭的空寂，但是仍然贪求欲乐而不自觉，凡是信受他教化的行欲之人，也能得到断灭的空心，不相信有因果报应的道理，这种现象是日蚀月蚀时所生的精气，或者金玉芝草、麟凤龟鹤等物，经过千万年还不死而变成精灵，出生在世间国土上，年老成魔，来恼乱修行的人，等到魔怪之心满足，生起厌烦之时，就离开这个人的身体，他自己与弟子们，这时都会陷于国法王难，所以你们应当事先觉知，才不至于堕入轮回，如果迷惑无知，便会受到魔怪的恼乱，定心动荡，必堕无间地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长寿，辛苦研几，贪求永岁，弃分段生，顿希变易细相常住。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竟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生善男子处，敷座说法。好言他方往还无滞，或经万里，瞬息再来，皆于彼方取得其物。或于一处，在一宅中，数步之间，令其从东诣至西壁是人急行，累年不到。因此心信，疑佛现前。

又有些修行的人，在受阴虚无妙明的感受上，不起邪虑，不遭十种邪魔的恼乱，圆满的定境越发显明，此人于三摩地中，爱念长寿，辛劳勤苦地研究几微的变化，贪求永恒的寿命，舍弃分段的生死，希求微细和变易之相常住不变，这时邪魔就得到机会，飞出精气附在这人身上，使他能口中能够宣说经法，这人不能觉知自己是被妖魔附身，反而自认为已经证得无上的涅盘圣果，来到那些贪求长生的修行人处，铺设座具讲说邪法，妖言自己能到远方世界，可以自由往还而没有阻碍，或者即使经过万里之遥，也能在瞬息之间，取得可证信之物再回来，或者在某处的舍宅内，使人从东壁到西壁数步大的空间里急速行走，经年累月也不能到达，因此博得众人的信心，以为他是活佛现前。

口中常说，十方众生皆是吾子，我生诸佛，我出世界，我是元佛，出世自然，不因修得，此名住世自在天魔，使其眷属，如遮文荼，及四天王毗舍童子，未发心者，利其虚明，食彼精气。或不因师，其修行人亲自观见，称执金刚与汝长命，现美女身，盛行贪欲，未逾年岁，肝脑枯竭，口兼独言，听若妖魅，前人未详，多陷王难，未及遇刑，先已干死，恼乱彼人，以至殂殒。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被魔附体的人口中常说，十方世界的众生，都是我的子女，是我生出一切的诸佛，造出所有的世界，我是最初的元佛，自然而出，并不是靠修行得来，这种现象是住在世间的自在天魔，指使他的眷属，如遮文荼鬼（役使鬼、嫉妒女），以及四天王天那些未发善心的毘舍童子（啖精气鬼）等，利用那些修行之人内心虚明的时候，吸食他们体内的精气，或者不因师教，就能使修行人亲见虚空中的化身，自称是执金刚菩萨，授予他坚固的长生不死之术，天魔就化现为美女的身形，引诱迷惑他，和他盛行贪欲，未到一年半载，就吸尽他的精气，使他肝脑枯竭，又常常单独一人自言自语，听起来就像妖怪鬼魅，面前那些被诱惑的人不知是天魔作乱，因此造诸恶业，多会陷于国法王难，但在未受刑之前，早已精血干枯而死，所以你们应当事先觉知，才不至于堕入轮回，如果迷惑无知，便会受到魔怪的恼乱，定心动荡，必堕无间地狱。

阿难当知，是十种魔，于末世时，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体，或自现形，皆言已成正遍知觉，赞叹淫欲，破佛律仪。先恶魔师，与魔弟子，淫淫相传，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则九生，多踰百世，令真修行，总为魔眷。命终之后，必为魔民，失正遍知，堕无间狱。汝今未须先取寂灭，纵得无学，留愿入彼末法之中，起大慈悲，救度正心深信众生，令不着魔，得正知见。我今度汝已出生死，汝遵佛语，名报佛恩。

阿难啊！你们应当要明白，这十种邪魔在末法时期，会在我的佛法中，伪装出家修道，或者附在别人身体上，或者自己现形，都自称已经成就正遍知觉的佛果，赞叹淫欲，破坏诸佛的戒律威仪，那些恶魔附身的老师与那些内心有所贪求的弟子，彼此以淫传淫，代代相传，象这些邪魔妖精鬼魅之类，一但进入修行者的心腑，少则要经过九生，多者要过百世，使真正修行的人总是成为魔王的眷属，命终之后必定成为邪魔的子民，失去了正确的知见，而堕入无间地狱。你现在不要先取寂灭的涅盘圣果，纵然证得无学的果位，也要留下大愿，入于末法之中，发起大慈悲心，去救度那些正心深信佛法的众生，使他们不被邪魔附着，而能得到正知正见。我现在度你，使你已经出离了生死，你也应该遵着佛陀的话做，才是报答佛的救度之恩。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皆是想阴，用心交互，故现斯事。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缘，迷不自识，谓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汝等必须将如来语，于我灭后，传示末法。
遍令众生，开悟斯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护，成无上道。

阿难啊！这十种禅定中所出的境象，都是想阴区宇的阴覆将破未破，与智慧心光交互陵夺，所以才有这些事情的出现，而众生向来是冥顽无知，不能自已辨别思量，因此一遇到这种境界，就不能自己正确识别而迷失，还自称已经证得圣果，而成大妄语，以致堕入无间地狱。

你们应该将如来的开示，在我灭度以后的末法时期，传示于一切众生，使所有的众生都能明了这些道理，不使天魔外道有机可乘，以此来保护庇佑真正的修行者，使他们能早日成就无上的

菩提道果。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十一、行阴区宇的十种外道邪见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想阴尽者，是人平常梦想销灭，寤寐恒一，觉明虚静，犹如晴空，无复粗重前尘影事，观诸世间大地山河，如镜鉴明，来无所黏，过无踪迹，虚受照应，了罔(wǎng 无)陈习，唯一精真，生灭根元，从此披露。见诸十方十二众生，毕殚(dān 尽)其类，虽未通其各命由绪，见同生基，犹如野马熠熠（yì：光耀闪烁貌）清扰，为浮根尘究竟枢穴，此则名为行阴区宇。

阿难！那些修习三摩地，已将想阴破尽的修行人，这个人平常的梦想已经消灭，清醒时和睡眠时都是一样的清明，觉性圆明，清虚寂静，就像晴朗的天空一样，心中不再有粗重的前尘影事，再看一切世间山河大地，如同明镜映现物像一样，物像来了而无所黏着，物像去时不留丝毫踪迹，觉受虚无，不起分别，只是应物现影而已，已经了脱了过去的宿业陈习，只有纯一无杂的真性。世间一切生灭的根元，从此披露发明，无一遗漏地观见十方世界的十二种类众生，虽然未能通达每一个生命的由来头绪，但是能看到十二类众生共同的生命根元，如同烈日下地面上蒸发的水气一样，光彩熠熠而又扰动不停，这就是虚浮的根尘色身的究竟枢穴，这种境界叫做行阴区宇。

若此清扰熠熠元性，性入元澄，一澄元习，如波澜灭，化为澄水，名行阴尽。是人则能超众生浊，观其所由，幽隐妄想以为其本。

如果这个光彩熠熠而又扰动不停的根元性体，入于元本的澄湛寂静之自性，那么一旦澄净了无始以来的生灭习气，就有如波澜平息，化为澄静的止水，这种境界叫做行阴尽。这个人就能超越众生现象的混浊恼乱，观察行阴的由来，就是以幽隐深微的妄想心为根本。

阿难当知，是得正知奢摩他中诸善男子，凝明正心，十类天魔不得其便，方得精研穷生类本。
于本类中生元露者，观彼幽清圆扰动元，于圆元中起计度者，是人坠入二无因论。

阿难！你应当知道那些已得正知正定的修行人，心境凝然不动，觉照常明，正心不邪，十种天魔无机可乘，因此才能用功专精穷研十二类众生的生灭根元，于本类中受生的根元显露，观察这种幽隐清扬、遍于十二类众生的扰动根元，此时如果对于这遍于十二类众生，扰动不停的生灭根元，妄起分别计度，就会堕入二种生灭无因的邪见谬论。

一者、是人见本无因，何以故？是人既得生机全破，乘于眼根八百功德，见八万劫所有众生，业流湾环，死此生彼，只见众生轮回其处，八万劫外，冥无所观，便作是解，此等世间十方众生，八万劫来，无因自有。由此计度，亡正遍知，堕落外道，惑菩提性。

第一种，修行人误认为一切万物的生灭根元，以前是无因而自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修定人已破尽生机，乘着眼根的八百功德，能见到八万劫内，所有众生的生命业力之流中，如同一湾回环往复的流水，死于此而后复生于彼，只见一切众生，如轮转一样回旋其处，而对于八万劫外，就冥然无所见，完全不知道了，因此便有了这种见解，认为这个世间，十方所有的众生，八万劫以来，都是没有起因而自然就有的，由于这一偏见计度，就亡失了对一切法的正等普遍觉知，堕落外道的无因论，迷失了菩提正觉真性。

二者、是人见末无因，何以故？是人于生既见其根，知人生人，悟鸟生鸟，乌从来黑，鹄从来白，人天本竖，畜生本横，白非洗成，黑非染造，从八万劫无复改移，今尽此形，亦复如是，而我本来不见菩提，云何更有成菩提事？当知今日一切物象，皆本无因。

第二种，修行人误认为一切万物的生灭根元，以后也是无因而自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对于受生的根源，自认为已见到它无因而起的根本，明白人本来就生人，了悟鸟本来就生鸟，乌鸦本来就是黑的，白鹤本来就是白的，人与天人本来就站立的，畜生本来就是横伏行走的，白色不是因洗净而成，黑色也不是熏染所造，自从八万劫以来，并没有变移过，即使今天这个形体寿命终了，也依旧还是这个样子，本来我就见不到什么菩提正觉之性，哪里更有什么成就菩提正果之事呢？因此就错认为，现在一切万物形象的生灭根元，都是没有原因而自然就有的。
由此计度，亡正遍知，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一外道，立无因论。

由于这一偏见计度，忘失了对一切法的正等普遍觉知，坠入外道的邪见之中，迷失了菩提正觉真性。这就是第一种外道所立的无因谬论。

阿难！是三摩中诸善男子，凝明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圆常中起计度者，是人坠入四遍常论。

阿难！那些在三摩地中的修行人，心境凝然不动，觉照常明，正心不邪，天魔无机可乘，穷究十二类众生的生灭本元，观察这种幽隐清扬、扰动不停的根元体性，此时如果对于这遍及一切众生、恒常扰动的生灭本元，妄起分别计度，就会堕入四种普遍常恒的邪见谬论。

一者、是人穷心境性，二处无因，修习能知二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咸皆循环，不曾散失，计以为常。

第一种，这个人穷究内心与外境的本性，两处都是无因自然而有的，通过不断的修习，能够知道两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的生灭现象，都在循环不息，根本不曾散失，所以就妄自推测计度，以为是恒常存在的。

二者、是人穷四大元，四性常住，修习能知四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咸皆体恒，不曾散失，计以为常。

第二种，这个人穷究四大的本元，认为四大的体性是常住不变的。通过不断的修习，他能够知道四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的生灭现象，皆依四大和合而成，而四大的体性周遍恒常，不曾散失，所以就妄自推测计度，以为是恒常存在的。

三者、是人穷尽六根末那执受，心意识中本元由处，性常恒故，修习能知八万劫中，一切众生，循环不失，本来常住，穷不失性，计以为常。

第三种，这个人穷究六根，以及恒审思量的第七识（末那识），执受根身器界种子的第八识（阿赖耶识），这些心意识的本元由来之处，都是恒常不变的（六根之性，从无始来，不散不失。七识末那，为生死之元本，从始至终，恒审思量，无有变更。八识执受心王，执持根身器界，更无生灭去来），所以他通过不断的修习，能够了知八万劫中，一切众生死此生彼，辗转循环，而心意识的本无，并未曾散失，本来就是常住永存的，穷究这个不断失的本元，妄自推测计度，以为是恒常存在的。

四者、是人既尽想元，生理更无，流止运转，生灭想心，今已永灭，理中自然成不生灭，因心所度，计以为常。

第四种，这个人既然已经灭尽了想阴的根元，融通的妄想自然没有了再生的道理，流止运转的生灭妄想识心，现在已经永远灭除，因此照理推测，这个光彩熠熠而又扰动不停的生命根元，自然就成为不生不灭，但这仍是妄心的推测计度，错执为恒常不变，并不是真的不生不灭。

由此计常，亡正遍知，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二外道，立圆常论。

由于这种妄心的推测计度，忘失了对一切法的正等普遍觉知，坠入外道的邪见之中，迷失了菩提正觉真性。这就是第二种外道所建立的圆常邪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自他中起计度者，是人坠入四颠倒见，一分无常，一分常论。

又有些在三摩地中的修行人，心境凝然不动，觉照常明，正心不邪，天魔无机可乘，穷究十二类众生的生灭本元，观察这种幽隐清扬、扰动不停的根元，此时如果于自他之间，妄起分别计度，这人就会堕入四种颠倒的邪见，一部分是无常，一部分是常的谬论。

一者、是人观妙明心遍十方界，湛然以为究竟神我，从是则计我遍十方，凝明不动，一切众生，于我心中自生自死，则我心性名之为常。彼生灭者，真无常性。

第一种颠倒，这个人观见妙明清净的识心，遍满十方世界，就以为这个澄澄湛湛的识心，便是最究竟的神我，由此推想，我本来遍满十方一切世界，无所不在，觉性圆明，如如不动，一切众生都在我的心中，自生自灭，只有我的心性才是常存的，那些自生自灭的众生，是毕竟无常的。

二者、是人不观其心，遍观十方恒沙国土，见劫坏处，名为究竟无常种性。劫不坏处，名究竟常。

第二种的颠倒，这个人不观察自心，只观十方如恒河沙数那样多的世界国土，看见灾劫破坏之处，就错认为是究竟无常的种性，对灾劫没有破坏之处，就错认为是究竟常存之性。

三者、是人别观我心，精细微密，犹如微尘，流转十方，性无移改，能令此身即生即灭，其不坏性，名我性常。一切死生从我流出名无常性。

第三种颠倒，这个人特别观察自心，精细微密如同微尘一样，虽然流转十方世界，但是心性并没有转移改变，它能使这个身体即生即灭，所以就认为这种不坏的心性，是我常存之性，一切生死的变化，都是从我的心性流出，是无常之性。

四者、是人知想阴尽，见行阴流，行阴常流，计为常性。色受想等，今已灭尽，名为无常。

第四种颠倒，这个人自己知道想阴已尽，见到行阴之中幽隐深微的妄想之流，常流不息，就妄自推测是恒常的真性，而色阴、受阴、想阴等境界，现在已经灭尽，就叫做无常之性。

由此计度一分无常一分常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三外道，一分常论。

由这种虚妄的推测计度，以为一部分是无常，一部分是恒常的缘故，所以就坠入外道的邪见之中，迷失了菩提正觉真性，这就是所谓第三种外道，所建立的一部分是常、一部分是无常的邪

见谬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分位中生计度者，是人坠入四有边论。

又有些在三摩地中的修行人，心境凝然不动，觉照常明，正心不邪，天魔无机可乘，穷究十二类众生的生灭本元，观察这种幽隐清扬、扰动不停的根元，如果于时分方位，妄起分别计度，这人就会堕入四种有边的谬论。

一者、是人心计生元，流用不息，计过未者，名为有边。计相续心，名为无边。

第一种，这个人心中计度众生生灭的根元，业用流转，循环不息，认为可以推测过去和未来的，就是有边，认为相续不断的心念，就是无边。

二者、是人观八万劫，则见众生，八万劫前，寂无闻见，无闻见处，名为无边。有众生处，名为有边。

第二种，这个人在八万劫之内，能够见到众生，八万劫之前的事，就寂然无所见闻，因此妄自推断，无闻无见之处，就是无边，有众生之处，就是有边。

三者、是人计我遍知，得无边性，彼一切人现我知中，我曾不知彼之知性，名彼不得无边之心，但有边性。

第三种，这个人认为自己能遍知一切，已经证得到无边的心性，其它的一切人，都显现在我的知觉中，我不曾了知他们能知的心性，就认为别人都没有得到无边之心，只有有边的心性。

四者、是人穷行阴空，以其所见心路，筹度一切众生，一身之中，计其咸皆半生半灭，明其世界一切所有，一半有边，一半无边。

第四种，这个人穷究行阴，想把行阴完全空灭，定中能见行阴灭相，及出定后，又见行阴生相，就依他所见到的心路历程，而筹算计度一切众生，认为每一个人的身中，一半是生起的，一半是空灭的，因此就判断世界上的一切所有，一半是有边，一半是无边。

由此计度有边无边，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四外道，立有边论。

由于这种计度有边无边的缘故，所以就坠入外道的邪见之中，迷失了菩提正觉的真性。这就是第四种外道，所建立的有边无边的谬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知见中生计度者，是人坠入四种颠倒，不死矫乱，遍计虚论。

又有些在三摩地中的修行人，心境凝然不动，觉照常明，正心不邪，天魔无机可乘，穷究十二类众生的生灭本元，观察这种幽隐清扬、扰动不停的根元，于此所知所见的境界当中，妄生分别计度，此人就会堕入四种颠倒的见解，以捉摸不定的外道不死矫揉乱语（据毗婆沙论说“外道计天常住，名为不死。计不乱答，得生彼天。若实不知而辄答者；恐成矫乱，故有问时，答言秘密言词，不应皆说，或不定答，佛法诃云：此真矫乱）普遍计度，错执虚浮不实的谬论。

一者、是人观变化元。见迁流处，名之为变。见相续处，名之为恒。见所见处，名之为生。

不见见处，名之为灭。相续之因，性不断处，名之为增。正相续中，中所离处，名之为减。

各各生处，名之为有。互互亡处，名之为无。以理都观，用心别见。有求法人，来问其义，答言：我今亦生亦灭，亦有亦无，亦增亦减。于一切时皆乱其语，令彼前人遗失章句。

第一种，这个人观察生灭变化的根元，见到迁变流转之处，就叫做变；见到相续不尽之处，就叫做做恒；能见之性所能见到之处，就叫做生；能见之性所不能见之处，就叫做灭；相续之业因，使相续之性不断之处，就叫做增；正在相续之中，前业渐渐消殒，相续的力量所离之处，就叫做减；一切万物各各相生之处，就叫做有；一切万物互互亡失之处，就叫做无。

从这些道理来看，都是这人用自己的心去分别计度而有的知见。如果有求法的人，来问他所证之理时，他就回答说：我现在也生也灭，也有也无，也增也减，在任何时候，他的话语都是混乱不清的，使得别人弄不清他到底说的是什么。

二者、是人谛观其心，互互无处，因无得证。有人来问，唯答一字，但言其无。除无之余，无所言说。

第二种，这个人详细观察自己幽隐的心念，念念不住，彼此都没有一定的处所，归于虚无，因此悟得一切都无，所以有人来请问他时，就只有答复一个“无”字，除了无之外，就没有什么话可说。

三者、是人谛观其心，各各有处，因有得证。有人来问，唯答一字，但言其是。除是之余，无

所言说。

第三种，这个人详细观察自己幽隐的心念，念念相生不尽，各自都有它的现象所在，因此悟得一切都是实有，所以有人来请问他时，就只有答复一个“是”字，除了是之外，就没有什么话可说。

四者、是人有无俱见，其境枝故，其心亦乱。有人来问，答言：亦有即是亦无，亦无之中，不是亦有，一切矫乱，无容穷诘。

第四种，这个人既见到了有也见到了无，但对所见之境分为两枝的原因，他的心中也是混乱不定，如果有人来问，他就回答说：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没有之中，却不是有。一切都是矫乱言辞，使人无法穷究诘问。

由此计度矫乱虚无，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五外道。四颠倒性，不死矫乱，遍计虚论。

由于这种推测计度，形成矫揉混乱虚无不定的谬论，所以就坠入外道的邪见之中，迷失了菩提正觉真性。这就是第五种外道，普遍计度所建立的四种颠倒的矫揉混乱虚无不定的虚浮谬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无尽流生计度者，是人坠入死后有相发心颠倒。

又有些在三摩地中的修行人，心境凝然不动，觉照常明，正心不邪，天魔无机可乘，穷究十二类众生的生灭本元，观察这种幽隐清扬、扰动不停的根元，此时如果于这无尽的生命之流，妄生分别计度，就会坠入死后还有我相的执着，违背正理，依颠倒心而有的错乱认知。

或自固身，云色是我。或见我圆，含遍国土，云我有色。或彼前缘随我回复，云色属我。或复我依行中相续，云我在色。皆计度言死后有相，如是循环，有十六相。从此或计毕竟烦恼，毕竟菩提，两性并驱，各不相触。

或者自己固守身形，百般养护，认为这个色身就是我；或者见到我的心性圆融，遍含一切的国土世间，就认为我中有色，四大之色是我的一部分；或者见眼前的色尘境相，都随着我的心而回旋往复，就说这个色相是属于我的，为我所有；或者见我依靠色尘境相的变化，而在行阴中生灭相续，就说我在色里面。所有这些都是妄心分别计度，而认为死后是有相的，这四种有我之总相，辗转循环，共有十六种有我的细相，由此推想就得到这样的认识：烦恼永远是烦恼，菩提（正觉自性）永远是菩提，菩提、烦恼并行，永远也不会相交。

由此计度死后有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六外道，立五阴中死后有相，心颠倒论。

由于这样的推测计度，认为死后仍有形相的缘故，所以就坠入外道的邪见之中，迷失了菩提正觉真性，这就是第六种外道，所说的五阴中死后仍有形相，这种依颠倒不正之心，而发出的颠倒谬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先除灭色受想中，生计度者，是人坠入死后无相，发心颠倒。

又有些在三摩地中的修行人，心境凝然不动，觉照常明，正心不邪，天魔无机可乘，穷究十二类众生的生灭本元，观察这种幽隐清扬、扰动不停的根元，此时如果对于先前已经除灭的色阴、受阴、想阴，妄生分别计度，就会坠入死后断灭无有形相的邪见，违背正理，依颠倒心而有的错乱认知。

见其色灭，形无所因。观其想灭，心无所系。知其受灭，无复连缀。阴性销散，纵有生理，而无受想，与草木同。此质现前犹不可得，死后云何更有诸相，因之勘校死后相无，如是循环，有八无相。从此或计涅盘因果，一切皆空，徒有名字，究竟断灭。

见到色阴消灭，没有了组成身形的四大之色，身形就无所依存；见到想阴消灭，妄想断除，识心就无所寄托；受阴中知觉的感受灭尽，那么心与境就完全没有连接。色、受、想三阴的性能消散，纵有生灭不已的行阴，如果无受想二阴，就等于是没有知觉的草木，更何况是色阴的形质，尚且无有可得，死后又怎能更有什么形相可见呢？因此就这样勘察校验，而判定人死后断灭没有形相，这样循环推究，每一阴生前死后，皆是无相，则色、受、想、行四阴共有八种无相。再由此推究计度，则涅盘、因果一切皆空，徒有虚名而无实义，实则究竟断灭。

由此计度死后无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七外道，立五阴中死后无相，心颠倒论。

由此妄自计度认为死后无相的缘故，所以就坠入外道的邪见之中，迷失了菩提正觉真性，这就是第七种外道，所说的五阴中死后无有形相，这种依颠倒不正之心，而发出的颠倒谬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行存中，兼受想灭，双计有无，自体相破，是人坠入死后俱非，起颠倒论。

又有些在三摩地中的修行人，心境凝然不动，觉照常明，正心不邪，天魔无机可乘，穷究十二类众生的生灭本元，观察幽隐清扬、扰动不停的生灭根元，在这行阴尚存，色受想三阴除灭的定境中，既计为有又计为无，计有而复计无，则有不成有，计无而复计有，则无不成无，有无互破，这人就堕入死后非有非无的邪见之中，生起颠倒的谬论。

色受想中，见有非有。行迁流内，观无不无。如是循环，穷尽阴界，八俱非相。随得一缘，皆言死后有相无相。又计诸行性迁讹故，心发通悟，有无俱非，虚实失措。

他在色受想三阴之中，见这种生灭的根元好像是有，仔细追寻，又好象是没有；在行阴迁流不息的定境中，见这种生灭的根元好像是没有，仔细追寻，又好象是有，这样循环往复，穷究色受想行四阴境界，形成八种非有非无的邪见，随得任意一种所缘之境，就都说死后既是有相又是无相。又分别计度一切有为法，都是迁流变化不能常住，由此内心认为已经通达了悟，而妄执一切万法都是非有非无，使得虚无与实有都失去了分别的依据。

由此计度死后俱非，后际昏瞢（méng）无可道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八外道，立五阴中死后俱非，心颠倒论。

这样的妄自推断计度，认为死后非有非无，因为对于死后之事，迷糊不清，没有正理可说，所以就坠入外道的邪见之中，迷失了菩提正觉真性，这就是第八种外道，所建立的五阴之中，死后非有非无的邪见，这种依颠倒不正之心，而发出的颠倒谬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后后无，生计度者，是人坠入七断灭论。

又有些在三摩地中的修行人，心境凝然不动，觉照常明，正心不邪，天魔无机可乘，穷究十二类众生的生灭本元，观察幽隐清扬、扰动不停的生灭根元，如果认为行阴中微细的心念灭除之后，身灭归无，而妄生分别计度，那么这人就会坠入七种断灭的谬论。

或计身灭，或欲尽灭，或苦尽灭，或极乐灭，或极舍灭，如是循环，穷尽七际。现前销灭，灭已无复。

或者认为人死后身体断灭，或者认为欲念除尽断灭，或者认为苦报受尽断灭，或者认为极乐享尽断灭，或者认为极舍终尽断灭，这样循环推测，推穷极尽七种人天之际，现前的一切终归要消灭，灭后必定不会再生。

由此计度死后断灭，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九外道，立五阴中死后断灭，心颠倒论。

由于这样的推测计度，认为死后断灭空无，所以就坠入外道的邪见之中，迷失了菩提正觉真性，这就是第九种外道，所说的五阴之中，死后断灭空无的邪见，这种依颠倒不正之心，而发出的颠倒谬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后后有，生计度者，是人坠入五涅盘论。

又有些在三摩地中的修行人，心境凝然不动，觉照常明，正心不邪，天魔无机可乘，穷究十二类众生的生灭本元，观察幽隐轻清、扰动不停的生灭根元，如果认为行阴中微细的心念灭除之后，一切仍然存在，而妄生分别计度，那么这人就会坠入五种外道的涅盘论。

或以欲界为正转依，观见圆明生爱慕故。或以初禅，性无忧故。或以二禅，心无苦故。或以三禅，极悦随故。或以四禅，苦乐二亡，不受轮回，生灭性故。迷有漏天，作无为解。五处安隐为胜净依，如是循环，五处究竟。

或者妄执六欲天，为转生死成涅盘之处，因为观见六欲天界圆满遍布光明，超于日月，远离人间的秽浊，所以心生欢喜爱慕，就认为这就是涅盘真境。或者以初禅天，不受忧虑所逼为涅盘。或者以二禅天，不受苦痛所逼为涅盘。或者以三禅天，极大的喜悦心相随为涅盘。或者以四禅天，苦乐双亡，暂时不受生灭轮回的真性为涅盘。就这样迷于有漏诸天，当作是无为的涅盘胜境，错认这五处安隐之所，为殊胜清净的涅盘所依。这样的妄自推断，就是修行人所执着的五处涅盘的究竟。

由此计度五现涅盘，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十外道，立五阴中五现涅盘，心颠倒论。

由于这妄自推断的五种现受涅盘，所以就坠入外道的邪见之中，迷失了菩提正觉真性，这就是第十种外道，所说的五阴之中，五种现受涅盘的邪见，这种依颠倒不正之心，而发出的颠倒谬论。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狂解，皆是行阴用心交互，故现斯悟。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现前，以迷为解，自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

阿难啊！这十种禅定的狂妄见解，都是行阴区宇的阴覆将破未破，与智慧心光交互陵夺，所以才有这些事情的出现，而众生向来是冥顽无知，不能自己辨别思量，因此遇到邪见现前，就以这种愚迷作为正知解，还自称已经证得圣果，而成大妄语，以致堕入无间地狱。

汝等必须将如来语，于我灭后，传示末法，遍令众生觉了斯义，无令心魔自起深孽，保持覆护，销息邪见，教其身心，开觉真义，于无上道不遭枝歧，勿令心祈得少为足，作大觉王清净标指。

你们应该将如来的开示，在我灭度以后的末法时代，传示于一切众生，使所有的众生都能明了这些道理，不使心魔生起，而自造深重罪业，以此来保护庇佑真正的修行者，消除平息他们的邪见，使他们心身开朗，明白真实的义理，于无上佛道之途，不至遭受分枝歧路之误，不使他们生起得少为足之心，并以此作为成就大觉法王之路的清净指南。

二、识阴区宇的十种偏差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行阴尽者，诸世间性，幽清扰动同分生机，倏(shū)然隳裂沉细纲纽，补特伽罗（译为‘数取趣’，即中阴身，众生由此，能数数取着于诸趣，而受生也）酬业深脉，感应悬绝，于涅盘天将大明悟。如鸡后鸣，瞻顾东方，已有精色。六根虚静，无复驰逸，内外湛明，入无所入。深达十方十二种类，受命元由，观由执元，诸类不召。于十方界，已获其同，精色不沈，发现幽秘，此则名为识阴区宇。

阿难！那些修习三摩地的人，行阴破尽之时，世间一切生灭的本性，幽隐清扬、扰动不停的生命共同生机，忽然隳坏断裂，幽隐深微的妄想，生命延续的纽带，深沉微细的中阴身，酬赏宿业之深细命脉，也会在这时感应悬绝，涅盘之性天，既将迎来彻悟的大明，如同雄鸡报晓之后，瞻顾东方，已经露出精明的曙光（喻精纯的智慧光明），这个时候六根虚闲寂静，不再向外攀缘奔驰放逸，身心内外澄湛明净，没有了能入之根，也没有了所入之尘，根尘脱节，入无所入，深深通达十方的十二类众生，感受生命根源的由来，观见感受生命的原由头绪，执守心性的本元，不受一切种类业力的感召。对于十方世界，也已经获得了它们共同的根源，精纯的智慧光明不再隐伏，幽隐深秘的妄念被发露显现，这就是识阴区宇。

若于群召，已获同中，销磨六门，合开成就，见闻通邻，互用清净，十方世界及与身心，如吠琉璃，内外明彻，名识阴尽，是人则能超越命浊。观其所由，罔象虚无（似有非有名之罔，似无非无名之象，幻妄不实谓之虚无），颠倒妄想，以为其本。

如果在一切业力感召之中，已经获证它们共同的识性根元，再进一步而销融磨炼六根根性的差别，使六根合为一心，任意一根，都能同时具足六根的功用，虽然它们分位相邻，但见闻觉知的功用相通，可以互相为用，互用自在清净无碍，十方世界与自己的身心，都像透明的琉璃，内外明净清彻，这就是识阴尽，心识的阴覆消失净尽，这人就能超越生命现象的混浊恼乱。如果详细观察心识阴覆的由来，就是以幻妄不实的影像为真实，这种颠倒的妄想为根本。

阿难！当知是善男子穷诸行空，于识还元，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能令己身根隔合开，亦与十方诸类通觉，觉知通（mǐn
闭和、契合），能入圆元。若于所归，立真常因，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因所因执，娑毗迦罗所归冥谛，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一立所得心，成所归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外道种。

阿难啊！你们应当知道，这些修禅定的人，已经穷究空尽了行阴生灭流转的作用，还归于心识的本元，虽然已经灭尽了生灭流转的作用，但是寂灭精纯的涅盘妙心，还未圆满成就，只能使自身隔碍的六根合为一心，六根互用，每一根都具足六根的功用，又能与十方世界各类众生的知觉相通，只有这种相通的觉知，融通会合成一体，没有了人我的隔碍，才能证入圆满的心识本元。如果他对于这个所还归的心识本元，妄执为至真常存、生起一切的本因，并认为这是自己超胜的见解，那么他就会堕入有因所因的妄执（识阴本非真因，而妄执为真因），就等于娑毗迦罗外道（娑毗迦罗：此云金头，亦名黄发外道，彼观八万劫前冥然无知，故以冥为谛，八万劫后，一切诸法俱从此生，故计冥谛为因，一切法为所因），非因计因所归入的冥谛邪说成为外道的伴侣，迷失诸佛的菩提正觉，亡失无上的正知正见，这就是第一种偏差，因妄立有所得之心，而妄成有所归之果，违背远离了圆通的真心实性，与涅盘大城，常乐我净的寂灭场地，背道而驰，生成为外道的种性。

阿难！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所归览为自体，尽虚空界十二类内所有众生，皆我身中一类流出，生胜解者，是人则堕能非能执。摩醯首罗，现无边身，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二立能为心，成能事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大慢天我遍圆种。

阿难！又有些修禅定的人，已经穷究空尽了行阴生灭流转的作用，还归于心识的本元，虽然已经灭尽了生灭流转的作用，但是寂灭精纯的涅盘妙心，还未圆满成就，如果对于所归的心识本元，览取为自己的本体，尽虚空界十二类内的所有众生，都在我的本元心体之中，从我一身变

化分流而出，并认为这就是自己超胜的见解，此人就会堕入能与非能的妄执（即妄执识体为能生，世界众生为非能生），等于大自在天王摩醯首罗（摩醯首罗，译大自在，或大我慢，是色界顶天。因其妄谓已得大自在，能现无边众生之身，为能生世界众生之始祖，众生世界由彼所生），能现无边身形，就妄计为我能生起无边众生，而成为他的伴侣，迷失诸佛的菩提正觉，亡失无上的正知正见，这就是第二种偏差，妄执有为的能生为自心，妄认一切事物为所生之果，违背远离了圆通的真心实性，与涅盘大城，常乐我净的寂灭场地，背道而驰，而生成为大我慢天（大自在天）我能遍出一切种类的种性。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所归，有所归依，自疑身心从彼流出，十方虚空，咸其生起。即于都起所宣流地，作真常身，无生灭解，在生灭中，早计常住，既惑不生，亦迷生灭，安住沉迷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常非常执。计自在天，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三立因依心，成妄计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倒圆种。

又有些修禅定的人，已经穷究空尽了行阴生灭流转的作用，还归于心识的本元，虽然已经灭尽了生灭流转的作用，但是寂灭精纯的涅盘妙心，还未圆满成就，如果对于所还归的心识本元有所归依，并且自疑我的身心，也是从这个本元中流出，十方虚空也都是他所生起，就将这个生起一切的宣流之地，作为是真实常住、没有生灭的真身，在识阴生灭之中，过早地计为常住无生之解（圆瑛大师：识阴，由真如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名和合识，非是不生不灭，要必破和合识，灭相续心，方为常住真心。今识阴未尽，在生灭中，早计常住者，不亦惑乎？此正不了真如为不生灭性，亦兼不了识阴犹属微细生灭，故曰既惑不生，犹迷生灭），这样他既然迷惑于不生的实相，也就迷失了生灭的本原，安住在深深的迷惑中，却认为这就是自己超胜的见解，这个人就会堕入非常计常的妄执，同于自在天人的境界（自在天，即欲界顶天，迦栴延外道计自在天能生一切，为万物因，能生者常，所生者非常），因此就成为自在天人的伴侣，迷失诸佛的菩提正觉，亡失无上的正知正见，这就是第三种偏差，妄立生起一切、为一切所依的心，成妄执非常为常的虚妄计度之果，违背远离了圆通的真心实性，与涅盘大城，常乐我净的寂灭场地，背道而驰，而生成为颠倒圆常的种性。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所知，知遍圆故，因知立解，十方草木皆称有情，与人无异，草木为人，人死还成十方草树，无择遍知，生胜解者，是人则堕知无知执。婆吒（zha）霰尼（xian），执一切觉，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四计圆知心，成虚谬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倒知种。

又有些修禅定的人，已经穷究空尽了行阴生灭流转的作用，还归于心识的本元，虽然已经灭尽了生灭流转的作用，但是寂灭精纯的涅盘妙心，还未圆满成就，如有认为这个本元心识所知的一切万物，也都具有普遍圆满的觉知之性，因此而妄立邪解，以为十方草木应当属于有情，与人类没有差别，草木可以成为人，人死还成为十方的草木，不分有情无情，都认为是有知觉，并认为这就是自己超胜的见解，这人就会堕入有知无知的妄执中，就等于婆吒、霰尼这两个外道，错执一切万物都有知觉的邪说，成为外道的伴侣，迷失诸佛的菩提正觉，亡失无上的正知正见，这就是第四种偏差，推测计度有情、无情都有知觉之心，形成虚妄不实的谬论，违背远离了圆通的真心实性，与涅盘大城，常乐我净的寂灭场地，背道而驰，生成为知见颠倒的种性。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圆融根互用中，已得随顺，便于圆化一切发生，求火光明，乐水清净，爱风周流，观尘成就，各各崇事，以此群尘，发作本因，立常住解，是人则堕生无生执。诸迦叶波并婆罗门，勤心役身，事火崇水，求出生死，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五计着崇事，迷心从物，立妄求因，求妄冀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颠化种。

又有些修禅定的人，已经穷究空尽了行阴生灭流转的作用，还归于心识的本元，虽然已经灭尽了生灭流转的作用，但是寂灭精纯的涅盘妙心，还未圆满成就，如果在圆融的六根互用之中，已经能够随心顺意，六根消磨而四大种性发明，便以这圆融的四大造化万物之理，发生追求火大的光明、乐求水大的清净、喜爱风大的周流、观看地大的成就万物等，种种对四大崇拜奉事之乱行，并认为这四大种性，就是发起造作世界万物的根本主因，并且常住不坏，这种人就会堕入无生能生的妄执，等同于迦叶波外道，以及那些婆罗门教徒，成为他们伴侣，他们勤炼身心，专诚奉事于火，惑者崇敬于水，以求出离生死苦海，迷失了诸佛的菩提正觉，亡失无上的正知正见，这就是第五种偏差，妄自计度执着，崇拜奉事心外之物，迷失了自心而遵从于外物，以四大之外缘，妄立求出生死之因，而希望得到常住之果，违背远离了圆通的真心实性，与涅盘大城，常乐我净的寂灭场地，背道而驰，而生成为颠倒变化之理的外道种性。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圆明，计明中虚，非灭群化，以永灭依，为所归依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归无归执。无想天中诸舜若多，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六圆虚无心，成空亡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断灭种。

又有些修禅定的人，已经穷究空尽了行阴生灭流转的作用，还归于心识的本元，虽然已经灭尽了生灭流转的作用，但是寂灭精纯的涅盘妙心，还未圆满成就，如果在识阴周遍湛明的定境中（照见十二类生，皆依其变化而有，故曰圆明），妄计圆明之中所现的四大之变化，都是虚幻不实的，非但要灭除幻化的万物形相，而且还要以四大永远的断灭为依存，作为究竟的归依之处，并认为这就是自己超胜的见解，这个人就会堕入无归为归的妄执，等同于无想天中的舜若多神，成为他们的伴侣，迷失诸佛的菩提正觉，亡失无上的正知正见，这就是第六种偏差，妄

执圆明的识心之中，一切虚无为因，而成就断灭空亡之果，违背远离了圆通的真心实性，与涅盘大城，常乐我净的寂灭场地，背道而驰，而生成为断灭空的外道种性。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圆常，固身常住，同于精圆，长不倾逝，生胜解者，是人则堕贪非贪执。诸阿斯陀求长命者，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七执着命元，立固妄因，趣长劳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妄延种。

又有些修禅定的人，已经穷究空尽了行阴生灭流转的作用，还归于心识的本元，虽然已经灭尽了生灭流转的作用，但是寂灭精纯的涅盘妙心，还未圆满成就，如果认为心识的本元是圆满常住的，因而固守色身，以求常存永住，同精纯圆明的识心一样，能够长存而不倾颓消逝，并认为这就是自己超胜的见解，这个人就会堕入不可贪而妄贪的执着，等同于阿斯陀等专求长寿之道的仙人，成为他们的伴侣，迷失诸佛的菩提正觉，亡失无上的正知正见，这就是第七种偏差，执着生命的本元，以固守色身的妄想因心，趣向长寿久住的尘劳之果，违背远离了圆通的真心实性，与涅盘大城，常乐我净的寂灭场地，背道而驰，而生成为妄求延寿的外道种性。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观命互通，却留尘劳，恐其销尽，便于此际坐莲华宫，广化七珍，多增宝嫒，恣纵其心生胜解者，是人则堕真无真执，吒枳迦罗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八发邪思因，立炽尘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天魔种。

又有些修禅定的人，已经穷究空尽了行阴生灭流转的作用，还归于心识的本元，虽然已经灭尽了生灭流转的作用，但是寂灭精纯的涅盘妙心，还未圆满成就，观见一切众生的生命互通，都是同一的心识本元所生，便退却留住于尘劳之中，不令尘劳消散灭尽，并于此时，坐在莲华宫内，广泛化现七种宝珍，多多增添名嫒美女，无所顾忌地放纵贪欲之心，并认为这就是自己超胜的见解，这种人就会堕入无真为真的妄执，等同于咤枳、迦罗（吒枳译结缚，迦罗译我所作。二者皆以三界尘劳结缚，为其所作；以其能变化欲境，结缚众生故）天魔，成为天魔的伴侣，迷失诸佛的菩提正觉，亡失无上的正知正见，这就是第八种偏差，以欲染的邪见思维为因，而安立炽盛的尘劳境象为果，违背远离了圆通的真心实性，与涅盘大城，常乐我净的寂灭场地，背道而驰，而生成为天魔的种性。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于命明中分别精粗，疏决真伪，因果相酬，唯求感应，背清净道，所谓见苦断集，证灭修道，居灭已休，更不前进，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定性声闻。诸无闻僧，增上慢者，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九圆精应心，成趣寂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缠空种。

又有些修禅定的人，已经穷究空尽了行阴生灭流转的作用，还归于心识的本元，虽然已经灭尽了生灭流转的作用，但是寂灭精纯的涅盘妙心，还未圆满成就，在所明的众生各自受命的元由头绪中，分别圣凡的精粗，决择圣道与非圣道的真伪，明白这些都是因果的酬答，而只求这种因果的感应，背弃了大乘的清净大道，他们见到世间的一切都是苦，而想要断除这些苦的根源，也就是断除烦恼业障的结集，证入小乘的寂灭，以为这就是修道的究竟法门，休止安住在寂灭的境界中，不再向前进修佛果，反而认为这就是自己超胜的见解，这种人就会堕入小乘根性的声闻罗汉，以及见闻狭隘的比丘、增上慢人，成为他们的伴侣，迷失诸佛的菩提正觉，亡失无上的正知正见，这就是第九种偏差，圆其精明感应之心，而成就趣入小乘的寂灭之果，违背远离了圆通的真心实性，与涅盘大城，常乐我净的寂灭场地，背道而驰，生成为缠缚于空寂的声闻种性。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圆融清净觉明，发研深妙，即立涅盘而不前进，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定性辟支。诸缘独伦不回心者，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十圆觉 （mín
闭和、契合）心，成湛明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觉圆明不化圆种。

又有些修禅定的人，已经穷究空尽了行阴生灭流转的作用，还归于心识的本元，虽然已经灭尽了生灭流转的作用，但是寂灭精纯的涅盘妙心，还未圆满成就，如果对于圆融清净的觉明妙心，精研穷究，以发深妙之悟，并以所悟之境为究竟的涅盘境界，而不再向前进修佛果，反而认为这就是自己超胜的见解，这种人就会堕为小乘根性的辟支佛，等同于不肯回心向大乘的缘觉、独觉之辈，成为他们的伴侣，迷失诸佛的菩提正觉，亡失无上的正知正见，这就是第十种偏差，以圆融的觉性合于识心，成就湛然明彻的缘觉、独觉之果，违背远离了圆通的真心实性，与涅盘大城，常乐我净的寂灭场地，背道而驰，生成为觉性圆明而不化度的缘觉、独觉种性。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中涂成狂，因依迷惑，于未足中生满足证，皆是识阴用心交互，故生斯位。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现前，各以所爱先习迷心，而自休息，将为毕竟所归宁地，自言满足无上菩提，大妄语成，外道邪魔所感业终，堕无间狱。声闻缘觉，不成增进。

阿难！这十种禅定中的情形，都是在修证的中途，所发生的颠狂知见，因为依于这种颠狂的知见，而迷惑无知，得少为足、未证言证，其实皆是识阴的阴覆将破未破，与智慧心光交互陵夺，而产生的这十种心境。众生向来是冥顽无知，不能自己辨别思量，因此一遇到这些情形现前，就随着自己平生所爱好，加上积劫的习染，迷惑心窍，欣然执着现境而停止修证，以为是究竟的安心立命处，还自以为已经圆满证得无上究竟的菩提正觉，未证言证，而成为大妄语，这种情形如果是外道邪见之魔所感，那么等到业果终了后，就会堕入无间地狱，如果是声闻缘觉等小乘之人，就会止住此境，不再增进修证佛道。

汝等存心秉如来道，将此法门，于我灭后，传示末世，普令众生，觉了斯义，无令见魔自作沈孽，保绥哀救，销息邪缘，令其身心入佛知见，从始成就，不遭歧路。如是法门，先过去世恒沙劫中，微尘如来，乘此心开，得无上道。

因此你要怀着救世的大悲心，秉承如来度生之道，将这种判别邪魔的法门，在我灭度以后，传示给末法时期的众生，使所有的众生都能明了这些道理，不使邪见之魔事发生，而自己造作堕落的罪孽，以此来保护庇佑、哀悯救助真正的修行者，消除平息他们的邪见之缘，使令他们的身心证入诸佛的正知正见，从始至终，都不遭受分枝歧路之误。这种明辨魔事的法门，先前过去世恒河沙数劫中，微尘一样多的如来，都是乘着这种法门而心开意解，证得无上佛道的。

识阴若尽，则汝现前诸根互用，从互用中，能入菩萨金刚干慧，圆明精心，于中发化，如净琉璃，内含宝月。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心，菩萨所行金刚十地，等觉圆明，入于如来妙庄严海，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识阴的阴覆如果消失净尽的话，你现在的六根，就可以互相通用，在互相为用的同一体性之中，方能证入菩萨的金刚乾慧之地，圆明精妙的真心，于中发起种种变化，如同晶莹的琉璃之中所含藏的明月，这样一直超越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心等大乘果位，以及菩萨所行的金刚十地，乃至等觉圆明之境，而证入如来微妙庄严的妙觉果海，圆满究竟无上的正觉菩提，归于一无所得的涅盘圣境。

此是过去先佛世尊，奢摩他中，毗婆舍那，觉明分析微细魔事。魔境现前，汝能谙识，心垢洗除，不落邪见。阴魔销灭，天魔摧碎，大力鬼神，褫（chǐ）魄逃逝，魑魅魍魉，无复出生，直至菩提，无诸少乏。下劣增进，于大涅盘，心不迷闷。

这就是过去的先佛世尊，在奢摩他（收摄、止息攀缘心之定）中，以智慧观照，圆觉妙明，所分析出的微细魔事，如果这些魔境现前，你只要能明白认识，就能使心垢洗除，自然就不落于邪见之中，五阴心魔消灭，天魔的阻扰也会摧碎，大力鬼神等也会丧魄逃逝而去，至于魑魅、魍魉等小鬼，更要消声匿迹，不敢出来作祟，这样直至证悟菩提正觉，圆满佛果，都不会有丝毫欠缺。纵然是声闻、缘觉等小乘之人，对于诸佛的无上大涅盘，心中也不再迷失困惑，而是回小向大，增进修行，进取诸佛的涅盘圣果。

若诸末世愚钝众生，未识禅那，不知说法，乐修三昧，汝恐同邪，一心劝令持我佛顶陀罗尼咒，若未能诵，写于禅堂，或带身上，一切诸魔，所不能动，汝当恭钦十方如来，究竟修进，最后垂范。

如果在末世时期，愚昧暗钝的众生，不能识别禅定中的魔境，不知佛说的辨别魔境的法要，可是喜欢修习禅定三昧，恐怕他们会误入邪魔外道，你要专心一意地劝令他们，持诵我佛顶光明化佛所说的陀罗尼神咒，如果不能背诵的话，就叫他们写在禅堂内，或者佩带在身上，这样一切的天魔外道，就都不能扰乱动摇他们的定心，因此你们应当恭敬钦承十方如来关于究竟的精进修行，最后所遗留下的垂范开示。

三、五阴的根本与灭除次第

阿难即从座起，闻佛示诲，顶礼钦奉，忆持无失，于大众中重复白佛：如佛所言五阴相中，五种虚妄为本想心，我等平常，未蒙如来微细开示，又此五阴，为并销除，为次第尽？如是五重，诣何为界？惟愿如来发宣大慈，为此大众清净心目，以为末世一切众生，作将来眼。

阿难听完佛陀的开示教诲，立即从座站起来，恭敬顶礼，钦承法旨，忆持于心中不敢忘失。

又于大众中再次向佛说：如佛所说，五阴相中的五种虚妄境界，都是以坚固的妄想心为根本，但我在平常之时，没有得到过如来这样详细的开示，再说这五阴境界，现在要灭除，究竟是一并消除呢？还是依次第逐渐灭尽呢？这五阴的五重阴覆，究竟是以什么作为它们的边际界限呢？唯愿如来发大慈悲心，再详细开示，不但使这会中的大众，得到清净无染的心目，而且也为末世的一切众生，做将来的辩道法眼。

佛告阿难：精真妙明本觉圆净，非留死生及诸尘垢，乃至虚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斯元本觉妙明真精，妄以发生诸器世间，如演若多，迷头认影，妄元无因，于妄想中立因缘性，迷因缘者，称为自然，彼虚空性，犹实幻生，因缘自然，皆是众生妄心计度。

佛对阿难说说：精真妙明的本觉真心，本来就是圆满清净的，并没有生死的根身滞留，以及山河大地等尘境的垢染，乃至于虚空，也都是由妄想心所生起。这个根元的本觉妙明精真自性，因为明极妄动，而发起产生一切情器世间，犹如狂人演若达多，迷惑地认为自己的头丢失了，而错认镜内的影像为实一样，这种妄动，元本就没有实在的起因，在虚幻不实的妄想中，假说一切万法都是因缘和合所生，外道迷惑不知因缘假合、体性本空的道理，就认为是自然，尚且不知无尽的虚空，也是妄动的心想所幻生，更何况是幻境中假立的因缘与自然，所有这些都是众生虚妄心的分别计度。

阿难！知妄所起，说妄因缘，若妄元无，说妄因缘元无所有，何况不知，推自然者？是故如来与汝发明，五阴本因，同是妄想。

阿难！如果知道虚妄是有所起处，尚且可说虚妄是从因缘所生，但如果是虚妄根本就没有，当体全空，那么所说的虚妄因缘，也就根本不存在，更何况不知道虚妄所起之处，而推说为自然所生的外道，岂不是更加虚妄？因此如来今天才为你们显发指明，五阴的本因，都是虚妄的想象而已。

汝体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则不能来想中传命，如我先言心想醋味，口中涎生，心想登高，足心酸起，悬崖不有，醋物未来，汝体必非虚妄通伦，口水如何因谈醋出？是故当知，汝现色身，名为坚固第一妄想。

你的身体最先是因为父母的淫欲之想而生，但是如果你的心识没有欲爱的妄想，就不能入于父母爱欲妄想之中，而来传续生命，如同我先前所说，心里想到醋的酸味，口中就会感到酸涩而津涎流出，心里想着自己站在高山上，脚底心就会有酸软的感觉生起，但是事实上你并没有站在悬崖上，酸醋也未曾来到你的口中，如果你的身体必定不是与虚妄相通，为同一伦类，那么口水为什么会因为谈说酸醋就流出来呢？因此你应当明白，你现在的色身，就是第一重极其坚固的妄想。

即此所说临高想心，能令汝形真受酸涩，由因受生，能动色体，汝今现前顺益违损，二现驱驰，名为虚明第二妄想。

就象所说的那样，心想登临高山悬崖，就能使你的身形，真正感受到酸软，所以由于这种虚妄心的原因，而使你感受了生命，又能够动转你的色身之体，于是你现在顺益违损的二种苦乐感受，在身体上奔腾驰驱，这就是第二重虚明的妄想。

由汝念虑，使汝色身，身非念伦，汝身何因随念所使，种种取像，心生形取，与念相应，寤即想心，寐为诸梦，则汝想念摇动妄情，名为融通第三妄想。

由你的思想念虑，役使你的色身，如果你的色身不与思想心念是同一伦类，为什么你的身体会随着心念的役使，而做出种种的动作形像呢？心中产生虚妄的心念，形体就会随之而动，与心念相应。清醒时的思想心念，昏睡时的种种梦境，这些妄想的心念，摇动的虚妄情想，就是第三重心识与色身融通的妄想。

化理不住，运运密移，甲长发生，气销容皱，日夜相代，曾无觉悟。阿难！此若非汝，云何体迁？如必是真，汝何无觉？则汝诸行念念不停，名为幽隐第四妄想。

身体的变化，迁流不息，念念运转，在不知觉中密密地推移，指甲渐长，头发渐生，气力渐消，容貌渐皱，日夜之间，更相替代，你都不曾觉悟了知，阿难！这些迁变的现象如果不是你在变化，为什么你的身体会有生老病死的迁变呢？如果必定是你在变化，你又怎么会不曾觉悟了知呢？你身体的变化，念念之间，迁变不停，这就是第四重幽隐的妄想。

又汝精明，湛不摇处，名恒常者，于身不出见闻觉知，若实精真，不容习妄，何因汝等，曾于昔年睹一奇物，经历年岁，忆妄俱无，于后忽然覆睹前异，记忆宛然，曾不遗失。则此精了湛不摇中，念念受熏，有何筹算？阿难当知，此湛非真，如急流水，望如恬静，流急不见，非是无流，若非想元，宁受妄习。非汝六根互用开合，此之妄想无时得灭，故汝现在见闻觉知中串习几，则湛了内罔象虚无，第五颠倒微细精想。

再说你精纯妙明的心识，根境相对，澄湛不动、不落分别之处，被认为是恒常的，但这种觉明的心识表现在你的身上，就不外乎是见闻嗅尝的觉知，如果你的心识真正是精纯、恒常不变的话，就不容有妄想习气的染着，那为什么你们在多年前，所看到的一件奇异之物，经过多年后，心中对于这个奇物的忆想与遗忘都没有了，后来忽然又看到那件奇异之物时，以前的记忆宛然重现，并不曾被遗失掉呢？因此这个精纯妙明澄湛不动的心识，念念之间，都在受着外界的熏染！这种熏染而成的种子，多得都无法计算。阿难啊！你应当知道，这个清净湛然的识心，并不是你的真心，它如同急流之水，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平静，其实只是流动太急，你看不出它在流动，并不是没有在流动。这个精纯妙明清净澄湛的心识，如果不是妄想根元的话，怎能容受妄想习气的熏染呢？除非你的六根能够互相为用，六根既合为一心，又能使任意一根，都同时具有其他各根的功用，开合都自由自在，不然的话，这个妄想心，就没有办法获得消灭，所以说你现在六根的见闻觉知，都是一连串微细的习染，那个澄湛明了的识心，仍然是虚无无象的一种境界，这就是第五重颠倒微细的妄想。

阿难！是五受阴，五妄想成。汝今欲知因界浅深，唯色与空，是色边际。唯触及离，是受边际。唯记与妄，是想边际。唯灭与生，是行边际。湛入合湛，归识边际。此五阴元，重叠生起，生因识有，灭从色除，理则顿悟，乘悟并销，事非顿除，因次第尽。我已示汝劫波巾结，何所不明，再此诣问。

阿难啊！你所受的这五重阴覆，是由五种妄想所形成，你现在想要明白五阴产生的根源与界限的浅深，那就是形色与虚空，是色阴的边际，接触与分离，是受阴的边际，记忆与遗忘，是想阴的边际，灭尽与生起，是行阴的边际，六根分离的澄湛觉性，与证入六根合和为用的澄湛心性，是识阴的边际。这五阴产生的根元，是一重一重相叠，次第生起，生起之时，因为识阴先有，然后才有行阴、想阴、受阴、色阴；所以灭除之时要先从色阴灭除，然后灭除受阴、想阴

、行阴、识阴。这五阴在义理上是可以顿悟的，由此顿悟之念而一并消除，但事实上，这五重阴覆却不能顿时灭除，因为必须要依次第、一重一重地灭尽，我已经告诉过你如何依次第解开劫波华巾之结，为什么你还不明白，又再次提出这样的询问呢？

汝应将此妄想根元，心得开通，传示将来末法之中诸修行者，令识虚妄，深厌自生，知有涅盘，不恋三界。

你应该将这个妄想的根元，以及使内心得到开通的道理，传示给将来末法时期的修行人，使他们都能够认识到五阴的虚妄，而生起对妄想的深切厌离之心，又要使他们知道，有不生不灭的涅盘圣境，而不再留恋于三界之中。

四、受持楞严经的功德

阿难！若复有人，遍满十方所有虚空，盈满七宝，持以奉上微尘诸佛，承事供养，心无虚度，于意云何，是人以此施佛因缘，得福多不？阿难答言：虚空无尽，珍宝无边，昔有众生施佛七钱，舍身犹获转轮王位，况复现前虚空既穷，佛土充遍，皆施珍宝，穷劫思议，尚不能及，是福云何更有边际？

阿难！如果有人，在遍满十方的所有虚空，都装满七宝，用这些珍宝奉献给微尘数那么多的十方诸佛，钦承奉事，诚心供养，没有片刻虚度，你以为怎样呢？这个人以这种布施供养诸佛的殊胜因缘，所得到的福德多不多呢？阿难尊者回答说：虚空是无尽的，珍宝遍满虚空，当然也是没有边际。以前有一个人，以七文钱布施供养佛陀，此人命终以后，尚且获得转轮圣王之位，更何况是现在这个人，用穷尽十方虚空、使一切诸佛国土全都充满的珍宝，来供奉佛陀，这些珍宝任你穷尽劫数去思量议论，尚且不能说尽，更何况是布施所得的福德，又怎么还有什么边际数量可说呢？

佛告阿难：诸佛如来，语无虚妄。若复有人，身具四重十波罗夷，瞬息即经此方他方阿鼻地狱，乃至穷尽十方无间，靡不经历，能以一念将此法门，于末劫中开示未学，是人罪障，应念销灭，变其所受地狱苦因，成安乐国，得福超越前之施人，百倍千倍千万亿倍，如是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佛陀对阿难尊者说：诸佛如来从来都不说虚妄的话，如果有一个人，纵使犯了杀、盗、淫、妄四根本大罪，又犯大乘菩萨十恶重罪，瞬息之间，就要堕落此方和他方的阿鼻地狱，再穷尽所有十方世界的无间地狱，辗转经历，受尽苦刑，但这个罪人如果能一念之间，将这个楞严法门，在末劫之中，传示给未学之人，那么这个人所犯的深重罪障，就会应念之间当下消灭，转变他应受地狱之苦的恶因，成为去向安乐国的福德，此人所得的福报，会超越前面那位施舍珍宝的人百倍、千倍、千万亿倍，甚至于算数与譬喻都不能说得清楚的倍数。

阿难！若有众生，能诵此经，能持此咒，如我广说，穷劫不尽。依我教言，如教行道，直成菩提，无复魔业。

阿难啊！如果有任何众生，能读诵这部经，或者能持念楞严神咒，如果我广说此人所得的福报，穷尽劫数也说不尽。如果能依照我的教诲，照着这个法门去修行，直接就可以成就无上的菩提正觉，不会再有一切的魔业。

佛说此经已，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及诸他方菩萨二乘，圣仙童子，并初发心大力鬼神，皆大欢喜，作礼而去。

佛陀说完这部楞严经，在会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世间一切的天神、人、阿修罗，以及他方世界来的菩萨、二乘的圣仙童子，还有初发心的大力鬼神等，都非常欢喜，一一向佛礼敬后，各自离去。

回向偈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涂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馑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读诵受持人 辗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南无阿弥陀佛，分享给您国内外最新的无量寿经研究成果，补全缺失的理论
https://pan.baidu.com/s/1qhjM7EGFjU7ZUtA4AUmKCA
师兄，您好，分享给您学佛精品好书，建议使用电子书阅读器，保护视力，需网盘保存、下载、解压缩，欢迎流通赠阅！

念佛殊胜法门弘扬中华大地2.0（佛菩萨名号专集）
https://pan.baidu.com/s/1RoEgdDoQEouK1ELJNDt90A

传统文化、戒淫修福、中医养生等
https://pan.baidu.com/s/1U9YMnBw6kd1ZylFGHvZQwQ

乾隆大藏经（龙藏）txt全-精排版
https://pan.baidu.com/s/18KcqTApwbS8m0lJ1ZQm8Fw

分享给您国内外最新的无量寿经研究成果，补全缺失的理论
https://pan.baidu.com/s/1DmMqgmVAhZuDaDB8CxqrZw

https://pan.baidu.com/s/1NcY19feLvDZm739KrGqe5A

般若文海txt
http://pan.baidu.com/s/1xM8Ou

好听的佛号，分享给您
https://pan.baidu.com/s/1XOnbMzMfFluY1h2mlfJTsw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弘愿寺，为纯依善导大师之教、专修净土的念佛道场；寺名「弘愿」，典出善导大师《观经疏》「别意之弘愿」，意为：乘弥陀弘誓大愿力，一切众生得生净土。弘愿寺殿堂建制、本尊安奉、牌匾楹联、念诵仪规，皆完全依善导大师「五正行」为标准，唯突出一个「专」字——专净土，专念佛，专善导。
https://www.hongyuan.si/
以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为弘法理念，所有法宝均为免费结缘，免费邮寄。欢迎索请！

佛教净土宗(上面有很多TXT格式经论)
http://www.pureland-buddhism.org/

净宗讲堂 在线观看
http://www.jingzongfashi.com/

戒色义工收集整理
戒色百科全书
https://pan.baidu.com/s/1U9YMnBw6kd1ZylFGHvZQwQ

东方人生智慧珍品系列丛书（共10册）已绝版
http://pan.baidu.com/s/1tJAWi

请勿堕胎反堕胎宣传单和书籍（请转发，功德无量，利益无量）
http://pan.baidu.com/s/1ntNwL4l

排版助手软件（电脑版，可以排版TXT格式文档，优化格式错误，提升阅读体验）
https://pan.baidu.com/s/1CsLovq0G1JeztEAJuFewwg